

姚鼐選纂
宋 晶
章 如
榮 注釋

廣 注
古
文
辭
類
纂
上冊

世界書局印行

廣注古文辭類纂序

古文辭類纂一書。爲清桐城姚鼐先生所撰。鼐字姬傳，一字夢穀，學者稱惜抱先生。雍正九年（一七三一）生。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卒。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受古文法於同里劉大櫟。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八）中進士，歷山東湖南副考官。四庫館開，任纂修員。尋乞養歸。主梅花鐘山紫陽講席。凡四十年。當時國內「漢學」之風大盛。「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深擴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於是姚氏起而力宗宋儒，獨排衆議，自守孤芳。本義理考據詞章不可一闕之旨，爲文源流兼賅，出於醇雅，力主倡明道義，維持雅正；推究閩奧，開設戶牖，較之方劉益宏肆繁嚴，足振望溪之學。天下翕然，學者風從。世因號爲「桐城文派」，而尊先生爲正宗焉。

姚氏因本諸桐城古文義法而選輯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使爲古文者有所法也。選輯百家之文，刪除纖靡，分門別類，對歷代古文，大加整理。是書所搜材料，極爲豐富，各類均備；舉凡論辯、序跋、奏議、辭賦之類，無不畢具。其分類頗具卓見，溯自昭明文選而下，如唐文粹、文苑、宋文鑑、明文典、諸書，所分體類，多有可議之處。至姚氏始將古文各種文體，約之爲十三類，後世之論文體者，莫不以此爲圭臬也；至於其所選諸家，上自先秦兩漢，下迄明清，悉系古文巨子，足傳不朽者。然清吳南屏曾國藩二氏，獨不滿劉大櫟文；而姚氏引以繼歸方，承唐宋八家古文之緒，爲古文辭類纂之殿，固有微辭焉。曾氏謂其不無阿私，吳氏則比之於呂居仁矣！然就大體言，其選輯不能不謂之精當，古今文體之流變，歷代文章之精萃，已大備於此矣。自清乾隆間發刊以來，轉相印刻，風行至

今。國內文士，莫不衆口交譽，謂足與六經並傳，其價值可想見矣。唯坊間所見者，難得佳本，茲本局依據徐刻本，參酌其他善本，重爲刊印。將文內生僻單字，加以注音；凡遇難解字句，一律詳加注釋，俾讀者便於檢閱，無復需翻查他籍之煩；釋義務求詳明，但亦力避冗長，繁複；並彙集諸家評語，列於文後，以備參攷。得能稍有助於讀者之理解，則本局刊印是書之願達矣。

凡例

- 一、本書根據徐刻本重印。
- 二、本書注釋，其有舊注可參攷者，則參照舊注，並加以增刪。
- 三、凡地名物名之類，則悉以近代通行者爲準。
- 四、本書注釋，務求詳明，但亦力避冗長繁複，以免虛糜讀者時間。
- 五、凡文句意義可有多種解釋者，則取其較妥善合理之注釋，或一併列入，以備參攷。
- 六、每一注釋，均以號數表明之，讀者可按照文中數字以查閱釋義。
- 七、本書中，凡生僻單字，概加注音，爲免避割裂正文起見，特移於文末，號以星號表出之。
- 八、本書於每篇文後，列有諸家評語，藉作參攷。
- 九、本書於目錄中，每篇之下，加有單圈雙圈等以標明內容之優異，讀者可先將標有三圈者閱之。

古文辭類纂序曰

彛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耕南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善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於是以前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云。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爲之也。

卷一

賈生過秦論上○○○……………一
 賈生過秦論中○○○……………四
 賈生過秦論下○○○……………六
 太史公談論大家要指○……………八

卷二

韓退之原道○○○……………一二
 韓退之原性○○○……………一六
 韓退之原毀○○○……………一八
 韓退之諱辯○○○……………一九
 韓退之對禹問○○○……………二一
 韓退之獲麟解○○○……………二二
 韓退之改葬服議○○○……………二三
 韓退之師說○○○……………二五
 韓退之爭臣論○○○……………二六
 韓退之守戒○……………二九
 韓退之雜說一○○○……………三〇
 韓退之雜說四○○○……………三一
 韓退之伯夷頌○○○……………三二

卷二

柳子厚封建論○○○……………三三
 柳子厚桐葉封弟辯○○○……………三七
 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三八
 李習之復性書下○○○……………三九
 歐陽永叔本論中○○○……………四一
 歐陽永叔朋黨論○○○……………四四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上○○○……………四五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下○○○……………四八
 曾子固唐論○○○……………五〇
 蘇明允易論○○○……………五二
 蘇明允樂論○○○……………五四
 蘇明允詩論○○○……………五六
 蘇明允書論○○○……………五八
 蘇明允明論○○○……………六〇
 蘇明允諫論上○○○……………六一
 蘇明允諫論下○○○……………六四
 蘇明允管仲論○○○……………六五
 蘇明允權書六孫武○○○……………六七

蘇明允權書六國八〇〇〇	六九	蘇子瞻始皇論〇〇	一〇〇
蘇明允權書高帝九〇〇〇	七一	蘇子瞻留侯論〇〇〇	一〇二
蘇明允權書項籍十〇〇〇	七三	蘇子瞻賈誼論〇〇	一〇三
蘇明允衡論御將二〇〇〇	七五	蘇子瞻鼂錯論〇〇	一〇五
蘇明允衡論申法七〇〇	七八	蘇子瞻大臣論上〇	一〇七
蘇明允衡論田制十〇	八〇	蘇子瞻大臣論下〇	一〇八

卷四

蘇子瞻志林平王〇〇	八四	蘇子由商論〇	一一一
蘇子瞻志林魯隱公〇〇	八六	蘇子由六國論〇〇	一一二
蘇子瞻志林范蠡〇〇	八八	蘇子由三國論〇〇	一一三
蘇子瞻志林戰國任俠〇〇	八八	蘇子由漢文帝論〇	一一五
蘇子瞻志林始皇扶蘇〇〇	九一	蘇子由唐論〇	一一六
蘇子瞻志林范增〇〇〇	九三	王介甫原過〇	一一〇
蘇子瞻志林伊尹〇〇	九五	王介甫復讐解〇	一一一
蘇子瞻荀卿論〇〇	九六	劉才甫息爭〇	一一二
蘇子瞻韓非論〇〇	九八		

卷五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

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序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偽。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卷六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 一二四

司馬子長六國表序 ○…………… 一二六

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 ○…………… 一二七

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 一二八

司馬子長高祖功臣年表序 ○…………… 一三〇

司馬子長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 一三一

劉子政戰國策序 ○…………… 一三二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 一三四

班孟堅諸侯王表序 ○…………… 一三六

卷七

韓退之讀儀禮 ○…………… 一三九

韓退之讀荀子 ○…………… 一三九

韓退之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 一四〇

韓退之荆潭唱和詩序 ○…………… 一四一

韓退之上巳日燕大學聽彈琴詩序 ○…………… 一四二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敘 ○…………… 一四三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 一四五

柳子厚辨列子 ○…………… 一四七

柳子厚辨文子 ○…………… 一四八

柳子厚辨鬼谷子 ○…………… 一四八

柳子厚辨晏子春秋 ○…………… 一四九

柳子厚辨鶡冠子 ○…………… 一五〇

柳子厚愚溪詩序 ○…………… 一五〇

卷八

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 ○…………… 一五二

歐陽永叔五代史職方考序 ○…………… 一五三

歐陽永叔五代史一行傳敘 ○…………… 一五五

歐陽永叔宦五代史宦者傳論	〇〇〇	一五七	蘇明允族譜引	〇〇〇	一八一
歐陽永叔五代史伶官傳敘	〇〇〇	一五八	蘇明允族譜後錄	〇〇	一八二
歐陽永叔集古錄目序	〇	一五九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〇	一八五
歐陽永叔蘇氏文集序	〇	一六〇	蘇子由民賦序	〇	一八八
歐陽永叔江鄰幾文集序	〇〇〇	一六二	王介甫周禮義序	〇	一九一
歐陽永叔釋惟儼文集序	〇〇	一六四	王介甫書義序	〇	一九二
歐陽永叔釋秘演詩集序	〇〇〇	一六五	王介甫詩義序	〇	一九三

卷九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〇〇〇	一六七	王介甫讀孔子世家	〇	一九四
曾子固新序目錄序	〇	一六八	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〇〇〇	一九四
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	〇	一七〇	王介甫讀刺客傳	〇	一九五
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	〇	一七二	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	〇〇	一九六
曾子固范貫之奏議集序	〇	一七三	王介甫豐谷詩序	〇	一九六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〇	一七五	歸熙甫以口志序	〇	一九七
曾子固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〇	一七七	歸熙甫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〇	一九九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	〇	一七八	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後	〇	一九九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〇	二〇〇
			劉才甫倪司城詩集序	〇	二〇二

卷十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

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寘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卷十一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二〇四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二〇六

蘇子說齊閔王○……………二〇八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二一四

中旗說秦昭王○……………二一七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二一八

李斯諫逐客書○……………二二一

李斯論督責書○……………二二三

卷十二

賈山至言○……………二二七

賈生陳政事疏○……………二三一

賈生論積貯疏○……………二四六

賈生請封建子弟疏○……………二四七

賈生諫封淮南四子疏○……………二四九

賈生諫放民私鑄疏○……………二四九

卷十三

鼂錯言兵事書○……………二五二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二五四

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書○……………二五六

鼂錯論貴粟疏○……………二五八

司馬長卿諫獵書○……………二六〇

淮南王諫伐閩越書○……………二六一

嚴安言世務書○……………二六五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二六八

吾邱子贛禁民挾弓弩對○……………二七〇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二七一

東方曼倩化民有道對○……………二七二

卷十四

路長君尙德緩刑書○……………二七四

張子高言霍氏封事○	二七六
魏弱翁諫伐匈奴書○	二七七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二七八
趙翁孫上屯田奏一○○○	二七九
趙翁孫上屯田奏二○○○	二八〇
趙翁孫上屯田奏三○○○	二八一
蕭長倩駁入粟贖罪議○	二八三
賈君房罷珠崖對○	二八四

卷十五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二八八
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	二九三
劉子政論起昌陵疏○○○	二九五
劉子政極諫外家封事○○○	二九九
劉子政復上星孛等奏○○○	三〇一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三〇三
匡稚圭論治性正家疏○○○	三〇六
匡稚圭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三〇七
侯應龍邊備議○○○	三〇九
谷子雲訟陳湯疏○○○	三一〇

耿育訟甘陳疏○	三二二
賈讓治河議○	三二三
揚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	三二六
劉子駿王舜毀廟議○	三一九
諸葛孔明出師表○○○	三二一

卷十六

韓退之論佛骨表○○○	三二四
韓退之禘祫議○○○	三二六
韓退之復讐議○○○	三二九
韓退之潮州刺史謝上表○	三三〇
柳子厚駁復讐議○○○	三三二

卷十七

歐陽永叔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三三五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三三八

卷十八

蘇子瞻上皇帝書○○○	三四四
------------	-----

卷十九

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三六二
蘇子瞻徐州上皇帝書○○○	三六七

卷一二十四

趙良說商君○○……………四七三
 陳軫爲齊說昭陽○○……………四七五
 陳軫說楚王無絕齊交○○……………四七六
 陳軫說齊合三晉○○……………四七七
 蘇季子說燕文侯○○……………四七八
 蘇季子說趙肅侯○○……………四八〇
 蘇季子說韓昭侯○○……………四八三
 蘇季子說魏襄王○○……………四八四
 蘇季子說齊宣王○○……………四八六
 蘇季子自齊反燕說燕易王○○……………四八七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四八八
 蘇代說齊不爲帝○○……………四八九
 蘇代遺燕昭王書○○……………四九〇
 蘇代約燕昭王書○○……………四九二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四九五
 蘇厲爲周說白起○○……………四九六
 張儀說魏哀王○○……………四九八

卷一二十五

張儀說楚懷王○○……………四九九
 張儀說韓襄王○○……………五〇二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五〇三
 淳于髡說齊王止伐魏○○……………五〇四
 淳于髡解受魏璧馬○○……………五〇四
 黃歇說秦昭王○○……………五〇五
 范雎獻書秦昭王○○……………五〇八
 范雎說秦昭王○○……………五〇九
 范雎說昭王論四貴○○……………五一三
 樂毅報燕惠王書○○……………五一四
 周訢止魏王朝秦○○……………五一六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五一八

魯仲連說辛垣衍○○……………五一九
 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五二二
 魯仲連遺燕將書○○……………五二三
 觸讐說趙太后○○……………五二五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五二七
 蔡澤說應侯○○……………五二七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五三二

汗明說春申君○……………五三三

陳餘遺章邯書○……………五三四

卷二十七

鄒陽諫吳王書○……………五三五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五三七

枚叔說吳王書○……………五四一

枚叔復說吳王○……………五四三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五四四

王生與蓋寬饒書○……………五五一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五五二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五五四

卷二十八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五五八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五六〇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五六一

韓退之與崔羣書○……………五六二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五六五

韓退之答陳商書○……………五六七

韓退之答李秀才書○……………五六八

韓退之答呂豎山人書○……………五六九

韓退之答竇秀才書○……………五七〇

韓退之答李翊書○……………五七一

韓退之答劉正夫書○……………五七三

韓退之答尉遲生書○……………五七四

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五七五

韓退之答衛中行書○……………五七六

韓退之答孟東野書○……………五七七

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五七七

韓退之重答李翊書○……………五七九

韓退之上兵部李侍郎書○……………五八〇

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五八一

韓退之為人求薦書○……………五八二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五八三

韓退之上宰相書○……………五八四

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五八七

韓退之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五八八

卷二十九

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	五九一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六〇五
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	五九五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	六〇九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	五九七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六一二
柳子厚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五九九	蘇子瞻答李端叔書	六一三

卷二十

歐陽永叔與尹尹魯書	六〇〇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六一四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六〇二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六一六
曾子固謝杜相公書	六〇四	王介甫上綾屯田書	六一七
		王介甫答司馬諫議書	六一八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卷二十一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六一〇	韓退之送竇從事序	六一六
韓退之送王秀才含序	六一〇	韓退之送楊少尹序	六一六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六一一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六一八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六一三	韓退之送區冊序	六一九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	六一五	韓退之送鄭尚書序	六三〇
		韓退之送殷員外序	六三二

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六三三

韓退之送王秀才墳序○○○……………六三四

韓退之贈張童子序○○○……………六三五

韓退之與浮圖文暢師序○○○……………六三六

韓退之送石處士序○○○……………六三八

韓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六三九

韓退之贈崔復州序○○○……………六四一

韓退之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六四一

韓退之送湖南李正字序○○○……………六四三

韓退之愛直贈李君房別○○○……………六四四

韓退之送鄭十為校理序○○○……………六四五

韓退之送浮屠令縱西遊序○○○……………六四六

卷三十一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六四八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六四九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六五〇

歐陽永叔鄭荀改名序○○○……………六五二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六五三

曾子固贈黎安二生序○○○……………六五四

曾子固送江任序○○○……………六五五

曾子固送傅向老令瑞安序○○○……………六五六

蘇明允送石昌言為北使引○○○……………六五七

蘇明允仲兄文甫說○○○……………六五八

蘇明允名二子說○○○……………六六〇

蘇子瞻太息送秦少章○○○……………六六一

蘇子瞻日喻贈吳彥律○○○……………六六一

蘇子瞻稼說贈張琥○○○……………六六二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六六三

卷三十二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六六五

歸熙甫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六六六

歸熙甫戴素庵先生七十壽序○○○……………六六七

歸熙甫顧夫人八十壽序○○○……………六六八

歸熙甫守耕說○○○……………六七〇

歸熙甫二石說○○○……………六七一

歸熙甫張雄字說○○○……………六七二

歸熙甫二子字說○○○……………六七三

方靈皋送王翰林南歸序○○○……………六七四

方靈臯送劉函三序○……………六七五
 方靈臯送左末生南歸序○……………六七六
 方靈臯送李雨蒼序○……………六七七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六七八
 劉才甫送沈菜園序○……………六七九
 劉才甫送姚姬傳南歸序○……………六八〇
 詔令類者。原於尙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附之。

卷二十四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六八三
 漢高帝入關告諭○……………六八四
 漢高帝二年發使告諸侯代楚○……………六八四
 漢高帝五年赦天下令○……………六八五
 漢高帝令吏善遇高爵詔○……………六八五
 漢高帝六年上太公尊號詔○……………六八五
 漢高帝十一年求賢詔○……………六八六
 漢文帝元年議振貸詔○……………六八六
 漢文帝元年賜南粵王趙佗書○……………六八七
 漢文帝元年議犯法相坐詔○……………六八八
 漢文帝二年除誹謗法詔○……………六八八
 漢文帝二年日食詔○……………六八九
 漢文帝前六年遺匈奴書○……………六八九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詔○……………六九〇
 漢文帝十四年增祀無祈詔○……………六九一
 漢文帝後元年求言詔○……………六九一
 漢文帝後二年遺匈奴書○……………六九二
 漢景帝後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六九三
 漢武帝元年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六九五
 漢武帝元狩二年報李廣詔○……………六九五

卷二十五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六九六	漢宣帝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七〇〇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燕王策	六九六	漢宣帝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七〇一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廣陵王策	六九七	漢元帝議律令詔	七〇一
漢武帝元鼎六年赦責楊僕書	六九七	漢元帝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陳湯詔	七〇一
漢武帝賜嚴助書	六九八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七〇二
漢武帝元封五年求賢詔	六九九	漢光武帝報臧宮馬武詔	七〇三
漢昭帝賜燕王璽書	六九九	卷二十六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	七〇〇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七〇四
詔	七〇〇	韓退之祭鱷魚文	七〇五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為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為巧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為之傳。為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為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卷二十七

韓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	七〇八	韓退之坊者王承福傳	七二三
韓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	七〇八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七二五

蘇子瞻方山子傳○○○……………七二六
 王介甫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七一八

卷二十八

歸熙甫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

狀○○……………七二〇

歸熙甫歸氏二孝子傳○○○……………七二六

歸熙甫筠溪翁傳○○○……………七二七

歸熙甫陶節婦傳○○○……………七二八

歸熙甫王烈婦傳○○○……………七二九

歸熙甫韋節婦傳○……………七三〇

歸熙甫先妣事略○○○……………七三一

方靈皋白雲先生傳○……………七三三

方靈皋二貞婦傳○……………七三四

劉才甫樵髯傳○……………七三五

劉才甫胡孝子傳○……………七三六

劉才甫章大家行略○○○……………七三七

韓退之毛穎傳○○○……………七三八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卷二十九

秦泰山刻石文○○○……………七四一
 秦琅邪臺刻石文○……………七四一
 秦之罘刻石文○……………七四三

秦東觀刻石文 ○…………… 七四三
 秦碣石刻石文 ○…………… 七四四
 秦會稽刻石文 ○…………… 七四四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西弁序 ○…………… 七四五

卷四十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弁序 ○…………… 七四七
 韓退之平淮西碑弁序 ○…………… 七四七
 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 ○…………… 七五二
 韓退之南海神廟碑 ○…………… 七五四
 韓退之衢州徐偃王廟碑 ○…………… 七五六
 韓退之柳州羅池廟碑 ○…………… 七五九
 韓退之袁氏先廟碑 ○…………… 七六〇
 韓退之烏氏廟碑 ○…………… 七六三
 蘇子瞻表忠觀碑 ○…………… 七六五

右碑誌類上編

卷四十一

韓退之曹成王碑 ○…………… 七六八
 韓退之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 七七一
 韓退之唐故相權公墓碑 ○…………… 七七三

韓退之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 七七六
 韓退之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 七八一
 韓退之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 七八二
 韓退之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 七八三

卷四十一

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 ○…………… 七八六
 韓退之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 七八八
 韓退之太原王公墓誌銘 ○…………… 七九〇
 韓退之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 七九二
 韓退之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 七九四
 韓退之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 七九六
 韓退之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
 董府君墓誌銘 ○…………… 七九八
 韓退之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
 銘 ○…………… 七九九
 韓退之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 八〇一
 韓退之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 八〇二
 韓退之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
 銘 ○…………… 八〇三

韓退之扶風郡夫人墓誌銘○……………八〇五

卷四十二

韓退之李元賓墓銘○……………八〇七

韓退之施先生墓銘○……………八〇七

韓退之南陽樊紹述墓誌銘○……………八〇九

韓退之貞曜先生墓誌銘○……………八一〇

韓退之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八一二

韓退之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八一二

韓退之女挈壙銘○……………八一四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銘○……………八一四

卷四十四

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八一七

歐陽永叔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八二二

歐陽永叔江鄰幾墓誌銘○……………八二八

卷四十五

歐陽永叔河南府司隸張君墓表○……………八三一

歐陽永叔胡先生墓表○……………八三二

歐陽永叔連處士墓表○……………八三四

歐陽永叔集賢校理丁君墓表○……………八三五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周君墓表○……………八三八

歐陽永叔石曼卿墓表○……………八三九

歐陽永叔永春縣令歐君墓表○……………八四二

歐陽永叔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八四三

歐陽永叔龍岡阡表○……………八四五

卷四十六

歐陽永叔黃夢升墓誌銘○……………八四八

歐陽永叔張子野墓誌銘○……………八四九

歐陽永叔尹師魯墓誌銘○……………八五一

歐陽永叔徂徠先生墓誌銘○……………八五三

歐陽永叔孫明復先生墓誌銘○……………八五六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八五八

歐陽永叔梅聖俞墓誌銘○……………八六〇

歐陽永叔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八六二

歐陽永叔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八六四

歐陽永叔蔡君山墓誌銘○……………八六六

歐陽永叔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〇〇……………八六八

歐陽永叔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〇……………八七二

歐陽永叔尙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〇……………八七五

歐陽永叔尙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〇……………八七八

歐陽永叔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〇……………八八〇

歐陽永叔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〇……………八八二

王介甫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〇……………八八四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孫君墓誌銘〇……………八八六

王介甫竇文閣待制常公墓表〇……………八八九

王介甫虞士征君墓表〇……………八九〇

王介甫給事中孔公墓誌銘〇……………八九二

王介甫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〇……………八九四

王介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〇并序……………八九八

卷四十八

王介甫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〇〇……………九〇一

王介甫王深甫墓誌銘〇〇……………九〇二

王介甫建安章君墓誌銘〇〇……………九〇四

王介甫孔處士墓誌銘〇〇……………九〇五

王介甫臨川王君墓誌銘〇〇……………九〇七

王介甫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表誌〇〇……………九〇八

王介甫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〇〇……………九〇九

王介甫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〇〇……………九一一

王介甫大理丞楊君墓誌銘〇……………九一三

王介甫尙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〇……………九一四

卷四十九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〇……………九一六

王介甫臨川吳子善墓誌銘〇……………九一八

王介甫葛興祖墓誌銘〇……………九一九

王介甫金溪吳君墓誌銘〇……………九二〇

王介甫亡兄王常甫墓誌銘〇……………九二一

王介甫王平甫墓誌銘……………九二二

王介甫僊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〇……………九二三

王介甫曾公夫人萬年縣太君黃氏墓誌……………九二三

銘 ○……………九二四

王介甫偃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九二五

王介甫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九二六

卷五十一

歸熙甫亡友方思曾墓表 ○……………九二八

歸熙甫趙汝端墓誌銘 ○……………九三〇

歸熙甫沈貞甫墓誌銘 ○……………九三一

歸熙甫歸府君墓誌銘 ○……………九三三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卷五十一

韓退之鄆州谿堂詩並序 ○……………九四一

韓退之藍田縣丞廳壁記 ○……………九四三

韓退之畫記 ○……………九四四

韓退之新修滕王閣記 ○……………九四六

韓退之燕喜亭記 ○……………九四七

韓退之河南府同官記 ○……………九四九

歸熙甫女二二壙志……………九三五

歸熙甫女如蘭壙志……………九三五

歸熙甫寒花葬志 ○……………九三六

方靈舉杜蒼略先生墓誌銘……………九三六

方靈舉李抑亭墓誌銘……………九三七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誌……………九三九

右碑誌類下編

韓退之汴州東西水門記 ○……………九五〇

韓退之題李生壁 ○……………九五一

卷五十一

柳子厚遊黃溪記 ○……………九五二

柳子厚永州萬石亭記 ○……………九五四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 ○……………九五五

柳子厚鉅鑿潭記 ○……………九五六

柳子厚蝕鉅潭西小邱記○○○……………九五七

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九五八

柳子厚袁家渴記○○○……………九五八

柳子厚石渠記○○○……………九五九

柳子厚石澗記○○○……………九六一

柳子厚小石城山記○○○……………九六一

柳子厚柳州東亭記○○○……………九六二

柳子厚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九六二

卷五十三

柳子厚零陵郡復乳穴記○○○……………九六五

柳子厚零陵三亭記○○○……………九六六

柳子厚館驛使壁記○○○……………九六七

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九六九

柳子厚序飲○○○……………九七〇

柳子厚序棊○○○……………九七一

李習之來南錄○○○……………九七二

卷五十四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九七五

歐陽永叔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九七六

歐陽永叔有美堂記○○○……………九七八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九七九

歐陽永叔菱谿石記○○○……………九八一

歐陽永叔峴山亭記○○○……………九八二

歐陽永叔遊儵亭記○○○……………九八三

歐陽永叔真州東園記○○○……………九八四

歐陽永叔浮槎山水記○○○……………九八六

歐陽永叔李秀才東園亭記○○○……………九八七

歐陽永叔樊侯廟災記○○○……………九八九

歐陽永叔叢翠亭記○○○……………九九〇

卷五十五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九九二

曾子固筠州學記○○○……………九九四

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記○○○……………九九七

曾子固襄州宜城縣長渠記○○○……………九九八

曾子固越州趙公教舊記○○○……………一〇〇〇

曾子固擬峴臺記○○○……………一〇〇三

曾子固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一〇〇四

曾子固學舍記○○○……………一〇〇五

曾子固齊州二堂記	○	一〇〇七
曾子固墨池記	○	一〇〇九
曾子固序越州鑑湖圖	○	一〇一〇

卷五十六

蘇明允木假山記	○	一〇一七
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	○	一〇一八
蘇子瞻石鐘山記	○	一〇二〇
蘇子瞻超然臺記	○	一〇二一
蘇子瞻遊桓山記	○	一〇二三
蘇子瞻韓魏公醉白堂記	○	一〇二四
蘇子瞻靈壁張氏園亭記	○	一〇二六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	一〇二七
蘇子由東軒記	○	一〇二九

卷五十七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	一〇三一
王介甫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	一〇三三

王介甫遊襄禪山記	○	一〇三四
王介甫芝閣記	○	一〇三五
王介甫傷仲永	○	一〇三六
晁无咎新城遊北山記	○	一〇三七

卷五十八

歸熙甫項脊軒記	○	一〇三九
歸熙甫思子亭記	○	一〇四〇
歸熙甫見村樓記	○	一〇四二
歸熙甫野鶴軒壁記	○	一〇四四
歸熙甫長壘亭記	○	一〇四五
歸熙甫吳山圖記	○	一〇四六
歸熙甫長興縣令題名記	○	一〇四七
歸熙甫遂初堂記	○	一〇四八
劉才甫浮山記	○	一〇四九
劉才甫寶祠記	○	一〇五五
劉才甫遊綾雲圖記	○	一〇五六

箴銘類者。二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卷五十九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	一〇五八	韓退之五箴○○○	一〇六七
揚子雲酒箴○○○	一〇六五	李習之行己箴○	一〇六八
崔子玉座右銘○	一〇六五	張子西銘○○○	一〇六九
張孟陽劍閣銘○○	一〇六六	蘇子瞻徐州蓮華漏銘○○	一〇七〇
		蘇子瞻九成臺銘○	一〇七一

卷六十

揚子雲趙充國頌○	一〇七三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一〇八一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	一〇七三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一〇八二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一〇八〇	蘇子瞻文與可飛白贊○	一〇八二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態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刻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略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卷六十一

溥于髡諷齊威王○○○……………一〇八四

屈原離騷○○○……………一〇八五

屈原九章惜誦○○○……………一〇九三

屈原九章涉江○○○……………一〇九五

屈原九章哀郢○○○……………一〇九七

屈原九章抽思○○○……………一〇九八

屈原九章懷沙○○○……………一一〇〇

屈原九章思美人○○○……………一一〇一

屈原九章惜往日○○○……………一一〇三

屈原九章橘頌○○○……………一一〇四

屈原九章悲回風○○○……………一一〇五

卷六十二

屈原遠遊○○○……………一一〇九

屈原卜居○○○……………一一一二

屈原漁父○○○……………一一一三

卷六十三

宋玉九辯○○○……………一一一五

宋玉招魂○○○……………一一二一

目錄

宋玉風賦○○○……………一一二六

宋玉高唐賦○○○……………一一二八

宋玉神女賦○○○……………一一三一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一一三四

宋玉對楚王問○○○……………一一三五

景差大招○○○……………一一三六

楚人以弋說楚王○○○……………一一三九

莊辛說襄王○○○……………一一四一

卷六十四

賈生惜誓○○○……………一一四四

賈生鵬鳥賦○○○……………一一四五

枚叔七發八首○○○……………一一四七

漢武帝秋風辭○○○……………一一五五

漢武帝匏子歌○○○……………一一五六

淮南小山招隱士○○○……………一一五六

東方曼倩客難○○○……………一一五七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一六〇

卷六十五

司馬長卿子虛賦○○○……………一一六四

司馬長卿上林賦○○○……………一一六八

卷六十六

司馬長卿哀二世賦○○……………一一七九

司馬長卿大人賦○○○……………一一七九

司馬長卿長門賦○○○……………一一八二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一八五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一八七

卷六十七

揚子雲甘泉賦○○○……………一九二

揚子雲河東賦○○○……………一九七

揚子雲羽獵賦○○○……………一九九

揚子雲長楊賦○○○……………二〇五

揚子雲解嘲○○○……………二〇九

揚子雲解難○○○……………二一四

揚子雲反離騷○○○……………二一五

卷六十八

班孟堅兩都賦并序○○○……………二一九

傅武仲舞賦○○○……………二三五

卷六十九

張平子二京賦○○○……………二三九

張平子思玄賦○○○……………二六八

卷七十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二八〇

王仲宣登樓賦○○○……………二八四

張茂先鶴鷄賦○○○……………二八六

潘安仁秋興賦○○○……………二八八

潘安仁笙賦○○○……………二九〇

潘安仁射雉賦○○○……………二九三

劉伯倫酒德頌○○○……………二九六

陶淵明歸去來辭○○○……………二九七

鮑明遠蕪城賦○○○……………二九八

卷七十一

韓退之訟風伯○○○……………三〇一

韓退之進學解○○○……………三〇一

韓退之送窮文○○○……………三〇四

韓退之釋言○○○……………三〇五

蘇子瞻前赤壁賦○○○……………三〇八

蘇子瞻後赤壁賦○○○……………三一〇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一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卷七十一

屈原九歌東皇太一	一三一
屈原九歌雲中君	一三二
屈原九歌湘君	一三三
屈原九歌湘夫人	一三五
屈原九歌大司命	一三五
屈原九歌少司命	一三六
屈原九歌東君	一三七
屈原九歌河伯	一三七
屈原九歌山鬼	一三八
屈原國殤	一三八
屈原禮魂	一三九
賈生弔屈原賦	一三九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一四〇

卷七十三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一三二
韓退之潮州祭神文	一三二

韓退之祭河南張員外文	一三三
韓退之祭柳子厚文	一三五
韓退之祭侯主簿文	一三六
韓退之祭薛助教文	一三七
韓退之祭虞部張員外文	一三七
韓退之祭穆員外文	一三八
韓退之祭房君文	一三九
韓退之獨狐申叔哀辭	一三九
韓退之歐陽生哀辭	一四〇
李習之祭吏部韓侍郎文	一三一

卷七十四

歐陽永叔祭竇政范公文	一三三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	一三三
歐陽永叔祭石曼卿文	一三四
歐陽永叔祭蘇子美文	一三五
歐陽永叔祭梅聖俞文	一三六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一三六

蘇子瞻祭柳子玉文	……	一三三七	王介甫祭周幾道文	○	……	一三四四
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	……	王介甫祭東向原道文	○	……	一三四五
王介甫祭范頴州文	○	……	王介甫祭張安國檢正文	○	……	一三四六
王介甫祭歐陽文忠公文	○	……	方靈皋宣左人哀辭	……	……	一三四六
王介甫祭丁元珍學士文	○	……	方靈皋武季子哀辭	……	……	一三四八
王介甫祭王回深甫文	○	……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	……	一三四九
王介甫祭高師雄主簿文	○	……	劉才甫祭吳文肅公文	……	……	一三四九
王介甫祭曾博士易占文	○	……	劉才甫祭舅氏文	……	……	一三五〇
王介甫祭李省副文	○	……				

凡文之體類十二。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曰。

卷一 論辨類一

賈生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
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
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
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
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
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
齊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
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
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
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
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奮六世之餘

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極柎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甕^{七三}。繩樞^{七三}。之^{七三}。子。甕^{七四}。隸^{七四}。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鋤耒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鑕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

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註音】(鏡)音蕤(臘)音牝(後)七倫切(鏃)予木切(鹵)音魯(樞)追上聲(柎)音膚(答)音癡(讀)徒果切(鏃)音巨(毗)音萌(囑)音聶(罷)讀作疲(擾)音憂(銜)音纖(鏃)所拜切(契)委結切(招)奇遙切
【釋義】①漢雒陽人。李斯之學傳於吳公。吳公傳之於誼。文帝召爲博士。起遷至大中大夫。誼請定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典禮樂。爲大臣所忌。出爲長沙王大傅。遷梁王太傅。而卒。年三十三。世稱爲賈太傅。又以其年少秀才。稱爲賈生。②名渠。梁用商鞅爲政。變法改制。國富兵強。遂有併吞六國之勢。③山名。在今河南洛寧縣北。④函谷關。在河南靈寶縣。⑤古九州之一。今陝西省地。⑥易也。⑦包含天下也。⑧八方荒遠之地。⑨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既死。鞅乃西入秦。見孝公。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廢井田。開阡陌。改賦稅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封之于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後爲惠王所誅。⑩六國連和于秦曰連。⑪陝西舊同州府地。⑫名駟。孝公子。⑬名蕩。惠文王子。⑭名則。武王弟。⑮今陝西南鄭縣地。⑯今四川省地。⑰六國相合敵秦曰從。⑱齊靖郭君田嬰子。名文。號孟嘗君。爲齊相。名聞天下。⑲戰國趙武靈王之子。名勝。封於平原。故號平原君。相趙。⑳戰國楚相黃歇封號。相楚二十餘年。㉑戰國魏昭王之少子。名無忌。信陵其封號也。㉒國於平陽。今山西臨汾縣地。後徙都鄭。即今河南新鄭縣地。㉓國于安邑。今山西夏縣。後徙都大梁。即今河南開封縣地。㉔都薊。今河北大興縣地。㉕國于邯鄲。今河北邯鄲縣地。㉖國于臨淄。即今山東臨淄縣地。㉗國于郢。即今湖北江陵縣地。㉘都商邱。即今河南商邱縣地。㉙都帝邱。即今河北濮陽縣地。㉚在今河北定縣。㉛戰國趙之中牟人。㉜戰國宋人。㉝東周洛陽人。主合縱。相六國。㉞周人。㉟東周臣。㊱周公子。仕于秦。㊲戰國楚人。㊳魏文侯弟。即樓子是也。㊴周人。㊵秦之弟。仕於齊。㊶樂羊。後入燕。燕昭王以爲亞卿。㊷戰國魏人。事魏文侯爲將。後又仕秦。楚及韓。㊸爲齊將。孫武之後也。㊹皆天下豪士。㊺戰國齊將。㊻皆戰國趙將。㊼矢鋒也。㊽鏃。浮也。鹵。通櫛。大盾。㊾名柱。昭襄之子。㊿名楚。孝文王之子。①名政。併吞六國。統一天下。即帝位十一年。橫征暴斂。嚴刑酷法。人民苦之。又好神仙。數巡幸。崩於沙邱。即孝公。惠文。武。昭襄。孝文。莊襄。②擣馬具。以乘馬爲喻。③即東周西周。④榘。杖也。榘刀柄也。⑤亦作百粵。古者江浙閩越之地。種落不一。故云百越。⑥今廣省境地。⑦今廣西南部及安南地。⑧秦之大將。爲胡亥賜死。⑨北狄也。秦漢時最猖獗。在今蒙古地。⑩始皇聽李斯言。收天下之書。除秦紀及醫藥卜筮種種之書。皆焚之。⑪謂百姓也。⑫秦孝公始都此。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⑬與籩同。鐘鼓之柎也。⑭始皇收天下兵器。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⑮華山。五嶽之一。在今陝西華陰縣。⑯即黃河。⑰秦地居東函谷關。南嶺關。武關。西散關。北蕭關之中。故曰關中。⑱言城堅如金也。⑲名勝。秦陽城人。二世元年與吳廣起兵。許綽公子扶蘇。楚將項燕。

諸郡縣苦秦苛法皆歸之。尋自立爲楚王。勢甚威。後爲其御莊賈所殺。⑤以齋爲窗也。⑥繩繫戶樞。⑦民也。⑧宋大夫。⑨范蠡春秋楚人。仕越。與越王勾踐共滅吳。遂浮海入齊。變姓名爲鴟夷子皮。治產致富。再分散之。居衡。自號陶朱公。⑩春秋時魯人。用鹽起家。富比王侯。⑪擔也。⑫如影隨形。⑬擾。鋤柄也。較同戰。矜。戰柄也。言鋤棘止有其柄。⑭利也。⑮有鈞之戟。⑯長矛。⑰度也。⑱雍州外尚有八州。⑲〔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家集評】真西山曰。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誼之意以攻守爲二。塗用權謀以攻而用仁義以守。然後爲得。漢初豪傑所見大抵如此。故陸賈有逆取順守之言。而誼亦爲攻守異勢之說。豈知三代之得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爲雜於申韓也。

歸震川曰。行文開闢起伏精深。雄大真名世之作。

方望溪曰。此篇論秦取天下之勢。守天下之道。其取之也。雖不以仁義而勢則可憑。且謀武實過於六國。此所以倖而得也。乃既得而因用此以守之。則斷無可久之道矣。此所以失之易也。秦始終仁義不施而成敗異勢者。以攻守之勢異也。

姚氏曰。固是合後二篇義。乃完全首篇爲特雄駿闕肆。

方展脚曰。勢如長河巨浪。衝衝當其紆折停頓。又若迴風生瀾。文事之壯觀也。

張廉卿曰。瑰麗之辭。瑰放之氣。揮斥而出之。而沛然其甚。有餘性感漢之文。乃有此耳。

賈生過秦論中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能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

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啓。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編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困窮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於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懽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僂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

危也。故先王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一世之過也。

【註音】(桓)音豎(禍)音曷(整)牛刀切(固)音靈(固)音語

【釋義】①分別文也。②周自平王東遷以後。諸侯不聽號令。國勢日衰。③齊桓。晉文。楚莊。秦繆。宋襄。④元元。就是人民。離併也。⑤商自盤庚遷都殷。改國號曰殷。三王三代之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⑥始王少子。名胡亥。在位三年。⑦謂毛布之短衣。⑧衆聲嘈雜也。⑨喪服。⑩牢獄。⑪秦制。一人犯罪。累及家族。⑫卽監刑。⑬不守規範。⑭始皇所築。在今陝西咸陽縣。⑮理也。⑯在今江蘇豐縣北。時秦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餘人。屯於大澤。陳勝吳廣爲屯長。遇天雨失期。法當斬。勝廣因起兵於斬。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此承前篇攻守異勢而言。守天下之道。在於安民。始皇既失之於前二世。又失之於後也。前篇以愚黔首以弱天下之民。特虛言始皇之設心。此篇乃列數其虛政前篇特虛言其失天下之易。此篇則推原其故。由於民勞易動。故陳涉得藉以爲資。土崩魚爛而不可振救也。

賈生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鋤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鵠門。會無藩籬之限。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

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知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_二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拊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

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音註】(那)音寒(拂)同(弼)音(雅)於勇切

【釋義】①修理也。②濟渡處也。③就是要道。④見屋思食。軍無紀律也。⑤橋也。⑥在今陝西臨潼縣東。⑦秦少府。⑧言倚兵自重。⑨秦始皇之孫扶蘇之子也。趙高殺二世。立子嬰爲王。⑩名任好。五霸之一。⑪卽有道德而無爵位者。⑫武成康昭穆五主也。⑬野諺就是俗話。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此篇言子嬰不能救敗而深探其本則由於秦俗忌諱故三主失道亂亡形見而人莫敢言已終不知因重歎雍蔽之傷國以總結三篇之義也古文之法一篇自爲首尾此論則聯三篇而更相表裏脈絡權輿輯史記者悞倒其序首尾銜決而不可通昭明文選又獨取首篇皆不講於文律耳又曰班固譏賈子與大史公被罪子嬰之枉卓矣而諛所論自有實理但謂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則未當耳蓋必雄略如周世宗唐莊宗然後能守險以待諸侯之微而事勢又各不同莊宗世宗嗣立國人內附宿將林立故能履危而安以弱爲強秦則民怨於內將貳於外雖有莊宗世宗之略旬月中亦猝難收拾也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前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前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

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曰葛衣。冬曰鹿裘。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事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

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
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
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
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
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
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
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
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
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
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
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
哉。

【註音】〔簠〕音晷〔噉〕音輟〔繳〕音皎〔窾〕音款

【釋義】①漢夏陽人。武帝時爲太史。②卽陰陽。儒墨名。法。道。德。③卽周易繫辭本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④陰陽家言吉凶。故多忌諱。⑤拘牽名義。動失真相。⑥言能動合於大道也。⑦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矜也。⑧不尙賢明。去聖棄智也。⑨八卦方位。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巽東南。艮東北。乾西北。坤西南。⑩十二月次。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也。⑪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也。⑫猶言治理之也。⑬易書。詩。禮。樂。春秋。⑭採取爲椽。不刮削也。⑮器。⑯泥土所製之盛羹器也。⑰藜。似蓬。蠶。豆葉。⑱以桐木爲棺。厚三寸也。⑲纏繞也。⑳卽守一。謂想像其物。精思而固守之也。㉑功利大也。㉒言聖人能順時變化。

【諸家集評】會條生曰：司馬遷自敘中述其父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諸家互有得失而終之以道家爲本。此自司馬氏父子學術相傳如是其指要則談啓之其文辭則遷之爲之也。

卷二 一論辨類二

韓退之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

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九煙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疆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

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祚。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註音〕(煙)音烟(勸)同倦(靈)音徒(假)音格(軻)音何切

〔釋義〕①字退之。唐昌黎人。由進士累官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宋元豐中。追封爲昌黎伯。有昌黎詩文集。②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鵬。亦稱老聃。楚之苦縣人。相傳母懷之八十一歲而生。故號爲老子。爲周守藏史。後見周衰。乃西出函關。隱去。著道德經五千餘言。莫知所終。③小惠貌。④小也。⑤始皇從李斯讞。收天下書。除秦紀實藥。卜筮種樹之書外。皆燒之。⑥漢文景。崇尚黃帝老子之言。⑦佛於漢明帝時傳入中國。至北魏蕭梁隋代而益盛。經典之翻譯。或始于此時。⑧以竹爲之。書文字其上。剖而爲二。各存其一。合之以爲徵信者也。⑨王印。⑩郊祭天也。⑪假至也。⑫周。荀啣名况。年五十始游學于齊。嫉濁世之政。遂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著書數萬言。其學以孔子爲標準。倡性惡之說。其旨與孟子異。有荀子傳于世。⑬卽揚雄。漢成都人。字子雲。少好學。長于詞賦。多做司馬相如。爲人好古樂道。不慕榮利。獨以文章名世。所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

〔諸家集評〕程正叔曰：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又曰：軻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蹈襲前人。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得。不知言所傳者何事。王陽明曰：原道一篇中間以數個古字今字一正一反錯綜震蕩。翻出許多議論。波瀾其學力筆力足以凌厲千古。

歸震川曰：原道一篇立言正大發先儒所未發。唐書稱其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知言哉。至其爲文。神鬼萬狀。出入無震盪天地。則自孔孟後大文章矣。

茅鹿門曰：闢佛是退之一生命脈。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鑿定。兼之其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人。又曰：退之一生闢佛老。在此篇。然到底底是說得老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元不知佛氏之學。故佛骨表亦祇以福田上立說。

蔡閱之曰：其文辭則如賈長沙治安策而更出之。以變化其論。學術則如董江都賢良策而更寫之。以明暢三代。以下能有幾篇文字。

劉梅峯曰：老蘇稱公文如長江大河。渾灑流轉。鱗鱗轉魚。龜蛟龍萬怪惶惑。惟此文足以當之。

韓退之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之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之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

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癸言而不異。

【註音】(食)去聲(匍匐)音蒲伏(變)音逆(鱒)音羆

【釋義】①孟子之學說。謂人有生之初。其性本善。未嘗有惡。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卽其證也。②荀子之學說。謂人性本惡。必克治之。乃入於善。與孟子性善之說正相反。③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④姓牟。舌名。鮒。春秋時晉國大夫。叔向弟。⑤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鵡肩而牛腹。鰐鰓可盈。是不可厭。必以賄死。⑥牟舌。胖子。字百石。揚爲胖封邑。故改姓爲楊。食我生時。胖母聞其聲曰。是豺狼之聲。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牟舌字。食采於楊。⑦姓牟。舌名。胖。以賢稱。⑧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見於祁盈而助亂。果爲晉所殺。族滅。⑨姓闞。名穀。於莒。楚賢臣。⑩子文。姓氏。伏地而行。⑪意有所指也。⑫意有所別也。⑬丹朱。堯之子。⑭商均。舜之子。⑮武王封紂子武庚。命弟管叔糾。蔡叔度。霍叔處。監之。武王崩。三叔挾武庚叛。⑯舜父。⑰禹父。

【諸家集評】朱子曰。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卽此諸篇也。

真西山曰。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稟氣之不同。爲未盡耳。又曰。韓子以仁義禮智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蓋愈於諸子。然所分三品。却祇說得氣。不會說得性。

茅鹿門曰。性之旨。孟氏沒。而周程始能言之。昌黎原不見得。特按三家之言。而剖析之。如此。然於天命之原。已隔一二層矣。

方望溪曰。性之論。至程朱。詳盡。而韓子辨析羣言。亦實有所見。其曰下者可制。則於孟子道性善之旨。亦不相悖。

劉海峯曰。樸直明理之文。公上李侍郎書。謂舊文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蓋謂此等。

會條生曰。此實與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程朱又分出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以明孟子性善之說之無失。亦自言各有當要之韓公之言。固無失耳。

吳至父曰。此殆欲輔弼孔論。

韓退之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也。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

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註音】（說）讀悅

【釋義】①驚惶也。②庸弱無用之人。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通篇排比。開闔其原出於荀子。韓非子。又曰。管子。荀子。韓非子之文。排比而益古。惟退之能與抗行。自宋以後。有對語。則酷似時文。以所師法。至漢唐而止也。

劉海峯曰。瓶調

張廉卿曰。通篇排比。下開明允。而其源則出於荀韓。又曰。退之此文。最古玩其氣格。直是周人文字。吳至父曰。此篇動中自然。與道大適。不垂學之則。氣易入於剽輕。

韓退之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區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辭勢一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二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北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註音】(僂)音殖(辯)音虎

【釋義】①字長吉。唐宗室。家於福昌縣之昌谷。七歲能辭章。年二十七卒。所著曰昌谷集。②新安人。字持正。唐元和進士。仕至工部郎中。著有皇甫持正集。③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詩有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等句。④孔母名徵在。故孔子說徵字時不說在。說在字時不說徵。⑤如衡桓公名完。⑥名釗。成王子。⑦名瑕。康王子。文中作孫。⑧字子輿。孔子弟子。⑨字伯度。東漢人。善章草。⑩名徵。因改徵侯爲通侯。黼徵爲黼通。⑪唐太祖。名虎。高祖祖。⑫太宗。名世民。⑬世祖。民昉。高祖父。⑭玄宗。名隆基。⑮代宗。名豫。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結處反覆辯難曲盡瘦硬已開牛山門戶但韓公力大氣較渾融牛山便稍露筋節第覺其削薄

會條生曰此種文爲世所好然太快利非韓公上乘文字

張廉卿曰文章之能事王介甫所謂飄風急用之驟至輕車駘馬之奔馳者最得其妙觀此文結處可見又曰辨折處理足而詞辨足以厭乎人人之心

韓退之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者。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

聖也不數^{二*}其生大惡也亦不數^{三*}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五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註音】(數)音朔

【釋義】①謂益之難治也。②屢也。③名癸夏后發之子恃力行暴湯放之於南巢。④子姪名履夏桀無道湯起兵伐之而有天下國號曰商。⑤名摯湯之賢相。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其言未出世未嘗聞此義其言已出世不可無此言是謂立言劉海峯曰議論高奇而筆力勁健屈曲足以達其所見

大姚曰堅峭勁肅

張廉卿曰一氣馳驟而下逐層搜扶期於摧碎而止此種文實得力於孟子又曰雄闊高明之概寓之造簡勁整彌覺聲光鬱然紙上

韓退之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

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註音】（豹）音儕（麋）音迷

【釋義】①獸名。似鹿而大。牛尾馬蹄。有肉角一。背毛五彩。腹毛黃。不履生草。不食生物。謂之仁獸。②明白也。③詩有韃之趾。④如犬戴禮。史記。漢書。荀子。鵠冠子。俱有言及。⑤與狼同類異種。狀如犬而身瘦。毛黃褐色。口吻深裂。尾長下垂。⑥如狗頭銳喙尖。毛深黃色。頰有白色小斑。後足稍短。尾粗大下垂。⑦似鹿而大。⑧頸項長毛。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此文有激而託意之辭非必爲元和獲麟作也

屠荆川曰以祥不祥二字作眼目

茅鹿門曰文凡四轉而結。恩圓轉如游龍如轆轤愈變化而愈勁厲

劉海峯曰尺水興波與江河比大惟韓公能之

韓退之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

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以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

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註音〕(總)音思(差)音癡(衰)音催(齧)音泉

〔釋義〕①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②小功五月服。用緦麻布爲之。③喪服之最重者。以至粗麻布爲之。不縫下邊。④猶言往而不返也。⑤葬也。⑥笑也。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此昌黎文本經術處

劉海峯曰退之每以奇怪雄偉驚人獨於讀禮則醇雅粹然而爲儒者之言

韓退之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

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註音】（讀）音豆（郯）音談（萇）音長（蟠）音盤

【釋義】① 鄰國之君。少昊後。昭公時朝魯。嘗與叔孫昭子論少皞氏以鳥名官之故。仲尼師之。② 周敬王時大夫。③ 春秋時魯國樂官。

【諸家集評】方望溪約李立侯說曰：自人非生而知之者，至吾未見其明也。言解感自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至如是而已。言授業而皆以傳道貫之，蓋舍授業無所謂傳道也。

劉海峯曰：教子百工聖人斗起三峯插天。

曾慥生曰：傳道謂修己治人之道，授業謂古文六藝之業。解感謂解此二者。韓公一生學道好文，二者兼營，故往往並言之。末幅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仍作雙收。

吳至父曰：句句硬接，迥轉而氣體渾灑自然。

韓退之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

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_二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_三。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_四。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閱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_五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_六矣。嘗爲乘田_七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_八上者。惡爲人臣招_九其君之過。

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惜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

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註音】(蠱)音古(訕)音山毀謗也(招)音翹(闕)曲賦切(孜)音咨(矻)音窟(許)音揭

【釋義】①字元宗。唐北平人。既及進士第。途隱中條山中。德宗召拜爲諫議大夫。嘗疏留陸贄。帝欲相裴延齡。又嘗哭於廷。力沮之。②今山西省。③德宗四年。李長源薦之。④言以柔順中正之臣。而當王朝大難。自宜鞠躬盡瘁。以求濟之。⑤抱關司門。擊柝守夜。皆小吏。⑥主委積之吏也。猶今收掌糧草材料之官。⑦春秋時魯小吏掌牛。羊芻牧之事者。⑧舉也。⑨益也。⑩喻正直也。⑪照。廣也。鴻號。大名。⑫勤勉也。⑬墨。卽墨翟。突。竈額也。黔。黑也。言籠口不黑卽去。⑭名佐。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之國。好盡言。而招人過。怨之本也。後果見殺于靈公。

【諸家集評】姚氏曰此文風格蓋出於左國會稽生曰逐節根據經義故盡言而無客氣

韓退之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椽。而外施窰^{四*}窰^{五*}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窰^{六*}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七*}扃^{八*}鑰

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邱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註音】(援)音喧(窬)徒感切(窳)音淨(窳)音俞

【釋義】①輪。幹也。②蕃。即藩屏之義。③欄也。④坎之深者。⑤穿地陷獸。⑥穿牆壁竊財物也。⑦外閉之關也。

⑧湖名。在湖南境內。⑨山名。在今山西吉縣西。⑩孟賁。夏育。均古之勇士。⑪大雞也。⑫雞之大者曰蜀。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此老泉體製所自出

張廉卿曰通體轉卸接換斷續起落在在不測又曰此文老泉學之更加縱橫恢闢而高古簡峻終遜退之吳至父曰董晉守汴不言兵是蔡已逆命此文當是佐汴時作

韓退之雜說一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茫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

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註音】(薄)音博(景)音影(汨)音骨

【釋義】①即雲水之氣。②猶言天空。③近也。④蔽也。⑤猶言偏地皆水。⑥段也。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變幻奇絕不可端倪

方望溪曰尺幅甚狹而層疊縱宕若崇山廣壑使觀者不能窮其際

張廉卿曰純從空際轉運翎舞又曰其神妙尤在中間奇宕處與轉捩變化無迹可尋處

韓退之雜說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註音】(駢)蒲眠切(食)音寺(見)讀現

【釋義】①周之魯相馬者。嘗過虞坂。有騏驎伏鹽車下。見之長鳴。伯樂下車位之。②養馬之所。③馬鞭也。

韓退之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萃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註音】(萃)慈御切(繇)同由(沮)再呂切

【釋義】①危峻貌。②名啓。紂庶兄。紂姪亂。數諫不聽。遂去之。周公誅武庚。命微子代殷後。國於宋。③夷齊。殷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武王伐殷。夷齊叩馬而諫。及勝殷。有天下。夷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④毀也。敗也。

【諸家集評】唐荆川曰昌黎此文分明自孟子脫出來人都不覺

茅鹿門曰。昔人謂太史公傳酷吏刺客等文。各肖其人。今以此文頌伯夷。亦爾然。不如史遷本傳。姚氏曰。用意反側蕩漾。頗似太史公論贊。

會條生曰。舉世非之。而不惑。乃退之平生制行作文宗旨。此自倪之文也。

張廉卿曰。起勢雄偉。東坡雅好學之。而其氣太駿。快轉不及。此沈厚。是亦運會然耶。又曰。介甫書李文公集後一篇。從此文出。而氣太勁。神太迫。氣韻迴不及也。

柳子厚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四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巳。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五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六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七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

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犇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

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謹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

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註音】(杯)音孟(盪)里尼切音麗(團)音還(犇)古奔字(馳)才謹切

【釋義】① 卽柳宗元。唐河東人。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貞元間。爲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卒。著有柳州文集。② 王者以爵土與人也。③ 梗塞蕪穢之貌。④ 蠢動貌。⑤ 諸侯之長。⑥ 十國爲連。連有帥。

古之鄉職。如周禮之閭胥里宰。諸侯朝見天子。春曰朝。秋曰覲。諸侯時見曰會。覿見曰同。衛也。名變。懿王子。元年諸侯來朝。下堂而相見。覲禮始廢。名靖。厲王子。幽王名宮涅。宣王之子。厲王名胡。夷王之子。周平王畏犬戎。遷都于洛。〔左宣〕楚子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按有藐視王室意。桓王以諸侯伐鄭。戰於繻葛。王卒大敗。鄭大夫祝聃射王中肩。周卿士。周大夫。背戾也。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指魏、韓、趙、齊。而言。蓋三家分晉。田氏篡齊。俱由陪臣而為諸侯。平王東遷。秦襄公以兵送王。王封襄公為諸侯。賜岐豐地。秦始皇。指英布、陳豨、韓王信、反叛等事。今山西大同縣。高帝七年。擊匈奴。被困平城七日。高帝擊黠布。中流矢。如丘陵遲遲。漸卑下也。文帝問天下之長者於田叔。對曰。雲中守孟舒。長者也。趙郡涇城人。為漢中守。與平人。為雲中守。善待士卒。匈奴畏之。文帝嘗與語曰。如得頗牧為將。何憂匈奴。唐因言魏尚。即使復為雲中守。字次公。陽夏人。為潁川守。得吏民心。漢濮陽人。字長孺。武帝時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九卿。面折廷諍。帝嚴譴之。後出為淮陽太守。淮陽政清。怒甚也。眺。晴外之眼角。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此篇間架宏闊辯論雄俊真可為作文之法

方望溪曰深切事情雖攻者多端而卒不可拔又曰氣甚雄毅而按之實有虛怯處
吳氏曰體勢雄俊辭理廉悍勁古宋以來無之

柳子厚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

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致_五致_四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註音】（致）音缺

【釋義】①名誦。武王子。年十三嗣位。②卽叔虞。③今河北唐縣。④小聰明。⑤周太史名佚。

【諸家集評】唐荆川曰。此篇與守原議。封建論。三篇所謂大篇短章。各極其妙。方望溪曰。此篇苦效韓公子。卻克分誇篇筆墨之迹。劃然可尋。

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敦_五鞮_四以昇_四趙衰_五。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_六嬖_六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士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

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差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註音〕〔教〕音勃〔鞅〕音提〔衰〕音摧〔嬖〕音屑

〔釋義〕①春秋五霸之一。名重耳。獻公之子也。②周畿內國。今河南濟源縣西北原鄉。③寺人名。④予也。⑤字子餘。春秋晉文公之臣。⑥狎也。⑦字子犯。晉文公舅。定王室。霸諸侯。大抵皆偃之謀也。⑧城濮之役。將中軍。敗楚師。⑨齊。姜姓。桓公。名小白。任管仲而霸諸侯。⑩名夷吾。相桓公。⑪齊桓幸臣。桓死作亂。⑫參看前商君注。⑬弘恭。石顯。皆漢元帝時之宦官。⑭漢蘭人。姓蕭。字長倩。元帝時相。為恭顯所陷。下獄自殺。⑮魯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飲太子之藥卒。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蓋責其不嘗藥也。⑯衰子。魯宣公二年。趙穿弑靈公。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臬。蓋責其不越境反不討罪人也。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精悍嚴謹。

方望溪曰。此文及桐葉封弟。皆效韓公子卻克分謗篇。

梅伯言曰。子厚之論封建。勝耳。其他多辯所不必辯。震而矜之。於義儉矣。

李習之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皆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

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霆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釋義】①即李翱。唐趙郡人。以進士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嘗面折宰相李逢吉。出爲廬州刺史。後爲諫議大夫。卒。諡曰文。著有李文公集十八卷。②作於作之時。③休於休之時。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朱文公云。李翱論復性。則是誠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釋氏之說。潛於其中。而不知獨末篇之言。可以警學者。故錄焉。

劉梅峯曰。韓李並稱韓之外。知道者惟李氏。此篇懇切而出。以蕭疏尤堪警世。又曰。文時勁健而飄灑。

卷二一論辨類三

歐陽永叔本論中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

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繇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弁游惰之姦起。其後所爲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

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偏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揚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揚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冠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註音】(艷)音弗(髓)蘇委切

【釋義】①即歐陽修。宋廬陵人。舉進士甲科。仁宗時爲諫官。論時切直。後拜參知政事。徙青州。與王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師致仕。修博極羣書。得昌黎遺稿。苦心探索。遂以文章冠天下。嘗判滁州。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平諱文忠。撰有新唐書及新五代史。②漢明帝永平八年。遣使至天竺。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而還。③八音之一。笙十三簧。竽三十六簧。皆列管匏內。施簧管端。④打獵名稱。春獵爲蒐。冬獵爲狩。⑤鄉人羣聚飲酒。飲畢而射。謂之鄉射。⑥周曰庠。殷曰序。俱學校名。⑦周制授田之法。以地方一里。畫爲九區。每區百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爲私田。形如井字。故稱井田。公家但守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也。⑧感氣色也。⑨名仲舒。廣川

人爲漢大儒。碩大而美好。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歐公敘事仿史記諸體效韓文而辯論法荀子其反覆盡意及複疊處皆似觀春秋論下及秦誓論可知其凡

歐陽永叔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位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

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誦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釋義】①共工。驩兜。三苗。鯀。四人。爲堯舜時四凶。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②伯奢。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③蒼舒。曠。欒。欒。大趾。兪。降。庭。堅。仲容。叔達。舜舉八體。使主后土。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④臯陶爲士。⑤后稷典樂。⑥后稷教稼穡。⑦契爲司徒。數五教。⑧四岳九官十二牧。⑨東漢亡國之帝。名協。始受制於董卓。其後曹操入輔政。總攬大權。操死。子不黨漢。封帝爲山陽公。⑩漢之黨人。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稱。及陳蕃。竇武。爲曹節所殺。宦者復殺李膺等百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均指爲黨人。其死徒廢禁者。又六七百人。⑪鉅鹿張角。多妖術。遣弟子遊四方。聚衆數十萬。皆著黃巾爲號。⑫文宗時。李德裕。牛僧孺。各有朋黨。互相擠援。時謂牛李黨。⑬初名敏。更名曄。懿宗第七子。被朱全忠所弒。【諸家集評】吳至父曰。慶曆三年。夏。竦羅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石介作慶曆聖德詩。竦不悅。造爲黨論。公方在諫院。上此。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一。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辨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持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耳。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

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二二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二五。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一六。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以鄆州。明日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註音】(統)音莘(鄆)音運(顫)音戰

【釋義】●前秦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王。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欲苻生而僭稱大秦天王。以王猛輔政。國政修明。於五胡中最稱強盛。後因寇晉大敗於淝水。還爲姚萇所執。縶之新平佛寺。●堅會羣臣議曰。今四方略

定。惟東南一隅。未釋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欲自將討之。何如。○石越諫苻堅伐晉。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直言也。○字景略。寢疾。堅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後。願勿以晉爲圖。○堅季弟封陽平公。嘗曰。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費。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堅勿納。後融率騎寇樊鄧。戰于淮南。馬倒被殺。○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宏後被桓玄所誅。○誅諫曰。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焉。後堅死。說亦自殺。道安謂堅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擲風休用。經略遐方。沙門僧也。○垂爲冠軍將軍。言於堅曰。陛下威揚海內。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今安徽壽縣。○名從瑀。明宗養子。清泰。其年號也。○謂石敬瑭。○今山西太原縣。○東胡種。後改號曰遼。有今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及河北北部。並內外蒙古等地。○今山東鄆城縣。○唐中書以黃白二麻爲詔書。宣布也。○蔡州。○號陽人。小字大醜。仕至端明殿學士。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嘆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

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起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

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註音】（訥）讀如納（諫）音俞（阮）丘庚切（蘭）音吝

【釋義】①趙之田部吏。既爲將。大破秦軍。號馬服君。②趙孝成王。名丹。惠文王子。③今山西高平縣。④楚之舊稱。秦滅楚。徙莊襄王諱。改爲荆。⑤秦將。⑥潁陽東鄉人。事始皇。爲拔趙。定燕薊。⑦今陝西富平縣。⑧趙之良將。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出。趙王信秦之間。因以括爲將。⑨趙之上卿。【諸家集評】姚氏曰歐公之論平直詳切陳悟君上此體爲宜

曾子固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二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爲君也。誠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未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

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禮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陳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尙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

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註音】（放）與做同（誠）音屈

【釋義】①即會登。宋建昌南豐人。嘉祐間。舉進士。歷知齊襄。洪福。明毫。滄等州。後爲史館修撰。擢中書舍人。世稱南豐先生。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隆平集二十卷。②成王。周武王子。康爲成子。③有東漢西漢之分。高祖劉邦。滅秦平項。而有天下。傳至孺子嬰。爲王莽所篡。是爲西漢。光武帝劉秀中興。傳至獻帝協。曹丕篡之。是爲東漢。④名恆。高帝中子。⑤有東晉西晉之分。司馬炎篡魏。滅吳蜀。傳至愍帝。是爲西晉。元帝遭五胡之亂。都建康。傳至恭帝。是爲東晉。⑥楊堅受周之禪。傳至恭帝而亡。⑦名世民。唐高祖之次子。⑧唐代賦役之制。丁男受田一頃。歲輸粟一斛。謂之租。歲輸絹二匹。線三兩。輸布者加五之一。麻三斤。或輸銀十四兩。謂之調。役人力。歲二十日。閏月加二日。不役者日輸絹三匹。謂之庸。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⑨府兵之制。始於後周。備于唐朝。太宗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衛。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兵千人。下府八百人。有事用以爭戰。事畢歸農。⑩太宗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貞觀六年。大省文武官內官。定員僅六百四十二人。⑪銓選之法。全視其人之材能而任職。有出身三十餘年。不得祿者。⑫如旌孝弟及赦罪人等是。⑬謂工商業。⑭措置也。周成康之世。刑措不用者。四十餘年。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文格似弱。而其議則正當。

劉梅峯曰。後半上下古今。俛仰慨然。而淋漓適逸。有百川歸海之致。鹿門反謂其格弱。何耶。

蘇明允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

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

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註音】（揲）音舌（奇）音麟（扚）音勒

【釋義】①即蘇洵。號老泉。宋眉州眉山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後除校書郎。名動京師。著有嘉祐集十六卷。②即童子也。③〔易繫辭傳〕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文。④通陰陽之變。以爲卦。〔易說卦傳〕觀變於陰陽而立卦。⑤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易繫辭傳〕辨吉凶者存乎辭。⑥灼荆而鑽之。灼。炙也。荆。荆枝。鑽。刺也。卜先以筮。灼以鑽龜。古時卜者之方法也。⑦方功義巧。〔周禮卜師〕軍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其義未詳。⑧檢點數目也。⑨零數也。⑩筮者著著於指間曰扚。

【諸家集評】劉梅岑曰。老蘇易筮詩三論。弁不根之談。而行文雄放。有俛視一世之概。又曰。出入起伏。縱橫如志。甚雄而暢。

蘇明允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有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取。嗚呼。其亦

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特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三。肉有^三。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三。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君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三。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三。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三。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

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註音〕（鳩）音仇（董）音謹（慶）子六切（德）音宏

〔釋義〕①毒鳥。一名運日。狀似鸞。紫黑色。赤喙黑目。頸長。好食蛇。其羽畫酒。飲之立死。②毒藥。蝮蛇螫人。傳以和董。即愈。③大聲也。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論樂之旨。非是而文特嫵媚。百折無限。煙波又曰。蘇氏父子於經術甚疏。故論六經。處大都鈔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凌雲御風之態。

劉海峯曰。後半風馳雨驟。極揮斥之致。而機勢圓轉如轆轤。

蘇明允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

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我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以爲安於舟者。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

信而有樂焉。窮於疆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註音〕〔殿〕古廳字〔樂〕音樂〔詬〕呼寇切〔譏〕音讀〔僚〕魯腦切音老

〔釋義〕①火升之勢。②諸侯各以其國之民俗歌謠貢於天子。而列於樂官者。是爲國風。謂其感人如風之動物也。③美好貌。④雅者。正也。詩有小雅大雅。鹿鳴以下至何草不黃。爲小雅。文王以下至召旻。爲大雅。⑤詬。詈也。譏。痛怨也。⑥用大貌。

蘇明允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

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有聞如此之事。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知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君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註音】(茹)音如(赦)音赦

【釋義】①牛也。②豆也。③唐堯之子。不肖。④虞舜之子。不肖。⑤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自攝國政。三年太甲悔過。伊尹復迎歸于亳。⑥成王年幼。周公攝政。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王疑周公。周公避位居東。

作鷓鴣之詩以貶王。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其論世變可謂獨有千載惜首尾及中間搏縮處意脈不滯治古文者所宜明辨

蘇明允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繞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君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

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註音〕〔轟〕呼泓切

〔釋義〕①矜莊貌。②戒慎也。③齊桓公子。名因齊。王卽位。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時卽墨大夫毀言日至。而阿大夫譽言日至。於是王封卽墨大夫。克阿大夫。遂起兵西舉趙衛。敗魏於獨傳。齊國大治。諸侯不敢加兵於齊者二十餘年。④卽墨。今山東卽墨縣。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齊威王殺阿大夫。生出一篇議論。行文縱橫曲暢。

蘇明允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

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遊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諷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

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註音〕(發)迄業切(隨)黑改切音海(闕)音宏(敵)彼義切(逢)音九

〔釋義〕●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讞諫。二曰勸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王以行。吾從其諷諫乎。見〔孔子家語〕。●即椒舉。春秋楚大夫。楚莊王即位三年。不行朝政。日夜爲樂。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旱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乃大反前。行。●秦齊人。始皇遷太后于雍。下令敢諫者死。焦請見。欲烹之。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雖桀紂不至于是。今天下之士。無不竊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言已。解衣赴之。王悟。爵以上卿。●趙官左師。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攻趙。趙求救于齊。齊欲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龍見太后曰。媼尊長安君之位。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頽。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太后乃諾。於是長安君質于齊。齊兵乃出。●甘茂。孫。年十二。專秦相。呂不韋。秦欲使張唐相。唐不肯行。羅見張唐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杜。在今陝西咸陽縣。武安君白起行。至杜郵。秦昭襄王賜之劍。起自殺。●趙王名。初武臣爲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地。有廝養卒往見燕將曰。張耳陳餘與武臣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今囚趙王。兩君必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乎。燕乃歸武臣。●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衛人。田常田乞子。時田常欲作亂于齊。憚國高鮑晏。故移兵以伐魯。子貢往說常曰。伐魯不如伐吳。臣聞之。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故曰不如伐吳。●即東周公。楚欲圖周。獻王使東周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者。以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腥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彊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楚王名橫。●即魯仲連。齊人。高蹈不仕。喜爲人排難解紛。游於趙。秦圍趙。趙急。時魏欲帝秦。又使新垣衍說趙。請帝秦。連往見衍曰。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而紂醢九侯。脯鄂侯。拘文王。今秦梁皆萬乘之國。奈何欲從而帝之。卒就醢脯之地乎。●齊人。說張卿。風大臣語。太后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果封之。田生復說張卿曰。諸大臣未服呂產。不如封劉卬爲王。彼得

王專去。諸呂王益固矣。太后然之。乃以劉澤爲瑯琊王。●漢楚人。時辟陽侯幸呂后。人或毀之于惠帝。帝欲誅之。建遜說孝惠幸臣閻孺曰。辟陽侯幸太后。君何不爲辟陽侯言于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貴富益倍矣。●縣名。今河北冀縣東南。審食其封辟陽侯。●齊人。梁王陰使人殺袁盎。景帝遣使覆察其事。鄒陽往說王信曰。長君弟得幸于上。長君誠爲上言得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言之于帝。帝怒解。●名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爲里監門。人皆謂之狂生。佈公至高陽。使人召鄒生。生至入闕。佈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佈公乃輟洗而起。●蘇秦弟。●卽頃襄王。●范陽人。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通往見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願足下使人禮之。參皆以爲上賓。●不正也。●魏徵。字玄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封鄭國公。●姓關。諫桀不聽。爲桀所殺。●紂諸父。彊諫。爲紂剖心而死。●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後相秦。

蘇明允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與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

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取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四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五而不獲。吾不信也。

【註音】〔擯〕通遷〔與〕音軟〔噤〕巨禁切〔讜〕音黨

【釋義】①畏怯之意。②墨。五刑之一。刺字於額。③大道也。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④去病異母弟。字子孟。以昌邑王荒淫無道。白太后廢之。并坐其臣以不諫誅之。⑤直言也。

蘇明允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翟。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時是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

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實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鮑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大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註音】〔謾〕音瞞〔鮑〕此由切〔蘧〕音渠

【釋義】①字夷吾。相齊桓公。霸諸侯。著管子。②即齊桓公。宋避欽宗諱。作威。③桓公幸臣。④饜人。名巫。善烹。⑤衛公子。後仕於齊。與豎刁、易牙、同亂齊國。⑥公子武孟。孝公昭。昭公播。懿公商人。惠公元。⑦名壬。爲田常所殺。⑧名牙。仲因鮑叔之薦而得用。⑨即共工。驩兜。三苗。鯀。⑩魯之閭人。孔子爲魯司寇。諒之。⑪管仲病。桓公問誰可爲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仲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問開方。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又問豎刁。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⑫漢王陽得官。貢禹彈冠相慶。謂其可以引進也。⑬名夷臯。晉文公孫。⑭即公子昭。宋襄公立之。⑮史鮑。字子魚。衛人。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成禮。置尸牖下。靈公弔。怪而問焉。子以告。靈公果進伯玉而退子瑕。伯玉姓蘧。名瑗。衛賢大夫。彌子瑕。靈公幸臣。⑯蕭何病。孝惠親自臨視。因問曰。百年後誰可代君者。曰。知臣莫若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只不能舉賢自代耳。而文特孀婦百折情態不窮。

蘇明允權書六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

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_一之入郢也_三。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_五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_六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_八伯嚭_九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_{一〇}子西_{一〇}子期_{一〇}所以必死讎吳也。勾踐不頽_一舊塚而吳服。田單_二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_三嚭_三唐蔡_四之怒。及乘楚_六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絳耳。夫以武自爲書。尙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

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註音〕〔搆〕楚委切〔郢〕庚頃切〔弭〕音米〔暴〕音僕同暴〔殫〕音丹〔詬〕曾鄙切〔頹〕徒回切

〔釋義〕①吳將。著孫子十三篇。爲兵家所祖。②吳王。名光。用楚亡臣伍子胥之言。伐楚。楚師敗。遂入郢。③楚都。今湖北江陵縣。④吳入郢。楚申包胥乞秦師至。吳大敗。⑤皆孫子兵書篇名。⑥楚大夫。姓公孫。封于申。楚昭王奔隨。申包胥入秦乞師。依庭牆而哭。晝夜不絕聲。七日。秦師乃出。⑦曬也。露也。⑧姓伍。名員。楚人。父奢兄尚。俱爲平王所殺。員奔吳。及吳師入郢。員出平王屍鞭之。⑨伯州犂孫。爲吳太宰。⑩魯定公四年。司馬戍敗吳師於雍澨。已而戰死。⑪即公子申。爲楚令尹。遷郢于都。以定楚國。⑫昭王兄。名結。⑬臨淄人。守卽墨。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人果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泣怒願效死。⑭今湖北隨縣。唐侯如楚。有兩肅爽馬。令尹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以獻。乃歸唐侯。由是恨楚。⑮都今河南上蔡縣。蔡侯爲兩佩兩裘。如楚獻其一於楚子。而自服其一。令尹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及唐侯歸。蔡人因獻佩。蔡侯遂歸。由是亦恨楚。⑯公子囊子。字子常。時爲令尹。戰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⑰高祖嘗與韓信言將兵。曰。如我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帝曰。於君何如。對曰。臣多多益益。

蘇明允權書八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

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

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註音〕（滄）音忌（邯鄲）音寒單

〔釋義〕①即齊、楚、韓、趙、燕、魏。②秦姓。③即荆軻。燕太子丹自秦亡歸。怨秦王。欲報之。使荆軻獻樊於期首及督亢地圖於秦。因刺之。未中。秦王捕殺之。秦因伐燕。拔薊。燕王喜走遼東。斬太子以獻。④趙之良將。以功封武安君。秦王翦伐趙。趙使牧禦之。秦患之。多與趙嬖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遂殺牧。⑤趙都。今河北邯鄲縣。⑥指趙、魏、楚。

〔諸家集評〕劉梅峯曰：筆力簡老。

蘇明允權書九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刦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旣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

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陳。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噉項莊時。微噲諫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莖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尙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尙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註音】(噲)音快(陳)同陣(噉)蘇后切(諫)樵去聲(給)音殆(黥)渠京切(縮)追板切(椎)直追切

【釋義】①陽武人。事高祖。屢出奇策。縱反間。封曲逆侯。②字子房。高祖起兵。常爲畫策。封留侯。③無知識。不和柔貌。④名雉。高帝后。⑤沛人。佐高祖定天下。封絳侯。高祖病。謂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⑥掌兵。漢初兩府。曰丞相。曰太尉。⑦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使管叔蔡叔霍叔爲監。三叔以殷叛。⑧武庚字。⑨名盈。

高帝子。沛人。佐高祖。封舞陽侯。帝病。或言噲黨呂氏。欲以兵誅戚氏。趙王如意。帝大怒。使陳平載絳侯代將。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之。卽范增。佐羽而不終。羽之從弟。鴻門之宴。范增使項莊爲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入。詰責項羽。卽戚夫人。高帝之姬。趙王如意之母也。呂后兄子。產封梁王。祿封趙王。淮陰人。始封楚王。後降爲淮陰侯。爲呂后所紿。斬之。長樂鐘室。並夷三族。給欺也。本姓英。少時有人相曰。當刑而王。故改姓黥。以厭當之。始爲九江王。後封淮南王。以謀反見誅。豐人。與高祖同日生。壯俱學書。又相愛也。以擊燕王。滅荼功。封燕王。後高帝疑之。乃亡入匈奴。噲殺冢也。噲會業屠狗。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茅鹿門云。高帝死而呂后獨任。陳平未必不由不斬噲一著。然觀譙羽鴻門與排闥而諫。豈可以屠狗之雄而遽逆其詐哉。蘇氏父子兄弟往往以事後成敗揆捨人得失類如此。

蘇明允權書十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日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

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尙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熊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

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帛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註音〕(垓)音該(熙)音禪(櫝)音獨

〔釋義〕①字羽。下相人。城秦。封諸侯。都彭城。卒爲漢所滅。②字孟德。少舉孝廉爲郎。起兵討董卓。擊黃巾。迎獻帝都許。爲大將軍。進位丞相。封魏王。後子丕篡漢。追尊爲武帝。③今安徽靈璧縣南。籍被困垓下。自刎於烏紅口。④今河北平鄉縣。羽擊敗章邯軍於鉅鹿。⑤沛公攻潁川。出轘轅。略南陽。引兵而西。遂入武關。⑥今陝西咸陽縣。⑦今河南新安縣。羽既敗邯軍鉅鹿。軍於滎南。邯亦軍棘原。與相持。⑧羽封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⑨今紅蘇鎮山縣。⑩羽三分秦地。封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⑪二世二年。章邯擊破定陶。項梁死。乃北擊趙。破邯鄲。圍鉅鹿。⑫熊類。⑬秦將王翳之孫。⑭秦將。⑮魏都。今河南開封縣。⑯魏攻趙。趙乞救於齊。齊使田忌爲將。孫子爲師。忌欲引兵之趙。孫子以爲不如疾走大梁。忌從之。戰於桂陵。魏大敗。⑰楚之上將軍。號卿子冠軍。懷王使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項羽卽其帳中斬之。⑱今山東曹縣東。⑲卽劍閣。亦曰大劍山。在四川劍閣縣北。〔諸家集評〕劉海峯曰：起勢橫絕。不分賓主。後幅尋出孔明作結。更不回顧。烟波渺茫。

蘇明允衡論二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

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驎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驎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驎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驎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

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註音】（繼）音厓（福）音通（勳）音績

【釋義】①羈馬絡頭。繼馬韁。②福衡所以持牛。令不抵觸人。福設於角。衡設於鼻。③品行方正也。④名青。字仲卿。平陽人。武帝伐匈奴。青為大將軍。立功。封長平侯。⑤名去病。漢平陽人。衛青弟子。伐匈奴有功。封冠軍侯。⑥字翁孫。漢上邽人。封營平侯。⑦唐三元人。字藥師。平吳。破突厥。定吐谷渾。封衛國公。⑧字懋功。曹州人。本姓徐。名世勳。拜并州都督。突厥不敢南向。封英國公。⑨初事羽。歸漢。封梁王。⑩與兄萬壽。弟萬備。俱以戰功顯。⑪三水人。從太宗征伐有功。封歸國公。後以謀叛誅。⑫擊李密有功。封葛國公。⑬馬蘭。⑭佈人。姓夏侯。名嬰。從高祖入蜀。定

三秦。文帝時封東陽侯。●睢陽人。從高帝有功。封潁陰侯。●蒙名傲。以避武帝諱改。以相人術說韓信。信自以功多。漢終不負我辭之。通謝去。●項羽使涉說韓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不從。

蘇明允衡論七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辜。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概。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屨。既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尙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

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繼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盜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陵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統三*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償。五*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六*今也吏之私償。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

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毆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註音】(輸)音倫(勅)戶代切(糴)音除(執)音丸(糴)音狄(價)音育(獸)古委字

【釋義】①巧黠也。②多也。③素絹。④指天子。⑤賣也。⑥入米也。⑦曲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此篇鑿然有當於實用

蘇明允衡論十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廬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

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輪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

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旣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途。途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途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途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途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

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捐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註音〕(權)音濁(恤)音血(澮)古外切(診)音軫(徐)音塗(贍)時豔切(墾)子六切

〔釋義〕①〔周禮注〕國。國圃。廩里。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郊外曰甸。距王城三百里曰甸。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漆林之稅特重。以漆林非人力所作故。②田間小路。以區界田畝者。③卽董仲舒。④漢成帝時丞相。⑤漢成帝時大司空。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觀此篇及兵制。可知老蘇之學。雖出於晚周數子。然於法之疵民之病。亦嘗悉心究切而思所以改易之。其視諸記誦詞章者。異矣。故於文章亦能卓然有立。學者於此等處。宜審心。

卷四 論辨類四

蘇子瞻志林 平王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酆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顛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

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鄴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不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都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註音】(鄴)音豐(鎬)乎老切(頤)音贊(蔣)於鬼切(都)音拏

【釋義】①號東坡居士。蘇洵長子。舉制科。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著有東坡全集。②幽王之子。東遷洛邑。以避犬戎。③在河南洛陽縣西五里。即故洛邑王城也。④名夷。周同姓。封於燕。⑤夏朝諸侯貢金。鑄爲九鼎。⑥今陝西鄜縣西。文王都此。⑦今陝西長安縣。武王都。⑧西戎種族名。⑨即靈王。簡王子。生而有頤。⑩周公子。伯禽弟。⑪畢。今陝西咸陽。畢公名高。⑫租丁之子。自奄遷於北亳。曰殿。⑬名賈父。避狄難。遷於岐山之下。⑭今陝西岐山縣。⑮名熒。爲狄所敗。遷於邢丘。⑯今山東臨淄縣。齊本都營邱。至胡公靜。遷薄姑。至獻公山。遷臨淄。⑰今山西絳縣。⑱即新絳。今山西曲沃縣南。⑲今河南南陽縣。及息縣。⑳楚險地。㉑楚大夫。㉒國名。今四川巴縣。㉓國名。今湖北

北竹山縣。○字子高。與祖約反。兵犯關下。旋遷成帝於石頭。○字太真。太原祁人。輔晉以忠貞著。○今江西南昌縣。○今江蘇吳縣爲東吳。丹徒縣爲中吳。浙江吳興縣爲西吳。○今浙江紹興縣。○字茂弘。臨沂人。晉明帝時相。○今江蘇江甯縣。○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徙大梁。改國曰梁。○亦作若。今湖北宜城縣。○今河南淮陽縣。○今安徽壽縣。○隴西臨洮人。東漢末奸相。○今陝西長安縣。○南唐主。至子煜。爲宋所滅。

蘇子瞻志林 魯隱公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會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師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

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註音〕(羣)音輝(莧)音徒(來)去聲(蝮)音覆(螫)音色(岌)魚及切

〔釋義〕①名軌。②官名。③魯邑名。今山東泰安縣南。④名弗皇。⑤指聲子。⑥伯夷叔齊。⑦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之。國人立中子。⑧晉獻公妾。⑨獻公世子。⑩申生師。⑪優人名施。⑫招也。⑬始皇少子胡亥。⑭上蔡人。秦丞相。始皇崩。與臣者趙高合謀。立胡亥而殺太子扶蘇及蒙恬。後斯被趙高所誣。腰斬於市。⑮名夷吾。獻公子。既入晉。謂里克曰。子殺三君矣。爲子君者。不亦難乎。於是里克自殺。⑯蒙恬。⑰咬也。⑱魏主曹髦。⑲官名。⑳魏臣。懿子。㉑王敦從子。㉒字處仲。導從弟。舉兵反未成。死。㉓字世儀。爲敦參軍。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事核而理當。直達所見。不用反覆。以爲波瀾。於子瞻諸論中。更覺曉然而出其類。姚氏曰。此與論周東遷皆雜引古事。錯綜成論。而此篇尤爲奇肆。飄忽其神氣。蓋近孟子。是不可以貌論也。管仲辭鄭子華。篇其文體亦然。但蹊徑少平直耳。

張廉卿曰。子瞻志林諸篇。卓識偉論。獨有千古。而其文奇縱高妙。變化於自然。實爲傑作。吳至父曰。其神遠使人莫測。其發端所由。要其感嗜。貫輸處。有以主其辭者。所引五人。皆雲霧耳。鱗爪時時一露。身首固未見也。志林多如此。

蘇子瞻志林 范蠡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黜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註音】(句)音鉤(喙)許穢切音誨(蜚)同飛

【釋義】①字少伯。楚人。事句踐。②越王允常子。③口也。④卽文種。字子禽。先爲楚宛令。後仕越。

蘇子瞻志林 戰國任俠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推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

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一八*}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一九}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二〇*}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二一*}淮南梁王魏其^{二二}武安^{二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註音】（推）音追（讎）音國（稀）希上聲（漚）匹備切

【釋義】①指騶衍等談天。騶夷修飾文字，如雕鏤龍文也。②堅白，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同異含異以為同也。趙有公孫龍，善為堅白同異之辯。③（莊子）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④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脈而斃。⑤孟嘗君去秦，將度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時未至，客有為雞鳴者，而雞盡鳴，乃得度。⑥孟嘗君客有能為狗盜者，夜為狗入秦宮，取狐白裘。⑦均見論辨一首篇注。⑧秦相。⑨孟嘗君封邑，今山東濰縣。⑩齊城門。⑪名斯。會事子夏段干木。⑫名平，築黃金臺以招賢者，得郭隗樂毅。⑬燕太子丹名，使其客荆軻刺秦王，不成而死。⑭均大梁人，其賓客廝役，均天下俊傑。⑮田橫，田榮弟，齊既滅，橫與五百人入海島，高帝召之，至洛陽自殺。五百人聞之皆死。⑯九品官人之法，創自魏文帝，郡縣置中正官，區別人物，以九品第其高下，吏部據此以授官。至隋始罷。⑰愚也。⑱枯槁其項，黃其面。⑲（史記）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鑿耕之壟上，振恨久之。

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涉大意曰。嗟乎。燕雀安知鸞鵠之志哉。宛句人。封陽夏侯。爲代相。多招致賓客。高帝兄仲之子。既封吳。有豫章銅山盜鑄錢。淮南厲王名長高帝少子。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名武。文帝子。名嬰。竇太后從兄子。封魏其侯。遊士爭歸之。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帝時封武安侯。招致賓客。

蘇子瞻志林 始皇扶蘇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闞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繪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

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儻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鞅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无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

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一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註音】〔啤〕匹詣切〔睨〕研計切〔湛〕同沈

【釋義】①蒙恬之弟。②今陝西綏德縣。③山名。在今山東諸城縣。④成皋人。靈帝欲封爲都鄉侯。不受。被張讓所譖。遂自殺。⑤輔管王存勛。警滅朱氏。⑥召也。⑦桓帝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爲侯。靈帝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⑧肅宗代宗。用宦官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等。⑨名病已。又名詢。⑩弘恭。石顯。均漢元帝時宦官。⑪字涉。陽夏人。秦始皇崩。首發難。⑫見論辨類一。⑬殊。絕也。如斷頭腰斬。⑭夷三族。⑮疑慮恐懼之貌。⑯刺秦王。王驚起環柱而走。秦法。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⑰執欲變法。恐民不信。立木於國都南門。謂民有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一人徙之。竟予五十金。⑱棄灰於道者刑。秦法也。⑲一省曰不識。再省曰過失。三省曰遺忘。⑳名據。宣帝時。追諡曰戾武帝。費靈。夢木人擊之。時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宮中有蠱氣。帝疾祟在巫蠱。帝使充入宮求之。充奏云。於太子宮得木人甚多。太子懼。因殺江充。并白皇后發兵。後兵敗自殺。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論精鑿文亦通體不懈。與至父曰。雄奇萬變。當爲志林中第一篇文字。

蘇子瞻志林 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

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

人傑也哉。

〔註音〕(穀)細宴切(稱)音酬(擢)音濁(比)去聲

〔釋義〕①漢陽武人。少家貧。好讀書。事高祖。屢出奇策。②增居鄴人。年七十。輔項羽。霸諸侯。尊爲亞父。後羽信漢。陳平反間計。陳增。增憤而歸。病卒。③今江蘇銅山縣。④鴻門之宴。增以玉玦示羽者三。羽不聽。又使項莊舞劍。項伯與對舞。翼蔽沛公。⑤義帝以宋義爲上將軍。號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因晨朝。卽帳中斬之。⑥扶蘇。秦公子。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陳涉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⑦義帝。卽楚懷王孫心。羽令九江王英布。擊殺於江中。⑧多也。⑨升也。⑩下相人。楚將項燕子。

蘇子瞻志林 伊尹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

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五。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七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註音】(食)音嗣(蒂)音帝(惴)朱僑切

【釋義】① 湯之賢相。名摯。初耕於莘之野。湯三聘始往。後相湯伐桀。王天下。② 竹器。③ 木器。④ 今河南陳留縣東北。⑤ 謂胸中有所顧也。⑥ 字庭堅。舜時爲士師。⑦ 憂懼貌。

蘇子瞻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師荀卿。旣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復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

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五。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讎。其子必且行刼。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子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釋義】①名况。李斯師也。②史記篇名。③顏淵終日不違如愚。孔子賢之。④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⑤地方一里。畫爲九區。形似井。每區百畝。八家各受一區。中爲公田。公田由八家種之。不復稅其私田。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摧折學者。好名求異之心。甚有補於世教。但荀氏之學。以法先王守禮度爲宗。而以謂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蔽其罪則誤矣。破壞井田商鞅事也。以罪李斯亦失之。

蘇子瞻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三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

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樂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九。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二。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註音】(厥)音核

【釋義】①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後韓遣非使於秦。爲李斯所害。②蒙人。爲蒙漆園吏。③周鄭穆公時人。④陳勝。⑤吳廣。隨陳勝發難者。⑥申不害。⑦韓非。⑧太史官。遷名。姓司馬。著《史記》。⑨名實相符也。⑩猶言法也。⑪深刻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本史遷之言。而增發之。其文頗近時。而明快無敵。姚氏曰。此與荀卿論皆有意爲文字。非如志林若泉之隨地溢出。

蘇子瞻始皇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典。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四*}文章。其食以籩豆^{六*}簠簋^{七*}。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

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尙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旣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註音〕〔籀〕音甫〔𠄎〕音弗〔籒〕音甫〔籒〕音辱〔𠄎〕音尤

〔籀義〕①網也。②鞋也。③徘徊自得貌。④刺繡爲斧形。半黑半白。⑤刺繡半黑半青。如兩已相背形。⑥祭器。籒。竹器。豆。木器。⑦祭器。外方內圓曰籒。外圓內方曰籒。⑧肉之無用者也。⑨蝦蟆子古文似之。⑩大篆。周宣王太史籀作。小篆。秦相李斯作。⑪秦程邈作。⑫後漢蔡倫所造。

【諸家集評】姚氏曰此文格勢直似老泉蓋東坡少年如此此後乃自變成體耳又曰東坡才思大於厥考矣而筆力堅勁或不逮也

蘇子瞻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解脫。而深折之。使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劬。且夫

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註音】（圮）音怡（聶）音業（賁）音奔（腴）他典切（勸）同倦

【釋義】①張良。字子房。佐漢高帝滅秦破項。封於留。②橋也。③卽黃石公。良爲老人納履。老人因出素書大醫授之。④見論辨類二。⑤軋深井里人。爲嚴仲子刺殺韓相俠累。⑥卽鄭襄公。⑦露臂。⑧見前。⑨今之浙江紹興。⑩韓信。封淮陰侯。信破齊。請爲假王。漢王大怒。張良躡漢王足。漢王悟。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⑪高大貌。【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忽出忽入。忽主忽賓。忽淺忽深。忽斷忽接。而納履一事。止隨文勢帶出。更不正講。尤爲神妙。

蘇子瞻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

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畫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遽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

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買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買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註音】(續)疾智切(鍾)同隴(猶)古縣切

【釋義】①即楚。②繼也。③齊邑。今山東臨淄縣。④即周勃。⑤封穎陰侯。與周勃平諸呂。立文帝。⑥水漸入內。⑦水名。在今湖南。源出廣西。⑧名平。楚同姓。被讒。投汨羅江而死。⑨舉足欲跳貌。⑩梁王墮馬死。誼哭泣歲餘。亦死。⑪才識也。⑫見前。⑬見論辨類三。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亦自有見但賈子陳治安之策乃召自長沙獨對宣室傳梁王後事子瞻乃云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未免鹵莽耳

劉海峯曰長公筆有仙氣故文極縱蕩變化而落韻甚輕

蘇子瞻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

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較易知也。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五。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六。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註音】(盎)烏浪切(碎)音翠(厲)同癩

【釋義】①音紐。習也。言習慣而不以爲意也。②漢潁川人。景帝立爲御史大夫。主讞削七國。七國反。被誅。③山名。在陝西韓城縣東北。④吳。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⑤字絲。楚人。讞錯於景帝。⑥磨煉也。

蘇子瞻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_三。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_五。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_六何進_七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跡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

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癘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註音〕〔癘〕庚頃切

〔釋義〕①卽趙簡子。其入晉陽以叛者。因范氏中行氏之伐之也。均以私怨。②今山西臨汾縣。③頸上癘也。④桓。名志。豐。名宏。⑤名協。⑥字游平。豐帝時與陳著妻誅宦者。爲曹節等所殺。⑦宛人。豐帝崩。皇子辯卽位。進召董卓兵。欲悉誅諸宦官。入白太后。請盡誅之。爲宦官張讓等所知。俟進出斬之。⑧字本初。何進被殺後。紹卽引兵屯闕下。捕宦官盡殺之。⑨李輔國。程元振。唐肅宗時宦官。⑩文宗時。訓注謀誅宦官。不成。爲仇士良等所殺。⑪代宗時相。⑫名胤。昭宗時假朱全忠兵以誅宦官。

蘇子瞻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救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

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

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

【註音】（啖）音淡（殺）去聲

【釋義】① 僞與之親善也。② 習慣而不以爲意爲之狃。③ 以物與食。④ 楚人。呂太后時。諸呂擅權。賈乃交驩。

太尉周勃以五百金爲勃壽。兩人相結。遂滅諸呂。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除同列之姦臣。或用此術。而模唐末情事。則遠。

卷五 論辨類五

蘇子由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採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

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註音】（縛）音辱（寢）音侵

【釋義】①蘇轍。字子由。蘇洵之次子。著有樂城集九十六卷。②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③繁采飾也。④黷也。⑤陳厲公子完奔齊。後改姓田氏。⑥春秋齊秦晉楚稱霸。迭爲盟主。魯介於大國之間。因於奔走微召。

蘇子由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

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註音】（場）音亦

【釋義】①「史記」六國俱有世家。世家者。記諸侯之世系也。②魏人入秦。說昭王以遠交近攻之策而強。③亦魏人。變法強秦。④剛。故剛城。在今山東甯陽縣。壽。亦齊地。⑤邊境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說本國策。特抽其緒。而竟之又曰。其說已雜見國策。

蘇子由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

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蠱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三孫劉四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六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七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自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八越九出奇之

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推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註音】（揜）存入聲（咤）陟嫁切（逡）音斤（髓）薄髓切（狼）音貝

【釋義】①不明也。②名操。字孟德。廢獻帝自立。國號魏。③孫權。字仲謀。主東吳。④劉備。字玄德。蜀主。⑤搏鬥也。⑥字羽。秦末下相人。與叔父梁起兵於吳中。敗秦軍自立爲西楚霸王。與漢高爭衡。後被圍垓下。自劉於烏江。⑦體倦也。⑧韓信。⑨彭越。⑩袁紹據冀州。弟術。據壽春。⑪字奉先。⑫今湖北江陵縣地。劉備至荊州。說劉表擊操不從。表卒。二子爭立。操取荊州。備奔吳。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於劉項三國情事俱不切而在作者諸論中尙爲拔出色

蘇子由漢文帝論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

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尙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疆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窞。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註音】(他)音舵(縮)疾陵切(寔)音井

【釋義】①名恆。高祖中子。②他。姓趙。秦南海尉。③今之安南。④名啓。⑤景帝以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

蘇子由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蘇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

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方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

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正。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

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一六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一七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一八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一九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二〇。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三一守澄三二士良三三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三四。殺賈餗三五。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三六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三六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註音】(聲)音與(訛)音比(錄)音東(憎)之涉切

【釋義】①字叔。陽夏人。②頤。面頰。謂口不言。但動頤指揮。所欲皆如意也。③秦法。當夷三族者。皆先鯨。鯨。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俎其骨於市。謂之具五刑。④斯長子。與斯同死。⑤爲河南省。舊河南。開封。懷慶。衛輝四府地。⑥今江蘇江都縣地。文帝時。淮南王長謀反。事敗。徙蜀。道死。⑦今山東長清縣地。文帝時。濟北王興居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⑧景帝時。吳王濞。楚王戊。膠西王卬。膠東王雄。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趙王遂反。世稱七國之亂。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弒孝平帝。立孺子嬰。居攝踐祚。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⑩邊境置十節度。安西北庭。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范陽。平盧。劍南。嶺南。⑪爲領兵之官。節制一方。范陽。朔方。均有節度使。⑫漢縣名。隋改爲道。今河北定興縣。⑬今靈武縣。控禦北狄。⑭兵八百餘府。⑮太宗定府兵之制。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衛。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征行宿衛。皆以遠近分番。其後府兵廢。募兵長從宿衛。謂之彍騎。⑯玄宗年號。⑰亦玄宗年號。⑱名适。代宗子。⑲姓安。玄宗時。爲平盧節度使。後自范陽起兵反。陷長安。⑳幽州昌平人。李懷仙部將。朱希彩爲盧龍節度使。泚殺之。代領其衆。德宗時。舉兵反。據長安。㉑名擘。㉒見前。㉓姓王。憲穆時宦官。㉔姓仇。文宗時宦官。㉕匪。字廣津。太原人。餗。字子美。河南人。李訓。鄭注。謀殺宦官不成。仇士良殺訓注。

及王涯買鍊等。從諫爲昭儀節度使。涯等被殺。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有訓練士卒。誓以死備君側語。士良等懼。懼怕也。初從黃巢爲盜。降唐後。賜名全忠。

〔諸家集評〕唐荆川曰。深究利害是大文字。

王介甫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歎。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釋義〕①王安石。字介甫。宋臨川人。神宗朝相。封荆國公。著有臨川集一百卷。②經之爲歷。突掩爲陵。星相擊爲鬪。虧曰蝕。如日蝕月蝕。③太甲。太丁子。庸。中庸之道也。〔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④〔法言〕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⑤奪取也。

王介甫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與。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仇。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

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蓋亦可矣。

【釋義】①一方諸侯之長也。按古方伯爲一州之表率。東漢以來，多稱刺史爲方伯。②受誅。當誅而誅也。③士師曰士獄官也。④見虞書。⑤經法也。

劉才甫息爭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有郯子，有萇弘，師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爲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以雍言爲然。是故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孔子歟。至於孟子乃爲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當時因以孟子爲好辯，雖非其實，而好辯之端，由是啓矣。唐之韓愈，攘斥佛老，學者稱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朱陸之同異，爲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爲事，爲朱之學者，以詆譏陸子爲能。吾以爲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自力行而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

觀之。子貢是。則會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間。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惡於楊墨者。爲其無父無君也。斥老佛者。亦曰棄君臣。絕父子。不爲昆弟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不至於是。而吾獨何爲訾警之。大盜至。胙篋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爲門內之鬪。是亦不可以已乎。夫未嘗深究其言之是非。見有稍異於己者。則衆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論人也。人貌之不齊。稍有巨細長短之異。遂斥之以爲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黝一六孟施舍一八去聖人之勇蓋遠甚。而孟子以爲似會子似子夏。然則諸子之迹雖不同。以爲似會子似子夏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爲其不足與我角也。至於才力之均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是紛紜之辯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歧趨異說。皆未嘗出於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

【註音】（聯）音耽（鄉）音談（萇）音長（謀）音欺（警）音敖（胙）音區（黝）音幽

【釋義】①即劉大櫛字才甫。號海峯。清安徽桐城人。著有海峯詩文集。②孔子之弟子。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③政事。冉有。子路。④言語。宰我。子貢。⑤文學。子游。子夏。⑥樊遲問稼圃。孔子目爲小人。⑦子桑戶死。會點倚門而歌。⑧姓李。名耳。孔子嘗從之問禮。⑨周時小國諸侯。孔子嘗從之問官。⑩周大夫。孔子嘗從之問樂。⑪母死而歌。孔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事見《禮檀弓》。⑫或謂秦之公孫枝。字子桑。⑬洛黨。程頤爲首。蜀黨。蘇軾爲首。⑭朱名熹。字元晦。新安人。教人窮理。謂此理已明。則可以誠心正意。陸名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則欲先發人之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應萬物之變。⑮誹謗也。⑯機毀也。⑰胙。開也。篋。箱也。⑱北宮黝孟施舍二人。皆勇者。

【諸家集評】姚氏曰恣肆縱蕩處本於莊子但不逮莊子之闊奇耳

卷六 序跋類一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疆乘弱。與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霸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千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

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一三}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四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五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謀獨紀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國聞者要刪焉。

【註音】(箸)音柱(菴)如鳩切(歛)音接(鐸)音獨(捭)居運切(據)音灼(聘)音逞

【釋義】①司馬遷字子長。弱冠好游。足跡遍天下。因李陵而得罪。發憤成史記一百三十卷。②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是也。③古治春秋學者。著有年歷譜謀。④魯太師。擊其名。周衰樂廢。擊理其亂。⑤時。歎聲。紂爲象箸。箕子歎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⑥詩小序。鹿鳴。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⑦今山西霍縣。⑧厲王出奔。周公召公。共理國政。號曰共和。⑨隱公。名息姑。⑩哀公。名熊西。⑪宋人。⑫拾取也。⑬陽武人。文帝時爲相。著終始五德傳。⑭漢武帝時人。著春秋繁露。

【諸家集評】方植之曰。此是通身用禪法。滿紙烟雲。將千百年治亂廢興。本末事蹟。及儒賢著述。得失是非。揚權而實言之。無不盡意。而又無一呆筆。正序又曰。春秋所紀。始平王東遷。其初尙有一百二十四國。欲表十二國。不得不先敘所以滅亡。致此者。由厲王失道。欲弒厲王失道。故序其初賢人君子之早知。有鹿鳴關雎之刺。欲序師摯等賢人。而先以箕子先見爲陪。此是追朔陪襯之筆。自共和行政後。又將孔子作春秋。擬序一遍。以下虞氏呂氏等皆春秋陪客。

張廉卿曰。史記諸表序。筆筆有唱歎。筆筆是整的。歐公文有一唱三歎者。多是橫闕的。

吳氏曰。此篇前幅氣勢雄直。又曰。自紂爲象箸。而箕子喻以下。皆言世亂而著作始興。自厲王始亂。四國更霸。皆篡賊之事。孔子作春秋。所以諒篡賊也。此爲十二諸侯之提要。亦自况己之史記。亦孔子春秋之類。後幅歷敘各家春秋。不能得春秋要領。已所以作史記也。然不明挈此義。以譜十二諸侯亂之使人驟求其義。指而不能得。此六史公文文字所以爲奇也。

司馬子長六國表序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疆兵并敵。謀詐用而從橫短長之說起。矯稱蠱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狄。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堯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頗有

可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與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註音〕(時)音時(鹽)音旅(毫)白各切

〔釋義〕①秦之史記。②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封爲諸侯。邑諸秦。③時。封土而祀也。秦居西垂。自謂主少昊之神。乃作西時。祠白帝。④祭名。⑤襄公子。⑥今陝西隴縣。⑦〔列異傳〕陳倉人得異物。道遇二童云。此名爲嬪。在地下食死人腦。嬪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爲雉。秦穆公大獵。獲其雌。乃爲立祠。⑧今陝西岐山縣。⑨今陝西省地。⑩范氏。中行氏。知氏。韓趙魏也。⑪即陳恆。⑫名王。⑬韓趙魏。⑭莊子子。是爲太公。⑮魯周公後。今自山東舊兗州府。至邳泗之境。衛康叔後。今自河北舊大名府開州以西至河南之衛輝。懷慶。⑯西羌種族名。⑰今河南商邱縣。⑱見蘇志林篇注。⑲信傳聞之言。

〔諸家集評〕方植之曰。六國事皆從秦記得之。故以秦爲主。從秦入六國。草蛇灰線。引脈令人不覺。

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一后稷^二。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三。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四。獻孝之後。稍以

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弁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註音】(爐)同禰(契)先結切(鑄)音的(鄉)同向(鉏)土魚切

【釋義】①迅速也。②商周之始祖。③在河南孟縣。④顯大也。⑤文公。⑥繆公。⑦言一統也。⑧與鋤同。

【諸家集評】張廉卿曰此文如昔人評右軍書有龍跳天門虎臥鳳闕之勢又曰雄逸恣肆千古一人其奇宕則韓歐之所自出也

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尙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唐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維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

度河濟。阿一、九、三〇。甄二、三。以東。薄海。爲齊三、三。趙國。自陳三、三。以西。南至九疑二、四。東帶江淮三、五、二六。敷泗。薄會稽一、七、二九、二九、三〇。爲梁楚二、七、二九。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三、一。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三、一。東郡。潁川三、三。南陽三、四。自江陵三、五。以西至蜀。北自雲中三、六。至隴西三、七。與內史三、八。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快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四、〇。趙分爲六四、一。梁分爲五四、二。淮南分三四、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四、四。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

〔註音〕(伏)音舌(適)同讀(阨)音厄

〔釋義〕①周公子。②武王弟。③兄弟之國十有五。姬姓之國四十。④今河南鄭縣。封叔鮮。⑤今河南新蔡縣。封叔度。⑥唐叔虞。至成王時始封。今山西境。⑦今山東定陶縣。封叔振鐸。⑧今陝西南鄭縣。封厲王庶子友。⑨大

者王。小者侯。⑤齊。楚。荆。淮南。燕。趙。梁。代。淮陽。⑥今湖南長沙縣。吳芮封此。⑦今山西代縣。⑧今遼寧遼陽縣。⑨初爲盧綰地。後綰入匈奴。遂立子建爲燕王。⑩初封韓王信。信後降匈奴。乃立子恆。⑪今山西恆山。避文帝諱。改常。⑫山名。在山西東部。⑬阿憚。在今山東陽穀縣。⑭在今山東濮縣。⑮初封韓信。後封子肥。⑯初封張耳。後封子如意。⑰今河南淮陽縣。⑱山名。在湖南寧遠縣南。⑲在江蘇沛縣。⑳今山東泗水縣。㉑初封彭越。後立子恢。㉒初封韓信。後封弟交。㉓封兄子濞。㉔初封英布。後立子長。㉕河南爲舊河南府及鄭州汝州之地。河東。今山西安邑縣等地。河內。今河南汲縣等地。㉖今河北大名縣。及山東聊城縣臨清縣等地。㉗本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州。汝寧。陽武等地。㉘今河南南陽縣等地。㉙今湖北江陵縣。㉚今山西大同縣北。㉛今甘肅隴西縣。㉜今陝西地。㉝懼也。㉞文帝時。分齊爲七國。㉟趙分爲河間。廣川。中山。平原。真定。并趙爲六國。㊱梁分爲濟川。濟東。山陽。濟陰。并梁爲五國。㊲淮南分爲衡山。廬江。并淮南爲三國。㊳險要之地也。㊴漢武帝年號。

【諸家集評】方植之曰。漢興以來。許多事變得失利害及地形法制一絲不亂。一塵不驚。如日星麗天。河岳奠地。但見元氣造化生成。古今無匹。姚評筆勢雄遠。有包舉天下之概。當矣。至謂孟堅序議論尤密。則未盡然。班序仍本此文立說。其論諸侯削弱。太過。中外禪微。至啓王莽之篡義。亦發自史公。史云。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者。亦語似褒揚。而意主婉諷。偏宕之辭也。此篇歸宿在末句。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二語。班氏但就此推闡之。

司馬子長高祖功臣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藩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

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盜。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觀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註音】(厲)同彌(耗)好去聲(罔)同網
【釋義】①蕭何 ②曹參 ③見蘇子瞻賈誼論注 ④謂倍其初封戶數 ⑤盡也 ⑥恐懼也 ⑦同混亂也

司馬子長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註音】(颯)音歐(唐)音應

【釋義】①武帝年號。②古獮鬲。至秦曰匈奴。漢時屢和屢叛。武帝大舉伐之。③邊界也。④閩越。今福建閩縣地。王號無諸。越句踐裔。其後數世。於武帝建元三年。發兵攻東甌。東甌因舉國內附。⑤東甌。今浙江永嘉縣。其王名搖。亦句踐後。⑥擊也。⑦今安徽懷寧縣。⑧在今河北盧龍縣地。⑨匈奴王號。⑩名奚。虞人。⑪見過秦論注。

【諸家集評】吳氏曰武帝南征北討史公燦不熱之而詞乃極口夸詡此文字神妙處

劉子政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二泮宮^三庠序^四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紱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敦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五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六。晉之叔向^七。齊之晏嬰^八。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取。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九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

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疆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疆。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僭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疆。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峭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結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窺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

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註音〕〔辟〕音壁〔滯〕音麵〔繫〕他刀切〔說〕音稅〔從〕讀縱〔闕〕同窺〔燔〕音煩

〔釋義〕①劉向。字子政。元帝時爲散騎宗正。以譴免。成帝時。復起爲光祿大夫。著有洪範五行傳。新序十卷。

說苑二十卷。列仙傳二卷。列女傳七卷。續列女傳一卷等書。②天子之學。③諸侯之學。④鄉學名。殷曰序。周曰庠。

⑤康王。劍。昭王。瑕。⑥鄭相。公孫僑。⑦晉大夫。羊舌肸。⑧字平仲。相齊景公。⑨田和也。遷其君康公。貨自立。⑩見上

六國表序注。⑪一方諸侯之長。⑫魏人。⑬均系蘇秦弟。⑭與窺同。小視也。⑮夜也。燒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觀會子固所譏。可知孔孟之學。至北宋而明。漢儒所見實淺。然是篇述春秋所以變爲戰國。特具深識。字句亦非苟然。

姚氏曰。此文固不若過秦論之雄駭。然冲澹渾厚。無意爲文。而自能盡意。若莊子所謂木雞者。此境亦賈生所無也。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曆已移。仁不代母。秦值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弁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

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弧。踏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怙忽失守。偷安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以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鄗。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註音】(紱)音弗(酈)戶圭切

【釋義】①班固。字孟堅。漢扶風安陵人。明帝時典校秘書。著有漢書一百二十卷。白虎通義等書。②五德週王。周得木。秦得水。五行之運。水生木。木生火。所生者爲母。出者爲子。木爲母。火爲子。仁恩之情。子不代母。以秦代周。是母代子也。故云秦值其位。③秦本姓嬴。呂不韋取邯鄲姬。有娠。獻莊襄王。而生政。故稱呂政。④言始皇之威。

擬得聖人之威靈。河神之圖箴。^①狼狐主弓矢星。參伐主斬艾事。言秦據蹈狼狐參伐之氣。驅滅天下。^②至也。^③始皇時。徙囚徒七十餘萬人。治酈山作阿房宮。酈山。在今陝西臨潼縣。^④姓馮。官右丞相。^⑤既無帝威。又無功伐。^⑥二世兄子。^⑦綬也。^⑧天子車以黃繒爲裏。^⑨見遺秦論注。^⑩卽恍忽。^⑪子嬰與二子謀。俟趙高至齋宮刺殺之。^⑫指高帝。^⑬今陝西咸寧縣東。^⑭殿王卽莊王。避明帝諱。茅旌鸞刀。宗廟用器。《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⑮文王子。武王弟。^⑯指子嬰。^⑰季爲紀侯弟。紀亡而以鄗地事齊。爲存祀計也。鄗。今山東臨淄縣東。^⑱小子亦指子嬰。^⑲春秋不名賢之也。

〔諸家集評〕張廉卿曰奇辭奧旨尊附相承而其氣特雄直

班孟堅諸侯王表序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虜隄。隄。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賁之臺。被竊鉄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尙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嫫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根本之輔。外亡

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潁。略廬衡。爲淮南。汝漢之陽。互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益。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載。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

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四〇}。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四一}。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四二}。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四三}。奉上璽^{四四}。載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註音〕(逃責)責同債(鉄)音夫(狙)七慮切(波)同陔音碑(巖)音疑(夸)同跨(橋)同矯(顛)同專(敵)音拂

〔釋義〕①夏殷。②文武周公。③公侯伯子男。④五等諸侯。⑤九州之長。⑥見詩大雅。⑦介。善也。⑧屏。障也。⑨翰。幹也。⑩懷和也。⑪俾使也。⑫幽王。平王。⑬狹隘。⑭傾邪也。⑮東周。西周。⑯周赧王負賈。築謬臺以避之。謬。音移。⑰鉄錢。王者施刑之具。周室衰微。政令不行。雖有鉄錢。私竊隱藏也。⑱名延。⑲伺也。⑳古訕字。謗也。㉑大杖。㉒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周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㉓始皇以自已為一世。以後則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詎至二世而亡。㉔大者王。小者侯。㉕二山在山東境。㉖高帝六年。為荊國十年。更名吳。㉗水涯。㉘廬山。在江西。衡山。在湖南。㉙水北曰陽。言循漢水而往也。㉚極也。㉛北東南也。㉜不循法也。㉝即文帝。㉞乖異也。㉟名。偃。臨淄人。說武帝。令諸侯推恩封子弟。㊱武帝時。衡山王賜。淮南王安。謀反不成。自殺。㊲仕於諸侯者。㊳封諸侯。疆其限。謂之附益。㊴哀帝。平帝。㊵成哀。平。皆早崩無嗣。㊶東西階也。㊷莽遣五威將帥。班符令於天下。五威者。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五帥。衣冠軍服。駕馬。各如其方色數。㊸頓首也。㊹首至地也。㊺璽之組也。

〔諸家集評〕姚氏曰太史公年表序託意高妙筆勢雄遠有包舉天下之概孟堅此文多因太史公語議論尤密而文體則已入卑近范蔚宗以下史家率擬仿之

張廉卿曰縝密成東京風氣奇雄跌宕不如史公而端重凝厚其味醞醞而深孟堅所長亦千古無兩

卷七 序跋類二

韓退之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釋義〕●〔儀禮〕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爲今文。古文。則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者。每篇字句多同。一篇中前後亦多同。記憶不易。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風味與史記表序略同。而格調微別。

韓退之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

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釋義】①紛亂繁雜也。②缺點也。

【諸家集評】會稽生曰：此與讀鶻冠子讀儀禮讀墨子四篇矜慎之至一字不苟文氣類史公年表序。

張廉脚曰：卓識偉論。上下千古。其文勢甚雄闊。而以盤勁之致行之。彌覺聲光鬱然。又曰：此文雖爲讀荀子作。然直是自持己意論孟荀揚三家耳。其中實主秩然不亂。

韓退之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於是盛山十二詩大行於時。韋侯俾余題其首。

〔註音〕①〔霽〕力救切〔韻〕五換切〔胸〕音蠢〔認〕音聞

〔釋義〕①〔唐書〕韋處厚字德載京兆人元和時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爲開州刺史穆宗召入翰林爲侍讀學士改中書舍人侍講如故處厚有感山詩十二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四梅溪五旒盃集六盤石磴七桃塢八竹崑九琵琶臺十胡盧沼十一繡衣石榻十二上土瓶泉②掌考文武百官功過之績處厚官考功員外郎③今四川開縣④屋水溜也⑤〔編典〕開州漢胸認地⑥堂侍進奏參議表章等事

韓退之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揚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豪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註音〕〔要〕平聲〔豪〕同毫〔屬〕音燭

〔釋義〕①指幕僚也②唐宋置左右僕射爲宰相之任掌佐天子議大政者也③荆南節度使④卽荆南夔忠萬澧朗岳峽紅陵九郡⑤侍人天子之官⑥湖南觀察使⑦韋帶布衣之貧士也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雋永

劉海峯曰立言甚簡而雄直之氣鬱勃行間

韓退之上巳日燕大學聽彈琴詩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安居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於是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大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尊俎既陳。肴羞惟時。醴粢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坐於尊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廣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嘆。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註音〕〔醴〕阻限切〔粢〕音賈〔與與〕音余〔雩〕音于

〔釋義〕①〔舊唐書〕德宗貞元四年。詔正月晦日。二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令百僚選勝地爲樂。五年。詔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②古典樂之官。③所掌同司業。④醴。爵也。粢。王爵。⑤褒。大裾也。⑥威儀適中貌。⑦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我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⑧孔子學琴於師襄。有曲曰文王操。⑨舞雩。祭天禱用之處也。會點言志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事詳論語。⑩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爲生。及庶人子爲俊士生者。⑪今河北昌黎縣。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風雅。

劉海峯曰。韓公文往往從頭直下。其氣甚雄。此篇運辭典雅雍容。其風肆好而雄暢之氣自在。又曰。句腳多用平聲尤奇。

會蘇生曰。和雅淵懿。東京遺調。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_二張籍_三閱家中舊書。得李翰_四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_六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蚘_七蟥_八蠆_九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

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州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_二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_四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_{一五}。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_{二六}中過泗州_{一七}。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入。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_{一八}中。於和州_{一九}烏江縣_{二〇}。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_{三一}。縣尉_{三二}。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

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註音】(蚍)頻脂切(蟬)音停

【釋義】①憲宗年號。②今之蘇州。③字文昌。烏江人。第進士。韓愈薦爲國子博士。④贊皇人。官左補闕翰林學士。巡死節。翰傳功狀表上之肅宗。⑤杭州鹽官人。爲睢陽太守。⑥巡之裨將。強毅奮戰。⑦巡殺愛妾以享士。遠亦殺其奴。⑧大蟻也。⑨今河南開封縣。⑩今江蘇銅山縣。⑪廟在睢陽。祀巡遠。⑫魏州頓邱人。巡被圍。命霽雲求救於賀蘭。引精騎三十人突圍而出。⑬賀蘭進明。時在臨淮。擁兵不救。⑭今河南商邱縣。⑮塔也。⑯德宗年號。⑰今安徽泗縣。⑱代宗年號。⑲今之安徽和縣。⑳今改爲和縣之一市鎮。在和縣東北。西楚霸王廟在也。全市約千餘戶。㉑今安徽宿縣。㉒縣佐。㉓旋。便也。㉔泰然貌。㉕今安徽亳縣。㉖在今河南商邱縣南。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通篇句字氣皆太史公體。非昌黎本色。

方望溪曰。退之敘事。文不學史記。而生氣奮動。處不覺與之相近。又曰。前三段乃議論。不得日記張中丞遺事。後二段乃敘事。不得日記張中丞傳。故標以張中丞傳。敘又曰。截然五段。不用鈎連。而神氣流注。章法渾成。惟疑之有此。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會子老而死。是書記會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會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會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會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間。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會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會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三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四。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五。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獨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巖而立之。

【釋義】①會子弟子。②感嘆辭。③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書】天之曆數在汝躬。④湯名。⑤天吏。奉行天命之人。⑥乾涸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標然若秋雲之遠，可望而不可即。又曰：觀此二篇，可知古人讀書必洞見垣一方人而後的然無疑。不如此，則朱子所謂以意包籠，如從數里外望見城郭，輒云：「我已知此地者。」又曰：子厚論官後始知慕效退之文，而此二篇意緒風規，則退之所未嘗有。乃苦心深造，忽然而得此境，惜其年不永，此類竟不多得也。又曰：此二篇幾可與退之並驅爭先。又曰：如出自宋以後人，即所見到此文境，亦不能如此精深曠邈。

柳子厚辨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渚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邀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僞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揚朱力命，疑其揚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

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註音〕〔繩〕音須〔狙〕莊助切〔滑〕音省

〔釋義〕①列子書名。戰國時列禦寇作。②名蘭。③春秋時鄭人。④名駘。魯公弟。⑤名類。⑥鄭國宰相。⑦名驪。

⑧簡公子。⑨名取。⑩列侯弟。⑪字子孝。平陵人。⑫〔列子〕賦。作革。見湯問篇。⑬宋人。愛養狙。故號狙公。⑭人名。魯

養鬪雞。⑮神巫名。⑯均〔列子〕篇名。⑰魏公子。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古雅澹蕩又曰朱子云列子語佛氏多用之列子語溫醇莊子全用之又變得峻奇

子厚稱其實厚少偽作爲莊周放依其辭皆古人讀書有特識處

張廉卿曰史公論贊用意反側蕩漾尺幅具尋丈之勢惟孫吳白起魏其傳另是一體子厚辨諸子文從此出

又曰柳州辨諸子極峻與退之不相上下韓柳之峻時時提起直接直轉具鐘錘如高山深谷可尋階級而上半

山之峻破空而來意取直上斗然險絕如峭壁懸崖故文境較瘦削而氣味之厚則遜

柳子厚辨文字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註音〕〔駁〕同駁〔剽〕匹妙切〔嶢〕音堯

〔釋義〕①老子弟子。著書十二篇。②孟子。③管子。④却也。⑤高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意致妙遠在筆墨之外

柳子厚辨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猖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釋義】●姓王。名詡。戰國時人。●同辰。狼也。●葆與寶通。●一曰衆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使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同陝。險也。●葆類性狡猾。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破空而遊。邈然難攀。

柳子厚辨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神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釋義】①齊晏嬰所著凡八篇。②齊景公問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對曰：昔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而揭其布，彼黃布，故水亦烝棗，故華而不實。③人名，景公欲殺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子，晏子請以二桃賜三人，使之計功而食，三人因爭功自殺，所謂二桃殺三士，古冶子亦被殺之一也。④劉向之子，字子駿。⑤卽班固，字孟堅，著漢書。

柳子厚辨鶡冠子

余讀賈誼鶡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鶡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鶡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註音】（鶡）音服（鶡）音烏

【釋義】①鶡，似鶡不祥之鳥也。有鶡飛入賈生舍，楚人名鶡曰服，誼因作賦。②楚人居於深山，以鶡羽爲冠，號曰鶡冠子。鶡鳥似雉，色黃黑。

柳子厚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

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註音】(斷)音銀(坻)音池(鑿)音途(漱)音瘦

【釋義】① 瀟水支流。② 在今湖南道縣北。下流入湘。③ 唐憲宗朝。宗元貶永州司馬。④ 被降職及遣戍者皆曰謫。⑤ 爭辨也。⑥ 水中之高地。⑦ 衛大夫。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⑧ 「論語」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⑨ 水之清徹晶瑩。無所不照。⑩ 元氣未分貌。⑪ 聽之不聞曰希。視之不見曰夷。【諸家集評】茅鹿門曰。子厚集中最佳處。又曰。古來無此調。陡然創爲之。指次如畫。

卷八 序跋類三

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_二之學興焉。其後傳注_三箋解_四義疏_五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_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紕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_三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_三。離騷_四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_五七略_七。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

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狠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釋義〕
①唐書有二。新唐書。修所撰也。舊唐書。石晉劉昫所撰也。此則新唐書藝文志之序也。
②章節句讀。傳者。傳授師說而發明也。
③注。以傳釋經也。
④箋。古人記其事。以竹編次爲之。
⑤猶釋也。
⑥義。釋明其義。
⑦疏。疏通其義。
⑧天皇。地皇。人皇。
⑨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⑩齊人。
⑪韓大夫。
⑫煥。滅也。周平東還。號令不行。王姪滅。而詩無。
⑬屈原所作。
⑭見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⑮漢書藝文志序。
⑯六藝爲九種。
⑰書篇名。劉歆總羣書爲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伎略。
⑱唐玄宗年號。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敘事中帶感慨悲瑀。以發議論。其機軸本史遷來。方望溪曰。求其承接變換。渾然無迹。始知其筆妙而法精。

歐陽永叔五代史職方考序

嗚呼。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暨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于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與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陵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

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唯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昫。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疆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賞置而復

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族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變遷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云爾

〔釋義〕①梁唐晉漢周爲五代②新修五代史較舊五代史文少而事詳③郡縣卽府縣秦廢封建分海內爲三十六郡④唐太宗分國內爲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等十道⑤唐制武官鎮守邊要而帶使持節者曰節度使⑥僖宗⑦昭宗⑧朱全忠篡唐國號梁⑨楊行密據淮南爲吳王⑩錢鏐據浙東南爲吳越王⑪高季興領荆歸峽三州梁以爲荆南節度使⑫馬殷據湖南北爲楚王⑬王審知代其兄潮據福建爲閩王⑭劉龔繼其兄隱據嶺南稱漢帝是爲南漢⑮李茂貞據鳳翔爲岐王⑯王建據兩川爲蜀王⑰劉守光囚其父仁恭據幽州梁太祖以守光爲燕王⑱李克用據河東爲晉王⑲名存勳⑳今山西代縣㉑幽州今河北薊縣㉒滄州今河北滄縣㉓梁今河南開封縣㉔魏今河北大名縣㉕博今山東聊城縣㉖莊宗年號㉗今甘肅天水縣㉘今陝西鳳縣㉙今甘肅武都縣㉚今甘肅成縣㉛今熱河凌源縣㉜今河北盧龍縣㉝東胡遺種在黃河北㉞石敬瑭卽後晉高祖㉟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寰應朔蔚今察哈爾東南部河北東北部山西代縣等地㊱今甘肅金縣㊲劉知遠卽後漢高祖㊳名承祐知遠子㊴郭威卽後周太祖㊵卽劉崇知遠弟㊶名榮姓柴氏郭威之養子㊷今河北河間縣㊸今河北任邱縣㊹今江蘇安徽大江以北及河南橫川縣湖北黃岡縣等地㊺今四川建寧縣㊻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㊼劉隱南海人封南海王㊽十州卽兗汾嵐石遼沁沂代麟憲在今山西省中部劉崇據此稱漢帝史謂之東漢㊾高季興封爲南平王㊿蠻夷內屬列置州縣或臣或叛經制不常其隸於河北隴右劍南江南嶺南党項州者均號爲羈縻云①周禮有職方之官掌天下之地圖四方之職貢②山水地理所產之物及其地之人口多寡皆載於職方氏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數十年之間易世者五其所當州郡分割畫次如掌方望溪曰其機軸明學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特氣韻古厚不及耳鹿門乃謂大史公所欲爲而不能諫矣

歐陽永叔五代史一行傳敘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

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註音】（獵）於倫切

【釋義】①見「易乾卦」。②麋。獸類。似鹿而大。③字雲叟。滑州白馬人。入山爲道士。晉高祖時。屢徵不起。號逍

遙先生。④燕人。亦道士。⑤青州臨淄人。爲晉宗正丞。後晉政日壞。昂上疏諫。不聽。遂稱疾歸。⑥晉出帝北征。軍士因在京師縱火。福贊身自救火。而亂者不得殺。福贊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不宜以小故搖人心。因匿其

事。後爲人誣與亂者同謀。下獄死。終不自辨。①深州人。六世同居。所居號爲孝義鄉。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慨歎淋漓。風神蕭曠。

歐陽永叔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流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藉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掉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釋義】①帷。門幕也。②闕。門屏也。③持也。④名。與崔胤謀誅宦官。其後朱胤盡殺宦官。昭宗亦爲朱胤所弑。【諸家集評】張廉卿曰。學韓公文。得其剗刻。空峻。與明允爲近。

歐陽永叔五代史伶官傳敘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釋義】①姓李。名存勳。後被伶人郭從謙所弑。②名克用。存勳父。③罕也。④縛也。⑤繩索也。⑥以匣藏之。⑦李嗣源兵至京師。莊宗東幸汴。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跌宕風神。絕似史遷。

大姚曰晁公武論吳鎮五代史纂誤云通鑑考異證歐陽史差誤如莊宗還三矢之類甚衆今鎮書皆不及特證其字之脫錯而已余檢通鑑考異無其文蓋考異有全書而今附註於通鑑下者或芟略之也按劉仁恭父子未嘗事梁又克用爲燕攻潞州以解梁圍迄守光之立克用之卒未有交兵事又契丹傳云晉王愷契丹之附梁臨卒以一箭授莊宗期必滅契丹則云滅燕還矢事虛也想考異不過有疑於此然公云世言想別有本又不載之傳記而虛寄之於論以致概又何害也

張廉卿曰敘事華嚴處得自史記子固介甫所稱

歐陽永叔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探者腰纏_三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鮑鮫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_五而後進。其崕崩窟塞。則途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_六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鄉嶧_二。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崕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

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其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已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三。名山大澤。窮岬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註音】(櫃)古桓切(簞)音鉤(錄)音候(屨)音亦

【釋義】①山名在新疆南境及青海西藏間。②今蒙古戈壁沙漠是。③大繩。④鯨魚中之大者。⑤以籠覆火。⑥乾糧。⑦珠不圓者。⑧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⑨孔子遠祖。正考父之鼎。⑩即周宣王石鼓。⑪即泰山。有秦李斯刻石。⑫即嶧山。在山東嶧山縣。有刻石。⑬今浙江紹興縣。⑭表與碑雙立皆曰桓。⑮常器。⑯器上警戒之文。⑰皆題表之文。⑱古代科斗文字。⑲周大史籀作。即大篆。⑳秦相李斯作。即小篆。㉑漢蔡琰以八分寫隸。曰八分書。㉒隸書。㉓冀充。青。徐。荆。揚。豫。梁。雍。是也。

【諸家集評】大姚曰。公嘗自跋此序。謂謝希深善評文章。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伸紙疾讀。便得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有所稱。皆非予所自得。此序之作。惜無謝尹知音。云云。余謂公此文。前幅近於瑰放。莽蒼。故自惠耳。要之。公筆力有近弱處。故於所當踟躕。回斡。處終未快意。

吳氏曰。朱子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蹟云。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文忠公始。

歐陽永叔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或章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

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註音〕（揜）與掩同（擣）低激切

〔釋義〕①名舜欽。開封人。②官名。三公之一。位次大師。③名衍。④韓愈。⑤李翱。⑥唐憲宗年號。⑦仁宗年號。⑧擣。挑也。裂。碎也。卽使之細碎也。⑨名舜元。⑩名修。字伯長。鄭州人。以古文稱。舜欽兄弟。常從之遊。爲潁川文學參軍。⑪大都督府中官。

〔諸家集評〕馬小眉曰宋史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王拱辰諷其儻勃之兩人既竄同座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爲政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范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增也故因是傾之拱辰會力爭保甲惜此舉不免爲僉王耳

劉海峯曰沈著痛快足爲子美舒其憤懣

歐陽永叔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

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游。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嘆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尙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墳。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游。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釋義〕
①名休復。②卽墓誌文。③均宋仁宗年號。④名侏。工古文春秋。⑤姓梅。名堯臣。著有宛陵集。⑥今之河南陳留縣。⑦今安徽大江以北。及河南橫川縣。湖北黃岡縣等地。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江鄰幾文今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祇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歎可見

劉梅峯曰情韻之美歐公獨擅千古而此篇尤勝

歐陽永叔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游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善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游。居相國浮屠。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游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咎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參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譎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耶。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

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見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膽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釋義】①姓石。名延年。宋城人。爲文而詩尤工。②同浮屠。僧也。寺塔亦曰浮屠。③王者之堂。④集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兩釋集序俱以曼卿相經緯此篇雖不及秘演之煙波而忽起忽落自有奇氣

歐陽永叔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常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圖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圖。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二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

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祛其豪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峴岬嶧^三江濤^三洶涌^三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註音】(鄭)音運(岬)渠勿切(嶧)音律(涌)同湧

【釋義】①今山東濟南。②今山東鄆城縣地。③崇高峻險貌。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多慷慨嗚咽之音命意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

方望溪曰古之能於文事者必絕依傍韓子贈浮屠文暢序以儒者之道開上人序以草書起義而亦微寓鍼石之意若更襲之覽者惟恐臥矣故歐公別出義意而以交情離合纒絡其間所謂各據勝地也

劉海峯曰歐公詩文集序當以秘演江鄰幾爲第一而惟儼蘇子美次之

張康卿曰惟儼集序純以轉掉作起落之勢是極意學退之文字而未極自然神妙之境秘演集序直起直落直轉直接具無窮變化純是樞氣內轉可與子長諸表序參看

卷九 序跋類四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

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註音〕(熹)音息

〔釋義〕●漢之宗室。字子政。楚元王之四世孫。宣帝時爲諫大夫。元帝時爲中壘校尉。所著書有供範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等。●宋王堯臣等撰。●秦始皇之相。二世時腰斬咸陽市。●後漢人。

〔諸家集評〕呂東萊曰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蘊鋒不露

王攬若曰何等謹嚴而雍容敦博之氣宛然又曰此序與新序序相類而此篇爲英爽軼宕

方望溪曰南豐之文長於道古故序古書尤佳而此篇及列女傳新序目錄序尤勝序古明潔所以能與歐王並驅而爭先於蘇氏也

曾子固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二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

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者。蠶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今尙在也。由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

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諄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註音】(衷)中去聲

【釋義】①卽堯舜。②卽夏禹。商湯。周武是也。③言不能趨於一致也。④折斷也。衷當也。

【諸家集評】王遵岩曰。商豐文字。於原本經訓處。多用董仲舒劉向也。

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敍列女傳凡八篇。專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敍。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

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琕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

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註音〕〔荀〕音衡〔璫〕音黃〔班〕音居〔稱〕音瑪〔置〕音嗟〔鄉〕同向〔榮〕音浮〔莒〕音以

〔釋義〕①唐長孫無忌等撰。②東漢才女。超妹。適曹世叔。夫亡。和帝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曹大姑。作女誡七章。③列女傳後之贊頌也。④宋仁宗年號。⑤字子容。⑥向子。⑦即漢書藝文志。⑧名驚。⑨文王之母。⑩佩玉也。⑪詩周南篇名。〔詩序〕后妃之德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棄之心焉。⑫即周南召南。〔詩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鶴巢鸛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⑬即殷王紂也。嬖妲己。暴虐無道。爲炮烙之刑。剖比干之心。武王與師伐之。紂自殺。⑭〔詩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⑮詩周南篇名。〔詩序〕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而賢人衆多也。⑯詩周南篇名。⑰詩邶風篇名。〔詩序〕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而列女傳以我心匪石四句。爲衛寡夫人之詩。⑱詩王風篇名。〔詩序〕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而列女傳以穀則異室四句。爲息夫人之詩。⑲詩邶風篇名。〔詩序〕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列女傳〕黎莊夫人。衛侯之女。既往而不同欲。未嘗得見。其傅母憐其失意。謂夫人曰。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吾何可以難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躬。胡爲乎中路。路。詩作露。

〔諸家集評〕王遵若曰。宋人敘古人集及古人所著書。往往有此家數。然多以考訂次第爲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論。論以成其篇也。

劉海峯曰。子政胎教之言。已足千古。子固更進一層。歸之身化。深入理奧。而文亦粲然成章。

會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

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願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註音〕〔恬〕音甜

〔釋義〕①字偉長。三國魏北海人。仕爲司空軍謀祭酒。祿屬五官將文學。著中論。辭義典雅。爲時所稱。②宋翰林之稱。館者。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也。閣者。秘閣及龍圖天章等閣。俱藏書籍之所。③書名。記唐太宗時事。④爲陳壽所撰。⑤卽曹丕。⑥今山東益都縣東。⑦許由隱處。在今河南登封縣。⑧卽曹操。⑨官名。上艾縣。近并陘關。

曾子固范貫之奏議集序

尙書戶部郎中^二直龍圖閣^三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四集爲十

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奏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袤九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銘云。

〔註音〕（掖）同腋（肅）音磨（裏）音斜（雖）呼維切

〔釋義〕①名師道。仲淹仲兄子。②戶部。隸尚書省。戶部郎中。分左右曹。掌戶口平準等事。③掌校勘典籍等事。隸秘書省。④字延祖。熙寧進士。官至秘書丞。⑤宋仁宗年號。⑥宮中旁舍也。⑦名積。⑧百姓也。⑨不正也。⑩自用也。⑪資政殿。在龍圖閣之東。隸翰林學士院。掌制誥詔令撰述等事。⑫字闕損。西安人。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號鐵面御史。使成都還。以琴鶴自隨。人稱其清德。

〔諸家集評〕王遵岩曰沈著頓挫光采自露且序人奏議發明直氣切諫而能形容聖朝之氣象治世之精華真大家數手段如蘇公序田錫奏議亦有此意然其文詞過於俊爽而氣輕味促

劉海峯曰子固集序當以此篇爲第一其妙則王遵岩所論盡之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仙鳧羽翼者二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

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黜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諱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會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

孫鞏也。

〔註音〕(韻)音祖(韻)音語(權)音覺(韻)下革切

〔釋義〕①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樂府之名始此。其後朝廟所用樂章。皆謂之樂府。又其後歌曲皆稱樂府。如漢高祖之大風歌。項羽之垓下歌。其他如饒歌鼓吹。凡被于管絃者。皆以樂府名之。②名匡胤。③名夙。④光祿寺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祭祀朝會宴饗等事。少卿爲之貳。丞參領之。⑤今浙江紹興縣。⑥官名。⑦今浙江及江蘇丹徒縣以東。⑧掌一路財賦。⑨名恆。⑩掌制誥詔令撰述之事。⑪卽西夏言天書降下事。⑫真宗封泰山。祭后土於汾陰。汾陰在今山西樂河縣。⑬今河南開封信陽等地。及湖北北境。⑭官名。通管鹽鐵度支戶口。⑮今江西廬陵縣。⑯今江西西南豐縣。

〔諸家集評〕王蘧若曰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

茅順甫曰子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渾雄

劉梅峯曰稱述先人之起諫而反復致慨於當時朝臣之齟齬及天子優容之盛德渾然磅礴

曾子固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尙書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祕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敘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寢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

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沉論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予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祝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註音〕(慶)音侵

〔釋義〕①名簿。臨安人。明逸從子。居官廉靜。爲人情謹寡過。人稱長者。②今浙江金華縣。③宋神宗年號。④宋制。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皆隸尚書省。司封員外郎。屬於吏部。掌官封敘贈承襲事。⑤秘閣。在崇文院中。端拱二年建。校理官名。⑥卽史館。昭文館。集賢院。⑦〔易泰卦〕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言用一賢。而衆賢並進也。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文之典刑雍容雅頌

劉海峯曰子固贈送之序當以此爲第一。敷陳暢足而藹然溫厚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

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依據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

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四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會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註音】（藁）音高

【釋義】①名徵。字玄成。曲城人。以善諫著名。官至太子太師。論文貞。②遼東。今遼寧東南境。太宗征高麗。無功。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③春秋書法。爲尊者親者賢者而有所諱。④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明經學。歷成哀平三朝。爲御史大夫。爲人謹默。時有所言。輒削草稿。以爲彰主之過。人臣大罪。

【諸家集評】姚氏曰。其言深切。足以感動人主。又繁複曲盡。而不厭此自爲傑作。顯甫愛之非過也。

卷十 序跋類五

蘇明允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諱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諱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盡情。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得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途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

能彼獨何心。

【壽義】①帝顓頊國於高陽。故號高陽氏。卽今河南高陽縣。是爲蘇氏之始。②唐中宗年號。③趙州人。武后時相。④今四川眉山縣。⑤生麻布製。旁及下邊不緝者。爲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⑥五服之一。細麻布製。喪服輕者用之。三月而除。

蘇明允族譜後錄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爲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惠連。爲參胡。次曰錢。爲彭祖。次曰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曰季連。爲牟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後爲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爲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

孫遂家於趙州三三。其後至唐武后三三之世。有味道焉。味道聖曆三四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三六。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三六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

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會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會祖者。會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註音】〔錢〕音箋〔非〕音弭〔禰〕尼里切

【釋義】①卽卷章。②姬姑。名矣。受封於辛。故曰高辛。③官名。掌祭火星。行火政。④帝嚳命曰祝融。⑤共工作亂。帝嚳命重黎治之而不盡。乃誅重黎。以其弟吳回爲火正。⑥周程伯休甫爲重黎之後。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⑦已姓。封於昆吾。昆吾。在今河北開縣。⑧封於參胡。無後。⑨老彭姓。名鏗。封於大彭。卽彭城。今江蘇銅山縣。

⑤ 邳姓。⑥ 卽鄆國。在河南新鄭縣。⑦ 卽邾國。楚滅邾。遷於江夏。在今湖北黃岡縣。⑧ 爲楚之先。⑨ 爲武王司寇。封蘇國。⑩ 今河南洛陽縣。⑪ 今河南汲縣等地。⑫ 杜陵人。以校尉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⑬ 在長安南五十里。⑭ 名徹。⑮ 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⑯ 漢杜陵人。字子卿。使匈奴。被留十九年。不屈。後亡歸。⑰ 爲騎都尉。⑱ 掌御乘輿車。⑲ 平陵人。字桓公。永平中擊匈奴有功。封中陵鄉侯。⑳ 今河南南陽縣。㉑ 一郡之長。㉒ 字孺文。純孫。此作純子諱。㉓ 名保。㉔ 今河北冀縣。㉕ 一州之長。㉖ 今山西太原縣。㉗ 今河北趙縣。㉘ 名嬰。高宗后。㉙ 唐武后年號。㉚ 武后改中書省曰鳳閣。中書令鳳閣侍郎。卽中書省侍郎。參議朝廷大政。㉛ 今四川成都縣。㉜ 卽別駕。刺史之佐吏。㉝ 今陝西長安縣。㉞ 廟序也。一世昭。二世穆。㉟ 洵父。㊱ 洵兄。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老蘇集中最近古之文膚學不能識也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彊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察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

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尙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殄敵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眞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官邸。官吏冗積。員盜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彊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

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兇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施。雖無漢晉疆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樁之實。三三*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註音】(瓊)音鑽(帷)余達切(甍)烏角切(內)同納(瓌)癡林切(物)音刃(椿)株江切

【釋義】①宋哲宗年號。②漢沛人。佐高祖定天下。封鄼侯。③漢魯國人。字少卿。漢宣帝時相。④雲中。即今綏遠。托克托縣。在今河北蔚縣東北。⑤官名。⑥字弘憲。官翰林學士。擢中書侍郎。⑦長洲人。字謂之。更字公言。⑧真

宗年號。●英宗年號。●司徒。●神宗年號。●向太后及哲宗。●卽宋太祖。●珍寶也。●庫名。●今山西太原縣。●國名。東胡種。●真宗年號。●亳州老君廟。在今安徽亳縣。真宗謁老子於太清宮。●皆宮名。真宗建。●真宗劉后。●仁宗寶元元年。趙元昊稱帝於夏州。在今陝西橫山縣西。●滿也。●名曠。●卽神宗名項。●青苗。謂青苗在田官預出錢以貸民。使之出息。助役。使民出錢募民充役。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輸錢。名助役錢。●市易。凡貨之滯者。以官錢平其價市之。民有市於官者。則度其財產爲抵當所貸之錢。責期使償。鹽鐵。蔡民鑄鐵器。煮鹽。●今安南交州地。●西夏本姓。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子孫繼之。●姓司馬。名炎。字安世。受魏禪。卽帝位。●吳主孫皓。蜀主劉禪。●免。西戎。胡。北狄。●猶言分列其事。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子由亦不善爲序因此篇與民賦序有關國計存之

蘇子由民賦序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旣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駟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

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一四}。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奸。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流風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一五}。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一六}。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一七}。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一八}。況之記皇祐^{一九}。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二〇}。薛向^{二一}。孫琳始議方田。量步^{二二}。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二三}。崇告許。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二四}。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

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三五}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二七}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鬻坊場^{二六}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呵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數寬剩^{二八}之積。而民始困躓^{二九}。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能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

焉。

〔註音〕(黽)音壯(俸)音卓(晦)同畝(贖)音致

〔釋義〕①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都保有正副。爲保丁者。許自置弓箭。共習武藝。②男就女婚。③天子也。④作要解。⑤保甲養馬。官與其價。令自市。⑥治馬病者。⑦掌財幣之官。⑧猶言國中。所出也。如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綿葛。則以綿葛償。⑨明貌。⑩大也。⑪一成之田爲九萬畝。而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⑫食祿主祭之人。⑬舊粟。⑭豐年也。⑮每人所應得者爲口分。一家所世傳者爲永業。其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以十之二爲永業。八爲口分。⑯楊炎相德宗。承大弊後。立兩稅法。秋夏兩次輸入。⑰十六爲中。二十爲丁。⑱其先冀州信都人。字元均。⑲仁宗年號。⑳字師正。㉑六尺爲步。百步爲晦。㉒字吉甫。泉州晉江人。㉓官司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不許隱匿。令民書之於狀。以呈於縣。由是定其物產之高下。而課以當輸之錢。㉔字獻甫。江寧人。㉕萬年人。開元中爲監察御史。獻策請括天下游戶。羨田以佐軍需。由是擢爲觀田勸農使。諸道得客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緡。㉖唐玄宗年號。㉗官役也。宋以里正鄉戶爲之。主典府庫。輦運官物。往往破產。㉘官產之場所。㉙張也。㉚於免役錢之外。又增二分。以備水旱欠闕。

〔諸家集評〕唐荆川曰。平正通達。不求爲奇。而勢如長江大河。是小蘇之所長也。

王介甫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

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王者立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塵塵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註音】(馮)同(塵)無匪切音尾

【釋義】①周公居攝後作而未及實行者。秦火後漢河間獻王得諸山岩屋壁中。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②周公居攝以後所作。擬周室之官制。故稱周官。③勉也。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荆公所自喜在讀周禮。而其相業所由。自誤處亦在周禮。方望溪曰。觀篇中云云。可規介甫於周官。僅見其粗迹。而於聖人運用天理。不忍一民一物。不得其情之本原。概乎其未有得也。故見諸行事。皆與周公之意。謬戾。而其文實情。深高雅宜。分別求之。又曰。鹿門語確評。

王介甫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二*}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

祗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註音】(男)音方(眇)音藐

【釋義】①神宗卽位。召安石爲翰林學士兼侍講。二年。遂參知政事。此尙書。乃書名。②安石子。字元儻。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尋遷龍圖閣直學士。早卒。③頒行也。④縱肆也。言不可限量也。⑤深矣也。⑥精微也。

【諸家集評】吳至父曰高簡

王介甫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二。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三。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四。外行恂達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六。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七。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願臣等所聞。如燭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八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九。鑽一〇其章一一。鑽一二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註音】(桐) 禿翁切(恂) 音荀(櫛) 音辭(械) 音域(追) 對回切(續) 作管切
 【釋義】①姓端木。字子貢。②姓卜。字子夏。③混混。猶茫茫。紛紛。亂貌。④恂。痛也。⑤信也。⑥行也。⑦繼續也。⑧光明也。⑨發發然小火也。⑩代承其缺也。⑪「大雅」篇名。械。一名檠。檠。相撲屬而叢生者。按檠屬。附着堅固也。作人。言文王之培養人才。⑫即械。檠。未章語。見「詩大雅」。追。離也。言雕琢之使成文。喻文王之政。⑬繼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三經義序指意雖未能盡應於義理而辭氣芳潔風味逸然於歐會蘇氏諸家外別開戶牖

王介甫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鳥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註音】(鳥) 音昔(牴) 都禮切(牾) 讀作忤

【釋義】①往來奔走也。②將。大也。【論語】固天縱之將聖。③光耀流行貌。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荆公短文文字轉折有絕似太史公處

劉海峯曰：簡老嚴重

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疆。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釋義】①戰國時。齊公子田文。性好客。封于薛。號孟嘗君。②孟嘗君嘗秦。秦昭王欲殺之。求幸姬解脫。姬欲得狐白裘。時裘已獻昭王。客有能爲狗盜者。乃竊以獻幸姬。既去秦。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時未至。客有能爲雞鳴者。而雞盡鳴。乃得出。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寥寥數言。而文勢如懸崖斷壑。於此見介甫筆力。

王介甫讀刺客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註音】(倍)同背(聶)尼輒切(參)音宦

【釋義】①莊公時魯將與齊戰三敗北。公懼。獻地以和。及與齊會於柯而盟。沫以匕首劫桓公。桓乃許盡歸魯侵地。②卽荀孫。③晉人。趙魏韓滅智氏。讓變姓名。漆身吞炭。謀報仇。屢刺趙襄子未成。嘗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後爲襄子所獲。自殺。④戰國軹人。嚴仲子與韓相浹。有隙。使政刺浹。政以母在不許。母死。爲仲子刺殺浹。遂死。⑤戰國衛人。爲燕太子丹客。獻樊於期首及燕地圖於秦。以匕首擿秦王不中。爲秦所殺。

【諸家集評】吳氏曰：大家作文必有自己在，決不苟作。

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釋義】①廣川人，名仲舒，漢武帝時爲江都相。②黜性嗜鯁，仕不得顯官，絕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逢吉詭不校，黜懼，遂移病。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看王文公文字，須識他筆力天縱處。

王介甫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榘楠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趾。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弟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榘楠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所鑿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續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註音】（翬）音輝（榘）便平聲（籟）音癡（魑）音痴（魍）音止（鑿）土銜切（續）音續
 【釋義】①指臨川。②雉羽。③皆南方大木。④竹之可爲箭者。⑤山林怪物。⑥基地也。⑦猶言鄉里。⑧銳器。⑨五色彩畫。

【諸家集評】劉梅峯曰：興致亦自淋漓。

歸熙甫汧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於海。故天目於浙江之山最高。然僅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

塢五而山唯黃山六為大。大鄣山七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嶺八漸溪九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一〇合。為新安江。過嚴陵灘一一入於錢塘。而汊川之水亦會於率口。汊川者。合琅嶺之水。流岐陽山一二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汊。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之亂。都使程宏一三集眾為保。營於其外。子孫遂居之。新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一四。而都使實始居汊口。其顯者。為宋端明殿學士一五。而若庸一六師事饒仲元一七。其後吳幼清一八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為徽庵先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為汊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邱陵墳墓。汝玉之所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於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尙猶恨紀載之軼。汊口一鄉。汝玉之能為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於世。其可少乎哉。

【註音】(汊)差亞切(鄣)音章(嶺)音必

【釋義】①即歸有光。明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諸書。晚成進士。為南京太僕寺丞。留掌內閣制敕房。修世宗實錄。卒於官。著有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②地名。在今安徽休寧縣。③即山海經所謂浮玉山。浮玉山在浙江臨安縣西北五十里。與於潛縣及安吉縣接界。④今安徽歙縣。築土為堡。藉以守衛者。⑤原名黟山。在安徽歙縣。⑥在安徽績溪縣。一名三王山。即三天子鄣山。⑦一名浙源山。在婺源縣。浙江發源於此。會歙縣績溪縣之水。以入錢塘江。⑧一名浙溪。又名漸江。在安徽休寧縣。⑨並在休寧縣率山。一名張公山。⑩一名揚之水。亦曰徽溪。源出績溪縣龍巖山。流入歙縣。⑪一名微港。一名青溪。源出安徽。流入浙江淳安縣。⑫模嚴光垂釣之處。在桐廬縣。⑬一名紫雲溪。在休寧縣。⑭瓊水。即瓊瓊水。源出白際山。瓊水。即瓊源水。亦曰方源水。源出方源山。俱在休寧縣境。⑮一名旂山。在休寧縣南。⑯唐僖宗年號。時有黃巢作亂。⑰葛姓統譜。云作慶。休寧

出方源山。俱在休寧縣境。⑮一名旂山。在休寧縣南。⑯唐僖宗年號。時有黃巢作亂。⑰葛姓統譜。云作慶。休寧

人。靈洗十四世孫黃巢之亂。衆推爲將。擊賊有功。官歙州同知兵馬使。名靈洗。字玄傑。歸陳武帝後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封重安縣公。性嚴急。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以此德之。忠壯其諱也。端明殿學士。以翰林侍讀學士爲之。字懷古。宋寧宗時人。字達原。咸淳進士。爲武夷書院山長。名魯。字伯輿。一字仲元。幼從黃幹游。幹甚器之。著有五經講義等書。學者諱文元先生。名魯。撫州崇仁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潛至京師。後以母老辭歸。京山人。後家建昌。名文海。元初。見知於世祖。官至翰林學士承旨。

歸熙甫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文太史既沒。幼于哀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於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註音】(夏)蒲侯切

【釋義】①名獻翼。崑山人。後更名救。嘉靖中國子監生。②名徵明。字徵仲。長洲人。③聚也。④指蘇州也。

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盟饋。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

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忤。而獨以出妻爲醜。閭閻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況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已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衆。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刲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予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

〔註音〕（饋）巨位切（坊）同防（忤）音昨（谿）音奚（刲）音奎

〔釋義〕①卽方祿。清安徽桐城人。官至禮部右侍郎。著有望溪集八卷。②盥。洗面。饋。食也。③禮。送女留其送馬。諱不敢自安。若被出棄。乘之以歸也。三月廟見。夫家遣使返馬。示夫婦之情既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④反戾也。〔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言無空虛以容其私。則返戾共爭也。⑤今江西廣昌縣。⑥割肱肉也。

〔諸家集評〕姚氏曰。議論好而文非高古。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滄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又沉海水之所汨沒。渺爾無垠。天吳睽暘魚鼉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罥奔馳。會不能以自主。故往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檣折。而夢寐爲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沉壑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滴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崕峴當前如翠屏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如佳化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櫚爲之序。

【註音】(繪)烏孔切(壞)音銀(瞭)音閃(賜)音釋(龜)音元(胃)音映(沉)音杭上聲(靈)音楸(瀉)音

玳(莞)音桓(唾)音跌(峴)音擊(彭)音彭(澣)音拜(櫓)之涉切(櫓)音魁
 【釋義】①即大櫓。情安微。桐城人。著有海峯詩文集。②雲起貌。③水伯也。八面。八足。八尾。皆青黃色。④光閃爍也。⑤似龜而大。背上有文似塔。⑥挂也。⑦海氣。⑧開元。天寶。唐玄宗號。⑨字子美。唐襄陽人。有詩聖之稱。⑩高適。岑參。皆唐之詩人。⑪霹靂。⑫水勢凶厲也。⑬草也。可爲席。⑭山高峻貌。⑮名葆光。長洲人。康熙進士。官編修。賜一品服。使琉球。敕封國王。⑯清。聖祖年號。⑰國名。在東海中。今屬日本。

〔諸家集評〕姚氏曰有奇氣實似昌黎而語略繁

劉才甫倪司城詩集序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稿觀之。然則司城之於舉進士。可操券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爲中書。而使蜀矣。其後爲洋與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嘗有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爲藩臬之副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調。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爲邪。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學爲古文。余間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爲善。而未嘗有面諛之言。其刻求於一字一句之間。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留餘地。余少盛氣不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闐。然司城不以余之爭而少爲寬假。余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疵類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見。則每至於爭。而一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益友者如此。而吾特幸與之爲友也。司城抱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爲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游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時人不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雖與

司城同鄉里。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既家居。不相見者常至五六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閱四歲。今春余將之武昌。道過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爲詩。僅千有餘篇。其鏤板三*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余將與四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自發見。不可揜。雖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鏤板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註音】(開)胡貢切(類)音耒(鏤)音籟

【釋義】①今江蘇太倉縣。②名掾。字藻儒。號顯菴。官至文淵閣大學士。③清世宗年號。④明清有內閣中書。及中書科中書。均從七品。⑤均陝西省縣名。⑥清制。知縣上有知府。⑦清制。巡撫之下。有藩臬兩司。藩掌府庫。臬掌刑名。⑧文之病處。⑨卽貴州。⑩卽四川。⑪今湖北武昌縣。⑫刻也。

卷十一 一 奏議類上編一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_四。以至不穀_五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_七。緇布_八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_九。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_三之外。四封_四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葉公子高食田_六。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_七。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_九。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摔一人。以與_三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

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楚使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閔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手。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楚使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楚使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願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楚使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曆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

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四七}拾^{四七}。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註音】(脰)音豆(蕞)音撮(軫)音軫(琴)音份(臙)音隻(蕘)音頰(旄)同耄(歷)音歷(馮)音憑

【釋義】①官名。位次令尹。②楚人。古今人表作鄭敖子華。③名熊商。④名熊賈。⑤天子諱稱。⑥頸也。⑦姓。顧名報於菟。伯比之子也。令尹。官名。⑧黑色。⑨楚左司馬沈尹戌子名諸梁。為縣尹於葉。僭稱公。⑩薄。疑作著。表著。朝臣所立處。言得立於朝也。⑪上柱國。楚官。此言財祿等於柱國也。⑫名勝。太子建子。幼在吳。子西召之還。使為白公。後作亂。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葉公子高討之。白公勝奔山而縊。⑬山名。在今河南葉縣南四十里。跨方城縣境。⑭四境。⑮飲也。⑯畝也。⑰楚地。在今湖北麻城縣。麻城縣東北有柏子山。縣東有舉水。⑱夫卒交戰。⑲楚人。⑳手持髮而投之。㉑助也。㉒在今湖北江陵縣。㉓附也。㉔即申包胥。㉕謂雖死不過一卒耳。㉖擔負也。漢書有贏三日之糧之句。㉗高也。㉘脚掌也。㉙集也。㉚病也。㉛心不快也。㉜昏也。㉝自稱新獲罪之臣也。㉞皆秦大夫。㉟獨水自甘肅成縣東南流。經微縣入陝西略陽界。即今白水江也。敗吳後。子期子。㊱楚地。㊲楚人。㊳宮中。大路。㊴昭王奔隨。生死未卜。故言若有孤。謂必有孤子可立者。㊵楚國典籍名。㊶今湖北雲夢縣等地。舊為雲夢澤。方九百里。跨江南北。㊷山名。㊸倚也。㊹車前橫木。古男子立而乘車。遇所欲則俛而憑式。㊺射也。㊻快。以骨為之。著在右手將指。所以鈎弦。拾。射籥也。著於左臂。以韋為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

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註音】(蝦)音惠(蝦)音鈞

【釋義】①魏人。與蘇秦同師鬼谷子。以連衡之策說六國。始相秦。後相魏。②秦人。周程伯休甫之後。③孝公之子。④河。洛。伊。⑤轅轅山。在今河南鞏縣西南。緱氏山。在今河南偃師縣南。⑥今山西屯留縣。⑦今河南南陽縣。⑧今河南新鄭縣西北。⑨今河南洛陽縣有新城故城。⑩今河南宜陽縣東。⑪東周西周也。⑫禹收九州牧之金。鑄九鼎。圖山川百物之形於上。成湯二十七年。遷九鼎於商邑。周武王二十七年。遷九鼎於濟邑。三代時以爲傳國之重器。⑬謂蜀川也。⑭白也。⑮秦人。⑯以諸侯爲不足畏也。

蘇子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背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鈿。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剛平。衛入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愬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

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也。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

怨而誅不直四九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也五三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五三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五四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五六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五七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五八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五九中人禱祝君鬻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醮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鑿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卒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禱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士功將不釋甲七〇暮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

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并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日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奮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鶻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喜。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

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
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
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
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
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移之。使諸侯
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
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
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
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
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
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
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
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
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
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
建九旒。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
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

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註音】(率)音帥(刺)音貴(鉅)音籤(底)同砥(驚)音務(罷)讀疲(矯)作矯(稽)同蓄(賈)去聲(鈞)同均(醜)音蒲(鑿)音盪(澹)音穿(竟)同境(旂)音由(旗)音餘

【釋義】①蘇秦，字季子，東周雒陽人。師鬼谷子。戰國時之縱橫家。說秦惠王不用，往說燕趙，合六國之縱。同宜重之所在。②劍名。干將吳人。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不成，莫邪斷髮剪爪，投於鑪中，遂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③割也。④箭頭。⑤利也。⑥本衛地。趙築之，以爲邑。⑦以門塞土而守也。⑧亦足而行。⑨武侯擊。⑩磨也。⑪亂馳也。⑫河，即黃河。山，即太行山。⑬在今河南陽陰縣西。⑭今河南濬縣滑縣之東。⑮新故地。⑯今河南沁陽縣東四十里。⑰大梁城門。⑱在今河南新鄭縣東。⑲趙之河北，爲魏所侵。此時趙復襲奪，棘蒲。今河北趙縣。⑳在今山東冠縣南。⑳趙邑。後屬魏。㉑窮也。不知止也。㉒不爲先事。㉓謂怨之所歸也。㉔不以兵爲人挫強敵。㉕伐秦在周赧王十七年。伐楚在赧王十二年。【史記】趙敬侯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於房子。時周安王二十五年。㉖欲爲人王。㉗不以伐之爲急。㉘逆也。㉙不輕信也。㉚欺也。㉛行也。㉜從人求物。㉝吳王闔廬之子。㉞即吳王闔廬伐楚事。郢，楚都。今湖北江陵縣。㉟越，爲吳救身依山林，故云鳥棲。㊱周敬王三十八年，吳會晉於黃池，與晉爭長。黃池，在今河南南封邱縣西南。㊲越，滅吳。夫羞自頸死。㊳辱也。㊴春秋時，萊子國爲齊所滅。今山東掖縣地。㊵嬴姓。子爵。少昊後，茲與期封此。今山東莒縣。㊶姚姓。侯爵。虞舜後，胡公滿封此。今河南淮陽縣。周敬王四十一年，楚滅陳。㊷姬姓。侯爵。武王弟叔度封此。今河南上蔡縣。平侯徙新蔡。今新蔡縣。昭侯徙下蔡。今安徽壽縣。周定王二十二年，楚滅蔡。即下蔡。㊸良馬。㊹衛勇士。㊺相持也。㊻假手於人，不爲主也。㊼伐不義也。㊽隱其用兵之情，而假義以爲名。㊾舉足也。㊿賈子。言順衆以行事。①彼此割地。②地在齊魯之間。③故城在今山西靜樂縣西北。④趨爲我役也。⑤路，露也。窳，乏也。顯千里云。窳當作軍。路軍與下虛中相對。⑥國中，人爲行者祈禱。⑦揚子方言。翳，掩也。取死者而掩埋之也。釀，作釀。祭也。⑧亦禱祝之事。⑨謂國中虛也。⑩軍則重出費，以送死傷。

國中則哭泣以迎之。②醢。大飲也。言家庭飲酒為樂。③大妻樂也。④車鑣也。凡圓郭而有孔可貫者曰鑣。⑤古軍兵於農。故私家出之。⑥折薪養馬者。⑦治也。⑧遮矢石之具。⑨衝。陷陣車。櫓。大盾。又戰陣高巢車。⑩全家編入土伍。⑪身入地道。⑫築壘掘地等事。⑬刻期也。⑭士卒兵器斷廢。⑮周貞定王十一年。智伯瑤與韓趙魏共滅范。昭子中行文子。而分其地。晉侯告齊討其罪。四卿反攻之。晉侯奔齊。魯悼公十四年。又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趙結韓魏反攻。遂殺智伯。⑯國名。今河北定縣。⑰故城在今山西長子縣西南。⑱上等。⑲外無居人。⑳箭靶紅心。古以皮為之。的。鵠中也。㉑審弓得便巧而發之。㉒言兵常用。雖強亦弱。㉓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㉔謂不必用師者。㉕即公子光。絨王僚自立。後破楚。㉖衛人。善用兵。楚悼王以為相。悼王死。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攻起。起伏王尸而死。㉗尊。奠酒具。俎。載牲器。㉘席也。㉙樂器。三十六簧。長四尺二寸。㉚古為五十弦。後改二十五弦。弦各有柱。可上下移動。㉛短人也。亦優人也。㉜圖我之謀不成。㉝留也。㉞惠王盤。㉟在今陝西洛川縣北。宜川縣西北。①「秦策」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②孝公築梁。③城上女牆。④馬策。⑤以丹帛為柱衣。⑥旗之直幅附竿者謂之繆。其旁綴橫幅附繆而揚飛者謂之旒。九旒。九幅也。⑦旗之一種。行軍所建。以進士卒。⑧齊敗魏於馬陵。虜太子申。殺將龐涓。⑨止也。⑩一宿曰宿。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往服齊也。⑪垂衣拱手也。⑫黃河之西。今陝西大荔宜川等縣地。⑬指龐涓。

〔諸家集評〕姚氏曰：戰國策以此為蘇子之辭。或疑為蘇秦。或疑為蘇代。吳師道固辨其非矣。按此篇末引商鞅見魏王之語。正如秦代所以愚齊之計。若借衛鞅以發其情。而寤怒王焉者。豈非齊之忠臣乎。篇首蘇子字蓋誤。不則或蘇厲之辭。當齊湣燕昭之時代。常居燕厲。當居齊。齊國既破。趙將與秦攻其遺燼。其危亟矣。厲獨為書與趙王止之。豈厲猶忠於為齊謀者。有異於其兩昆耶。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

突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

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予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

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於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註音〕（說）讀悅

〔釋義〕①趙人。爲趙上卿。②趙邑故城。在今山西高平縣西北。③義和也。④趙人。時相秦。⑤孝成王丹。⑥魯大夫。名。⑦佐妻辦事者。傅姆等是。⑧卽韓、魏、趙也。⑨趙與秦結親。旋即負之。於是秦攻趙。⑩交秦與韓、魏等。⑪齊、韓、魏。⑫名建。

〔諸家集評〕姚氏曰。史記以始勸趙割六城爲趙郝之計。後樓緩來趙。乃復勸之。其兩人之辭國策。盡以爲樓緩之語。今依國策。

中旗說秦昭王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尙賢在晉陽之

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註音】（帥）同率（肘）音帝

【釋義】①秦之辨士也。②韓臣。③魏臣。④魏臣。⑤晉之六卿。智氏。范氏。中行氏。韓氏。趙氏。魏氏。⑥即智伯瑤。

⑦范昭子士吉射。中行文子荀寅。⑧名無恤。簡子鞅少子。⑨趙邑。在今山西太原縣。⑩源出山西太原縣西南懸壺山。分三渠。東流入汾河。⑪廣二尺曰板。⑫名虎。莊子庚之子。⑬名駒。獻子荼之孫。⑭源出山西寧武縣西南管涔山。西南流經靜樂縣西。納嵐水。東南流經陽曲太原間。環太原作一曲折而西南。會文峪水。又西南流經介休。靈石。霍。趙城。洪洞諸縣西。至臨汾縣西北。分流繞襄城縣。至新絳東南。折西流至河津縣西南。入於黃河。⑮魏邑。故城在今山西安邑縣西。⑯一名白水。源出山西新絳縣絳山。經曲沃縣入澮。⑰韓邑。今山西臨汾縣。汾水經其西。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

踰河。絕韓之上黨^七。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矣。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固有懷茅邢邱城堯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

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為天下雁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太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寧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矣。

〔註音〕〔關〕音盪(與)音余(倍)同背(鄴)同業(漳)音章(滏)音釜(境)音詭(葉)同攝(從)讀縱

〔釋義〕①姓魏。名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信陵君其封號也。②即安釐王。③秦王用范雎說。廢太后。明年

太后以憂死。④穰侯。太后弟魏冉也。秦東益地弱諸侯。稱帝天下。穰侯之功也。⑤一為高陵君。一為涇陽君。⑥

時韓桓惠王立八年。母后用事。⑦地名。在今山西長治縣等地。⑧在今山西和順縣西。⑨今河南汲縣等地。⑩

地名。在今河南臨漳縣西。⑪在今河南淇縣東北。⑫漳水。今名漳河。溢水即溢陽河。⑬趙策。襄子使張孟談。見

韓魏之君。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擒智伯。智伯。即荀

瑤。⑭在今河南信陽羅山縣境。⑮〔史記索隱〕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地。按今河南陝縣有曲沃故城。戰國魏

地。非晉都曲沃也。平周在今山西介休縣。從河外出函谷關。歷河南陝縣。東至鄭縣。南向淮陽。則背大梁也。⑯上

蔡故城。在今河南上蔡縣西南。召陵故城。在今河南鄆城縣東。⑰今河南淮陽縣地。⑱衛齊皆在韓魏趙之東。故

秦不伐。⑲周畿內邑。戰國屬魏。今河南武陟縣西南。有懷縣故城。周赧王五十年。秦用范雎之謀。伐魏取懷。⑳故

秦不伐。㉑周畿內邑。戰國屬魏。今河南武陟縣西南。有懷縣故城。周赧王五十年。秦用范雎之謀。伐魏取懷。㉒故

茅城。在今河南獲嘉縣東北。①即今河南沁陽縣東南平泉故城。春秋晉邑。戰國屬魏。②堽。當作延。延津故城。在今河南汲縣南。③今河南輝縣。④故城在今河南汲縣西南。共汲皆屬河內。⑤成臯。滎陽亦屬鄆。⑥故城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⑦滎澤。在今河南滎澤縣治南。⑧魏之附庸。安陵。即古鄆陵。故城在今縣西北。非楚之安陵。⑨今河南葉縣。時屬秦。⑩故城在今葉縣北。時屬秦。⑪魏邑。今河南舞陽縣。⑫縣名。屬陝西。⑬今河南許縣。⑭今河南許昌縣東。許昌故城。是此時屬韓。蓋在韓魏之南。⑮西河之外。今陝西大荔宜川等縣地。⑯晉國。魏自稱也。言是時都城之外。尙有千里地。⑰止也。⑱故城在今河南新鄭縣東。⑲卽圃田。在今河南中牟縣西北。⑳臺名。在今山東濟寧縣西北。㉑在今山東曹縣北。句陽店。⑳陶。今山東定陶縣。衛卽楚邱。文公都之。故城在今河南滑縣東。㉒一作平關。在山東汶上縣北。㉓華山之北。今河南閿鄉靈寶及陝西華陰等地。㉔約也。㉕依欠而進也。㉖合從。㉗時韓之上黨。與韓中絕。故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㉘故城在今河南修武縣東。㉙時已附梁。㉚變易也。

〔諸家集評〕張廉卿曰：情事練覈，而以跌宕出之，讀之使人鼓舞。

李斯諫逐客書

李斯爲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

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疎土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寶。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駝。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綳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致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皇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取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

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註音】(塞)起偃切(阿)音烏(罷)音駝(駭)音決(驥)音堤(廡)居又切(職)音幾(珥)音二(竊)音杏(寗)徒了切(岳)音否(禪)音陞(齋)音咨

【釋義】①韓欲使秦無東伐。命水工鄭國爲閘於秦。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三百餘里。中作而覺。欲殺之。國曰。集成。秦利也。韓不過延數年之命耳。卒使竟功。關中途成沃野。②名任好。春秋五霸之一。③本晉人。亡入戎。戎王聞秦繆公賢。使由余入秦以觀之。繆公與之語。以爲賢。因留不遣。遺戎五女樂以間之。後由余降秦。爲秦謀伐戎之策。④本虞人。虞亡。適秦。繆公將以爲騰。奚取之。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殺羊皮贖之。授以國政。相秦七年而霸。人號奚爲五殺大夫。⑤秦置宛縣。今河南南陽縣。⑥岐州人。嘗遊宋。⑦今自河南歸德以東。至江蘇徐州境。周封微子於此。⑧不鄭之子。鄭見殺。豹奔秦。⑨字子桑。爲秦大夫。⑩今甘肅慶陽境。⑪伊洛。河也。⑫在今湖北宜城縣境。⑬今河南汜水縣。⑭卽宣太后同父弟非戎也。⑮卽崑崙山。亞洲最大山脈之一。其岡出王。⑯楚和氏得玉璞於楚山。獻於厲王。玉人曰。石也。別其左足。復獻於武王。玉人又曰。石也。別其右足。文王卽位。和抱其璞。哭於楚山下。三日夜。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玉焉。⑰夜光珠也。⑱名劍。⑲良馬。⑳羽翠爲鳳形而飾旗。㉑形似鱷魚。皮可冒鼓。㉒良馬。㉓養馬之所。㉔侍妾。㉕宛縣所出之珠。㉖珠不圓者。㉗塞耳之玉。㉘齊東阿縣之繒帛。㉙善心曰窈。善色爲窕。㉚盆也。㉛瑟類。十三弦。㉜股骨。㉝(禮樂記)鄭音好。籃淫志。衛音促。捷煩志。㉞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㉟虞舜之樂。㊱大武爲周武王樂。樂必兼舞。故云象。㊲送遺也。

李斯論督責書

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鏞。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滄水。放之海。而股無腠。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

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雖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

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極桎。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一九*}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三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二四*}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二五*}隋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闕於側。則流漫之志^{二七}黜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

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二八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君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註音〕〔莢〕疾資切〔驅〕古委切〔墮〕音輟〔鏑〕音刑〔轂〕音斛〔滄〕音亭〔版〕音跋〔駢〕部田切〔臆〕張尼切〔諭〕才笑切〔唯〕呼維切〔桎〕音質〔梏〕音鶴〔鑿〕式灼切〔跣〕音隻〔跛〕音播〔群〕音臧〔隋〕七育切〔擊〕七炎切〔誦〕音屈〔擊〕力角切

〔釋義〕①名非韓之諸公子。至秦。為李斯所害。著書曰韓非子。②塗采而不雕琢。③以茅蓋屋。④客舍。⑤匣也。⑥瓦器。⑦守門之人。⑧薄也。⑨在山西河津陝西韓城之間。⑩古澗水。源出青海循化縣東南境山中。東北流入甘肅臨夏縣。又東流折北入黃河。⑪徒駭。太史馬頰。覆醢。胡蘇。簡。黎。鉤。盤。兩律。⑫黃河。⑬九曲。曲處皆作防。⑭小毛。⑮皮厚也。⑯秦將。⑰名不害。韓京人。相昭侯十五年。終不害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其學本於黃老。而主於刑名。著書二篇。號申子。為法家之祖。⑱猶放縱也。⑲械足曰桎。械手曰梏。⑳笑也。㉑二十兩也。㉒古之大盜。㉓魏文侯弟。㉔八尺曰伋。㉕牝羊。㉖險也。㉗坑也。㉘虞。娛也。㉙超絕也。

卷十一 一 奏議類上編二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喻。願借秦以爲喻。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二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河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弁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

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饒者二三。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三。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五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一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餽在前。祝饌二〇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失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

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二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簾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二九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纍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瀆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

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馭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衛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

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免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嫚。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註音】(罷)讀疲(藉)音者(譎)同呼(頻)音頻(椎)音追(蕪)音埋(顛)口果切(磽)音敲(醜)引去聲(鷓)古鑿字(籛)音巨(節)音師(疊)同累(道)同導(楡)同偷(經)徒結切(術)同述(訖)同欣(解)同懈(弛)音豕(搖)音遙(說)讀悅(感)音雷(癡)音隆(鄉)同嚮(蝶)音薛(愍)音閔

【釋義】①漢潁川人。文帝時。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後文帝欲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②柔皮。③罪人之服。④山名。在陝西鳳翔縣西北。⑤屈也。⑥猶馬路也。⑦水涯。⑧隱。築也。言甬道以鐵椎築之。令其堅實也。⑨在陝西臨潼縣東南。⑩土壤之生蓬者。⑪獸名。產歐洲及亞洲北方。體大於熊。毛色黃白。頸長脚高。多力。能拔樹。遇人則人力而攫之。俗呼爲人熊。⑫薄也。⑬邊也。⑭盛也。⑮諫夏桀而被殺。⑯討諸父。紂暴虐。箕子佯狂。

去。比干諫而死。① 粥也。② 比方事類以諫。③ 三老人也。蓋取其高年有德者。④ 以酒隲口也。⑤ 與鐘同。食不下也。⑥ 格於喉也。⑦ 示也。⑧ 十取其一。設簿籍以稅之。⑨ 山名。在浙江紹興縣東南。⑩ 山名。在山東諸城縣。⑪ 縣。稱也。百二十斤爲石。稱鋼鐵之斤以鑄鐘簴。懸鐘磬之物也。⑫ 竹器。有繡孔。所以去粗取細也。⑬ 古者死後易名。美惡視其一生而加字也。⑭ 謂塗殯也。⑮ 以細麻所製之喪服。⑯ 麻之在首在腰者。⑰ 給也。⑱ 公家驛遞。⑲ 除其賦也。⑳ 免二口之算賦。㉑ 罷病也。㉒ 天子朝諸侯之宮。㉓ 狎也。㉔ 不常。常也。見。顯示也。㉕ 道也。㉖ 悲痛也。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歟又曰山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爲喻蓋秦亡蒼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議政事而與之馳獸射獵則侯幸進而侈欲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未復開宴遊一路非所謂陳箴閉邪也其不得爲醇儒以是哉

姚氏曰雄肆之氣噴薄橫出漢初之文如此昭宣以後蓋希有矣况東京而降乎

吳至父曰此特諫與方正射獵耳恐其言不入乃引秦爲喻多作危語未甚切中也而文乃句句騰躍而出又曰語語有崩雲墜石之勢

賈生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衝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

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歿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萋。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剋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

天下如曩時。淮陰侯二二尙王楚。黥布二五王淮南。彭越二六王梁。韓信二八王韓。張敖三〇王趙。貫高三一爲相。盧綰三三王燕。陳豨三五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恚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平。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三七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塵得舍人二九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三六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三三王齊。元王三四王楚。中子三四王趙。幽王三五王淮陽。共王三六王梁。靈王三七王燕。厲王三八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恚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放死辜。甚者或戴黃屋三九。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四〇。適啓其口。匕首四一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不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四二一朝。

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四四醜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醜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四六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四七絳灌四八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五一。欲臣子之勿蒞醜。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五三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五二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他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

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五十四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五十五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五十六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謹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五十七之大幾如要五十八。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搯五十九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六十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蹶六十一。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六十二。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六十三。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六十四。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實倒懸而已。又類辟六十五。且病。痲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六十六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

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縷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

獸者亡幾耳。然弁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弁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八四* 八五 奪兩廟之器。八六* 八七 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固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爲虛。八三* 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豈定。世世常

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九。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繼九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德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

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

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舉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氣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洽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

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陸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九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_{一〇九}之鼻。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_{一一〇}。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鼻。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_{一一一}。劓_{一一二}。劓_{一一三}。答_{一一四}。僇_{一一五}。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

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四}。二世見當以重法者^{二五}。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二六}。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二九}。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莫^{三〇}。誑^{三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三三}。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

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簞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舉矣。猶未斥然正以諤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舉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摔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憲。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註音〕(厝)離郝切音錯(舛)音喘(衡)同橫(搶)仕庚切(護)泥庚切(執)同熱(獲)音衛(劉)古頂切(廬)同僅(惠)同德(七)讀無(圖)音還(七)音比(頓)讀若鈍(醜)音寬(脾)音陞(盧)止雍切(歷)胡定切(要)同腰(信)讀伸(搗)敷六切(跋)同跖(盤)同辰(縣)同懸(曼)古慢字(晦)古悔字(共)讀恭(寔)同但

(辟)音壁(辨)音肥(緣)音願(內)音納(獻)音斛(統)音丸(繞)音妾(阜)音造(緝)音題(襲)俗孽字(鉅)同錫(諄)音粹(戮)音輟(舉)音愆(刺)匹妙切(虛)同墟(朝)音潮(齊)音疵(趣)同趨(長)上聲(劓)音義(昔)音奸(直)子余切(縷)音薛(奠)奚上聲(擬)式連切(簞)音甫(簞)古委切(譁)古呼字(薨)音毛(惠)同喜(扞)音輪

〔釋義〕①置也。②錯亂也。③亂貌。④遺址在陝西長安縣東。⑤即父母兄弟妻子。⑥明也。⑦即厲王長。⑧齊

悼惠王子與居爲濟北王。文帝時反。⑨吳王濞時以不循法度聞。⑩方威也。⑪抗。舉也。⑫劉自殺。⑬名小白。春秋五霸之一。⑭即韓信。⑮淮北。在今江蘇邳縣。⑯即英布。封九江王。以謀反被誅。⑰字仲。昌邑人。封梁王。後有人告其謀反。夷三族。⑱魏故地。在今山東定陶縣。⑲韓之擊公子。封韓王。叛入匈奴。爲漢所殺。⑳韓故地。初都今禹縣。後徙太原縣。㉑耳之子。漢高嫗。封爲趙王。㉒趙故地。都今河北邢臺縣。㉓趙相。駟高帝不禮其王。陰欲謀弑帝。事覺。絕吭死。㉔豐人。封燕王。以韓信彭越見誅。懼及已。叛降匈奴。㉕燕故地。都今河北薊縣。㉖宛句人。以趙相國監代邊。因謀反被殺。㉗今察哈爾蔚縣地。㉘脚大夫支子也。㉙藉也。言人坐臥之所籍者也。㉚皆近侍之官。㉛厚也。㉜校也。㉝名肥。高帝子。㉞名交。高帝弟。㉟高帝子。名如意。㊱名友。高帝子。始立爲淮陽王。後徙趙。㊲名恢。高帝子。始立爲梁王。後徙趙。㊳名建。高帝子。㊴名長。高帝子。㊵天子車以黃纒爲裏。曰黃屋車。㊶馮無擇子。奏淮南厲王。誅之。㊷劍也。㊸理也。㊹古之善屠牛者。名坦。㊺兩股間也。㊻股也。㊼加也。㊽即樊噲。㊾即酈商。漢陳留高陽人。高祖起佈。略地至陳留。商以四千人屬之。從擊項羽。又從擊黥布。以功封曲周侯。㊿即周勃。漢陳留高陽人。高祖起佈。略地至陳留。商以四千人屬之。從擊項羽。後與周勃平諸呂。共立文帝。以功進大尉。尋爲丞相。㊿即灌嬰。少以販繒爲業。從高祖定天下。封穎陰侯。後與周勃平諸呂。共立文帝。以功進大尉。尋爲丞相。㊿吳芮也。㊿肉醬。㊿輻。輪中木之直指。漆聚也。言車輪之聚於轂也。㊿項羽將羽敗。降高帝。侯之潁川。帝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利幾恐。遂反。㊿皆與淮南王謀反者。㊿遺腹。父死後生子。植立也。㊿天子已死。陳其妻衣而朝之。㊿脛氣足腫也。㊿動而痛也。㊿戰國時之名醫。姓秦。名越人。㊿蹠反。辰不可行。㊿足病。㊿風病。㊿偵探敵軍。㊿即烽火臺。㊿掌外夷交涉之官。㊿漢燕人。文帝時宦者。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降單于。㊿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襪袖領者。㊿今之鑲邊。㊿賣買之所。㊿入廟服之。燕居不服。㊿今之輕紗。㊿帛之素者。㊿文章相錯貌。㊿織爲斧形。㊿刺爲衆文。㊿得其節而合宜。㊿窮也。㊿黑纒之厚者。㊿庶幾也。㊿增居妻家者。㊿指高祖。㊿惟計其利與否耳。㊿割取也。㊿室無東西廂曰寢。此言陵上之寢。㊿取也。㊿高祖惠帝廟也。㊿却也。㊿纒也。㊿櫓也。㊿始生也。㊿約小兒於背之衣。㊿輔也。㊿和也。㊿主膳之官。膳有常品。遇災變則減少之。以行其諫。㊿進善言者。立於庭下。㊿立木於朝。任人書政治之缺失者。㊿諫者鳴鼓。㊿習樂者。㊿經切磬後。自無媿事。㊿敬日月之禮。㊿車鈴。

皆詩名。此言行走與鈴聲樂詩音節相協。①殺人陰私也。②割鼻也。③茅也。④顧猶反也。⑤側陋。⑥刺字於面。⑦數其年也。⑧剔髮之刑。⑨去足之刑。⑩死罪也。⑪宮名。秦趙高使鬪樂絃二世於此。⑫言獄之而以法定其罪也。⑬藉也。⑭以繩係之。⑮線也。⑯以刀劃面。⑰無志分也。⑱起也。⑲純也。言勢純在羣下。⑳感飯器。一方一圓。㉑問也。㉒毛也。㉓獄也。㉔自殺。㉕搏髮。㉖比。喻也。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拔。若金城湯池。㉗言權柄不須制御。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誼之書已經史氏刪削皆非全文大抵書疏之載於史者多如是大臣入獄景帝時周亞夫受刑則鬪錯武帝初竇嬰亦下獄棄市非自寧成始也大臣有罪自殺固免出縛榜笞之辱然其弊大臣遭誣不敢自愬而泯然以死故仲長統曰賈誼感終侯之困辱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以為常會不之悟嗚呼悲夫然則誼所陳特漢法耳三代必不然也

黃東發曰賈誼天姿甚高議論甚偉惜不聞孔孟之學然一時無與比者其後經畫漢世變故皆誼遺策

呂成公曰誼之所論大抵以事迹之可見者為先後緩急之次至於引君當道者則獨闕焉太史公謂賈誼羅錯明申商熟味此篇藹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為申商者讀至諸侯王皆衆醜等數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

歸震川曰此是千古書疏之冠何止西漢第一

姚氏曰長太息者六文內闕一西山先生引新書諸侯官名制度同於天子者補之竊謂新書者未敢信以為真賈生之文也若果如此孟堅必不刪削之意謂此一段為論積貯即載食貨志者是已

方展脚曰生文最善轉筆換氣忽而馳驟忽而旋轉極其恣肆跌宕於此處求之可長筆力

賈生論積貯疏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

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何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餓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註音】(讎)音讎(陸)音豎(獲)如牟切(卒)同猝(敵)五巧切(疑)讀曰擬(著)直略切
 【釋義】①即管夷吾。名仲。齊之賢相。著書曰管子。②細微也。③盡也。④覆也。⑤傾竭也。⑥謂上賣其爵。下賣其子也。⑦已聞天子之耳。⑧危也。⑨疑。僭也。謂與天子相比擬。⑩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遷移也。

賈生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

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幸。

【註音】(廬)音動(不)同否(媚)於貴切(薪)音衫(鄴)千移切(捷)渠焉切(財)同裁
【釋義】①保衛也。②今江蘇淮陰縣境。③漢文帝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後徙武爲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爲代王。④除去之也。⑤卽武。給爲代王。繼徙淮陽。後徙梁。⑥在今河南商邱縣南。⑦古城在今安徽太和縣北七十里。⑧在今河南開封縣以東。南至安徽舊亳州。⑨立封界。⑩安靜也。

賈生諫封淮南四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會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刺手以衝仇人之胸。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于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註音】(刺)以冉切(軻)同專

【釋義】①文帝既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城陽王喜爲淮南王。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故特言之。②詳見楚莫敖子華對威王注。③利也。④堂邑人。吳公子光謀殺王僚。伏甲於窟室而享王。使專諸置匕首於魚腹中。以逆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僚。僚立死。專諸亦爲左右所殺。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此篇與封建子弟史所以詳記本末者以見前謂梁足以捍齊趙後謂淮南王之子不可接王其說驗也

賈生諫放民私鑄疏

奏議類上編二 賈生諫封淮南四子疏 賈生諫放民私鑄疏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人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未民困。六矣。制吾棄財。

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註音】(縣)同懸(鄉)同嚮(坑)音黠

【釋義】①謂混淆駁雜也。②餘利。③言多也。④法定之錢。⑤作錢模。⑥恐也。⑦謹也。⑧平也。⑨餘也。

卷十二 奏議類上編三

鼂錯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求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

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十擊一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詣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

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註音〕(歐)同鑿(輯)同集(底)同砥(厲)同礪(斲)音尖(崔)音完(鏹)音蟬(薄)音博(仄)同側(衡)同橫(財)同裁

〔釋義〕①漢潁川人。景帝時。請削吳楚地。七國反。以誅鼂爲名。乃斬于市。②漢郡。今甘肅臨洮縣東北等地。

③交兵也。④侵也。⑤常流之水。⑥連延也。⑦蘆菰也。⑧蒿也。⑨覆蔽之貌。⑩鐵把短矛。⑪逼也。⑫金止衆。鼓進衆。

⑬裸露也。⑭矢鋒。⑮視也。⑯與如也。⑰騎射之官。⑱矢之善者也。⑲言所發之矢。同中一的。⑳以皮爲之。狀如鎧。

㉑木板爲之。如楯。㉒相連也。㉓西戎之一種。在今甘肅慶陽縣地。

〔諸家集評〕劉彥和曰。自漢以來。委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賈誼之務農。鼂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禮觀。溫舒之綴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

方望溪曰。錯之術。根柢管商。其近俗。濟用無出二子外者。而爲文尤見與管子相類。故雜用其語。而如出一人之說。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一*}。築塞河上。南攻揚粵^{二*}。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三*}。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

邊。輸者價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於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
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
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
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以富家室。
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
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
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
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
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
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
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
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
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
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
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
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

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二〇}。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二一}。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註音〕(貉)音陌(酪)音洛(髡)音琴(能)讀耐(債)音奮(髓)同謫(齒)同齧(復)方目切(著)直略切(晦)同啟(黠)七黠切(蒲)音各

〔釋義〕①北夷。②古揚州之南越。③乳漿。④肌肉細密也。⑤細毛。⑥肌肉之粗疏。⑦仆也。⑧因罪革職。充發邊外也。⑨前會為買者。⑩閭里門。居其左者役之。⑪謂擄獲其財物。⑫十黍為累。十累為銖。二十四銖為兩。⑬漢之丁稅。民年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八百二十為一算。復除也。⑭漢郡。故城在今甘肅環縣東南。⑮繞城之水也。⑯城上雷石。⑰鐵蒺藜也。⑱算度也。⑲以竹篋相連。遮落之也。⑳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除其罰。令居之也。㉑不出賦錢也。

龜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

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劃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註音】(還)音旋(劍)初亮切

【釋義】①輸送也。②卽二房。③謂其非常置也。④帥名。⑤有保護能力者。⑥還也。⑦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也。⑧猶言得志也。

續家集評一真西山曰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
方望溪曰中幅全同管子語而與前後疑合使人不覺良由老謀勁氣本與之近也

鼂錯論貴粟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

爲姦邪所利。一日勿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爵。農人有錢。粟有所^{五*}。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六。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

匹者復卒^六。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註音〕〔賈〕讀若價〔稱〕去聲〔在〕音諫〔傑〕音薛

〔釋義〕①猶不讓也。②有餘財也。③素縵。④逆也。⑤歡也。⑥復。除也。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古以周尺八尺爲仞。⑦漢文帝從錯議。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也。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第九等爵也。萬二千石爲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級數爲差。

司馬長卿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兇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道而馳。猶時有銜楛之變。況乎涉豐草。馳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

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註音】（射）音實（逢）音龐

【釋義】①即相如漢成都人。爲人口吃。而善著書。武帝擢爲中郎將。②秦武王之勇士。能扛鼎。③吳王僚子。以勇聞。走追奔戰。手接飛鳥。骨騰肉飛。能拊膝數百里。④賁。姓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虎。育。姓夏。亦猛士也。⑤犯也。⑥天子從車。相續不絕也。⑦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⑧輪之正中。空其中。爲貫軸處。⑨西戎。其先出自三苗。⑩車後橫木。⑪馬勒。⑫馬口所銜。

【諸家集評】大姚曰。相如諫獵。真聖於文者。下面方似有說話。忽然而止。卻插入他話。忽然而接。變怪百出。而神氣渾涵。不露。雖以昌黎師說較之。且多圭角矣。

淮南王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異勢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

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輻而險。領地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會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糧。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會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鼃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九*。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泗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縣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實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

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紆。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二五擊越。又使監祿二六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做。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二六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二九。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三〇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三一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

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註音〕(觀)同翦(與)讀豫(要)平聲(簞)音皇(耐)直久切(懸)音貢(險)同險(頓)同頓(拖)他何切(覘)方六切(塗)古暗切(鬪)同啼(權)同棹(鬪)同朝(鑣)音單(鑿)音郝(頓)讀鈍(馮)同憑

〔釋義〕①名安。高帝少子長之子。好書。筆爲文著。有淮南子內書二十一卷。後以謀叛。自剄死。②時閩越擊東甌。東甌告急。武帝因嚴助所請。欲伐閩越。淮南王上書諫之。閩越今福建地。③安也。④正月一日。古王者易姓必改正朔。如夏建寅。殷建丑。周建子是也。⑤言地不可居。民不可牧也。⑥封內。封圻千里之內。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⑦封外。千里之外。侯。候也。爲王者斥候。⑧侯服之外。猶有衛服。實。實見於王也。⑨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要。言文德要來之耳。⑩此在九州之外。荒忽絕遠也。⑪竹叢。⑫言不可盡載於地圖。⑬重釀之酒。⑭毒蛇。⑮名讎。南海。今廣東南海縣等地。⑯淮南厲王長也。⑰淮南王傳作簡忌。中尉將也。⑱塗。水名。在江西清江縣南三十里。言置諸塗水之上。⑲卽轅水也。⑳卽指三百里轅石。㉑今江西餘干縣。㉒黃病。㉓毒也。㉔畜養越國也。㉕一郡之都尉。㉖姓屠。名睢。㉗監郡御史名祿。㉘荆。灌木名。棘如蠶而多刺。㉙高宗名武丁。鬼方。西戎也。㉚魯大野。晉大陸。秦楊陶。宋孟諸。楚雲夢。吳越之間。具區。齊海隅。鄭圃田。⑳〔儀禮〕天子設斧依於闔戶之間。依作辰。綈素屏風也。綈。繡斧文也。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衍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

而傲未矣。未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虜。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譎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

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三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儵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巖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二五}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

勝諱也。

【註音】(族)音奏(臆)時豔切(機)音幾(調)同詔(楚)音匈(據)音穢(播)音頗(舉)音如(鐵)丁貫切
 【釋義】①漢臨菑人。武帝時以故丞相上書。召見。拜郎中。後為騎馬令。②戰國時齊臨菑人。所著書曰鄒子。樂之進止也。③觀。猶顯也。顯示之。使其慕欲也。④遂。成也。字。生也。⑤病也。⑥子。⑦懸鐘之具。⑧秦將。始呈時使蒙恬將三十萬。北逐匈奴。收河南。築長城。始皇崩。趙高立二世。恬自殺。⑨運載芻藁。其疾如飛。⑩秦將。⑪秦南。海尉。任囂死。趙佗代之。僭稱帝。至文帝時。去帝號。⑫勝。廣。皆戍卒。共起兵於陳。⑬武臣。陳人。張耳。魏人。共起兵於趙。⑭下相人。羽之叔父也。起兵於吳。⑮狄人。起兵於齊。⑯楚人。起兵於郢。⑰魏人。起兵於魏。⑱燕人。起兵於燕。⑲以棘為矛柄也。⑳國名。在今貴州遵義縣治。㉑國名。在今四川宜賓縣治。㉒即北夷。㉓匈奴城名。㉔與擊同。牽引也。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六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

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拓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五。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六。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三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執計之。而加察焉。

【註音】〔愷〕同凱〔蒐〕音搜〔獮〕先淺切〔積〕音咨〔腫〕音誰〔景〕同影

〔釋義〕①漢臨晉人。武帝時。擢爲郎中。一歲四遷。官至齊相。②司馬攬宜所著之兵法。③戰勝之樂。④春獵爲蒐。秋獵爲獮。⑤卽今山東黃縣。棲霞縣。諸城縣。⑥古量名。六斛四斗。⑦今山西代谷縣西北。⑧漢高祖自將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後用陳平計。厚遺單于。后闕氏。乃得出圍。⑨本姓婁。高祖賜姓劉氏。⑩課責也。⑪市重於外。⑫秦將。兵敗降楚。

吾邱子贛禁民挾弓弩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抗傲。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擾。鉏_三鋤_四鎗_五挺_六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

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註音〕〔玩〕吾官切

〔釋義〕① 漢趙人。武帝時爲侍中。官至光祿大夫。② 消耗也。③ 無齒之耙。柄長四尺。用以平田。④ 去草之器。

⑤ 馬鞭。⑥ 大杖。⑦ 古禮男子生。必有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

〔諸家集評〕吳氏曰前路雄直後幅廉悍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即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整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尙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汾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買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

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圃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亦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與阿房之殿。而天下亂。冀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註音】(薏)口角切(郎)同(齎)音周(厓)音質(鄂)音戶(妍)音牽(印)古仰字(龜)古蛙字(賈)同價(虛)同墟

【釋義】①即東方朔漢平原厭次人。武帝時官至大中大夫給事中。②謹也。③天之現象也。④文帝以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今陝西關中道之地。⑤今陝西盩厔縣。⑥今陝西鄠縣。⑦在今長安縣東南。⑧即終南山。⑨今陝西柃陽縣。⑩今陝西隴縣。⑪今陝西商縣。⑫謂河南。河東。河內。三郡。⑬二水。源出藍田谷。北入渭。⑭鄠在今陝西鄠縣境。鎮。今陝西長安縣。⑮隄。限也。此指天子而言。⑯射宮內設立九市。其六在道西。三在道東。⑰楚靈王築。在今湖北監利縣西北。⑱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卿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

【諸家集評】吳氏曰此篇及化民有道對皆有騷賦之氣

東方曼倩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

革^二鳥。以韋帶劍。莞^三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緇^四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五。左鳳闕^六。右神明號^七。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纈^八。闕^八宮人簪璫^九。垂珠璣^{一〇}。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一一}。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一二}。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註音】(緇)音題(莞)音桓(緇)音桓(纈)音債(闕)居例切(璫)音代(璫)音昧(俳)步皆切(豪)同毫
 【釋義】①黑緇也。②皮鞋。③白蒲。其莖可織蓆。④亂絮。⑤宮名。⑥闕名。⑦臺名。⑧文采之氈毯。⑨龜類動物。甲有黑黃兩色。可爲裝飾品。⑩不圓之珠。⑪雜戲也。⑫帳分甲乙。言其多也。

卷十四 奏議類上編四

路長君尙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

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煇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註音】(圖)音令(圖)音語(圖)同絕(樞)追上聲(視)同示(瑾)音謹

【釋義】①陸溫舒字長君。漢鉅鹿人。舉孝廉。宣帝時官至臨淮太守。有異績。②齊公子。殺其君諸兒。自立。齊人殺之。立小白。是爲桓公。③晉獻公妃。欲立其子奚齊。殺太子申生。文公惠公出奔。立奚齊。後被里克所殺。及其弟卓子立。又被殺。立惠公。惠公卒。子懷公立。文公入自秦。殺懷公而自立。④名如意。爲呂后所害。⑤呂產呂祿。呂后封之爲王。兵權歸之。⑥惠帝崩。諸臣迎代王。桓立之。是爲文帝。景帝時。丞相申屠嘉等奏。高皇帝宜爲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爲太宗之廟。⑦監獄也。⑧名弗陵。武帝少子。⑨名製。昭帝崩。大將軍霍光迎立之。卽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之。⑩武帝造五柞宮病篤。命霍光立昭帝。行周公事。⑪逐也。擯去也。⑫廢封。建。築長城。鑄金人。造阿房。焚書。坑儒。營驪山之冢。求不死之藥。使太子監軍。用治獄之吏。⑬死刑也。⑭退却也。⑮內同納。多方布置以成其罪。⑯謂獄成奏聞也。如獄辭云。當族當死之類。⑰卽泉陶。舜時士師。⑱文飾致人罪。使明白而無疑。⑲同偷。苟且也。⑳鷲鳥。形似鷹。㉑春秋晉人伯宗語。㉒大釋也。㉓美玉也。

張子高言霍氏封事^二

臣聞公子季友^三有功於魯。大夫趙衰^四有功於晉。大夫田完^五有功於齊。皆疇^六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九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名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顛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三。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

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四)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儼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五)。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註音】(衰)音崔(厖)土了切(秩)音么

【釋義】①張敞字子高。漢河東平陽人。②宣帝卽位。封霍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光子禹爲大司馬。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婿親屬。多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③魯莊公弟。④字子餘。從文公出亡十九年。返國後佐文公定霸。⑤本陳厲公子。後奔齊。改姓田氏。⑥等也。⑦卽霍光。⑧周公輔成王。攝政七年。⑨晦而月見西方也。⑩地反物爲秩。謂地之變異也。⑪霍山爲樂平侯。霍雲爲冠陽侯。霍禹爲博陸侯。⑫湯子。與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⑬指霍山霍雲。⑭指霍光之諸婿親屬。⑮時敞爲山陽太守。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按張敞之意在於抑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時許后之事。旣彰。宣帝志在必誅。故雖善敞之計而不行也。

魏弱翁諫伐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

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釋義】①魏相字弱翁。漢定陶人。官丞相封高平侯。②漢西域三十六國之一。③草也。葉可食。④纖介。微也。

⑤王無故。⑥王武。⑦許伯。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相之論諫如此所以爲真漢相歟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兪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弁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弁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兪楊玉。此兪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兪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旻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旻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旻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旻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旻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惟陛下裁察。

【註音】(罕)同罕(升)音堅(繇)同由

【釋義】①趙光國。字翁孫。漢隴西人。沉勇有方略。武帝朝拜中郎將。與霍光定策。立宣帝。又屯金城。討平西羌。封營平侯。②昭帝時官光祿大夫。元康中兩府遣安國行視諸羌。③罕西戎種族名。④完之別種。⑤主帥也。⑥名罕升會之弟。⑦小種完名。⑧完之一種。居今青海地。⑨今甘肅敦煌縣。⑩今甘肅縣。

趙翁孫上屯田奏一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絲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兗。東至浩靈。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推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俸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註音】〔藁〕古老切〔絲〕同篠〔浩〕音合〔靈〕音門〔陘〕音洽〔晦〕同該〔俸〕取內切〔畜〕同蓄

【釋義】①乾剝。②稻稈也。③百二十斤謂石。④定計於廟堂而勝敵。⑤今青海西寧縣西。⑥水名。壘者。水流峽中。兩岸深若門也。⑦田百畝曰頃。⑧謂不加鐵鎖者。⑨以水運木而下。⑩修補也。⑪今青海樂都縣東。⑫同陝。今甘肅皋蘭縣西北。古金城地。有三陘。凡山陷而夾水曰陘。⑬海名。在今青海。⑭與之也。⑮與社同義。⑯副也。⑰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⑱巡行之兵。⑲地名。在今甘肅皋蘭縣西北。

趙翁孫上屯田奏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邈。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完。以賑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并小并。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沿隍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大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註音】（般）同班（厥）同示（塚）陟玉切（墮）同墮

【釋義】①獸所食草。②遺也。③受勸導之言。使之歸附。④每校七百人。⑤古地字。⑥塚。手足所生凍瘡。言因塚而墮指也。⑦長冊。遠謀也。

趙翁孫上屯田奏三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旃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險。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燹火幸通。勢及奔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實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

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做。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隍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校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註音】(轟)音雷(壘)胡豔切同(壘)同(樵)同(才)滑切(羨)同(煒)同(卒)同(穉)同(但)同(罷)平聲(校)同(效)(傑)同(傑)

【釋義】①當時天子諭完人。謂犯法者能相捕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②今遼寧遼陽縣北。③謂築高樓望敵也。④言營壘相貫以自固也。⑤謂妻孥也。⑥謂如今同是不能止小寇。⑦甘肅隴縣隍水西。⑧部落名。東胡支族。⑨古贍字。給也。⑩人名。辛姓。⑪言不早殄滅餘完也。

蕭長倩駁入粟贖罪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

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釋義〕①蕭望之。字長倩。漢東海蘭陵人。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帝疾篤。受遺詔輔政。元帝即位。時事多所匡正。後為弘恭石顯所陷。飲鸩自殺。②不一律也。③古賢士。④孟氏。魯大夫。⑤敗壞也。⑥周公旦。召公奭。周成王時相。⑦率戶而賦。計口而斂。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語本荀子。姚氏曰。詞意皆本荀子。

賈君房罷珠崖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

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九。西不過氐羌^九。南不過蠻荆^{一〇}。北不過朔方^{一一}。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一二}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一四}。齊桓採其難^{一五}。孔子定其文^{一六}。以至乎秦。與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一七}。北不過太原^{一八}。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二〇}。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二二}。屬車在後^{二三}。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二四}。迺探平城之事^{二五}。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二七}。東過碣石^{二八}。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三〇}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三一}。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突。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三二}。陰聘名士。關東公孫

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憫愍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嶺嶺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兇軍言之。暴師會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為憂。

【註音】(卷)同拳(斷)音尖(冒頓)音墨突(碣)音傑(菟)音兔(權)音覺(愾)於緣切(顯)同專(瑇)音代(瑁)音妹

【釋義】①賈捐之。字君房。誼會孫。元帝初。上疏言得失。待詔金馬門。後以許石顯下獄棄市。②武帝元年。征南越。立儋耳珠崖兩郡。屢反屢平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帝欲大舉平之。捐之以為不當。帝使詰問。捐之乃以此對。按珠崖。今廣東瓊山縣東南。儋耳。今儋縣西。③勤懇之意。④舜樂名。⑤今甘肅鼎新縣附近。⑥入也。⑦殷高宗。⑧周時二國名。在今湖北境。⑨今甘肅境。⑩蠻為南夷。境與荆楚相接。今大紅以南及交趾之境皆是。

①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地。②今安南國。周爲越裳氏。③遠國使來。言語不通。須經九譯。④不還。周昭王南巡。楚人以膠船進王。至中流。王溺死。⑤惠王欲立王子帶。後齊桓公以定太子之位。⑥言孔子作春秋。夷狄自稱王者。皆貶爲子。⑦今福建省。⑧今浙江省。⑨今山西省。⑩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一事。以羽飾旗。載於車上。出則陳於道。而先行。⑪車相連而列於後。⑫貫是串錢的索。朽腐也。⑬校數計也。⑭今山西大同縣東。匈奴圍漢高帝於此。⑮僕匈奴單于名。⑯今波斯地。⑰山名。在今河北昌黎縣。⑱二辟名。今朝鮮咸鏡道。及吉林南境等地。⑲權。水上設木渡人以取利。酒權者。酒官造。禁民釀。如水上之權也。當時酒鹽鐵皆抽稅。⑳邊塞險要。築牆置亭以守。㉑虎符。兵符也。㉒人名。因謀反。爲魏不害所誅。㉓躁急也。㉔古百越之一種。㉕猶區區也。㉖官名。主天子私錢。㉗主供天子之錢。曰禁錢。

卷十五 奏議類上編五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故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沉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粢。釐粢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歎歎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歎歎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

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瞽瞍。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潛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墮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鷗退飛。多麋有蚻。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蝻蝻蠓蠓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愆。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繇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廕廕。見晁聿消。與易同義。昔者繇共工驩兜與

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四四偕仕于魯。李斯與叔孫四五通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四六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四七。譁于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四九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五〇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

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雨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五二}。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註音】〔杼〕舒上聲〔搯〕音撫〔逯〕徒合切〔於穆〕於音烏〔鈗〕同胎〔辨〕音牟〔歛〕音翕〔訖〕音子〔愴〕音慘〔祭伯〕祭側介切〔馳〕音豕〔蟻〕音域〔鶴〕音欲〔龜〕同鐘〔刺〕來葛切〔廡〕彼驕切〔睨〕音現〔鱗〕音交〔譚〕同諂〔詖〕彼義切

【釋義】①劉子政。名向。楚元王四世孫。②喇。同吠。田中溝。③舜樂。④拍也。⑤聚積之貌。⑥指虞芮二國爭田。賈於文王。及入境。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遂漸而罷。⑦歎詞。⑧笑也。⑨穆清廟。周祀文王之廟也。⑩和也。助也。此美周公之祀文王於清廟。而諸侯共來助祭也。⑪衆也。⑫厲王暴虐。國人逐之。出居於彘。今山西霍縣。⑬幽王厲王孫。嬖褒姒。爲犬戎所殺。⑭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⑮自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共二百四十二年。爲春秋時代。⑯馳。毀也。大曰崩。小曰馳。⑰古時北狄之一。⑱水鳥也。⑲澤獸。多則害五稼。⑳短尾狐。能含沙害人。㉑臭惡蟲也。㉒即今八哥。翹其舌而能言。㉓用木冰者。氣著樹木結爲冰也。㉔定公元年十月。即夏之八月。隕霜殺菽。菽豆也。㉕雷之急者。㉖蝗子。㉗蝗也。㉘食苗心蟲。㉙猶難查也。㉚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款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之類是也。㉛地名。㉜郊。岡邑。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㉞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㉟即惠公。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㊱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登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爲三君。㊲漢制。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符。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㊳相違背也。㊴邪曲也。㊵背戾也。㊶見〔詩小雅〕。廡。雨雪威貌。睨。

日氣也。肆。遂也。④堯時惡人。⑤管叔鮮。蔡叔度。爲周公之兄弟。⑥季氏。魯桓公子季友後。孟氏。桓公子慶父後。薛人。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⑦丞相。御史。⑧匿名揭貼之類。⑨茹。相牽引也。⑩宿衛之地。⑪謂流共工於幽州。放離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也。⑫少正卯。燕人之雄。孔子誅之於兩觀之下。⑬獸名。性多疑。人有臨事不決者。多以猶豫喻之。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更生於正邪賢否之辨一篇之中反復數四可謂深切也矣乃卒不能開孝元之感不明之君可與言哉恭顯自宣帝時管樞機至元帝立遂大用事陷蕭望之於獄殺之更生此對元帝之六年也是年堪猛誦賈捐之死又數年猛自殺其後京房嘗一言之亦死終元帝世政言恭顯者惟更生房二人而更生志懇惓惓又非房匹他如貢禹匡衡號稱大儒會微一言敢及之者故皆致位三公而更生甘心廢錮不肯少諂精忠峻節千載之下猶高仰之彼貢禹輩視之真可媿死

吳至父曰純以經書絡繹最爲難能此非章句之儒所知也又曰退之才力雄偉與子政不相近而論漢人爲文者必及之豈故取異己者以自輔歟賈生跌宕噴薄有陽剛之美顧不齒於退之豈其強純深潤固有不逮子政者歟此中深淺之故誠未易以下材拘識妄側也

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

鄧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舉欽侯之旗。斬鄧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鄧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

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廛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于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于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于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註音】(郅)音質(蓋)音覽(攀)音愆(歛)音吸(獫狁)音險尹(墮)音離(焯)音推(廛)同僮

【釋義】●字君况。北地都郵人。先是宣帝時匈奴亂。五單于爭立。郅支單于與呼韓邪單于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稱臣入朝。漢發兵送之。郅支怨漢不助己。因辱漢使者。紅酒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內附。因求侍子。

僕使谷吉送之。竟殺吉等。郅支遂依康居發民作城。漢遣使三輩求谷吉等尸。郅支困辱使者。迄不奉詔。建昭三年。延壽與湯出西域。矯制發城郭諸國兵擊之。殺郅支。得僕使節二。及谷等所齎帛書等。時中書令石顯丞相匡衡罪其矯制。故子政論之。①傷念也。②副校尉。漢官名。湯。姓陳。字子公。③手持之也。④國名。今俄屬撒麻兒干北境。⑤拔也。⑥即趙信。漢人降匈奴者。元帝時信已死。當爲信之子孫。⑦即崑崙山。⑧見註一。⑨懼也。⑩北狄名。在漢曰匈奴。⑪車徒衆盛也。⑫祉。福也。⑬鏡。北方地名。非鑄京之鏡。⑭書吏之長案牘者謂之刀筆。⑮指伐楚賈包將軍。⑯大宛王名。⑰太原人。宣帝時。護烏孫兵。大破匈奴。⑱西域國。今新疆。⑲會稽人。時匈奴日逐王先賢禪降漢。吉發兵迎之。⑳鄭吉封安遠侯。常惠封長羅侯。㉑時湯貪所鹵獲。入塞多不法。司馬校尉收繫按驗之。㉒謂不禁止。令得出入也。

〔諸家集評〕姚氏日前所徵引層層收束。災異昌陵俱如一格。比較於收束中有變化。

劉子政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于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

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一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于雍。臺泉宮祈年館下。樽里子葬于武庫。皆無邱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于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于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于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于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

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飢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

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槨。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

【註音】(裸)音貫(萌)同氓(維)音洛(斬)音捉(擣)抽屋切(瘞)一計切(藿)同埋(楨)音煩(塋)切(懣)音昏

〔釋義〕①成帝始作初陵。不徙民起邑。後于霸陵曲亭。更營之。起昌陵邑。徙郡國豪傑五千戶焉。至永始元年秋。詔曰。朕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天下虛耗。百姓疲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其罷昌陵及故陵。②卽三正。古王者易姓改正朔。如夏正建寅為人統。殷正建丑為地統。以夏之十一月為正月。周正建子為天統。以夏之十一月為正月。③殷土殷之卿士也。④美也。⑤敏捷也。⑥擣鬱金草和酒。或以鬱。釀地以降神。⑦紂庶兄。封于宋而來京助祭也。殷土其官屬也。⑧本姓婁。齊人賜姓劉。說高帝都關中。⑨在今陝西咸寧縣東。⑩近水謂廁。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⑪斬。謂斬紵衣之絮。陳其間。又從而漆之。極言其固也。⑫字季。南陽堵陽人。⑬言以薪蓋之。⑭不加高也。⑮在陝西中部縣。⑯在山東定陶縣西北。⑰在湖南寧遠縣。⑱今浙江紅興縣。⑲不改樹木百物之列。⑳在陝西咸陽縣。㉑今陝西鳳翔縣。㉒名疾。惠王異母弟。位丞相。且死。曰。必葬我渭南章臺東武庫。㉓今山東費縣附近。㉔齊二邑名。在今泰安縣。㉕人立可隱肘也。㉖名離。㉗不韋。秦相。作呂氏春秋。㉘卽莊襄。漢避明帝諱。改莊為嚴。㉙埋也。㉚山曲。㉛中藏木人。有機械可動也。㉜陳勝將。㉝穴也。㉞厲王子。㉟小雅篇名。㊱卽莊公。㊲如丹桓公之植刻其柩是。㊳莊公子子般及閔公均被殺。㊴下也。㊵昏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左氏敘事於極峻。離處間用總束。或於首。或於尾。或於中。子政用之多於篇末。此古

文義法之最淺者不可數用

姚氏曰此文風韻頗與相如諫獵相近又曰伯父云子政之文如觀古之君子右微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規矩揖揚玉聲鸞鳴之容昌黎屈指古之文章僅數人孟子漢兩司馬劉子政揚子雲而已雖賈生不及也南宋乃有稱董生而抑劉者豈知言哉諫昌陵疏彈劾趙德當爲第一災異封事次之

劉子政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入魯。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

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汚而寄洽。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凡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

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褻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註音〕〔梓〕除上聲〔衍〕音看〔倫〕音逸〔筦〕同管〔葉〕音攝〔番〕同插

〔釋義〕①趙籍。魏斯。韓虔也。中行范智。②莊公。③獻公。④倫。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倫。八八六十四人也。古者天子八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⑤雍。樂詩名。祭後徹饌用之。天子之樂。三家以大夫而僭用之。三家季氏叔氏孟氏也。⑥名。魏。爲季孫意如所逐。⑦尹氏。固。奉子朝與子猛爭王位。⑧乃魯桓十八年事。實與尹氏無涉。文。⑨獲侯。魏冉也。⑩涇陽。葉陽。皆秦昭王弟。昭王以范雎爲相。逐去之。⑪秦宦者。⑫秦宮名。⑬時呂台。呂產。將南北軍。⑭呂產封梁王。呂祿封趙王。⑮卽周勃。⑯劉章。呂后時。令人宿衛。與平勃共誅諸呂。⑰漢制。卽緩。公侯用紫。九卿用青。又侍中中常侍。皆冠趙惠文冠。加黃金璫。附蟬爲飾。插以貂尾。⑱王鳳。⑲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紅陽侯王立。曲陽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時。五人同日封。⑳謂託於不行也。㉑太后所居。㉒名。且武帝子。昭帝時謀反伏誅。㉓昭帝姊。蓋侯妻。與燕王旦同時謀反。㉔指呂祿呂產等。呂氏爲高皇帝后。㉕指霍顯霍禹等。霍氏爲宣帝后。皆不善其終。故諱言也。㉖磬。大石。互。固結而交互也。㉗姓。剡。周卿士。寵於周后。㉘卽田蚡。爲孝景王皇后同母異父弟。㉙謂上官桀。武帝時官太僕。㉚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㉛柳已僵仆枯死而更起生。㉜阜。衝安也。㉝名病己。又改名詢。㉞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

〔諸家集評〕歸震川曰。忠憤之論。讀之尙可流涕。

劉子政復上星孛等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

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入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猥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

屢星守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雖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仲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註音〕(數)音朔(隙)于候切(躔)同躔(洩)音叨(睨)古候切(猥)音懇(奸)音干(倅)音烹

〔釋義〕①彗星也。②帝堯子。此禹戒舜之辭。文謨。③漢元帝年號。④漢成帝年號。⑤星名。⑥首時爲孟。正月爲陳。⑦孟春孟夏孟秋孟冬。⑧太白。陰星也。過午爲經天。⑨流星。其射如矢。⑩火星。⑪妖火。⑫今甘肅岷縣。⑬星名。⑭卽井宿。⑮日月行交道之衝。相薄而旣也。⑯流星。⑰卽天河。⑱高宗祭湯之日。雉升祭鼎而鳴。高宗因之修德。⑲成王信管蔡毀周公之流言。而大風拔木。成王因之迎周公。而反風木復起。見〔尙書〕。⑳誠意。㉑星名。建始元年。流星光燭地。曲如蛇形。貫紫宮。見〔漢書〕。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是年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以問張禹。禹言。新學小生。亂道。諫人宜無信用。上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按禹以經術爲天子師。而其言乃爾。視向之忠精爲何如。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

沒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忤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忤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施。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

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註音】(伎)音支(覆)音侵(掩)音暗(共)讀供

【釋義】① 匡衡字稚圭。漢東海承人。累官至太子少傅。後爲丞相。封樂安侯。② 安也。③ 疏。謂外戚內。謂同姓骨肉。④ 置也。⑤ 好勝也。⑥ 嫉妬也。⑦ 詩篇名。言江漢之間。被文王后妃之化。皆能遠色而立行。⑧ 鄭莊公弟太叔徒手搏虎。此文諷鄭伯。⑨ 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⑩ 陳胡公夫人。好祭鬼神。鼓舞而祀。⑪ 卽晉昭公。性好儉。⑫ 古公亶父也。國於邠。戎狄攻之。避於岐下。邠人舉國從之。⑬ 今廣西貴州地。⑭ 氣也。⑮ 指地震。⑯ 指日蝕。⑰ 均宮名。⑱ 見罷珠崖對注。⑲ 過也。⑳ 美名。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衡之論矣。然方是時。恭顯用事。遂堪猛殺。賈捐之。衡對略不及此。雖有近忠正遠邪佞之言。何益哉。

吳至父曰。稚圭。愿之文。蒙所不取。

匡稚圭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

本冠婚^五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六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註音〕(雅)同壘(楹)讀沉(柎)同闕

〔釋義〕①后。君也。指文王。武王。②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③念也。④國。統言十五國。風。謂諸侯之風。⑤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婚。⑥門限。⑦主階也。⑧甜酒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古文章法一義相貫。不得參雜。惟書疏之體。主於指事達情。有分陳數事而各不相蒙者。匡衡進戒二疏及韓退之再與柳中丞書是也。至北宋人乃總敘於前。條舉於後。蓋惟恐體段無檢局而體製則近於論策矣。

匡稚圭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于慎終^二。追遠^三。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粦粦^{*}在^四疚。言成王

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

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享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註音】(虞)同娛(覺)音瓊(窈)音杳(窳)徒了切(視)同示

【釋義】①喪盡其禮。②祭盡其誠。③憂也。④病也。⑤此指在上者。⑥等也。⑦善心善容為窈窕。⑧匹也。⑨言遠避。雖有技能。而無德之人。⑩天子之容。⑪天子治事之所。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衛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議最爲近理。可爲仲舒之亞。惜不能充其所學。故德行事業皆無足觀。

侯應罷邊備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與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以制諸侯。所

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註音】〔冒頓〕音墨突（微）音叫（觀）音冀（邊）音慢（黠）胡八切

【釋義】①漢元帝。建昭中官郎中。②一名嶠。札爾山。在今內蒙古。③見罷珠崖對注。④沙漠之地。⑤障塞之處。東北曰塞。西南曰徼。⑥要道地。均謂之險。

谷子雲認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

井陘音近漢有郅都大魏尚七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聲*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愒九億義勇奮發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二四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一五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聲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註音】(一)音形(擊)駢迷切(率)同帥(愒)芳通切

【釋義】①谷永字子雲漢長安人元帝時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官至大司農②楚令尹與晉文公戰於城濮楚師敗績子玉自殺文公爲之色喜③仄同側有憂者仄席而坐④均趙名將⑤在河北井陘縣東北⑥河東大陽人景帝時爲雁門太守⑦與平人文帝時爲雲中太守匈奴不敢近塞⑧鄉同嚮⑨憤怒貌⑩見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注⑪西域水名⑫趙奢子長平之役秦誅括並坑趙卒四十餘萬⑬今陝西咸陽縣西⑭大斧也⑮〔禮〕敝帷勿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⑯謂待湯如庸臣

耿育認甘陳疏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尙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會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自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尙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會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尙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註音】（趣）音促

【釋義】①漢哀帝時官議郎。②見「易繫辭」謂鉤致深遠之物。極言事之難也。③謂改年爲竟寧。④獨處之意。⑤今甘肅敦煌縣。⑥旋踵。猶言轉足之間。喻其未久也。⑦猶言曩將也。

賈讓治河議

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然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陞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住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

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律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

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下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倭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隄。填然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秬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頗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漑。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洽。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註音〕(隄)音碑(頗)音攢(淇)音於(漕)音厄(福)音傑(殺)音散(編)音席(秬)音虢(稻)音虢

漢哀帝時爲議郎。著治河三策。後世言治河者祖之。①留也。②今河南濬縣。③與民執業也。④漢郡名。⑤白馬縣。在今河南滑縣東。⑥今河北盧龍縣東北。⑦觀。縣名。⑧今湖南邵陽縣東南。⑨今河北山西及河南之東。遼寧以西之地。⑩今濬縣西南。舊爲河所經。⑪山在今陝西韓城縣東北。⑫山名。在河南洛陽縣西南。⑬山在今河南陝縣黃河中。⑭山名。在河北昌黎縣。⑮今河南淇縣東。⑯元帝年號。⑰今河南開封縣西南。⑱與也。⑲古仰字。⑳漳水有二。一濁漳。出山西潞安縣。卽潞水。一清漳。出山西太原縣。至河北入海。㉑低濕之地。㉒稻之不黏者。

揚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禱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

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斲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鳩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驚。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踏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捲。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

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覈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註音】(石)同碩(噲)音快(塵)同地(暨)同暫(扶)同匍(怙)音戶(綰)慈陵切(姐)音紫(旃)諸延切(舊)同災

【釋義】①揚雄。字子雲。漢成都人。博極羣書。口吃而好沉思。成帝時為郎。著有法言十卷。太玄經方言及揚子雲集六集。②見前。③黃河之西。今蒙古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及陝西舊榆林府。漢置西河郡。④山名。今陝西涇陽縣西北。⑤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⑥在今咸陽縣西南。⑦在長安縣東。⑧在渭北十餘里。⑨漢使晁壹詐言斬馬邑令。懸頭城下。誘匈奴兵至。距馬邑百餘里。覺。漢有伏兵。退去。⑩字長孺。梁成安人。⑪字仲卿。平陽家奴。以伐匈奴功為大將軍。封長平侯。⑫青姊少子。亦以功封冠軍侯。⑬言且搆匈奴王所在。⑭山名。在喀爾喀地。⑮積土為封。⑯在漠北。今喀爾喀地。⑰祭也。⑱山名。在漠北。⑲沙漠也。又稱戈壁。⑳匈奴地。㉑匈奴中山。⑳漢宣帝年號。㉒漢嫁宗室女於烏孫。㉓田廣明。趙充國。田順。范明友。韓增。㉔常惠將烏孫兵擊匈奴。獲名王首。處二萬九千人。封長羅侯。㉕賈地也。㉖田廣明。田順。㉗俱漢宣帝年號。㉘猶匍匐也。㉙狼也。㉚西域國名。今俄屬浩罕塔什干等地。武帝會遣李廣利伐宛。宛人斬其王毋寡。獻馬三千匹。㉛東胡支族。在遼東塞外。與匈奴左部接壤。㉜西南夷種。㉝蹈也。㉞免虜。㉟絕也。㊱東越。今福建地。南越。今廣東廣西及安南地。㊲三月為一時。㊳謂東方西方南方。垂疆也。此言匈奴之在北方。比之三垂。形勢懸絕也。㊴西域國名。在今新疆。㊵見前。㊶沙漠也。在西域中。形如土龍。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亦復明暢而西漢質厚之氣索然盡矣

姚氏日子雲此奏頗擬信陵諫伐韓書

吳至父曰吾嘗疑此文類李斯諫逐客書姚會均謂擬信陵蒙所未喻

劉子駿王舜毀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強。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線。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強。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

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于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于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

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_二蒞。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註音】(獺)音陰尹(禪)音難(衽)汝鳩切(冒頓)音墨突(氏)音支(昆邪)音揮邪(隔)音隔(緹)音兒(芟)蒲易切

【釋義】①劉歆。字子駿。官至京兆尹。王莽篡位。歆爲國師。②先是宣帝時。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至成帝時。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詔羣臣議。以爲親盡宜毀。劉子駿王舜駁之。③今甘肅固原北界。周人遇獺猶處。④謂戎車之盛也。⑤襟也。⑥種族名。烏丸之祖。其別爲鮮卑。在匈奴東。⑦古國名。其族先居甘肅西境。漢時爲匈奴所破。乃擊大夏而臣之。爲大月氏。其不能去者。留居故地。爲小月氏。⑧秦真人。南海尉任囂死。佗代之。⑨衛青。⑩霍去病。⑪路博德。⑫楊僕。⑬單于。惡昆邪王休屠王。欲殺之。二王謀降漢。漢使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漢。號十萬。⑭卽西域諸國已降漢者。⑮時漢從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⑯見前。麗珠崖對注。⑰見上。⑱西域國。⑲田千秋。⑳宗廟肇行之序。㉑均商賢主。㉒(詩召南)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後人思之。蔽芾小貌。㉓草舍也。

【諸家集評】班彪曰。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諸葛孔明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

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

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與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註音〕（禕）音倚（帥）去聲（諫）音鯨

〔釋義〕①諸葛姓。名亮。字孔明。漢末瑯琊陽都人。爲蜀漢丞相。先主崩。輔後主禪。封武鄉侯。卒諡曰忠武侯。②時曹丕已篡漢。吳據東南。連蜀適三分天下。③卽今四川成都縣。④南陽人。爲侍中。⑤字文偉。時爲侍中。⑥字休昭。南郡枝江人。時爲侍郎。⑦明兄子。後主建興元年。封都亭侯。⑧東漢二帝。⑨官名。主侍從。指郭攸之。費禕。⑩官名。指陳震。⑪丞相府僚。指張裔。⑫官名。參預軍事者。指蔣琬。⑬今湖北襄陽縣地。⑭時曹操南征。劉琮以荊州降。先主奔夏口。亮奉使至吳求救。⑮先主崩於永安宮。遺詔亮輔後主。⑯水名。又名苦水。渡瀘。指七擒孟獲事。據今雲南地。⑰謂不生草之地。⑱魏都外。故曰中原。

〔諸家集評〕蘇東坡曰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真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以事君爲說者所能至

方望溪曰孔明早見後主躬自菲薄親近小人恐其遠離師保志趣日遷故宮府營陳悉屬之貞良以謹持其政柄又恐不能傾心信用故首言國勢危急使知負荷之難中則痛恨桓靈以爲傾頽之鑒終則使之自謀以警其昏蒙而皆稱先帝以臨之使知沮忠良之氣必墮先帝之業蹈桓靈之轍必傷先帝之心棄善道忽雅言是恃先帝之遺命其語氣象雖不能上比伊周而絕非兩漢文士之所能近似矣又曰戰國之文峭而儇惟樂毅報燕王書從容寬博有叔向國僑遺風東漢之文滯而繁惟孔明此表高朗切至實尙書陳戒之苗裔故曰言者心之聲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謂文章限於時代特俗子之鄙談耳

姚氏曰此文迺似劉子政東漢奏議蔑有逮者

卷十六 奏議類上編六

韓退之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雄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

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

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聞。

〔註音〕（頊）許玉切（饗）音醜（戊）音茂（昇）音余（鬪）力轉切（荊）音列（被）音弗

〔釋義〕①時功德使上言。鳳翔法翔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年豐人安。請迎之。憲宗從之。留

宮中三日。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不及。愈因上書論之。遂貶潮州刺史。②名軒轅。姓公孫。③黃帝子。姓已。名華。

④少昊孫。堯父。姓姬。⑤姓伊耆。名放勳。⑥姓姚。名重華。⑦姓姁。名文命。黃帝之玄孫。⑧名履。姓子。⑨名滿。⑩名莊。

光武帝。⑪漢明帝遣羽林郎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至天竺國。迎取佛書。佛教始入中國。⑫名衍。嗜佛。捨身同泰

寺為奴。敕宗廟祭祀。以麵為犧牲。後為候景餓死。⑬在今南京城北。⑭今陝西鳳翔縣。⑮殿名。⑯一副也。⑰荊。葦

華也。言以桃為棒。荊為帚也。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韓公奏議非特此一篇如論淮西及黃家賊事宜論錢重物輕及條析張平叔鹽法等皆敷析明白曲當事情然非專為文故姑取佛骨一表以見公扶正道闢異端之功云

劉海峯曰佛骨是學尙書無逸篇

大姚曰敘次論斷簡潔明健處見公文字之老境

張廉卿曰此篇與西漢人奏議為近又曰意義亦明顯無殊絕處而淋漓古鬱真氣全湧使人讀之不厭

韓退之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三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四。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五。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六二祖。即毀廟主也。

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七。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九。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二。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于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三。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禘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而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註音〕(壇)音善(場)音陽

〔釋義〕●時在貞元十八年。●官在九品下。●四門館博士。隸國子監。正七品上。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爲生。及庶人子爲俊。土生者。●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於太祖之廟。禘者諦也。謂審諦尊卑而祀之。●唐置禘主之所。●獻祖爲唐高祖之高祖。懿祖爲高祖之會祖。●土封爲壇。除地爲壇。●遠廟爲禘。謂遷廟之主。皆以昭穆合藏於禘廟之中。●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增太廟爲九室。●即景皇帝廟。爲高祖之祖名虎。●爲魯定公所立。揚公。伯禽子。其廟已毀。季氏逐昭公而懼稱。就禘而禱之。昭公死。季氏以爲獲福。故重立之。●商之始祖契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反復周密。理正詞實。說經之文。當用爲程式。

劉海峯曰。筆力堅挺。如鐵鑄成。尤爲議禮之法式。

姚氏曰。唐高祖之祖虎。佐周。始封於唐。追尊爲太祖。景皇帝其上。懿祖又其上。獻祖唐自德宗以前。議太祖禘祫之位。久不定。建中二年。顏魯公爲禮儀使。上廟享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已以奉祖宗。可也。當時用其言。禘祫時。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爲昭穆。及貞元時。議者乃謂非是。下羣臣議。改太祖爲東向。而獻懿別祀焉。其時退之爲四門博士。上議云。云朱子推公此議。禮學精探。得報本反始。不忘所自生之本義。公之說與魯公正同。然公之議。竟不得見用於貞元之末。而魯公之說。乃得行於建中之初。蓋當時魯公名稱位望。爲朝廷所信。固重於公之在貞元間。及乎魯公去國。而當世。豈不肯終守其說。移易是非。迄乎

經唐之世焉可憐也。

韓退之復讐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

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註音】（嶺）音雷

【釋義】①父母之仇。不共戴天。②唐分西都東都北都。故各一人。三省。尙書省。門下省。中書省。均號爲宰相。

爲正六品上。③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及四夷歸化之事。④瘦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此退之自負不猶人處。

大姚曰。簡易明直。最爲文之高致。

張廉卿曰。此文自老潔不可及。然少宏遠不盡之觀。未極文家之能事。恐非退之上乘文字。

韓退之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鷥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旣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腦剜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卽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

遺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瀾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魍魅爲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于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闕。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_二。姦_三。蠹_三。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_一。年四聖_五。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闢。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_{一六}。莫不寧順。大字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

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會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註音】(戀)音貢(剗)音枯(陬)音鄉(懇)音懼(鑣)音編

【釋義】①唐屬嶺南道治。今廣東潮安縣。②隔也。③天子所都之地曰畿。去王城外周圍五百里曰甸。④指京師也。⑤急川。⑥狂風。⑦爬蟲。長丈餘。口巨齒銳。皮堅。產熱帶。⑧心動也。⑨鬼怪也。⑩泰山上築土爲臺以祭天。曰封。泰山下小山除地以祭地。曰禪。王者以其功德刻入玉牒。并立石以紀之。⑪發揚踔厲也。⑫指藩鎮。⑬指宦豎。⑭動搖毒害。自爲防守。⑮肅代。德。順。四宗。⑯指平蔡州。⑰帝居。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退之之氣不能不挫於橫表而東漢一曲之士皆能視死如歸可視二代風教所積之異

劉海峯曰通篇硬語相接雄邁無匹是昌黎能事

張廉卿曰四字句一氣直下讀之止如一句

柳子厚駁復讐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

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五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六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于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

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讐者哉。讐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註音】(郟)音圭(贖)音獨(讐)音擊(贖)音裕(驚)音微

【釋義】①即唐武后。②今之甘肅天水縣。③趙師韞爲御史。元慶改姓名備於驛家。師韞以御史舍於亭下。元慶手刃之。自首於官。④謂元慶宜正國法。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⑤汗也。⑥父仇不共戴天。⑦「晉書劉琨傳」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⑧驕蹇不馴。⑨恐迫也。⑩周官名。掌萬民之難。而諧和之。⑪復仇者。不得因其子之欲害已而先除之。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謗譽段太尉逸事狀。乞巧文。皆思與退之比。長而相去甚遠。惟此文可肩隨。劉梅岑曰。子厚此等文。雖精悍然。失之過密。神氣拘滯。少生動飛揚之妙。不可不辨。會蘇生曰。子厚此議。最爲允當。

卷十七 奏議類上編七

歐陽永叔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臣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

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相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監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

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懷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釋義】①傷臣。②乖錯也。③字昭譽。封岐國公。引用王侁石全彬。導帝非禮。又嬖妾答小婢死。被御史趙汴

列碑勅八事。④字仲賢。東平人。曠曠法令。臨事有膽。而見忤情。御史馬遵與中復。極論其貪黷怙權。⑤除拜官職也。以新易舊謂之除。⑥同掩。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所向曲折如意如乘快馬行平地遲速進退自由其心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鳥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_一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_二。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_三。既立不明。周自后稷_四。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_五。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_六。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_七。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_八。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_九。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_{一〇}。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_{一一}。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_{一二}。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入姓_{一三}。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_{一四}。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_{一五}。爲萬世策造。

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邇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不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弁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眞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燿燿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眞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畀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獻欬。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帝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

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帝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過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

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籛齋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袂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策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暢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柝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洞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歛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罝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牟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發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

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洵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闕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註音】(傲)音綴(闕)音恢(契)音乞(稷)音挑(豈弟)同體梯(獻猷)音虛希(鑄)古玄切(籟)音盈(抱)音孚(鷲)烏雞切(洞)音迴(置)音陞

【釋義】①位也。②不絕也。③荒於田獵。爲羿所篡。④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其後感悟。復迎立之。⑤名棄。周始祖。⑥昭王南狩。被楚人所執。膠舟餓死。⑦名滿。征犬戎而荒服不至。⑧宣王子。爲犬戎所殺。⑨宣王父。爲民所逐。

⑤見尙德緩刑書。⑥吳。楚。趙。膠。西。膠。東。濟。南。舊。川。⑦東漢光武年號。⑧東漢沖帝名炳。在位一年。質帝續在位一年。⑨曹丕篡漢。國號魏。⑩晉都建康。宋劉裕篡之。⑪隋文帝名堅。子煬帝。荒淫失國。⑫指武韋二后及楊貴妃事。⑬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⑭後梁朱全忠。後唐莊宗李存勳。明宗本胡人。莊宗養子。懿王。本姓王。明宗養子。後晉石敬瑭。後漢劉知遠。後周太祖郭威。世宗柴榮。太祖養子。⑮後梁太祖。鄧王友珪。均王友貞。後唐莊宗。明宗。閔帝。廢帝。後晉高祖。出帝。後漢高祖。隱帝。後周太祖。世宗。恭帝。⑯宋始祖。名匡胤。⑰劉鋹爲南漢主。據今廣州。⑱蜀主孟昶。⑲楊渥僭號吳。至傅禪位於昇。國號唐。楚爲馬殷。至馬希崇。率兄弟十七人歸宋。唐至煜降宋。五國者。或檄唐而言。⑳指太祖杯酒釋石守信等兵權事。㉑杜太后遺命立長。故太祖不傳子德而立弟匡義。㉒卽匡義。㉓劉昫據太原。㉔吳越王錢鏐孫。㉕副也。㉖〔大雅〕有板蕩二詩。刺厲王之無道也。㉗真宗年號。㉘古東胡遺種。其國在黃河之北。本鮮卑舊地。後改稱遼。㉙西夏主趙德明。㉚築土曰封。除地曰禱。祭天地也。㉛樂易也。㉜名囉。太宗子。因疾六月不朝。㉝大夫也。此指三省大臣。㉞免也。㉟免徭役也。㊱〔易〕渙汗其大號。言號令之散布也。㊲路險以繩牽引而行。㊳箱類。㊴送也。㊵華服。㊶水火金木土穀。㊷擊鼓杖。㊸折。以木爲之。夜間擊以警盜也。㊹皆〔小雅〕篇名。㊺見〔詩周南〕。㊻見〔詩無字篇〕。㊼六府三事。政得其序。發爲歌詠也。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㊽言一日二日之間。萬種幾微之事。皆當戒慎也。

〔諸家集評〕王遵岩曰。體意雖出於封禪矣。新諸家及韓柳進唐雅序等門戶中來。然原本經訓。別出機軸。不爲諛悅淺制。而志蓋進戒之義。昭然與周雅。比威矣。眞作者之法也。

方望溪曰。自唐以前。頌美之文。皆琢雕字句。文采豐蔚。以本無義理。故也。最上者如封禪書。亦不過氣格較古而已。是篇稱引。皆應於義理。而又緣飾以經術。途覺特出於衆。後世文體有跨越前古者。此類是也。子固作此。以視人曰。視班固。典引何如。而不敢以優長。勳古人之不自欺。如此使韓子爲之。則必高出長脚之上矣。

卷十八 奏議類上編八

蘇子瞻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願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會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

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五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

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滅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

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三。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二。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三。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四。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五。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

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三二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三三楊瑒三四皇甫璟三五楊相如三六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會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與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澆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卽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

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四三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四四。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
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
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
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
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
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
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
且古陂廢堰四五。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
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
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
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四六。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
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
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
之棗栗。岷蜀之蹲鴟四七。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
衙前雇直四八。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
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
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四九。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

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四九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五〇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五一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五二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足。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五四宅不毛者有里布五六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五七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

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五九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據六〇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六一。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六二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

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六三。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六五。於時商賈不行。盜賊熾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六六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

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六七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六六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六九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七〇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七一知其不久。元帝斬郢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七四之豐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七五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勳七六之

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七七}。北取燕薊^{七七}。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八四}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八六}。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

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帝欲用虎圈嗇夫九。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八。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八。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九。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九。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

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鼂錯九四。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九五。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六。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

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必有姦臣指鹿^{九七}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九九}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總於計省^{九九}。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誅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一〇}。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一〇}。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一〇二}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

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綱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

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軾誠惶誠恐。頓首謹書。

〔註音〕〔寗〕音換〔環〕音影〔堰〕於扇切〔躑躅〕音存癡〔鶻〕音獨〔趣〕趨玉切〔冠〕烏光切〔聲〕牛交切〔頤〕戶感切

〔釋義〕①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洵之長子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著有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②神宗年號③神宗於上元數市浙燈④藁禾稈也⑤逃也⑥即鄭相公孫僑⑦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以安衆見〔左襄〕⑧子產為政畏伯石作亂以賂邑而安其心⑨以四股及首繫於五車策馬分裂其尸商鞅相秦變法刑及太子傅等孝公卒後遭車裂之刑⑩襄公治兵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禽二毛⑪齊大夫⑫字安石晉孝武帝時宰相⑬即桓溫相冲等人⑭字元規晉成帝時為中書令⑮晉成帝時為大司農與租約共舉兵反亮平之⑯三司使總理邦計位亞執政分正副判官其下屬也⑰安石變法以三司分歸戶部制置條例建官設屬⑱指川蜀⑲如劓刑等⑳帝紀㉑房玄齡杜如晦唐高祖臣房奎謀杜奪斷㉒列傳㉓晚也㉔錢貫也㉕刑部屬禮部有員外郎郎中各一人掌刑典道釋時刑部出賣度牒故云㉖漢以侍御史為之巡行察奸邪㉗名志㉘劉宋武帝子名義隆㉙宋文帝子名駿㉚御史之奉使者㉛蕭道成篡宋國號齊㉜今湖北天門縣西北㉝字雲英齊世祖子㉞為殿田勸農使㉟唐開元中為禮部尚書㊱字道濟玄宗時相封燕國公㊲戶部侍郎㊳為陽翟尉㊴為懷州別駕㊵源出甘肅化平縣至涇川縣入陝西㊶釋障也㊷也㊸鑿開也空通也言行事不實也㊹言即鹿若無虞官虛入林中必不得鹿㊺壅水堤也㊻里正之類㊼芋也㊽將官有坊場變賣時雇直之官役㊾驛遞㊿州鎮之兵擇其伉健者入京師餘留守本州㊽見子由民賦序注㊾字公南㊿見子固唐論注①唐代宗年號②三家之稅粟③不種桑麻言其野蠻也④一里二十五家之布⑤夫稅為百畝之稅家稅為出車徒供徭役⑥邱十六井⑦馬一匹牛三頭今使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⑧王安石新法之一插苗時由官貸錢於農民秋熟時加息二分而歸之⑨宋英宗治平元年刺陝西義勇軍十五萬六千餘人刺者刺其手背為字也不得遣戍守邊⑩防邊之軍⑪倉名穀賤增價而糴貴則減價而糴⑫秦二世時山東亂起趙高諱不上聞⑬南詔為烏蠻別種唐玄宗時闍羅鳳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巧不應遂反南詔於是臣吐蕃⑭安石令轉運使凡糴買輸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曰均輸法⑮漢昭帝臣⑯名食其漢陳留高陽人謁佈公說齊下七十餘城及韓信襲齊齊以食其為齊已遂烹之⑰周公謂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慶弱⑱陳懷公大夫⑲侍晉武帝宴退而告人曰國家創業垂統吾每宴未聞經國遠圖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⑳字玄齡㉑漢元帝建昭三年甘延壽陳湯矯發戍已

校尉等。攻瑛支單于。斬之。①竟寧元年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②元帝常有意廢太子。立共王。王鳳與皇后史丹擁太子。後成帝立。王氏勢傾天下。③河。謂黃河。遼水。唐時吐蕃據其地。至宣宗時始復之。④懿宗九年。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勳將之。衆至十萬。康承訓與朱邪赤心討平之。⑤縣名。屬寧夏。⑥縣名。屬河北。⑦參相齊九年。去齊。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⑧霸爲潁川太守。時有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何傷。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大甚耳。⑨晏爲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時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皆新進銳敏。⑩祐甫爲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未踰年。除吏。幾八百人。德宗謂之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曰。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實。帝以爲然。⑪德宗年號。⑫唐太宗年號。⑬德宗時奸相。時李懷光欲朝。數祀之惡。祀逼其來。疑而遂反。⑭指當時敗於西夏言。⑮張釋之從文帝行。登虎圈。帝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欲拜畜夫爲上林令。釋之阻之。⑯卽典屬國。主蠻夷之來降者。⑰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⑱誼言馭匈奴之法。謂有三表五餌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威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⑲漢人送公主而入匈奴者。因以漢事告之。⑳趙奢子。㉑秦將。㉒錯用事。多所變更。丞相申屠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嘔血死。後錯譴削七國。七國反。斬錯以謝。㉓齟齬也。㉔言強令學習三司官書文件。允以提先補官。㉕趙高欲爲亂。指鹿爲馬。以試羣臣。二世知其謨。羣臣無敢言者。㉖楚莊王觀兵周疆。使至周問鼎。有窺竊周室之意。㉗卽三司。㉘太祖年號。㉙許其風聞言事。不必顧慮官長之大小也。㉚英宗爲濮王子。立後。譚崇所親。司馬光等諫爭之。㉛漢人。字子嚴。爲大司農。朝廷稱莽功德。實獨非之。致坐免。㉜字茂弘。晉相。㉝字懷祖。歷官將軍。尙書令。㉞子弟因父兄之蔭而得官。㉟按人。字仲雄。晉武帝問殺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曰。可方桓靈。帝曰。方之桓靈。不已甚乎。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㊱指王安石也。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指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似陸贄。

劉海峯曰。雖自宜公奏議來。而筆力雄偉。行詞高朗。宜公不及也。宜公止數條。陳條達明白。足動人主之聽。故歐蘇咸效其體。

卷十九 奏議類上編九

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得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譴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成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盜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

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

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一九爲橫山二〇之謀。韓絳二一效深入之計。陳升之二二呂公弼等二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二四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二五。章惇造釁於梅山二六。熊本發難於渝瀘二七。然此等皆狀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二八。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二九之師。復出於洮州三〇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鬻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

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蠡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

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下哀而察之。

【註音】(讀)音攝同讀(吐谷渾)音突欲魂(颯)女六切(洮)音叨(剝)音枯(鬱)力轉切

【釋義】①漢武帝年號。②星名。類彗星。③巫以邪術蠱惑人也。漢武時。女巫入宮。教美人解厄。掘木入於地而詛之。帝病。嬖人江充因言巫蠱之由。充與戾太子有隙。言太子宮中木人甚多。太子懼。舉兵反。收充斬之。尋自殺。後壺關三老白其寃。族充家。④姓楊名望。⑤文帝子。名廣。⑥唐外夷名。今土耳其。亦其遺種。⑦唐外夷名。在今新疆土魯番地。⑧唐外夷名。今青海及四川松潘縣。皆其故地。⑨高麗也。在遼水之東。太祖征之。⑩武后殺唐宗室。⑪敗也。⑫西夏主。本姓拓跋。宋賜姓趙。德明之子。⑬今陝西虜施縣東。⑭今陝西涇陽縣。⑮宋州名。今陝西神木縣北。⑯宋州名。今陝西府谷縣北。⑰指中書省諸臣。⑱指樞密院諸臣。⑲字師正。工計算。歷主邊事。⑳在陝西省。㉑字子華。㉒字暘叔。建陽人。安石引之爲相。㉓字寶臣。夷簡子。官終秦鳳帥。㉔並宋仁宗年號。時趙元昊反。宋師屢敗。㉕熙河即熙州河州。在今甘肅縣。詔字子純。德安人。景思立之敗。朝廷議棄熙河。詔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羌瞎征知援絕。拔柵去。㉖字子厚。建州浦城人。時經制南北紅羣蠻。命爲湖南北察訪使。惇遣李資張城招之。惇於夷婦。被殺。惇以三路兵。平懿洽鼎州。以蠻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以是兵久不伏。梅山。在今湖南新化安化兩縣。㉗字伯同。若陽人。蘆川羅晏夷叛。本以計致百餘人。梟之蘆川。逐柯陰會於柯陰。降之。渝州南川獠木斗叛。本進兵銅佛壩。破其聚。木斗舉秦州地五百里以降。渝。今之四川巴縣。瀘縣。●

起字興宗。明州鄞人。代蕭注守桂州。妄言密受旨。擅令疆吏入溪洞。禁止交人入州。縣貿易。交陞入寇。起罷。命劉彝代之。以守廣日。逼絕其表疏。交人乃連陷廉白欽邕四州。彝字執中。福州人。宜官。官熙河經略安撫司。劉彝論其貪功生事。頓兵以城蘭州。北周置。今爲臨潭縣。郊。祭天之名。宋郊祭。賞賜用繁。亦病國之一。山名。在山西大同縣。漢高被匈奴圍於此。漢光武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諸國恐懼。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報曰。今使者求兵。未能得出。爲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等復附匈奴。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沈著補快足爲忠諫之式。

姚氏曰。余嘗謂東坡此書是子虛烏有之事。蓋東坡在黃州。既聞永樂徐禧之敗。神宗悔痛。乃追作是文。聊以發揮己意。其以烹宰禽獸爲譬。乃是在黃州戒殺後議論也。史言神宗於永樂事後。恨昔無人言其不可。又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禹言用兵非好事耳。吾度公著禹之言。未必能及東坡此言之痛快。若果先代方平而方平上之帝安得忘之哉。近畢秋帆續資治通鑑。取東坡書爲方平實事。載於元豐四年。又載帝述呂公著趙禹事於元豐六年。是矛盾之說也。又方平乃僉人。屢爲司馬溫公所彈。畢書據蘇氏私懷作誌之笑。而嘉予之皆非實也。

蘇厚子曰。按宋史本傳云。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矣。是正謂此書已上矣。

姚慕庭曰。悼元言非也。宋史成於託託。本多遺議。況其時東坡文行世已久。安知非與畢同誤乎。

蘇子瞻徐州上皇帝書

臣以庸材。備員册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鉅竭則壘。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

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櫛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

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二十七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

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奔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截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

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闕略其小故。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三三三以降。如徐沂齊曹三五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三六。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

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三七起於卒史。薛宣三八奮於書佐。朱邑三九選於嗇夫。邴吉四〇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鹿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四二封常清四三李光弼四四來瑱四五李抱玉四六段秀實四七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四八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四九。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閎五〇。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五一。而不以流外五二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曰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五三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五四之後。盜賊蠱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

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註音】(疊)音雷(飯)音陵(麥)音茂(欄)音雷(揚)音蕩(藝)音纏(鄭)音運(瑣)他句切

【釋義】①歐陽修會薦諸秘閣。②指杭州。密州。密。今山東諸城縣。③黃河以北。今河北省地。④酒樽。⑤三國魏徙治彭城。今江蘇銅山縣。⑥今陝西長安縣。⑦材。武弁也。⑧關矢也。⑨樓。城樓。堞。城上女牆。⑩卽汲水。在河南。⑪出山東。自泗水縣入徐。歷沛縣而北。⑫有三。此在銅山縣南。宋劉裕大會賓僚於此。⑬八尺。⑭長也。⑮作欄。圖本。自城下垂。用以擊敵。⑯猶險梁也。⑰今江蘇宿遷縣。⑱南朝宋主。⑲五代梁主。⑳今江蘇揚山縣。㉑名彘。姓拓跋氏。宋元嘉二十七年冬。魏攻彭城不克。㉒字匡諫。唐德宗時人。初爲牙兵。後至節度使。史稱其掠鹽鐵院及貢物。劫商旅。殺異己者。㉓字奉先。東漢末勇將。被曹操所殺。㉔字玄德。蜀漢主。㉕楚共王亡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又何求。孔子聞之曰。惜其不大也。人遺之。人得之。何必楚也。㉖城上守禦望樓。㉗結砌也。㉘今山東臨沂縣。㉙字公仲。平陵人。官丞相。以寃死。㉚漢制。郡守秩二千石。㉛州名。今山東益都縣。㉜州名。今山東聊城縣等地。㉝州名。今山東歷城縣。㉞州名。今山東荷澤縣。㉟緡。絲也。以貫錢。漢武時。令諸賈人未作。自度其財物之多寡。立簿送上。率緡錢二千而稅二十。此言所稅之錢。㊱字次公。淮陽陽夏人。㊲字贛君。東海鄉人。少爲廷尉書佐。㊳字仲卿。廬江舒人。少時爲舒桐鄉齋夫。㊴字少卿。魯國人。治律令。爲魯獄吏。後相宣帝。㊵旄。旗也。錢。斧。大將持之。㊶高麗人。官唐游擊將軍。㊷蒲州猗氏人。唐安西副大都護。㊸營州柳城人。唐東都留守。㊹邠州人。唐兵部尙書。㊺河西人。唐兵部尙書。㊻唐隴州人。後任軍事。晉禮部尙書。㊼鮪。小魚也。鮪。似鱒而小。㊽古力役有征。每歲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日爲緡三尺。所云錢指免役所輸之錢。㊾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闕。㊿漢制。二千石以上。得任一子爲郎。㊽唐制。一品至九。各分正從。爲之流內。九品以外。別置九紙。無正從。謂之流外。其官卑。不得預於正流。故曰流外也。㊽河南人。晉侍中。㊽晉惠年帝號。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此等文字。讀見筆力。並入西漢。吳至父曰。此文前幅實雄俊。有豪傑氣。然猶不免虛矯。

蘇子瞻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奏議類上編九 蘇子瞻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並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

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也。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泰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驗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尙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入陸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入陸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會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暉等。

皆以會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在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于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爲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眞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

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獫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嶽。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四七。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四六。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惟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獫狁。蓋非得已。且吉甫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四九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祀。賈公彥五〇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五一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

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未節，而一切欲損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五十四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園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尙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燧火。五十五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平。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

不知園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惟饗此祭。累聖相承。惟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救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

所貴嚴祀大典蚤以時定取進止。

〔註音〕(禮)音因(祿)音塗(祫)音始(饋)音體(禮)音賈

〔釋義〕①圓丘。冬至祭天之處。②冬至一陽生。故爲陽時。夏至一陰生。故爲陰時。南郊陽位。北郊陰位也。③祀月。④肆。遂也。類事也。舜代堯而祭天也。⑤禋。享也。六宗。日月星四時水旱也。⑥祭天用柴。望而祭之也。⑦指詩經小序。⑧糴。糶也。⑨六萬四千斤。⑩文王。武王。⑪始也。⑫信也。⑬寬也。⑭寧也。⑮明也。⑯廣也。⑰厚也。⑱固也。⑲和也。⑳言不郊祭。而望祭山川也。望爲郊祭中之一。㉑古者封國。上應列星之位。如鶉首爲秦。鶉尾爲周。鶉尾爲楚等是。㉒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泰室。⑳江河淮濟。㉓名商。官至丞相。成帝時。會議郊事。㉔名興。河南開封人。光武嘗問與郊祀事。㉕名建。字景伯。平陵人。東漢侍中。精五經。㉖名虔。字子慎。滎陽人。東漢九江太守。作春秋左氏傳解。㉗漢平帝年號。㉘宋范曄著。㉙見〔前漢書〕。㉚漢光武帝年號。㉛階也。㉜書名。鄴道元注。㉝指拓跋氏。㉞名且。高宗子。㉟唐河南人。㊱黃帝會孫。㊲王者大祭名。㊳禹父。㊴今陝西長安縣等地。㊵鹽官人。唐左散騎常侍。㊶河東人。唐國子司業。㊷宋太祖年號。㊸宮名。創於眞宗時。㊹漢於高廟外。另立原廟。㊺名靖。周厲王子。㊻在湖南衡山縣。㊼卽北嶽恆山。在今河北曲陽縣。㊽卽鄭玄。字康成。東漢末大儒。㊾唐永年人。官太學博士。㊿天子之冠。①金甲。②宋制孟冬祭神州地祇。③〔周禮〕祭地示於澤中之方丘。④舉火也。⑤望而祭之。禮分等次。⑥字少翁。官至三公。⑦巨衛字稚圭。位至丞相。⑧安也。

卷二十一 奏讜類上編十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的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

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

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
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
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
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
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
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
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
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
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
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六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
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
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
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
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
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
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
言采芣。於彼新田。於此薊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

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

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
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
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
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
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
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
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
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
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
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
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
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
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
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二日之間。考
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
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
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

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二四}。知工者以爲共工^{二五}。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五六}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二七}。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二七}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惟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

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

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

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陳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陳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惟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資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_三百姓者。往往而是也。

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闔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議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

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養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三五。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馭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

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繼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三六學究明法三七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

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

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得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

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四五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三六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

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也。

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勅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勅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勅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勅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

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

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汚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惟陛下下諄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註音】(謬)想里切(置)音陟(翰)音由(苞)音起(蓄)側持切(僂)音六(紕)同黠(忱)音黠(績)疾智切(懸)音呼(遜)同趨(懂)音衝

【釋義】①時安石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②恐懼貌。③喧譁也。④和易也。⑤言作人不遺遐遠也。⑥兔網也。⑦剡上爲圭。半圭爲璋。峨峨高峻貌。⑧髦土。俊士也。⑨周王文王也。⑩往也。⑪二千五百人爲師。及與也。⑫夷名。懷厲名。胡。⑬輕也。⑭不貢也。⑮菜名。⑯田一歲爲菑。⑰五家爲鄰。⑱五鄰爲里。⑲五里爲族。⑳五族爲黨。㉑五黨爲州。⑳十黍爲粟。㉒十粟爲銖。又二十四銖爲兩。㉓〔禮記〕篇名。㉔〔書〕篇名。㉕武王告誡殷人之詞。㉖猶抵觸也。㉗學名。殷曰岸。周曰庠。㉘〔周禮〕三年大比。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㉙類也。㉚舜官。主勸農。㉛官名。理百工事。㉜辱也。㉝見朋黨論注。㉞〔周禮〕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司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之職。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㊱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㊲五人爲伍。百人爲卒。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㊳奪也。㊴天子也。㊵民也。㊶兩科始於漢。漢由選舉。宋兼考試耳。㊷九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易詩書五經。易詩書春秋禮。唐制明經取士。有五經三經二經。有學究一經。㊸明法律也。㊹誘也。㊺靡止小也。㊻靡靡。無法也。人有聖者。否者。明謀畫者。㊼敬恭之人。㊽治理之人。㊾濁也。㊿東漢末鉅鹿人。自稱天公將軍。傳教療病。而作亂。唐末冤句人。僭號大齊。㉑名炎。篡魏後。只知淫樂。臣向清談。致有五胡之亂。㉒晉東遷後。五胡及拓跋魏。占據其北。遂成南北朝。至隋始統一。㉓意不定也。㉔卽貞觀。㉕名倫。觀州人。官至右僕射。㉖名徵。以諫得名。封鄭公。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歐蘇諸公。上書多條舉數事。其體出於賈誼。陳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衆法之。善敗經緯其中。義皆貫通。氣能包舉。遂覺高出同時諸公之上。

劉海峯曰。其行文曲折。嚶達極文章之能事。而局段分析不及古人之高。渾變化。

王介甫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許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

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升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未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旣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

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註音】(曷)音軌(扞)音幹(馳)音熈

【釋義】①光影也。②抵也。③謂廢藩鎮之實權也。④言安石曾在仁宗時。任三司度支判官。⑤如藏輪金幣於契丹。⑥舉人不實。坐之以罪。⑦即西夏。據有甘肅西北部。及內蒙古鄂爾多斯阿拉善等。

王介甫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既終亮陰^{一*}。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二*}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

惟已。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後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後敢從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感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旣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惟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註音〕(亮陰)讀亮闇(應)音舟(敵)彼義切

〔釋義〕●天子居喪謂之亮陰。●揚相。●不正也。●孔子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論矩。

卷二十一 奏議類下編一

董仲舒賢良策對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
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
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
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
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
鐘鼓筦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
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
不能反。日昃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
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虐。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
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
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
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惠潤四海。澤臻中木。
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惠澤洋溢。施虐方外。延及羣生。子
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且論

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弁。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且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且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且孔子在也。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

是曰政曰曰卜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與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衆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曰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中也。中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休。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曰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

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呂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呂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呂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呂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呂治世。猶陰之不可任。呂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呂正朝廷。正朝廷。呂正百官。正百官。呂正萬民。正萬民。呂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呂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中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

至者何也。凡曰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曰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曰教化爲大務。立太學。曰教於國。設庠序。曰化於邑。漸三民曰仁。摩三民曰誼。節民曰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曰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曰來。未嘗有曰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二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曰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曰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註音〕(皇)同違(備)同俊(襲)同潔(寢)音祐(筦)同管(庫)同乎(巨)同以(仆)音赴(繆)同謬(烏庫)讀嗚呼(惠)古德字(少)同草(祐)音戶(解)同懈(臧)同臧(參)同齊(彙)同累(韻)音銀

〔釋義〕①進也。②舜樂。③周公所作樂。④動作貌。⑤照也。⑥整治也。⑦積也。⑧指官。⑨備也。⑩責也。⑪勉也。⑫復報也。周有盛德。故天以此瑞報之也。⑬造瓦之模。⑭造瓦之人。⑮鑄器之模。⑯治金之人。⑰正月也。⑱言魯隱公即位。不稱一年。而稱元年。⑲文王時。鳳凰鳴於岐山。⑳伏羲時。河馬負圖而出。國之瑞也。㉑侵潤也。㉒砥礪之意。㉓口不道忠信爲隘。心不存德義爲頑。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古文之法。首尾一綫。惟對策最難。以所問本又牙而難合也。惟董子能依問條對事。雖不一而義理自相融貫。且大氣包舉。使人莫窺其鋒鏘之迹。良由其學深造自得。故能左右逢源也。

董仲舒賢良策對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入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呂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呂督姦。傷肌膚。呂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

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_一。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_二。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_三。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殺_四。未得其真。故詐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_五。而不得聘歟。將所錄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日稱朕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日天下爲憂。而未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日得舜禹稷高咎繇_六。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於位。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_七。迺即天子之位。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日垂拱無爲而天下洽。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日闕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

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自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自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酷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

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二六。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會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呂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呂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呂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呂養天下之士。數考問呂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二九。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呂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途。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呂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呂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衆久也。故小材雖衆。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呂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呂赴功。今則不然。累日呂取貴。積久呂致官。是呂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呂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

二人。且給宿衛。且且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偏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且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註音】(耶)同廊(倫)音逸(瑒)柱克切(萬)同契(咎)同泉(繇)同陶(辟)讀避(懣)音慘(嘗)同資
【釋義】①殿下小屋。②日過午也。③宮闕也。④玉飾之車。⑤盾也。以革爲之。⑥以玉爲柄之斧也。⑦見子政極諫外家封事注。⑧墨劓。荆宮。大辟。謂五刑。⑨用也。⑩獄也。⑪早醒也。⑫天子親耕之田。⑬車蓋。⑭惡氣也。⑮雜也。⑯謂爲文史之法所牽制也。⑰言不當忌畏有司。而不極言。⑱指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等。⑲均文王臣。⑳顯示也。㉑孔子作春秋。託用於魯。無位而王。㉒周武王樂。㉓指武王用兵伐紂。㉔其名不傳。能知孔子之大。㉕痛也。㉖見嚴安言世務書注。㉗見子政論甘延壽等疏注。㉘勉勵也。㉙秦并天下。設三十六郡。郡置守以統之。漢景帝更郡守之名爲太守。㉚小吏爲蠹欺。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㉛見徐州上皇帝書注。

董仲舒賢良策對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且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且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虛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虛嗟爾君子。毋常安息。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歟。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臣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臣和之。經陰陽寒暑。臣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臣厚之。設誼立禮。臣導之。春者。天之所臣生也。仁者。君之所臣愛也。夏者。天之所臣長也。德者。君之所臣養也。霜者。天之所臣殺也。刑者。君之所臣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臣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臣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臣化民。民臣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臣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臣萬千數。臣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臣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臣成性。

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且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且相接。雖然有恩且相愛。此人之所且貴也。生五穀且食之。桑麻且衣之。六畜且養之。服牛乘馬。圈豕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且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且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且晡。致明。且微致顯。是且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且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且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且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且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

呂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六耗而不行。舉其偏者。呂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呂掇盜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庠。改正朔。易服色。呂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掇。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呂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呂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

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中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呂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曰鬱鬱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呂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呂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浸呂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呂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呂爲制。大夫之所當循呂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

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一六。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且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二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且上亡且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且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註音〕(喻)同暗(景)同影(鄉)同響(眊)同冒(黨)同儻(傳)同附(嬾)子育切(腹)音宣(紅)同工(節)讀作蔽

〔釋義〕① 漸也。② 惑也。③ 六十曰耆。④ 晦也。⑤ 卽歷山。⑥ 敬肅貌。⑦ 危懼貌。⑧ 目不明貌。⑨ 猶駭驚也。⑩ 如周之太師。太傅。太保。漢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⑪ 周官制。卽少師。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⑫ 如禮也。⑬ 賜也。⑭ 衆怒愁聲。⑮ 滅也。⑯ 公儀休。魯穆公時人。⑰ 婦人大歸曰出。⑱ 高峻貌。⑲ 積石貌。⑳ 顯也。㉑ 急貌。〔諸家集評〕朱文公曰。仲舒識得本源。如云正心。可以正朝廷。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御精密。第恐本源處。不如仲舒。

胡文定公曰。董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世之病。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何謂緩而不切乎。劉蕡雖直。非其匹也。

方望溪曰條舉所問以爲界畫因制策詰以詞不別白指不分明故也唐宋以後遂用此爲式

卷二十一 奏議類下編二

蘇子瞻對制科策

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眞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

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

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尙多。和氣或盪。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

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盪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

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會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七朽^六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治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

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卻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敘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

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三三}。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噓^{二二}。噓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也。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噓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噓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三四}。响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噓。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三五}。六沴之作^{三六}。劉向所傳^{三五}。呂氏所紀^{三六}。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

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五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眚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禘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揅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三三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三四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汚。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三五。或曰。不可撻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撻獄市。所以爲撻姦也。如使不撻獄市而害其爲撻姦。則夫曹參者三六。是爲撻姦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尙老子而天下富殖。孝

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四〇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四一。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四二。而易之以髡答四三。髡答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未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四四。而多興妖祠四五。大興宮室四六。而甘心遠略四七。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晏安。撤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幽四八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怪乎。昔季札四九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五〇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

謂當責之內史。五二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五三皇甫鏞五五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五六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圖法五七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五八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五九周官有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六〇。獻王六一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未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

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取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註音】(鏗)音擊(隄)音墜(榜)音羈(煖)同煖(喻)同吸(嗽)音休(吻)甸于切(診)音麗(懲)音詠(覽)音坤(鷹)音彬(鑄)音博(誹)非去聲(矻)音虛

【釋義】①宋時制科。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有博學鴻詞科。子瞻此對。乃仁宗嘉祐五年問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也。②桓之嬖人。豎刁。易牙。開方。③肅宗子。④擅權宦官。⑤代宗時人。會上疏乞斬程元振。⑥取出之也。⑦言人皆爲畜也。⑧虞。在今山西平陸縣虞城。芮。在今山西芮城縣。二君爭田。久而不決。乃往質於周。及入其境。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慚愧而返。⑨兵書。⑩男子一人。應占田七十畝。女子應占三十畝。見《晉書食貨志》。⑪荊州。⑫襄陽。⑬指契丹。據今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及河北北部內外蒙古地。姓耶律。

氏。後改號曰遼。⑤今甘肅西睡以西葱嶺以東地。昔時鄯善、于闐、龜茲、車師、烏孫等國。⑥宋初。趙元昊自立爲帝。國號夏。據今內蒙古。鄂爾多斯。阿拉善。及甘肅青海寧夏等省。⑦今寧夏靈武縣。⑧足腫。⑨枯也。⑩西夏。契丹。⑪書經篇名。⑫見「漢書」。⑬吐氣也。⑭吸氣也。⑮口嘘使暖。⑯謂貌言視聽思也。⑰惡氣也。⑱漢成帝時。嘗校書天祿閣。⑲卽名不韋。著呂氏春秋。⑳一日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⑳祭也。㉑辰。日月會次之名。辰勿集於房。謂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㉒司稼之官。㉓魯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齊以倡優侏儒爲戲而前。孔子進曰。匹夫而發惑諸侯者。罪當誅。命有司加法焉。㉔練。粗布。漢馬皇后衣大練。㉕薄絹也。㉖脫穀之粟。晏子食此。㉗肥肉美韌。㉘橘也。㉙漢高祖丞相。曹參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㉚文帝時。上書請改正朔。興禮樂。以五表六餌御匈奴。㉛匈奴之君。㉜剽。墨。荆。宮。㉝去髮之刑。㉞少君欒大之類。㉟五時太一之類。㊱如柏梁臺之類。㊲如通西域。伐匈奴。平西南越。㊳安祿山叛亂。㊴今陝西郿縣。周祖公劉居此。㊵封於延陵。㊶掌國家租賦。㊷卽司農卿。掌錢穀。㊸字長孺。漢宣帝時。拜爲丞相。㊹唐德宗朝爲司農少卿。後擢戶部侍郎。以聚斂爲能。㊺唐憲宗朝爲司農卿。以聚斂得幸。㊻字文鏡。拜西川節度使。累官門下侍郎。封衛國公。㊼錢法也。㊽隋文帝時。長孫平請令民間秋間出粟麥一石儲之于義倉。以備凶荒。㊾士卒更番戍守。㊿官名。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王莽因之。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①漢景帝子。封於河間。采禮樂古事。增輯至五百餘篇。卒諡獻。②婦人之請謁者。③辛勞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條對策問而言皆鑿鑿不異於夙構是作者資材傑特處後半散漫少精采以所問本庸且雜也

蘇子瞻策略一 自斷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為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

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苴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疏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鷲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晏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

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釋義〕①〔史記〕姓秦。名越人。渤海郡鄭人。古之名醫也。②漢人。姓淳于。名意。亦名醫。③大也。④商周開國元勳。伊尹呂尚也。

蘇子瞻策略四 破庸人之論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闕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權漑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

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趑趑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

下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曰。古之人何爲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獯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獯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獯者而與之。然則淬厲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獯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註音】(暇)音侵(闕)音通(涖)讀如翠(楚趙)音吝(曠)音姪(獯)古縣切

【釋義】①誠也。②疾也。③塞也。④鍛鍊刀劍。以水滅火曰淬。⑤渙散貌。⑥行不進貌也。⑦起貌。⑧原。同愿。一鄉以爲謹愿之人。⑨獨行不進之貌。⑩旅。旅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⑪志大言大。足以有爲。⑫足以有守者。

【諸家集評】姚氏曰東坡策論其筆勢多取於莊子外篇

蘇子瞻策略五 結天下之心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泰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豪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

聘會同宴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巖。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讖。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佞佞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能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擠擲。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

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奸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註音〕（蜡）助駕切（優）諸字切

〔釋義〕①〔周禮〕州長。掌屬其州之民而讀法。②蜡。年終祭名。周曰蜡。秦曰臘。③狂行不知所如也。〔禮〕優優乎其何之。④韓信。⑤蘇布。⑥漢元帝。成帝。哀帝。平帝。⑦字巨君。漢孝元后姪。祇平帝。篡漢。國號新。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此篇務在通上下之情而行文明。起處渾渾泆泆而來曲折縱送從心所欲。姚氏曰此篇立論極善而文不免於冗長。此東坡少年體有未成處。

蘇子瞻決壅蔽 課百官之三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疴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

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非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彊國富。垂及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豪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

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遊。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釋義】①字景略。佐苻堅成帝業。②麻思。廣平人。③古九州之一。今河北山西及河南黃河以北等地。此云冀州。卽廣平。城在今河北雞澤縣。④字承固。氏種。號大秦。據中國之大半。⑤宋制。中書省。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行臺諫章疏等事。⑥見子固先大夫集後序注。⑦專管財賦漕運事。⑧周太王子。文王父。⑨〔史記〕秦始皇時以表牋奏請。秤取一石爲例。日夜有程期。不滿不休息。一石計百二十斤。

蘇子瞻無沮善 課百官之六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

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而可勉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辭。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

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身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釋義】●天子策問。而士條對之。謂制策。●等第。●始自隋。唐宋因之。應舉者曰舉進士。試畢合格者曰成進士。

蘇子瞻省費用 厚貨財之一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而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

方其窮困時。所望不得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弁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於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

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闕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入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廩長。廩長立而馬

益癯七*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豪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豪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註音〕(櫛)之殫切(廩)音敝(癯)音巢

〔釋義〕①舊大原路安府地。②見前。此言設卡課商。③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是也。④指大臣退職後。優待以提舉宮觀等閒差而言。⑤官名。掌內外川澤河渠津梁堤堰之事。⑥馬舍也。⑦瘠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子瞻洞悉民隱發揮閭閻瑣屑之情懇至周到故權國用而以小民之家推之最爲親切易曉

蘇子瞻蓄材用訓軍旅之一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敝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螻蛄之所蟠。蚌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

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日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彊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嚮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

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八*}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疆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註音〕〔據說〕音榮元〔特〕音誠〔蔿〕于鬼切

〔釋義〕①兩棲動物。體長四五寸。背面四肢與尾皆黑色。腹面淡赤色而有黑斑。雌雄常雙棲。幼蟲黑色如小魚。古以爲卽守宮。其形相似而不同也。②羊。③豚。④小豬。⑤四尺曰似。⑥八尺曰尋。⑦孫武。⑧吳起。⑨楚令尹得臣。⑩楚邑。⑪字伯贏。子玉治兵於蔿。國老皆賀子文。蔿賈後至。不賀。曰不知何賀。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使民。後果爲晉師所敗。⑫吳王名。孫武初見言兵。闔閭曰。美人可以教戰乎。武曰可。乃擇美人之最寵者爲之長。武令既下。美人相顧而笑。武斬其長。軍容肅然。

蘇子瞻練軍實 訓軍旅之二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

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弁。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遊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

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之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弈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

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釋義〕①進兵以鼓，退兵以旗。②衛地。今山東濮縣。春秋時，晉文公敗楚師於此。③鄭地。今河南鄆陵縣。晉厲公敗楚師於此。④食也。⑤指趙元昊之反。⑥並宋仁宗年號。

蘇子瞻倡勇敢訓軍旅之二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豪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蝎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

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卒然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

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註音】(堯)音延(虺)音卉(蝎)何葛切

【釋義】①屋梁。②手搏也。③蛇屬亦名蝮。長尺餘。多棲隱。形如三角。口具毒牙。全體灰暗。有褐色斑紋。至尾則驟短小。其毒最烈。俗亦稱土灰蛇。④同蠍。體長三寸許。色青而多足。前二足有螫如剪。尾細長多環節。有鉤刺貯毒。整人。⑤異常也。⑥變色貌。⑦槍痛貌。⑧快拾。射者所用之具。快以鉤弦。拾以攬袖。⑨漢武時。使有罪者伐匈奴以贖罪。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行文如虬龍之駕風雲而撼山谷杳不可測又曰自行自止然皆行乎其所以當行止乎其所當止此坡公得意處

姚氏曰此文體勢辭氣俱似明允

蘇子瞻教戰守 安萬民之五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矣。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

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一。痿蹶而不復振^二。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狂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

二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註音】(賤)音冒(撓)音委

【釋義】①恐也。②不明也。③溼病不能行也。④本營州雜胡。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爲節度使。以范陽等地叛。⑤重裘。⑥西指夏。北指契丹。⑦集軍士於都城。考試武藝。

卷二十二 奏議類下編三

蘇子瞻策斷中

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疏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疆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

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

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狂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註音〕（黠）音轄

〔釋義〕①越王爲吳所敗。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對曰。卑辭厚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卒以滅吳。②西夏。③契丹。④春秋邾國。戰國時改爲鄒。今山東滋陽縣。⑤周武王封其弟周公且於魯。今自山東滋陽縣。至邳州境。皆魯地。⑥伍員對闔閭曰。若爲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四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見左傳〕肆。勞也。⑦文帝問取陳之策於高頌。對曰。紅北地塞。田收差晚。紅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發土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如此再三。彼以於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尤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文帝用其策。陳人始困。〔見隋書〕

蘇子瞻策斷下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

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縻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綰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醢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埃。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

堅石^{二〇}勒慕容雋^{三三}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三三}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三四}南侵。乘石晉^{三五}之亂。奄^{三六}至京師。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三七}既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三六}。漢之陳平^{二六}。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

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疏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窠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憚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尙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註音】(觀)渠各切(紆)音王(游)同遊(狙)千余切(繼)音薛(縉)疾陵切(鍾)音棟(藪)七豔切(堪)

音后(獻)音弗

〔釋義〕①古時諸侯朝見天子。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見曰會。殷見曰同。②織也。③猿類。④帛之總名。⑤乳漿。⑥坑也。⑦古者戍守。見敵兵則舉火為號。朝曰烽。夕曰燧。⑧偵探敵情之人。⑨古祭物所以蔽膝者。以韋為之。⑩即平天冠。⑪冠上垂下之珠。⑫字子靈。春秋楚公族屈巫。後仕于晉。⑬闔閭之子。⑭今江都西北抵淮安之運河。即古邗溝。為吳王所開。⑮黃池。今河南封邱縣。⑯晉自司馬炎至懷帝。都洛陽。曰西晉。⑰種族名。居滿洲及蒙古東部。⑱西戎種名。⑲匈奴人名。冒頓之後。冒姓劉氏。檀國稱漢。後改前趙。⑳臨僂氏人。僂號稱秦。㉑鍋種。稱後趙。㉒鮮卑種。稱燕。㉓危險也。㉔梁、唐、晉、漢、周。㉕石敬瑭篡唐即位。稱後晉。㉖忽也。㉗幽、薊、莫、涿、檀、平、順。即燕雲十六州之半。㉘戰國時之兵家不知其本末。或曰魏人。或又曰齊人。鬼谷子之弟子。所著書今存二十四篇。凡五卷。其書言用兵之道。多合於正。古張載會為之注。今不傳。㉙高祖謀臣。㉚本晉人。亡入戎。戎王使人秦。繆公與語。大悅。留不遣。遣戎王以女樂間之。㉛今河北藁縣等地。㉜指天子言。㉝以盆盛物。戴於首者。㉞困也。

〔諸家集評〕唐應德曰此文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羈繼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為者。然及其為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為。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全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

於破決蕩盜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旣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无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踊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五。杜密五。范滂六。張儉七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蓄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

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註音】(咻)音休。(咆)音庖。(坐)蒲悶切。(纒)音緒。

【釋義】①衆聲喧囂也。②水湧聲。③聚也。並也。④字元禮。襄陽人。桓帝時爲司隸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⑤字周甫。潁川陽城人。桓帝徵拜尙書令。轉太僕。以黨事免。後復爲太僕。坐黨事徵。自殺。密與李膺齊名。世稱李杜。⑥征完人。字孟博。官光祿勳主事。坐鉤黨下獄。以黨禍被誅。⑦字元節。山陽高平人。以得罪侯覽被緝亡去。人重其行名。多破家相容。⑧海獸。雄曰鯨。雌曰鮫。⑨水所停也。

蘇子由臣事策一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權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

不然。君有所爲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漬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

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尙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註音】(殿)子六切(謹)音敬

【釋義】①謂進退人材也。降官曰黜。升官曰陞。②恭敬不安貌。③漢武帝子。名據。④字次倩。⑤梁人。漢文帝時相。爲人廉直。不受私謁。文帝倖臣鄧通。在上前不敬。嘉欲斬之。至府檄召通。通至謝罪。頓首出血。嘉怒不解。文帝渡已困通。乃使人召通而謝丞相以解之。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所論極當。而得其人甚難。其材賢非間氣。不能生其器識。非學道不能成。豈易言哉。

蘇子由民政策一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

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疆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疆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跽趨起之心。而閭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粳粳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鍤斯趙。以疇荼

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鱸。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八。捃捃^九。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十。牲牡有^{十一}。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很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十二}。嗇夫^{十三}。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致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

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註音〕〔越〕音杏(起)音迨(藉)音似(鑿)與餉同(鑿)音博(趙)徒了切(鑿)音葉(鑿)音高(挫)音窒(粹)音骨(掾)音求

〔釋義〕①黃帝時大盜。以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故世放號之盜跖。②嚴利也。③起土器。④稀疏貌。⑤斂之小者。⑥刺也。⑦去田間草。⑧穫聲。⑨衆也。⑩城也。⑪牛七尺曰犗。⑫角貌。⑬鄉官。⑭古官名。秦制鄉置嗇夫。職聽訟及賦稅。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茅鹿門云。以競爲號。則不可特三老嗇夫閭里之耳目。其爲教易行耳。又曰。井田既不易。復必行均田之法。兼弁者。少有田而自耕者。多。衆得爲農之利。然後教法可行。不然。豈惟三老嗇夫。雖一如周官。黨正閭胥。歲時讀法。書德行道。藝敬敏任恤者。亦具文耳。

姚氏曰。中間引詩一段文字。甚佳。而於後半。民所與競。義不甚。聯貫是子由精神短處。

蘇子由民政策二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耨。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

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尙安知其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以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賣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

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卻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尙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禱。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註音〕（禱）同酬

〔釋義〕①謂聲調之不協。唐以詩賦取士。故以此爲標準。②抄襲也。③唐始用科目取士。故曰科舉。④漢時選舉民有孝悌力田等科目。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子由之文其正意不肯一口道破紆徐百折而後出之於此篇可見

卷二十一 四 書說類一

趙良說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段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段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

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入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段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段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段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闐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尙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日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註音】(殺)音古(譌)五各切(墨)同默(春)書容切(相)去聲(杵)昌與切(黥)音擊(遄)市緣切(闕)

音吸

【釋義】①人姓名。言軼前因蘭泉得與長見。②即象魏。以其記列教令。故曰冀闕。冀。記也。③即百里奚也。④直言也。⑤不語也。⑥布衣。賤者所服。⑦納晉惠公。懷公。文公。⑧謂城濮敗楚。秦亦與其事。⑨相。春米時。口發聲與并聲相應和。此言春者怨哀。不復以聲和并。⑩左建。立法與人相左。外易。在外革易君命。⑪彈正也。⑫遠也。⑬商君初定變法之令。太子偶犯法。商君曰。太子嗣者也。不可以刑。刑其傅公子虔。復殺祝懽。公孫賈。按公子虔。祝懽。公孫賈。皆太子師傅。⑭骨生成一。片而多力者。⑮即雙戟也。⑯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⑰商。今陝西商縣。於。今河南浙川縣。⑱人君死。臣子不敢斥言。故託言相賓客。

陳軫為齊說昭陽

魏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

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

【註音】（冠）音貫（厄）音支

【釋義】①夏人。游說士也。與張儀俱事秦惠王。以爭寵故。去而之楚之齊。②官名。爲楚之貴職官。③楚懷王將。④今山西襄陵縣。⑤潛王也。⑥王也。王者以之封諸侯。⑦楚上卿。⑧言國中之首也。⑨左右親近之通稱。⑩酒器。容四升。

陳軫說楚王無絕齊交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斧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悅。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

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壯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尙全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士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註音】（惋）烏貫切

【釋義】①秦地名。今河南陝縣。②秦孝公子。③具車也。④令。審也。不得審事楚王也。⑤恨也。⑥止也。⑦東西曰廣。南北曰從。⑧楚邑。今陝西洵陽縣西。有杜陵故城。

陳軫說齊合三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會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會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方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釋義〕
①春秋時。韓趙魏三氏。其初皆爲晉卿。其後分晉。自立爲國。故稱三晉。
②謂互相爭戰。
③今山西絳縣。
④今山西安邑縣。

蘇季子說燕文侯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二遼東^三。北有林胡樓煩^四。西有雲中九原^七。南有呼沱易水^九。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雁門^二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三。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四。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五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疆秦。促近齊趙。齊趙疆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齋^六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註音〕(說)音稅(齋)租稽切

〔釋義〕①名秦。文公桓公子。②國名。周初箕子封此。在黃海日本海之間。現爲日本屬地。③今遼寧東南境。在遼河東。④在今山西西北境。⑤今山西保德寧武崞嵐縣等地。⑥在今山西大同縣西北。⑦在今陝西榆林縣西。⑧即呼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東之神戲山。⑨易水有二。一曰中易水。源出河北易縣西。一曰北易水。源出易縣北。一曰南易水。源出易縣西南。河北易縣。東南流經雄縣霸縣。合桑乾呼沱入海。⑩山名。在今河北昌黎縣西北。⑪山名。在今山西代縣西北。三十五里。⑫肥沃險固。物產饒多之域。謂之天府。⑬今山西代縣。⑭今河北易縣。

在今河北正定縣西。●持以與人也。

蘇季子說趙肅侯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盡其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

包周。則趙自銷鑠^三。據衛取淇^二。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四。踰漳^五。據番^六。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疆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七。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八。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九。舜無咫尺之地^{一〇}。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衡人者^三。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三。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四。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

秦權恐獨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
三五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
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
二六恒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
二七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
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
三〇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
三一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
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
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
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
封蘇秦為武安君。三三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三五以約諸侯。

【註音】(禽)同擒(軼)音紙(番)音藩(傅)音附(卒)音猝(獨)呼葛切(恒)音袁(質)音致(龜)音屯

【釋義】①肅侯弟。名成。②歿也。③楚澤名。今已涸。即湖北安陸縣南。④封內之地。⑤古者天子於諸侯。賜以

湯沐之邑。以其邑之所入。為湯沐之資。所以便齋戒而自潔清也。⑥效。致也。實財也。⑦垂衣拱手。示安然無事

也。⑧即河南。古時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⑨在今河南宜陽縣東。⑩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北。⑪今河南汝陽

縣。⑫如金銷熔。⑬衛淇。當為今之河南輝縣淇縣。⑭黃河。⑮漳分滹獨二水。清出山西平定縣。濁出山西長子縣。

至河南涉縣合漳村。合一。又東南經河北大名縣入衛河。⑯即蘆吾。故城在今河北平山縣東南。⑰即恒山。在河

北曲陽縣西北。與大行山相連。⑱即濟水。下澗為今之大清河。⑲近也。⑳一夫受田百畝。㉑三夫三百畝。㉒八寸。

北曲陽縣西北。與大行山相連。⑱即濟水。下澗為今之大清河。⑲近也。⑳一夫受田百畝。㉑三夫三百畝。㉒八寸。

主張連橫之人。樂器也。以竹爲之。三十六簧。長四尺二寸。櫓宇之末曰軒。外門曰轅。猶言洞壙。發以威力也。源出山西黎城縣。由河南安陽縣至內黃。注于衛。二國結信。以人物爲質也。今河南汜水縣西北。一橫一橫爲午。謂交直也。亦名博陵。今山東博平縣西北。在今陝西商縣東南。齧入遼東牛島。山東牛島間之內海有大灣。入東北者曰遼東灣。遼東牛島爲其東壁。入西南者曰直隸灣。山東牛島突出於其東。今河南武安縣西南。二十兩爲鎰。千東。

蘇季子說韓昭侯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卽斬。堅甲鐵幕。革扶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卽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

以大王之賢。挾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註音〕(阪)音反(循)羽軌切(陘)音刑(扶)音扶(峻)音伐(芮)音納(醜)音隻

〔釋義〕①鞏。今河南鞏縣。洛。今河南洛陽縣。②卽商山。今陝西商縣東南。③宛。今河南南陽縣。④今河南鄧縣。⑤源出河南登封縣東陽城山。至新鄭縣。合溱水為雙泊河。入于賈魯河。⑥在河南新鄭縣西南。⑦弩名。〔淮南子〕。矰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⑧少府人名。時力。距來。弩名。均少府所造。時力謂作之得時。力倍于常。距來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⑨在河南信陽縣東南。⑩今河南鄆城縣西北。有棠谿村。出劍。⑪亦出劍地。⑫地名。⑬鄆國之人善鑄劍。鄆卽河南鄆縣。⑭宛人於馮池鑄劍。故號宛馮。馮池。在今河南滎陽縣西。⑮劍名。吳人干將所作。⑯劍名。越人歐冶子所作。⑰臂脛之衣。以鐵為之。⑱以皮為之。施於臂者。⑲峻。盾也。芮。繫盾之綬。⑳陷也。㉑為秦築行宮。㉒衣冠之制。受自秦也。㉓助秦祭也。㉔獻也。㉕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讖服從他人也。謂蘇秦。卿大夫稱主。褒而美之。故稱主君。

蘇季子說魏襄王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鄆。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䟽。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會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鞗。鞗。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衡人誑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疆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

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句踐^{二四}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三五}。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二六}。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七}二十萬。奮擊^{二八}二十萬。廝徒^{二九}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國而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奸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而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三〇}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三一}。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註音】(勢)音妻(庶)無上聲(嚙)呼宏切(詠)音戊(句)音鉤

【釋義】①在河南滎陽縣東。②今河南淮陽縣。③今河南汝南縣。④許。今河南許昌縣東。鄆本鄭地。在今河南

南鄆陵縣西南。⑤今河南葉縣。⑥卽召陵。故城在今河南鄆城縣東。⑦今河南舞陽縣。⑧故城在今安徽阜陽縣東南。⑨淮水。出河南桐柏山。東流入安徽。匯於洪澤河。⑩潁水。出河南登封縣西潁谷。至安徽壽縣入淮。⑪沂水有四。均在山東。⑫今山東黃縣東南。⑬故城在今山東濰縣西。⑭地名。⑮卽河南也。⑯卷。今河南原武縣。衍。今河南鄭縣北。⑰謂南燕。故城在今河南延津縣東北。⑱在今河南延津縣北。⑲言聲之響而衆多也。⑳威貌。㉑以利害誘之也。㉒卽隴山。㉓兵車也。㉔在今河南淇縣。㉕青巾裹頭之兵。㉖猶今之敢死隊。㉗軍中當雜役者。㉘延

長而不斷也。●斧柄。

〔諸家集評〕姚氏曰韓魏勢危進說較難故文亦減色

吳辟疆曰韓魏小弱而迫近秦無可張大故說韓特以兵器之利爲言魏則極口詡其人兼此皆躲閃之法

蘇季子說齊宣王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狗。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

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註音〕(筑)音竹(隨)音踏(父)音甫(恫)音洞

〔釋義〕①山名。在今山東諸城縣東南。②即古濟水。③四境皆有險固。④五家爲軌。⑤尖銳之小矢也。⑥齊都。故城在今山東臨淄縣北。⑦古樂器。今已失傳。形如琴。十三弦。項細肩圓。鼓法。以左手扼之。右手以竹尺擊之。隨調應律。⑧博。箸也。行六碁。故云六博。⑨即今之踢球也。⑩故城在今山東曹縣北。故衛地。⑪故城在今山東濟寧縣南。⑫兩車並軌而行。⑬狼性。走常還顧。⑭恫。不得志也。獨恐也。以危辭虛聲恐惑之。

蘇季子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成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汗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

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邱。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何得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佯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會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註音〕〔煨〕音餐

〔釋義〕①古之信士。嘗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②殷孤竹君之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逃去。武王克殷。義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③字子輿。孔子弟子。性至孝。作孝經。④無功而食祿也。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與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註音〕（見）音現（堤）音延

〔釋義〕①秦弟。一說秦兄。②田嬰子。名文。爲齊相。③淄水源出山東萊蕪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匯清水泊。又北出合小清河，由淄河口入海。④以土爲人也。比涇陽君。⑤桃枝也。刻削爲人。比孟嘗君。⑥水和土也。

蘇代說齊不爲帝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五。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蘇子說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王曰。伐宋利。對曰。夫約均。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擯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陶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註音〕(辛)讀猝(倍)同背

〔釋義〕①齊城門名。②僭王也。③秦昭王母宣太后異父弟。封于穰。號曰穰侯。④急遽貌。⑤隱也。⑥史記作陽地。今河北灤陽縣南。⑦淮水之北。⑧卽下相。僮取慮。下相故城。在江蘇宿遷縣西七里。僮在睢寧縣境。取慮在安徽靈璧縣北。⑨今山東定陶縣。⑩故城在今山東汶上縣北。大梁之東界。⑪大梁門戶。⑫形勢足以服之。

蘇代遺燕昭王書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疆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

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讐。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東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屣。今

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勿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讐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註音】(實)去聲(賈)讀價(說)音稅(躑)所綺切

【釋義】①附齊之北狄。②自絹布之受汚者。染之爲紫。反爲齊人所好。而價且十倍。③越王句踐爲吳所敗。困于會稽。臣服請和。用范蠡文種計。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因以滅吳。會稽。今浙江紹興縣。④秦王母弟。公子顯公子哩也。⑤草履。⑥子之有寵於燕王。增以國讓之。三年。大亂。齊卽破燕。增死。醢子之。

蘇代約燕昭王書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三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三。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五。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七。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九。寡人積甲宛^一。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

曲一日而斷太行一四。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一七。我離兩周而

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

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鈇戟

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

邱。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

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

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

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

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

得宜陽少曲。致蘭離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

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

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

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

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

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

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黽隘。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

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

趙莊之戰^{五七}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五八}上雒之地^{五九}。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六一}。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註音】(杖)音紙(汶)音民(隼)音荀(繇)音搖(鉅)息廉切(甍)音盲(莖)音攝(適)同謫(畫)同飛(雒)同洛

【釋義】①止也。②杖。今四川涪陵縣。③即岷江。源出岷山北。南至宜賓縣入江。④水至夏而盛漲。⑤楚都。今湖北江陵縣北。⑥自沔陽至上庸皆是。沔陽。今陝西沔縣。上庸。今湖北竹山縣。⑦江名。亦曰南江。出四川南江縣北大巴山。南流經巴中縣。又東南會巴水。逕番巴江。南流至渠縣。會於渠江。以入嘉陵江。⑧漢水。源出陝西寧羌縣北嶓冢山。東南流至湖北漢陽入江。⑨沅抗資遣四水。同堵洞庭。北會大江。故曰五堵。⑩今河南南陽縣。⑪屬類之小者。⑫頃襄王橫。⑬今河南孟縣西北。⑭一曰五行山。起河南沁陽縣北。接山西晉城縣南。北過恒山。至於河北。綿亙數千里。⑮今河南宜陽縣。⑯今山西臨汾縣西南。⑰隨從也。⑱歷也。⑲即東西二周。⑳韓都。今河南新鄭縣。㉑魏都。今山西安邑縣西。㉒地名。在大太行山之西。㉓當作太行。㉔斷絕也。㉕今陝西咸陽縣東北。㉖今河南南陽縣。㉗即封陵。在今山西永濟縣南。㉘即冀亭。在今山西西河津縣東。㉙利也。㉚榮澤之口。與故汴河口通。可決水灌大梁。㉛魏都。今河南開封縣。㉜津名。在河南滑縣北。舊為河水分流處。今已涸。㉝故城在今河南蘭封縣東。㉞在今河南濬縣西南。遮害亭北。㉟邑名。在今河南安陽縣北。㊱故城在今河北清豐縣西南。㊲名偃。㊳一作蘭石。二邑名。離石即今山西離石縣。蘭在離石縣西。㊴畏楚救魏。故尊而重之。㊵今湖北均縣。㊶即鄆。要塞也。在今河南信陽縣。㊷今河南新鄭縣東。有故林鄉城。㊸山東福山縣東境。㊹山東荷澤鄆城壽張等縣地。㊺講和也。㊻魏人公孫衍也。為秦說齊魏攻趙。破蘇秦從約。與張儀不啻而去秦。儀卒復歸秦。秦欲相之。為甘茂所間。復之魏。㊼即馬陵道。在河北大名縣東南。齊用孫臏計。敗龐涓於此。㊽今河南葉縣。㊾今河南上蔡縣。㊿秦昭襄王母宣太后。㊽即魏冉。封於穰。昭襄王之母舅。㊿言輕捷也。猶言欣飛。㊽周顯王三十九年。秦敗魏龍賈軍。㊾周赧王元年。秦敗韓于岸門。㊿周赧王十二年。秦敗魏于封陵。㊽未詳。㊾周顯王四十一年。趙莊與秦戰。敗。㊿即河西今

陝西大荔宜川等縣地。⑤今陝西雒南縣。⑥卽伊洛河。⑦卽已獲三晉全地之半也。
〔諸家集評〕姚氏曰奇峻之氣有過季子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人民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豐穀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餞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邱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

疆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_一地。齊倍_二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疆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_三丕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交。而今乃抵_四。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熟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

【註音】〔餒〕音發(賈)音致(句)古侯切(倍)同背(丕)音邢(舉)同罪

【釋義】①代弟。②餌之也。③春秋鮮虞國地。戰國時爲中山國。後爲魏所滅。在今河北定縣。④西周以涇渭洛爲三川。東周以伊洛河爲三川。⑤在今河北平鄉縣東北。⑥今河北平鄉縣。⑦今山西陽曲縣南部之地。⑧今陝西膚施縣等地。⑨即榆林塞。亦曰榆谿。即今蒙古鄂爾多斯黃河北岸之地。⑩版名。在今山西交城縣東南。⑪即雁門山。在今山西代縣西北。⑫代。今山西北部地。出馬。胡謂林胡樓煩之屬。產犬。⑬皆地名。⑭丕分。即西陘山。句柱之別名。先俞即西踰。雁門山也。

蘇厲爲周說白起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

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九。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九，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釋義〕① 郿人，爲秦將，封武安君。② 赧王二十二年，白起敗韓魏之師於伊闕，拔五城。③ 魏將。④ 蘭離石，並見前。祁，今山西祁縣。秦取蘭離石祁，事在赧王三十三四年。⑤ 善也。〔詩〕我車既攻。⑥ 魏都，今河南開封縣西北。⑦ 楚之大夫。⑧ 射法之善者。左取其直，右取其曲。⑨ 弓撥，弓反也。矢鉤，矢鋒屈也。⑩ 出伊闕塞也。

卷二十五 書說類二

張儀說魏哀王

張儀爲秦連衡^{一*}。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二。輻輳^三。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四者。參列。粟糧漕庾^{五*}。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六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陽晉^七。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八。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

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乃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

【註音】（衡）讀橫（說）音稅（轉）音倭（凍）音愈（恒）音哀（檢）音扼（瞋）稱人切（惡）音烏（瘳）同瘳

【釋義】①東西爲橫。六國居東。秦居西。合以事秦。謂之連橫。②條理通達。如樹枝之成長也。③言人物之聚集。如車輻之聚於轂也。④塞上要處。築牆置亭。使人守之。⑤倉之無屋者。⑥在今河南安陽縣。⑦今山東鄆城縣。有陽晉城。⑧敗也。⑨主合從之說者。⑩握持其腕。⑪怒目也。⑫心惑也。⑬持論之處。⑭喻人言之可畏。⑮尊秦爲帝。⑯厭也。

張儀說楚懷王

張儀爲秦破從連衡。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邱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疆國。非

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六。韓之上地^七不通。下河東^八。取成皋^九。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疆也。夫以弱攻疆。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一〇}。方船積粟。起於汶山^{一一}。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一二}以東。盡城守矣。黔中^{一三}巫郡^{一四}。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一五}。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疆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一六}。而居民苦矣。臣聞之。功大者易危。而民傲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疆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一七}。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

做。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扃天下之胸。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駮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註音〕〔黃〕音奔〔卒〕讀猝〔勛〕音方〔陳〕同陣〔扃〕古鏡切

〔釋義〕①名熊槐。②山。謂終南大華。河。卽龍門河也。③勇士之稱。④猶言不敵。⑤均也。⑥故城在今河南宜

陽縣東。⑦上游之地。⑧今山西安邑縣等地。⑨關名。在今河南汜水縣西。⑩今四川閬中巴成都等縣地。⑪卽岷

山。在四川茂縣西北。⑫兩舟相並也。⑬在今湖北長陽縣西。⑭今湖北天門縣。⑮故城在今湖南沅陵縣西。⑯故

城在今四川巫山縣。⑰秦之南關。在今陝西商縣東。⑱在今河南商邱縣。偏則在邊境。⑲今陝西藍田縣。⑳關也。

㉑宋魯邾莒等國。㉒古人謙言嫁女。曰侍箕帚。㉓惠王駟。㉔謙辭。言不敢徑上於楚王之前。㉕待也。㉖以盛米置

羣鷄中。鷄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名。㉗璧名。夜可以鑿也。

【諸家集評】姚氏曰蘇張之說多非當日本辭爲纒橫學者爲之耳爲此文者蓋以爲說頃襄王若面對楚懷王不應云楚王大怒云云也又東海之上乃楚遷壽春後語於懷王時不合蓋爲此文者未計張儀之年不能及懷王後也

張儀說韓襄王 襄王名倉宜惠王子

張儀爲秦連衡。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跣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裪。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率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則可以疆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土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

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

〔註音〕(轡)音霍(微)音叫(見)同現(蹠)音徒(陶)音拘(賁)讀若變(勝)平聲(跌)音決(程)音呈(註)音挂

〔釋義〕①豆葉也。②供雜役者。③以擔負供奔走者。④微邊微也。微有亭。以供瞭望。塞有城。以爲障蔽。⑤跳躍也。⑥不冠入敵也。⑦彎弓也。⑧頤。弓名。⑨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跌以足扶地。疾行狀。⑩詩。八尺也。言馬前後蹄間。一舉而超過二尋。言其快也。⑪露身也。⑫皆古之勇士。實能生拔牛角。獲能扛鼎。⑬結黨也。⑭誤也。⑮韓之宮苑。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畢。黍梁父之陰。則御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註音】(髡)音坤(見)音現(梧)音古(舉)音亦

【釋義】①齊人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梁惠王欲以卿位待之。髡因謝病終身不仕。②藥名。皆生於山。③低下潮溼之地。④山名。舉黍。卽嶧山。在山東鄒縣東南。梁父。在泰安縣東南。⑤仰也。⑥類也。⑦古時取火之木。

淳于髡說齊王止伐魏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彊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註音】(逡)七倫切(罷)同疲(勸)同倦

【釋義】①力竭也。②困也。

淳于髡解受魏壁馬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壁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壁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爲寡人計之何

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註音】（辨）音非

【釋義】①馬之有數色者。②一車四馬也。古人駕車。皆用四馬。兩服兩驂。故謂之駟。③猶言髡所說不伐魏之事也。④誇讚也。

黃歇說秦昭王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郢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鴛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邱。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

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三四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殫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彊。乘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陵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大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慮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脛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狐祥。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

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出兵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疆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詐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往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註音】(鄒)音焉(要)同腰(謹)音進(彘)音繼(制)音枯(暴)音僕(脰)音豆(惡)音烏(銓)音望(鳩)

大塚切

〔釋義〕①周黔中人。游學博聞。相楚二十餘年。封春申君。②名稷。③西陵在今湖北黃岡縣西北。鄢在今湖北宜城縣西南。④故城在今湖北江陵縣東北。⑤今湖北宜昌縣東。楚墓所在。⑥今河南淮陽縣。⑦低能之犬。⑧東西之極也。⑨卽惠文王名駒。⑩名蕩。⑪言山東合從。韓魏是其腰。⑫秦人。⑬今河南汲縣等地。⑭卽桃城。戰國魏邑。在今河南延津縣北。⑮援魏者。⑯故蒲城。今河北長垣縣。⑰故衍城。在今河南鄭縣北。⑱首垣秦更爲長垣。故城在今河北長垣縣東北。⑲仁一作任。本周國名。風姓。今山東濟寧縣古任城是。⑳故城在今長垣縣西南。㉑故城在今河南陳留縣東北。三十二里。㉒故城在今河南蘭封縣東北。㉓嬰。繞成而守也。㉔今山東聊城縣。河北大名縣等地。濮。水名。磨地名。㉕極也。㉖猶厚也。㉗小狐汔濟。濡其尾。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溼。至極困則觸之。豈不可力之臣也。㉘今山西榆次縣。㉙周敬王三十六年。吳王夫差會魯伐齊。㉚在江蘇吳縣西北。越王擒夫差處。㉛春秋齊地。在今山東萊蕪縣東北。㉜婁江。松江也。㉝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不浸者三板。曰窳生窳。人馬相食。城降有日。㉞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爲臺。而止其上。在今山西榆次縣南洞溝水側。㉟言大軍不遠涉而攻伐。㊱趨趨。往來貌。髣。校也。㊲謂秦。㊳猶累也。㊴剖也。㊵摺斷也。頤。面頰。㊶狐之爲妖者。㊷今湖北隨縣。西則南河鄧縣。古鄧林之險也。㊸卽齊趙韓魏。㊹連也。㊺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南。㊻故城在今山東魚臺縣北。㊼故城在今江蘇沛縣北。㊽後漢封東平王蒼子爲侯國。改曰湖陸。在今山東魚臺縣東南。㊾今江蘇揚州山縣。㊿古蕭國。故城在今江蘇蕭縣。①宋共公之所都也。在今安徽宿縣西北。②周赧王二十九年。齊與魏楚伐宋。殺王偃。滅宋而三分其地。有七邑皆屬楚。故言故宋必盡。③言齊將弁魯也。④若楚秦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加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也。⑤報也。⑥謂以兵裁之。⑦令下而韓魏不聽也。⑧關內。謂秦地。言韓爲秦察諸侯動靜也。⑨魏也。⑩故城在今河南許昌縣東。⑪故城在今河南鄆陵縣西南。⑫故城在今河南上蔡縣西南。⑬故城在今河南鄆城縣東。⑭楚絕魏也。⑮謂平陸。故城在今山東汶上縣北。⑯東西爲經。取齊右壤。於是秦地可自西海至東海矣。故曰一經。

范雎獻書秦昭王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

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覆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書上。秦昭王悅之。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之。

【註音】〔莅〕音利〔樞〕諸傑切〔質〕同鑽讀如本音〔要〕同腰〔斲〕音厄〔舍〕讀捨〔亡〕讀無

【釋義】①魏人。字叔初。副須賈使齊。襄王賜金及牛酒。須賈知之。以告相魏齊。齊怒擊睢。折齒。睢死得入。秦易姓名曰長祿。說昭王相秦。封應侯。②秦官。諷者。事昭王。奉使於魏。陰求賢人。鄭安平薦范雎。稽令夜與俱來見。語未竟。知其賢。於是載之入秦。及雎爲相。薦稽拜爲河東守。③樞。鑽屬。質。剗刀。④指王稽。言薦臣者之必無反覆也。⑤均美玉名。⑥謂分割其權利也。⑦感觸也。⑧公家行使之快車也。

范雎說秦昭王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日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跪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涓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尙。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尙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蒙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與吳

國。闔閭^三爲霸。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三接輿^四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五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六。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王。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七。南帶涇渭^八。右隴蜀^九。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弁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跪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

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僭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三五縮伐魏。拔懷二六。後二歲。拔邢邱二七。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

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

【註音】(與)通以(厲)同(厲)音(貴)音(稽)音(啟)音(恩)胡困切(罷)讀(遊)

【釋義】①西戎國名。在今甘肅寧縣西北。秦惠文時。義渠襲秦。大敗秦師。至秦昭王時。敗義渠而滅之。②驚貌。③諾也。④卽太公望。⑤厲。癩病。以漆塗身。生瘡似病癩。⑥古之勇士。⑦吳王僚子。⑧春秋時楚人名。父奢。兄尙。仕楚爲平王所殺。子胥出奔吳。中道乞食。卒佐吳伐楚。入郢。時平王已卒。乃掘其墓出其尸。鞭之三百。⑨在今安徽含山縣北。春秋時吳楚之界。因山爲關。乃往來之衝。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卽此。⑩卽粟水。在今江蘇溧陽縣西北。⑪樂器也。長一尺四寸。圍三寸。八孔。⑫吳公子光。弑王僚自立。後破楚。⑬殷之太師。諫紂被囚。佯狂爲奴。武王滅殷。封箕子于朝鮮。⑭楚之狂士。姓陸。名通。⑮保母也。⑯辱也。⑰山名。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甘泉出焉。⑱涇水出山之處。在今陝西醴泉縣東北四十里。⑲水名。源出甘肅平涼縣西南升頭山之涇谷。東南流。至陝西高陵縣。入于渭。⑳源出甘肅渭源縣西之南谷山。東南流。至陝西華陰縣北。入于河。㉑隴西巴蜀。㉒卽殺山。函谷。殺山在今河南洛寧縣北。函谷在今河南靈寶縣南。㉓故地在今山東寧陽縣。㉔今山東壽張縣。㉕五大夫。官名。綴人名。㉖今河南武陟縣。㉗故城在今河南溫縣東二十里。㉘故城在今樂澤縣西南。㉙今河南鞏縣。

范雎說昭王論四貴

范雎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

共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法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擢閔王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邱。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註音】(瘴)音鬧(縣)同懸

【釋義】①即孟嘗君。②宣太后弟。③華戎。宣太后弟。封華陽。④名顯。昭王弟。封高陵。⑤名涅。昭王弟。封涇陽。穰侯之封邑。⑥斷制也。⑦楚將。楚使將兵救齊。因為齊相。⑧一夜也。⑨趙司寇。⑩即趙武靈王。周赧王十六年。武靈王傳位於少子何自號主父。後太子章作亂。李兌起兵敗章。章敗走主父所。兌因國主父宮。章死。主父不得出。又不得食。三月餘餓死。⑪臺名。在河北平鄉縣東北。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

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取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入百歲之蓄積。及至

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奮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尙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斲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_一。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

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註音】(內)同納(饒)音箭

【釋義】①周人仕魏。②謂華陽。在今河南新鄭縣東南。③魏臣。④魏臣。⑤即秦相范雎。⑥魏相。范雎與相舍名。⑦名緩。趙人。秦之使臣。⑧言病甚。雖道死。亦將一行。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二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三。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四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五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六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七其行。

【釋義】①魏人。②魏人。③周年也。④印也。⑤改也。⑥古博戲。有以五木為戲。上有梟盧雉犢塞五采。梟為么最勝。得梟者。合食其子。食。行棋也。欲食食之。不欲食握之。⑦止也。

卷二十一 六 書說類三

魯仲連說辛垣衍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疆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

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斷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羶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

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三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二四}諸侯避舍。納莞^{二五}鑊^{二六}攝衽抱几^{二七}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二八}。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二九}殯^{三〇}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飯含^{三一}。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三二}。奪晉鄙軍^{三三}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

是商賈之人也。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註音〕(釐)同僖(坻)音策(斬)音灼(隨)音海(快)音央(鑣)音健(枉)音任(倍)同背

〔釋義〕①齊人或稱魯連。好奇偉傲。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游於趙。秦國趙急。魏使辛垣衍請帝秦。連不許。秦君為卻。後田單言于齊王欲爵之。連逃于海上。②今河南湯陰縣。③客將軍者。因其非魏人而仕於魏也。後衍自稱梁人。則以已仕于魏之故。④從間道入。⑤趙武靈王子。名勝。為趙相。封于平原。⑥孝成王。⑦即潛王。⑧蘇代說潛王去帝號。秦亦因去帝號。⑨臨事不決之意。⑩古之廉士。韓詩外傳。鮑焦周時隱者。廉潔而守。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汚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⑪秦法。斬一人首。賜爵一級。⑫甚也。⑬名嬰齊。桓公子。⑭名喜。⑮裂也。⑯守喪禮。寢苦居廬。⑰斬也。⑱剝肉為醬。⑲意不然也。⑳乾肉。古時殺人往往以其骨肉為脯。為最酷之刑。㉑故城在今河南湯陰縣北。㉒夷維。今山東濰縣。因邑為姓。子者。男子之美稱。㉓牛羊豕三牲具。㉔天子巡視諸侯守地。㉕鎖鑰也。㉖攝。攝也。枉。衣衿。言其君親為廝養事。㉗故城在今山東滕縣。㉘即今山東鄒縣。㉙以米入死人口曰餒。以玉曰含。㉚即信陵君。魏昭王之少子也。㉛晉鄙畏秦兵不進。無忌奪其軍。殺晉鄙。大破秦兵。解趙圍。

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柱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蓐。立則杖插。為士卒倡。曰。何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

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一之奉。西有菑^二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三澠^四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及。援枹^五鼓之。狄人乃下。

〔註音〕〔柱〕同柱音主〔糞〕音匱〔插〕同插〔菑〕莊持切〔澠〕音繩〔枹〕音孚

〔釋義〕①齊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不下。單用火牛攻之。破燕師。盡復七十餘城。以功封安平君。②齊邑。春秋時長狄所居。在今山東高苑縣西北。③長也。④支也。⑤言空守枯邱爲壘。⑥齊邑。故城在今山東平度縣東南。⑦草器。⑧起土之具。⑨久也。⑩今山東掖縣。⑪樂也。⑫水名。淄源出山東萊蕪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匯清水泊。又北出合小清河。由淄河口入海。繩水。今稱漢漆水。在山東臨淄縣西。北匯麻大湖。⑬擊鼓之具。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

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於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_二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洽。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刻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

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註音〕〔信〕同伸〔北〕讀背〔牘〕音牝〔說〕讀稅〔亡〕讀無〔鏗〕力追切〔緘〕音薛〔劓〕武粉切〔禽〕同擒〔坵〕音店〔悁〕於緣切

〔釋義〕①今山東聊城縣。②今山東鄒縣治。③故城在今山東汶上縣北。④濟水之北。卽謂聊城地。⑤謀也。⑥燕相會攻趙。五戰五敗。⑦辱也。⑧公輸班攻宋。九設機變。墨子九距之。班之械盡。而墨子守有餘。孫臏齊人。善用兵。士卒無二心。嘗破魏師。殺龐涓。⑨言無還燕之意。⑩魏冉封陶。商君姓衛。皆貴顯豪富。故以爲喻。⑪秦秋齊桓公之賢相。⑫桓公之兄也。⑬刑具。在足曰桎。在手曰梏。⑭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男而增婢爲臧。女而婦奴爲獲。⑮繫罪人之索也。⑯曹沫爲魯將。屢敗於齊。後會於柯。以匕首劫桓公。盡反魯之侵地。⑰猶擬也。⑱盟會之臺。⑲忿也。

〔諸家集評〕吳至父曰此書有票姚之氣

觸讐說趙太后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會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卻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讐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

食。乃自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位。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實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釋義〕①惠文后少子。孝成王母弟。長安其號也。②官名。③不敢直言病。故曰欲。④王者之車。⑤自謂其子。故視其勿反。⑥諱言太后死也。⑦趙之賢士。〔諸家集評〕姚氏曰左師言固善矣亦會值趙太后明智易以理諭耳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敝。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爲彊秦之所以攻。而使彊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彊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釋義〕①今山西陽曲縣南部之地。②卽白起。戰國秦將。③趙奢號馬服君。其子名括。④趙邑。故城在今山西高平縣西北。白起大敗趙括於此。坑降卒四十餘萬人。⑤越吳敗。乃臣服於吳。退而修政訓士。卒滅吳國。而雪其恥。

蔡澤說應侯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

下駮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彼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彊。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五。越之大夫種^六。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繆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毋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王。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

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悼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

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鶯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盜。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邱_二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_三。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_四。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陣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遂以車裂_五。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奔蜀漢。又越韓魏攻彊趙。北

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
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懾
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
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
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說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攻揚越。北奔陳
蔡。破衡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
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
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剋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
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禽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
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
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
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
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
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
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
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云。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君何不
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

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

【註音】（爾）音歷（徐）同塗（稱）同蓄（報）同創（信）同伸

【釋義】①燕人游學於諸侯。不遇。乃入秦。因應侯以見昭王。王與語大說。封綱成君。代應侯爲相。人或惡之。懼誅。乃託病歸。②釜鬲。烹飪之器。無足曰釜。鼎曲脚曰鬲。③鄭安平。魏人。與雎同至秦。將兵攻魏。爲魏無忌所破。以二萬人降趙。王稽爲河東守。坐與諸侯通。被誅。二人均爲雎所任。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亦以其罪罪之。④爲智辯者所期望也。⑤衛人。初仕魯。後爲魏將。旋又奔楚。悼王以爲相。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遂射殺起。⑥姓文字會。事越王句踐。獻大計滅吳。吳滅後。種賜死。⑦秦使商鞅伐魏。魏使卬禦之。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不忍相欺。欲與公子面相見盟。卬乃與會。鞅伏甲襲卬勝之。⑧晉獻公之太子。獻公寵驪姬。欲立其子奚齊。使申生居曲沃。驪姬之。申生自殺。⑨名賤。殷紂庶兄。封於微。紂淫亂。數諫不聽。遂去之。⑩爲文王四友之一。⑪擊而卻之。⑫宋地。今河南考城縣。有葵邱聚。其地有盟臺。亦名盟臺鄉。⑬皆古之勇士。育能生拔牛尾。⑭田間小路。東西爲阡。南北爲陌。⑮卽五馬分屍。以四肢及首。繫於五馬。鞭之使走。裂其屍爲五。⑯今陝西咸陽縣東。有杜郵館。卽白起伏劍處。⑰今兩廣及安南地。⑱謂三晉之路也。⑲山巖險阻。架木爲梁。以通行人。⑳隱居山水之地。㉑隱士。堯以天下讓之。不受。隱於箕山。㉒吳公子季札也。其父欲立之。辭不受。㉓仙人王子喬赤松子也。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

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釋義】●楚將。荀子嘗與之論兵於趙孝成王前。●高臺。●控弦發聲。而不加矢也。●庶子之無勢而抱深憂者。●嘗敗於秦而失勢也。

汗明說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慙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五}。附澆^{*六}。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羈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一}淪^{*二}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三}。蒞^{*四}被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註音】(慙)初救切(行)音杭(申)同伸(湛)同沈(附)音膚(灑)音鹿(羈)音覓(堀)音骨切(淪)音烏(瀟)音煎(被)音拂

〔釋義〕①不安貌。②固執也。③錄其名於客籍。④山名。在山西晉城縣南。⑤足也。⑥鹽所滲汁。⑦山坡。⑧負載而行步艱難。⑨秦之善相馬者。⑩窟也。⑪污穢也。⑫洗除也。⑬南梁。故城在今河南臨汝縣西南。

陳餘遺章邯書

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鑕。妻子為僇乎。

〔註音〕(阮)丘庚切(郤)同隙(鈇)音膚(鑕)音質

〔釋義〕①大梁人。好儒術。與張耳為刎頸交。秦滅魏。購求耳餘二人。變姓名俱之陳。為里監門。陳勝起兵。耳餘立陳人武臣為趙王而同事之。趙王以餘為代王。後耳降漢。與韓信破趙井陘。斬餘於低水上。②字少榮。二世時。官少府。後從項羽入關。羽立為雍王。為漢王敗死。③今蒙古鄂爾多斯黃河北岸之地。④在今陝西安定縣北。⑤斬腰之刑也。

卷二十一 書說類四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鬪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弁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好，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鷲鳥纍百，不如一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絃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

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三五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三九王梁代益以淮陽卒四一。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五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音赴
 【註音】(從)同縱(奸)同干(滌)音居(驚)音至(鶻)音愕(核)音縣(棍)同沈(黃)音奔(父)讀甫(仆)

【釋義】①漢齊人。景帝時仕吳。以文辨著名。後去而之梁。從梁孝王遊。引為上客。②始皇藏治處。在漢未央宮。③言若懸衡以稱輕重。以法令畫一天下。④大梁人。⑤勝。字涉。陽城人。⑥戎地之河上也。⑦盡也。⑧河間即今河北河間縣。趙幽王為呂后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遼為趙王。取趙河間。立遼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遼欲復還得河間地。⑨怨也。呂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故六齊追怨惠帝與呂后。⑩城陽王名喜。其父與叔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其父。梁地王其叔。乃文帝以章為城陽王。典居為濟北王。二人頗快快。後其叔誅死。父亦薨。故喜顧念而恨。盧博。即盧縣。今山東長清縣。濟北王治處。⑪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文帝立其三子。安為淮南王。敖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言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⑫言吳舉兵反。天子來討。四國皆願其私怨。未必相救。⑬長沙其地與南越相接。水長沙者。言越先以水軍攻長沙也。見《漢書吳王濞傳》。⑭聚舟也。⑮吳地。⑯今河南商邱縣。淮陽王武徙此。即梁孝王也。⑰景帝子餘王淮陽。今河南淮陽縣地。⑱淮水之東。⑲今江蘇江都縣東北。⑳即陝西山西間之黃河。因在冀縣西。故曰西河。㉑出山西省。有清瀾二源。㉒指趙。㉓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獨三越。㉔舉也。㉕立節也。㉖改易精思。㉗見《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㉘大鷗也。㉙威服也。㉚趙王臺在邯鄲。㉛名友。見上鹽趙注。㉜名長。見前三淮南注。㉝《左昭》吳公子光享王。鑄設諸置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

王。〔說苑〕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⑤東牟侯與居。⑥當呂氏之亂。齊王首討諸呂。故文帝封其子。而遣朱虛侯章東使就王封。猶春秋之褒儀父也。⑦指齊王六子中之幼小者。⑧猶言愛子。見〔方言〕。⑨文帝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爲梁王。⑩濟北王興居反。見誅。⑪淮南王長有罪。徙蜀。死於雍。⑫趙人。文帝時許覺謀反。夷三族。言濟北淮南二王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⑬卽景帝。⑭卽文帝。⑮新垣平講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乎。弗迎則不至。⑯誤也。⑰〔史記〕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山巖險絕處。施板梁爲道。爲棧道。⑱章邯爲雍王。爲高祖以水灌城所破。⑲項羽號西楚霸王。⑳荆王指楚霸王項羽也。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訛。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

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二十七}。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一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一九}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二〇}蹈雍之河。徐衍^三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三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三三}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三四}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三五〇}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二九}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三一}之心。而不說田常^{三二}之賢。封比干^{三三}之後。修孕婦之墓^{三四}。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用其讐^{三五}。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七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路。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四三。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入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四五。輪困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尙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五五而王。何則。以其能越學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廡五六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五九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

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掘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註音】(於)音烏(馱)音快題(牘)音牝(燔)音煩(抵)音邸(困)去輪切(逢)音龐(舉)呂員切(磨)同磨

【釋義】①梁孝王名武。陽以武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牟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遂下陽獄。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以自明。②燕太子丹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皇。荆軻卒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曰。吾事不成矣。③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遂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晷晷。趙分也。食者。干歷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晷。④謂盡其計。讖。顧王知之也。⑤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別其右足。武王歿。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別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王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⑥秦二世。⑦具五刑也。⑧〔史記〕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⑨楚狂人陸通。字接輿。⑩〔史記〕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諸。殺比干。剖視其心。⑪〔史記〕子胥自剄。吳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按鴟夷。今之皮囊也。⑫相遇於途。輟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敵之義。⑬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齋往。⑭王奢。齊臣。出亡至魏。齊因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以奢故。義不為編氓。遂自剄。⑮尾生。古之信士。言蘇秦於齊。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按秦說齊宣王。使置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終身為燕。故以尾生喻之。⑯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⑰駿馬也。⑱六國時人。⑲魏人。隨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私告齊。以告魏相魏齊。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睢得出亡。入秦。為應侯。⑳殿末人。㉑周末人。㉒虞人。聞秦繆公賢。乞食以往。㉓名斯。魯大夫季桓子也。㉔姓樂。名喜。宋賢臣。㉕鑠。以火銷金也。言衆口所惡。金為之銷亡。㉖威王名因齊。桓公子。㉗宣王名辟疆。威王子。㉘丹朱。魏子。㉙舜弟。㉚管叔。鮮。蔡叔。度。周之二叔。㉛燕王噲。屬國於子之。齊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乃亡。㉜齊田常弑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五年。齊政歸之。〔尚書〕封比干之墓。⑳紂剗妊者。觀其胎產。武王克商。乃封修之。㉞寺人。教觀。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袿。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難。㉟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之為相。㊱楚國之處士。虞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㊲即陳仲子。兄戴為齊相。仲子以為不義。乃居於陵。㊳於士所求。無所愛惜。㊴盜跖。㊵許

由。① 慤。殺也。七族。上自高祖。下至曾孫。荆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夷七族。② 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難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且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要難走見慶忌。以劍刺之。③ 邪視也。④ 曲也。⑤ 木根也。⑥ 委曲盤戾也。⑦ 隨國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敷之。後蛇銜明珠以報其德。⑧ 卽卞和氏所獻之玉。⑨ 卽伊尹。管仲。⑩ 桀爲長夜飲。龍逢極諫。桀殺之。⑪ 陶人模下圓轉者爲鈞。言制馭天下。猶陶人轉鈞也。⑫ 中庶子。官名。蒙姓。嘉名。秦王寵臣也。⑬ 二水名。在陝西省。⑭ 言得太公。若烏鳥之暴集。⑮ 言爲帷幄。臣妾所牽制。⑯ 食牛馬器。⑰ 周時隱者。廉潔自守。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昔人有評此文。白地明光錦。裁爲負販褌者。謂其詞句瑰偉而漫無法度也。是謂曉於文律。

李申書曰。迫切之情。出以微婉。嗚咽之響。流爲激亮。此言情之善者也。

吳至父曰。此體殆鄉生所擬。其源出於風騷。隸事至多。而以俊氣舉之。後人無繼之者。由是分爲駢體矣。

枚叔說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鎖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做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

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禍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斷榦。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註音】（景）同影（滄）音槍（炊）音吹（霤）音溜（統）古綆字（靡）音麻（蘖）音鼻

【釋義】①枚乘字叔。漢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後因諫王不納。去之梁。景帝時爲弘農都尉。以病免。武帝卽位。復徵之。②錐。鍼也。極言地之小也。③日月星。④慘痛也。⑤二十兩。⑥脫者。免於禍也。⑦寒也。⑧舉火也。⑨楚大夫。⑩與溜通水瀄也。⑪井上木闌。常爲汲索所契傷。⑫磨切也。⑬十累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一百二十斤爲石也。⑭伐木餘也。

【諸家集評】歸震川曰。起伏變化百態橫生。

李申著曰。諷諫之文。若近若遠。新序說苑皆師其意者也。

枚叔復說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兗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兗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賁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

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註音〕〔笮〕音昨〔鋏〕而銑切〔鑣〕同鋏

〔釋義〕①謂胡戎作亂。舉兵卻之。②竹索也。西南夷循之以渡水。故號其種人曰笮。③謂修恩義以撫戎狄也。④量也。⑤蚊虻。形略似蜂。螫人。⑥當也。⑦指鼃錯。因錯爲御史大夫。故曰三公。⑧謂僻在東南。⑨謂貢獻之多。錯雜而出也。⑩東山。吳王之府藏也。⑪海陵。今江蘇泰縣。有吳大倉遺址。⑫長洲。苑名。闔閩遊獵處。在姑蘇南太湖北。⑬朝潮日潮。夕潮日汐。以海水潮汐爲池。⑭十分之五也。⑮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⑯吳都於沛。城在今江蘇沛縣東。⑰吳鑿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⑱在今河南滎澤縣。⑲詳見鄒陽諫吳王書。⑳孝王將閭。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欒布等欲伐之。王懼。乃自殺。㉑膠東。膠西。濟北。淄川王也。㉒漢將鄧寄圍趙王於邯鄲。㉓張羽。韓安國。㉔弓高侯韓預當。㉕止軍也。

〔諸家集評〕劉攽曰：此是後人以吳事實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又邛笮武帝始通此。云南距笮之塞。益知其非。

劉奉世曰：吳王正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耳。三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此書疑非真事。後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

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五六}。下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
宜啓。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
卿抱不測之罪^{二二}。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二二}。雍恐卒然不可諱^{二五}。是僕終不
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
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
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
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憺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
於宮刑^{一七}。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
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
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
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三。下二
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
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
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
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
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
在闔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

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秦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抑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少分甘。能得人死力。雖古名將。不能過也。

召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

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_{三六}睚眦_{三五}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_{三六}貳師_{三七}而爲李陵游說_{三六}。遂下於理_{三六}。拳拳_{三九}之忠。終不能自列_{四〇}。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耶。李陵旣生降。頽其家聲。而僕又茸_{四二}以蠶室_{四三}。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_{四四}。近乎卜祝之間。固人主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_{四五}。其次不辱辭令_{四六}。其次詘體受辱_{四七}。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_{四八}。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在罝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_{五〇}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召於圜牆_{五一}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

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霸。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已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者。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漑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邱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

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與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羸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註音】〔薄〕同迫〔適〕音滿〔憊〕同慘〔舉〕音牽〔闢〕音隔〔背〕音戎〔沫〕音晦〔睚〕魯皆切〔眦〕柴去聲〔說〕音稅〔舉〕同暴〔色〕同陷〔羨〕音牖〔埃〕音哀〔個〕音湯〔儻〕湯上聲〔刺〕音棘

【釋義】①字少卿。滎陽人。常爲大將軍衛青舍人。後青故人門下多去事霍去病。輒得官。獨安不肯去。後爲益州刺史。以太子事下獄被誅。②自謙之詞。猶僕也。③怨也。④皆楚人。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世人無足復爲鼓琴耳。⑤隨侯珠。⑥和氏之璧。⑦許由。⑧伯夷。⑨打也。⑩謂從武帝自東方還。⑪倉猝也。⑫任安以

戾太子事下獄。①迫切相從也。②上雍。今陝西鳳翔縣南。漢祭天作時於此。③死也。④憤憤胸中鬱積也。⑤古刑法之一。男子割勢。女子幽閉。⑥孔子適陳。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適陳。⑦〔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治秦。孰與五段大夫賢。趙良曰。五段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擊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⑧同子。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云。〔漢書〕上朝東宮。趙談驕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袁絲名盜。⑨指京師也。⑩拔也。⑪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⑫猥賤也。⑬無也。⑭言在侍衛周密之地。⑮隴西成紀人。字少卿。李廣之孫。武帝時拜爲騎都尉。將步騎五千。與匈奴戰。力竭而降。⑯謀係借字。俗作醜。酒醉也。藜藿也。謂粥如藜藿爲酒醉之釀成也。⑰單于所居。⑱匈奴所服。⑲匈奴至冒頓時最強。置有左右賢王。⑳血灑面也。㉑忠實也。㉒少則自絕。甘則分之。㉓怒目相視貌。㉔止也。㉕將軍名號。㉖治獄之官。㉗懇摯之貌。㉘陳也。㉙推也。㉚養蠶之室。溫而密。腐刑畏風。須煖。故行刑時須在溫密之蠶室。㉛〔漢書〕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論功定封。申之以丹書之信。㉜遷父爲太史。掌知天文律曆卜筮祠祀之事。㉝理。道理。色。顏色。㉞謂被縲繫。㉟謂著縹衣。㊱除也。㊲縲也。㊳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㊴獄四面有牆。㊵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紂乃囚之於羑里。㊶李斯。楚人。秦用其計。弑天下二世立。趙高用事。誣斯子由與盜通。遂具五刑。腰斬之。㊷韓信本爲楚王。都下邳。信因陳兵出入。有人告信欲反。上用陳平計。僞游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之。械信至洛陽。赦以爲淮陰侯。㊸高帝立彭越爲梁王。梁王稱疾。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張敖。張耳子。㊹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爲丞相。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㊺獄也。㊻景帝時。吳楚反。拜竇嬰爲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爲魏侯。坐權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棄市。三木。桎梏之類。在項及手足也。㊼季布。楚人。項羽將。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之千金。布僞匿於濮陽周氏。周氏乃髡鉗布。衣褐。致廣柳車中。之魯朱家賣之。朱家說汝陰滕公勸帝赦布。召爲郎。㊽鉗以銹東頸也。㊾權夫。字仲孺。穎陰人。㊿繫罪人縲纆之索也。①見魯仲連遺燕將書。①不羈也。猶言不拘束貌。②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八卦爲六十四卦。③孔子見道不行。乃約魯史而作春秋。④屈原爲懷王左徒。爲上官大夫所嫉讒之於王。王怒而疎之。作離騷經。⑤左邱明取列國之史。春秋傳之所未及。集爲國語。⑥孫子。卽孫臏。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爲能不及臏。乃陰使人召臏。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後臏仕於齊。趙攻韓。齊助魏韓。使田忌直走大梁。涓去韓而歸。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令善射者伏夾道。涓至。萬弩俱發。乃自剄死。⑦不韋。陽翟大賈人。秦相。號仲父。不韋致食客三千人。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號呂氏春秋。⑧韓非者。韓之諸公

子見韓削弱。以書諫王。不能用。乃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大賞之。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李斯姚賈毀之。秦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⑤言負累之下。未易可居。⑥辰也。⑦美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如山之出雲。如水之赴壑。千態萬狀。變化於自然。由其氣之感也。後來惟韓退之答孟尚書書類此。柳子厚諸長篇詞意醴郁而氣不能以自舉矣。

李申書曰。厚集其陣鬱怒奮勢成此奇觀。

真西山曰。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跌宕奇偉。亦以見如此人才。而因言事置之廢刑。可為痛惜也。

王生與蓋寬饒書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籛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註音〕(迺)同乃(拂)讀弼(籛)求於切(訾)同貲(詘)同屈

〔釋義〕①漢宣帝時為太子庶子。又同時有同生者。初為龔遂勸海諱曹。及遂遷水衡都尉。以生為水衡丞。

②字次公。魏郡人。深刻喜陷害人。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以書。③彊梁而拒。④指寬饒初為大中大夫。後擢為司諫校尉。⑤使行風俗。志使稱意。⑥拂與弼同。輔也。⑦籛伯玉。春秋時衛人。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①伍員字。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後破誅。②量也。限也。不訾。言其貴重之極。無可量也。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此蓋以危行言。孫望寬鏡也。然則宣帝之時。可知矣。王生智士。史逸其名。惜哉。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會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

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粟。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註音】(憚)於粉切(魚)音庖(拊)音撫(丘)方九切(褻)同袖(賈)音古

【釋義】①楊憚字子幼。漢華陰人。宣帝時爲中郎將。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爲庶人。憚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閉居。自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憚書。諫戒之。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憚乃作此書報之。後楊即以答孫會宗書被錄。②致也。③憚父爲丞相。④憚之得封平通侯。以告霍氏謀反。⑤助詞。與乃字同意。⑥謂逆會宗之旨。而文飾已過。⑦漢制二千石以上。得乘朱輪。⑧位在諸卿之列也。⑨言其功德通於王室。⑩素。空也。空食俸祿。謂素餐。⑪憚與戴長樂有隙。長樂讒於帝前。憚由是得罪。⑫古者建闕觀於宮殿之北。曰北闕。⑬戮力。協力也。⑭既。盡也。謂喪不過三年。⑮裹物燒也。⑯小牟也。⑰拍也。⑱瓦器。秦人擊之以節歌。⑲見《李斯諫逐客書》。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鳴鳴。快耳者。眞秦之聲也。⑳此二句。喻朝政荒亂。㉑此二句。喻賢人放棄。㉒此二句。言及時行樂。㉓戰慄也。㉔卽董仲舒。㉕會宗所居之地。戰國時爲魏土。㉖名斯。㉗皆賢人。文侯師卜子夏。田子方。聘段干木不至。㉘漢時郡名。今甘肅固原縣。有研山。烏山在其境。爲周文王所伐昆夷之故地。㉙語助辭。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文氣豪蕩似史遷然辭涉怨望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

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三之後。孔安國^三獻之。遭巫蠱^三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二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闕篇。傳問^二民間。則有魯國桓公^三趙國貫公^二膠東庸生^二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三封禪^三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二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三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三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一二三君子^三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三

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

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

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

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一二君子不取也

〔註音〕(邊)音邊(它)音他(見)讀現(不)同否

〔釋義〕①子駿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列於學官哀帝令與五經博士講論諸博士不肯

置對因移書責讓之②三代夏商周是也③〔詩序〕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禮〕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④易經⑤微妙之言也⑥食器用於祭祀竹曰籩木曰豆⑦孫武吳起⑧〔尚

書序〕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⑨以古事為是者即有得罪⑩薛人始為秦博士逃去

後仕漢⑪周勃封絳侯⑫權嬰⑬官名掌守故典⑭名勝濟南人孝文聞伏生修尚書詔龔錯往受之⑮經名實

世界最古之史秦火亡失漢初濟南伏生口授龔錯二十八篇號為今文尚書後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

竹簡尚書號為古文尚書⑯學校之官舍⑰即賈誼也⑱武帝年號⑲書篇名武帝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

景帝子⑳武帝年號㉑字子國受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魯共王所發現之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

文字安國以今文讀之承詔作書傳定為五十八篇㉒武帝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

度厄埋木人祭祀會帝病江充言疾在巫蠱掘蠱宮中充與太子據有隙因言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太子恐收充

斬之舉兵反尋敗自殺後田千秋訟太子寃族江充家㉓元帝子㉔疑即相生相生以習禮為禮官大夫㉕趙人

從賈誼受左傳訓故為河間獻王博士㉖名譚通古文尚書為孔安國再傳弟子㉗天子之學㉘當時學者謂尚

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㉙成帝子哀帝欣㉚不專決也㉛合也㉜歐陽生字和伯子乘人事伏生㉝名

高齊人㉞施讎沛人孟喜東海人俱從田王孫受易㉟戾太子之孫㊱複姓名倣字元始一名赤周時人著述穀

梁傳㊲梁邱賀字長翁琅邪人從京房受易㊳夏侯勝從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

有大小夏侯之學㊴謂執其偏見守殘缺之文㊵謂黨同師之學也㊶妬道藝之真也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按此書則漢於六經殘缺之餘收拾補完其功蓋不少也

方望溪曰此兩漢經學淵源所係不得以人而廢又曰劉向校錄羣書歆卒父業而奏七略班固藝文志壹依歆所定後世所傳諸經史記周秦間諸子皆歆所定也歆承父學淵源所漸頗深故禮議經說程朱皆遵用而周官戴記詩書史記內亦間有爲歆所竄亂者歆博學能文所做古書形貌輒似故二千餘年此覆未發程朱復生當能辨黑白而定一尊也

吳至父曰子駿文氣峻厲過於厥考又曰子駿經術深純後人以其仕莽頗加譏議至望溪更創爲新論於六經中不可解者輒爲子駿所竄亂此不根之談不足據也

卷二十八 書說類五

韓退之與孟尙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

不之揚。則之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揚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尙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揚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

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一、二、三、四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註音】（崇）音碎（敷）音姑（休）音朱（寢）音殖

【釋義】①孟尚書。名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佛。愈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云感孝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愈作此書答之。②唐屬江南西道。今江西吉安縣。元和十五年。貶孟簡為吉州司馬。③與欣音義並同。④懼也。⑤今廣東潮安縣。⑥今江西宜春縣。⑦言樂易也。⑧懼也。⑨君臣父子夫婦為三綱。⑩敗也。⑪袷。衣襟也。左袷。夷狄之俗。⑫蠻人之語。⑬張籍。字文昌。和縣烏江人。⑭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工文。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理足氣盛。浩然如江河之達。

會麟生曰。此為韓公第一等文字。當與原道並讀。

張廉卿曰。渾灑變化。千轉百折。而氣愈勁。其雄肆之氣。奇傑之辭。並臻上乘。北宋諸家皆無能為役。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嗔目語難。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日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隄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

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入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戒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註音】(曠)稱人切(頓)音航(捋)音孚(隄)音弟

【釋義】①今湖北武昌。②名公綽。字寬。由御史中丞出爲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觀察使。③指吳元濟。④怒目也。⑤難與言也。⑥猶言強項。又屈也。⑦擊鼓杖。⑧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鞞。告也。⑨指岳州安州。⑩隄。隔也。國人被公綽所乘馬蹶殺乃殺馬祭之。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奔篤蒼古似西漢

大姚曰二書如河決下流而東注

會條生曰文氣絕勁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賢^二煦^一。儒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三^四^五^六^七^八^九^〇。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一。猛虎之士。畏懦^二。躡^三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

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日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註音〕(聰)虛羽切(羅)音踰(驢)子六切(瞻)所六切

〔釋義〕①申光蔡。②指吳元濟。③今河南洛陽縣。④今河南臨汝縣。⑤今湖北襄陽縣。⑥今湖北江陵縣。⑦今河南許昌縣。⑧今安徽阜陽縣。⑨淮陽。今河南淮陽縣。⑩今江西九江縣。⑪大如豹。文如狸。⑫憂愁不安也。⑬裴度也。時憲宗遣視淮西師。

韓退之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

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

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_五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_六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釋義〕①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貞元八年進士。時爲宣州判官。②今河南洛陽縣。③宣歙觀察使。④心也。⑤大江卽長江。⑥窮也。⑦簡也。⑧環尤遺失也。⑨房室深處。⑩界限。⑪細切肉也。⑫炮肉也。⑬青紫謂貴官也。漢制印綬公侯用紫。九卿用青。⑭並水名。在河南省。潁東南流入安徽。經太和阜陽潁上。入淮水。⑮車謂牙車。⑯山名。在河南登封縣北。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自篇首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敘與崔情義。自僕自少至今。亦猶也。承前相親重。而自明所以知崔自比。亦有人說至無所損益也。言衆人有疑而已。獨知之深。自古賢者少。至無怠。因篇首賢者宜在上位。先寄慨而正言以勉之。

劉海峯曰。公與崔羣最相知。故有此本色之文。中間感賢士不遇。尤爲鬱勃淋漓。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攀援古昔。辭道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

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_三忸怩_四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_五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孰。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剛足不爲病。且無使勛者_七再剋_六。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

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
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
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
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刑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
上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註音〕(俳)步皆切音牌(忸)女六切(混)音尼(箒)師交切(則)音月(勅)巨京切(剋)音刻(信)同伸
也。〔釋義〕①雀立之。字斯立。愈三試吏部不售。斯立遺書比之獻玉者。故作此書以報之。②赴也。③俳優雜戲
也。④斬貌。⑤言微細也。斗。量名。容十升。笏。竹器。容斗二升。⑥汲汲不休息貌。⑦彊也。⑧殺也。⑨障。謂塞上要險之
處。築城置吏守之。

〔諸家集評〕會錄生曰前半述己隱忍就試之由夫所謂博學一段鳴其悲憤後幅方今天下一段寫其懷
抱視世絕卑自負絕大極用意之作

張廉卿曰此文及與孟尚書柳中丞諸書皆退之自抒胸臆信筆寫出自然鬱勃雄勁真氣動人作家所不歷
驗者實在於此

韓退之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
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
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
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
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

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否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釋義〕①商。字述聖。繁昌人。以文謁愈。愈稱其語高旨深。元和九年。登進士第。會昌中。以諫黷權知貢舉。歷禮部侍郎。終祕書監。②笙類。樂器也。三十六簧。長四尺二寸。③即黃帝。④黃帝命伶倫所造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六律。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六呂。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劉言潔云。以樊紹述之奇退之目爲文。從字順。此曰三四讀。尙不能通曉。則商於文必概乎未有聞者。

張廉卿曰。古之稱爲文者。必詞足以副其意。然後爲工。於言故修辭。亦文專之最要者。如此文。固是意奇其辭尤足副之也。

韓退之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

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也。
【釋義】①名圖南。字師錫。②李觀。字元賓。趙州贊皇人。舉進士。卒年二十九。③今江蘇吳縣。④與悅通。恍惚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從七友生情韻簡淡而蕩逸
張廉卿曰意深而文淺永

韓退之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蘄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孰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孰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

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濯而三薰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釋義】①即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公子執轡甚恭。②通也。③唐科目名。④相隨順之意。⑤薰。以香塗身也。魯縛管仲與齊。齊受之。三薰三浴之。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奇氣

張廉卿曰此文生殺出入擒縱抑揚奇變不可方物可謂極文章之能事矣又曰筆力似孟子機趣似國策侯

纁學之徒得冷氣所以病也

吳至父曰此篇似諫獵書

韓退之答竇秀才書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入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

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粗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註百】（黷）音咄語（瘴）音障（揣）之瓊切（困）區倫切（稱）苦隕切

【釋義】①賢秀才。名存亮。長安人。聞愈名。心慕之。愈以言事黜爲陽山令。②乃存亮裹糧數千里往從之遊。③劣馬。才能下等曰驀。④弱也。⑤不合也。⑥指貞元十三年。愈爲陽山令。⑦內病爲瘴。外病爲藹。多生於南方暑濕之地。⑧憂懼也。⑨唐初明經。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⑩米藏曰廩。⑪廩之圓者。⑫滿載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雄硬直達之中，自有起伏抑揚之妙。張廉卿曰：此文如一筆書而曲折變化不窮。

韓退之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埃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釋義】①求也。②古俛字。待也。③明也。④齟齬貌。⑤水聲。此喻文思之勃發。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通篇言文之所以成而推本於仁義，故以二語爲樞紐。
姚氏曰：此文學莊子。
張廉卿曰：退之自道所得字字從精心撲出，故自絕倫。又曰：學莊子而得其沈著精刻者，惟退之此書而已。

韓退之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箋教以所不及。旣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

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游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釋義〕①劉正夫爲給事劉伯芻之子。②猶信也。③辱也。自謙之詞。④指正夫父伯芻。伯芻。洛州廣平人。登進士第。遷考功郎中。集賢院學士。轉給事中。

韓退之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註音〕〔揜〕衣檢切

〔釋義〕①名份。②與掩同。總也。③比肩謂肩相並。猶言人之衆也。

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_レ意思。但力爲之。古之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嘆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李翱五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六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釋義〕①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與愈同年進士。②揚雄字少好學。長於詞賦。爲人好古樂道。獨以文章名世。著有太玄法言等書。所作太玄一書。劉歆見之。謂雄爲空自苦。③字君山。能文章。篤好古學。著書二十九篇。號

新論。① 鉅鹿人。嘗從雄問奇字。② 字習之。③ 和州烏江人。

韓退之答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與。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_二徐_二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

也。

【釋義】①中行字大受。貞元九年進士。②今洛陽。時愈從董晉汴州。③時愈從張建封徐州。④幕僚也。⑤言董張二公甫卒而軍亂。故喜其脫禍。

韓退之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
弁。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
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
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
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
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
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
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
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
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
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釋義】①東野名郊。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合。與愈爲忘形交。②念也。③指貞元十五年二月。退之從董晉喪離汴州。四日而軍亂。④謂張建封。退之出汴州。依建封於徐。⑤睢。水名。在河南。⑥李翱字習之。⑦名弁。禮部郎中雲卿之子。⑧今安徽和縣。

韓退之答劉秀才讎史書

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
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尙
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
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邱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
史記刑誅。班固_二瘵死。陳壽_三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_四謗退死家。習鑿齒_五無
一足。崔浩_六范曄_七赤誅。魏收_九天絕。宋孝王_{一〇}誅死。足下所稱吳兢_{一一}亦不聞身貴
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
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
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
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
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
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
言。鑿空_二構立_三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
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駮_四亦粗知自愛。
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

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釋義】①〔左襄二十五年〕崔杼弑齊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②字孟堅。著西漢書。因被人告私作國史。下獄死。③字承祚。巴西安漢人。撰三國志。為荀勗所忌。還為長廣太守。後杜預復薦之於帝。未幾又貶。④字處叔。陳郡人。撰晉史。未成。為虞預所疾。以諂免。⑤字彥威。襄陽人。桓溫辟為從事。溫懷異志。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裁正之。後以腳疾廢。⑥字伯淵。武城人。著國書三十卷。立石銘之。以彰直筆。魏道武帝殺夷其族。並及姻親。⑦字蔚宗。南陽順陽人。作後漢書。以謀反伏誅。⑧赤空也。赤諫謂滅族。⑨字伯起。距鹿下曲陽人。撰魏書。號穰史。無子。齊亡之歲。收家被殺。⑩名義真。聰明愛文義。後為徐羨之等所殺。⑪汴州人。撰武后實錄及貞觀政要。大唐春秋。號良史才。屢遭遷謫。⑫無中生有也。⑬捏造也。⑭癡也。⑮如槃石之特起。⑯高也。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退之此論宜為子厚所屈然所謂據事實錄則善惡自見實後世作史者之法會懌生曰退之實見史不易為為之者皆不免草草率爾言及此則雖遷固亦不免自心慙愧也假令遷固同傳一人同敘一事其傳聞愛憎仍各不同也退之不為史正識力大過人處

張廉卿曰絕無章法而氣脈自然貫注中有造句似子雲而琢雕復璞一歸自然朱梅崖舉此種造句而未自然時以此傷氣

韓退之重答李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

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肯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

〔釋義〕●鄉名。其人習於惡。難與言善。●誠悃也。

〔諸家集評〕會稽生曰韓公文如主人坐堂上而與堂下奴子言是非然不奪學之恐長空

韓退之上兵部李侍郎書

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蘄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岳。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者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

歌。發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瀆嚴尊。伏增惶恐。

【註音】（發）子紅切（瓌）同瑰

【釋義】①李異。字令叔。趙州贊皇人。自紅西觀察使人爲兵部侍郎。②深究也。神往也。③珠不圓者。④琴操。晉戚飯牛車下。扣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纒至斷。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爲相。⑤〔左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陳。觀蒺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發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按發明。名蒺。字然明。鄭人。⑥蝶也。慢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盤硬雄邁

張廉卿曰。隨筆曲注而筆力自樞奇。唐宋人唯韓公內氣充足。又曰瓌怪處。自云時俗所好。足知雄奇之作。非韓公真際直遊戲。以此震駭人耳。亦其才力雄大。恣睢放縱。無所不可。無識者專於此步趨之。豈不可笑。

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個不能自致乎水。爲猶四等。五等。懶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

不衰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衰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矣。閣下其亦憐察之。

【註音】(嶺)音焚(嶺)音賓(鰓)他達切音捷

【釋義】①唐德宗貞元九年。愈應宏詞試。上此書於韋舍人求薦。②「莊子」南溟者。天池也。③水厓也。④小鰓也。亦能食魚。⑤獸名。有水獺海獺兩種。水獺長二三尺。尾尖。四肢趾間皆有蹼。善游泳水中。穴居河岸。夜出食魚。但飲其血而不食肉。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轉折屈曲自生奇致

會慙生曰其意態詭詭瑰瑰蓋本諸滑稽傳千渾文字如是乃爲軒昂

張廉卿曰此退之本色

韓退之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愈再拜。

【註音】（睨）研計切（嬖）依嫁切音臣
【釋義】①開馬之處。②楚郢人。匠人名石。③視也。④姓孫。名陽。秦穆公時人。善相馬。⑤婚姻之親。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釋義】①陳給事。名京。字慶復。②連續不斷也。③卽東都。④沉默無言也。

韓退之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揚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

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鷄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_一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

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禮之所安。亦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狄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瀨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泮泮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

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註音〕〔魁〕音隊〔譁〕張流切〔內〕同納〔獲〕同獲〔狄〕余救切

〔釋義〕①是書爲德宗貞元十一年所上。時宰相爲趙憚。賈耽。盧遵。②唐取士之法。由州縣舉選。不由學館者曰鄉貢。③在宣政殿西南。④退之以大曆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正二十八歲。⑤揚朱墨翟釋迦牟尼與老子。⑥怨也。⑦違也。⑧誑也。⑨言四試于禮部。⑩言三應吏部之選。⑪最下級之位。⑫〔禮備行〕儒有一畝之宮。⑬心不定貌。⑭憂懼貌。⑮書篇名。箕子作。⑯而。佞也。康安也。而康而色。言當安佞顏色。以諛下人。⑰獸名。似鹿而大。⑱黑棊。⑲流動貌。⑳高大貌。㉑行貌。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散體文用韻周秦間諸子時有之惟退之筆力樸健不覺其佻後人不能學亦不必學

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

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蒸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於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盛。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註音〕〔蒸〕如劣切〔蹙〕子六切

〔釋義〕① 經也。② 燒也。③ 庶民也。④ 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⑤ 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⑥ 阻塞也。⑦ 迫也。

〔諸家集評〕吳至父曰此篇知其不可深語故專以情動之

韓退之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

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迤^四連坎^五坳。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七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註音】(迤)株綸切(連)張連切(坳)音可(羈)居宜切

【釋義】①汝州。治今河南臨汝縣。②盧郎中。名虔。侯喜。字叔起。上谷人。③指侯喜。文右書侯喜之姓名。故云右其人。④難行不進貌。⑤不利也。⑥喜色。⑦羈旅。旅寓也。

〔諸家集評〕吳至父曰韓公俠氣本之天賦故於此等言之特沈鬱激寫

卷二十一 書說類六

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勲勲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與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隳兀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使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

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欲歔喘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謹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間。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巧。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三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慘。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尙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總。以至此也。自古賢

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上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猥忽。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覩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

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註音】(轉)其季切(驚)音齧(扇)同煽(獵)音老(露)音夢(恒)音旦(販)音鄒(昵)尼質切(揣)之端切(膠)力竹切(總)桑故切(搗)張瓜切(瘞)音挫(澳)他典切(忍)年上聲(鵠)落戈切(觥)音郎

【釋義】①字公範。京兆長安人。②言欣喜至跳躍也。③心動也。④指子厚受貶永州也。順宗時。子厚附王叔文以進。及憲宗即位。叔文賜死。子厚貶為永州司馬。⑤不動貌。⑥腹內結塊。⑦心下為膏。膏。病入膏肓。言疾之深不可救藥也。昔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⑧指王叔文。⑨庶民也。⑩不安貌。⑪違也。⑫逆也。⑬誹謗也。

⑭分布也。⑮造謠也。⑯煽惑也。⑰厚也。⑱西南夷。⑲晦也。⑳悲慘貌。㉑子厚元配早卒。時尙未續娶。㉒嗣也。㉓與

避同。親近也。㉔去冬節一百五日。合在清明前二日。㉕治馬病者也。㉖夏日治睡者。田五十畝曰畦。㉗辱也。㉘與

訴同。告訴也。㉙漢直不疑狀貌甚美。有言其盜嫂者。不疑曰。我乃無兄。㉚第五倫三娶孤女。人謂攝婦翁。㉛見韓

退之復上宰相書注。㉜齊人。人皆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禮之。㉝南陽人。為郎中。其同舍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

同舍郎疑不疑。不疑償之。後告歸者返而歸金。亡金者大慙。㉞字文饒。華陰人。寬嘗行外。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

中認之。寬步歸。後認者得牛。以牛送還。㉟鄭大夫。晉文公過鄭。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後文公返國。因伐

鄭。曰。予我詹而師還。詹往。晉人將烹之。後仍釋歸。㊱楚人。囚於晉。晉侯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

操土音。不忘舊也。請而歸之。㊲〔左襄二十一年〕變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肸等十人。囚叔向。叔向以為祁奚

必能出之。㊳魏人。危屋棟也。〔史記〕趙使魏王殺痤。而與魏地。魏王使吏捕之。痤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

瘞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地。則王將奈何。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以免。㊴范陽人。曾教韓信反

及信誅。高帝欲烹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後曹參為齊相。請通為客。㊵陽武人。初從沛公攻南陽。有罪當斬。王陵請

沛公赦之。後相文帝。㊶歸漢後。坐法當斬。信仰謂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因釋之。後拜大將。㊷臨

淄人。從梁孝王遊。為牟勝等所譴下獄。上書自陳。王出之。特為上客。㊸未央宮殿前正室。文帝既以誼為長沙王

太傅。後復召至宣室。問鬼神事。千乘人。漢武帝時。寬得罪。韓說諫。帝遂赦寬。復用之。㊹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

父偃取奏之。幸蒙不誅。復為大中大夫。㊺字子政。與蕭望之同下獄。望之自殺。向得復用。㊻弱也。㊼垢濁也。㊽才

能也。㊾委曲也。〔左思賦〕嗟難得而飢饉。㊿疑婦也。㊽愚笨貌。㊾謂後嗣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子厚寄許蕭李三書。未嘗不自報任安來。但史公刑不當。罪故悲憤。而其氣豪壯。子

厚自反。不館故氣象衰頹。然撰造苦語絕工。勸人矜閔。鹿門比之胡笳塞曲。褒貶極當。

厚自反不館故氣象衰頹然撰造苦語絕工勸人矜閔鹿門比之胡笳塞曲褒貶極當

厚自反不館故氣象衰頹然撰造苦語絕工勸人矜閔鹿門比之胡笳塞曲褒貶極當

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跪五。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九。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二。重三。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三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缺舌啁諫四。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

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畝，爲耕叱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註音】〔叶〕同協〔韻〕音兀〔發〕忌立切〔類〕音冒〔既〕音帽〔隨〕音墜〔馱〕音決〔噀〕音豚〔曉〕許么切〔瘖〕音陰〔瘖〕同瘖〔瘖〕同瘖

【釋義】① 俛字思謙。貞元中，及進士第。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② 今湖南祁陽縣。③ 今湖南零陵縣。④ 忠貞貌。⑤ 不安貌。⑥ 危也。⑦ 明也。⑧ 官名。未爲一。⑨ 定數。⑩ 忌嫉也。⑪ 聲嗜難也。⑫ 不明貌。⑬ 足腫也。⑭ 驚懼也。

①鳥名。伯勞也。②衆口雜呼。③聲也。④啞也。⑤同。遭貶逐之人。如劉禹錫等。⑥衣雜也。⑦理。治也。唐避諱。故改理。理平之世。言治世也。⑧伐木餘也。⑨芝。瑞草。色有五。菌。地覃也。⑩一夫之居。⑪田民也。⑫大鈴也。古以宣教令。【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前寫求進者。造作誇言。後感蠻夷中氣候殊異。極工。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瘧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疥。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癘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

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慄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贏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眾人待常州邪。若眾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註音〕(杓)音標(藿)音狄(廷)渠容切(鞞)音俾界(嬾)音覆(瘡)羽軌切(圓)同圓(癯)音隆(翫)同玩(飴)音怡

〔釋義〕①建字杓直。遜弟。貞元中。補校書郎。擢左拾遺。翰林學士。②驛遞之車。③劉禹錫字。與子厚同遭貶。④蓬。莖高尺餘。葉如柳葉。有鋸齒。秋枯根拔。風捲而飛。莖狀如藜。今稱灰藿。⑤躑躅也。⑥木名。產於熱地。入藥為消化品。⑦脾。股也。麻木也。⑧大蛇。⑨小蛇也。⑩一名城。據博物志。載謂射工蟲。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⑪水中小蟲。雨後。人踐沙上。著人如毛髮。刺人便入皮裏。〔廣東新語〕⑫癩痕。⑬失意貌。⑭蔡中。皇帝所居之地。非侍禦之臣不得妄入。⑮罷病也。⑯猶言感世之民也。⑰謂病弱而涼餒也。⑱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為常州刺史。⑲崔羣字。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子厚在貶所寄諸故人書。事本叢細。情雖幽苦。而與自反而無怍者異。故不覺其氣之瀟相。其風格不慙。與嵇叔夜絕山巨源書。手而鹿門以擬太史公報任安書。是未察其形。並未辨其貌也。

又曰退之云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此數篇詞旨悽厲而其氣實未充三復可見

劉海峯曰前篇永州風物之惡後感人生歲月之促世語極工

姚氏曰子厚永州與諸故人書茅順甫比之司馬子長韓退之誠爲不逮遠甚而方侍郎遠云相其風格不過如與山巨源絕交書則評亦失公矣子厚氣格堅健自有得於古人若叔夜文雖有韻致而輕弱不出魏晉文格如子厚山水記間用水經注與象然子厚豈鄙道元所能逮邪

吳至父曰方氏論其氣未充可也至云與自反無忤者異乃隨俗是非不既事實子厚有何媿忤正坐名高氣盛見忌時流遂至一斥不復耳范文正嘗論此最允當

柳子厚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曰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間疏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註音】(一)亟去史切

【釋義】(一)比也。(二)數也。(三)古銜名。十黍爲銖。十銖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四)佩服也。(五)勉也。

卷三十一 書說類七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會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欣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麵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筒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閻於朋友。此以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

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嗟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三。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嘗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眞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二。感三。感二。怨三。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二。感三。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

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會酒飲。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註音】（給）音殆（蘇）尺充切（玷）音對（訖）茶去聲

【釋義】①師魯。名洵。河南人。官太子中允。時范仲淹落職。殊抗疏救。呂夷簡怒。斥監鄧州酒稅。修亦坐貶夷陵令。②王拱辰字。③縣名。今湖北宜昌縣。④俗言玷也。⑤今湖北江陵縣等地。⑥州名。今湖北鍾祥縣。⑦今湖北襄陽縣。⑧茶之老者。⑨不了解也。⑩高。指高若訥。官司諫。修貽書責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云云。⑪余靖字。靖與修殊同時遭貶。⑫今江蘇淮安縣。⑬感感憂心焉。⑭卽韓愈。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入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慙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

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以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八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

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註音】（蠶）音爐（臨）音希

【釋義】①即歐陽修。舍人。官名。②稱已死之祖。名致堯。字正臣。五代時。擢身不仕。宋太宗時。官至吏部郎中。有文集百餘卷。③敬也。④刻也。⑤善也。⑥周徧也。⑦傷痛也。⑧望也。⑨謂境遇困厄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必發人所未見之義。然後其文傳而傳之。顯晦又視其落筆時精神機趣如此。文蓋兼得之。

劉海峯曰。文亦雍容溫雅。而前半歷敘作銘源流。不免鈍拙駸蹇。

曾子固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輦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向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熒熒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

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頌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叢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輩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慙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註音〕〔阮〕乙革切音厄〔櫛〕初觀切

〔釋義〕①杜相公。名衍。字世昌。山陰人。慶曆中爲相。百日而罷。後以太子少師致仕。封祁國公。②土場也。③阻塞也。④棺也。⑤哀念也。⑥不休息貌。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溫雅中有彈雄之氣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未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樸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

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壅之爲沼。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緒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蠍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

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游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四}畚築^{*五}，列於兩河之壩^{*六}，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眈眈^{*七}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下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九}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警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

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上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巖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

〔註音〕〔禮〕音乘〔縉〕音豬〔猥〕音良〔整〕音釋〔齧〕音臬〔擢〕音關〔擾〕音憂〔墻〕而宣切〔唱〕古縣切

〔釋義〕①韓名琦。字稚圭。相州人。樞密。宋制有樞密使。副使等官。②太尉。秦官名。掌武事。漢因之。其尊與丞相等居三公之首。歷代相承。至明始廢。③田界之墻。④沼曲池。址小渚。⑤水之迴旋。⑥城也。盡也。⑦足亂也。⑧即

土灰蛇。⑨蟲名。有毒。鉤整人。⑩貫也。⑪修理也。⑫今四川省。⑬春具。⑭無齒之耙。⑮威士器。⑯河邊地。⑰側視貌。

⑱衛也。⑳名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爲樞密使。㉑唐時人。平安祿山之亂有功。封汾陽王。㉒亦唐時人。與郭子儀

同平安祿山。封爲臨淮王。㉓爲兵馬使。謀以精騎逐李光弼。不果行。光弼斬之。

〔諸家集評〕方望鏗曰。老蘇文勁悍。詠奇或過於大蘇。而精細調適。處則不及。蓋由時隨而學。僅探晚周諸

子及國策之編輿而出入於賈彘韓柳數家胸中實儉於書卷也此集中傑出之文而按其根源亦適至是而止
劉海峯曰雄放當屬宋人書中第一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可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

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
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
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
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
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攀
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
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
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
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
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
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
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
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
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
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
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

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註音〕（潛）所悉切音刪（蟪）鉅咸切音纒

【釋義】①歐陽內翰。歐陽修也。宋時翰林稱內翰。②名仲淹。字希文。③名弼。字彥國。④見永叔與尹師魯書注。⑤名襄。字君謨。以上皆宋人。⑥見永叔與尹師魯書注。⑦涕流貌。⑧名愈。⑨習之名。期。唐人。⑩字敬輿。唐人。⑪不動貌。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荊州^二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驎^三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輕^四。走下而不軒^五。其伎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伎也。夫馬者。有昂首而豐臆^六。方蹄而密睫^七。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八。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九。一目而眇^{一〇}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伎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川^二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執事之長。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疏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二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

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的眇。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游魏。自魏無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註音】(輕)音智(應)伊力切(睫)音接(踴)音罩(眇)音麵

【釋義】①王兵部。名子騫。字熙仲。會弟。②今湖北江陵縣。③千里馬也。④車卻而後。⑤車覆而前。⑥胸臆也。

⑦目旁毛。⑧踰越也。⑨四達。道也。⑩邪視也。⑪西川地名。今四川之西部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似從戰國策汗明說春申君來文亦雄肆然終不及其簡古有味

蘇子瞻答李端叔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二在^三。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五秦太虛^六輩語。眞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七羊棗^八。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

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饒饒。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乎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註音】(歇) 蠶上聲(讀) 女交切(攣) 初銜切

【釋義】① 端叔。名之儉。趙郡人。著姑溪集。② 斬衰。喪服。以粗麻布為之。三年之喪服斬衰。③ 居喪也。④ 羸。羸之中。⑤ 名庭堅。號山谷。⑥ 名觀。字少游。⑦ 昌蒲也。楚文王嗜之。⑧ 會稽暗之。⑨ 喧也。⑩ 漢高罵劉敬詒。⑪ 木之癭。癭似頸瘤者。⑫ 日旁氣也。美石者暈。⑬ 犀角之有紋也。⑭ 子瞻在神宗時。與王安石議論不合。貶黃州。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本色語自然。工雅然已開語錄之漸。吳至父曰。此文可謂怨而不怒。養到之驗。雖振筆直書。而氣韻自然。非他家所及。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

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

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註音】(恣)資四切(嵩)音松

【釋義】①今河北山西地。②任意也。③山名。在今陝西藍屋縣。④古中嶽。在今河南登封縣。⑤山名。西嶽曰

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⑥苑囿。畜養禽獸處。古謂之囿。漢謂之苑。⑦周公名且。召公名奭。均武王弟。武王崩。成王幼。周召輔政。⑧周宣王時臣。王命方叔征荆蠻。召虎平淮夷。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文亦有疏宕之氣。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贖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邪。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

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賢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惟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釋義】①張殿丞。名師錫。開封襄邑人。②安石父益。都官員外郎。③今廣東曲江縣。④罪也。⑤憐惜也。⑥指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之。爲崔子所殺。其弟又書。又殺之。⑦充滿盈溢曰衍。⑧飽足也。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荆公之書多深思遠識。要之於古之遺。而其行文處往往適以婉饒。以刻譬之入幽谷。淺整令人神解。而與不窮中有歇會所不及處。

劉海峯曰。中間概古今作史之不同。曲折淋漓。介甫僅見之作。張廉卿曰。文有風霜之氣。字句亦覺鋒稜隱起。

王介甫上凌屯田書

俞跗疾醫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歆然以爲己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跗之心。其族媼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蹶困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

兩世之柩。窶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感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巖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為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兪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故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為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註音】(鑿)同醫(歌)音坎(窶)羣羽切讀如巨

【釋義】①陵屯田名策。字子奇。宣州涇人。由廣南西路轉運使。徙屯田員外郎。②黃帝時良醫也。③(孟子)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為失肩背之喻。④意不自滿。⑤病兪跗謂望兪跗治其病也。⑥度也。⑦貧陋也。貧不能為禮謂之窶。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類昌黎

張廉卿曰起甚奇。編擬韓退之稍覺峭薄

王介甫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為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

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釋義】①司馬諫諍。名光。字君實。夏縣人。②指司馬君實。以爲新法不可行也。③佞也。④人衆而鼓噪不靜者。⑤祖丁之子。〔尙書〕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胥怨。作盤庚三篇。

【諸家集評】姚氏曰亦自勁悍而不如昌黎答呂鑿山人之奇變
吳至父曰固由兀傲性成究亦理足氣威故勁悍廉厲無枝葉如此不似上皇帝書時尙有經生習氣也

卷三十一 贈序類一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釋義】①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時河北諸鎮。自天寶後不稟朝命。每自辟土。邵南往依之。②今河北山西地。③今河北南部。山西北部。④樂毅爲燕昭王伐齊。立功後。因失歡於惠王。去燕之趙。趙封爲望諸君。⑤荆軻在燕。與燕市屠狗擊筑之高漸離爲友。後太子丹使軻刺秦王。未果而死。高亦繼軻志以筑擊秦王。不中被殺。【諸家集評】朱子曰此篇言戰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爲道上威德以驚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

劉海峯曰微情妙旨寄之筆墨之外昌黎平生作文不欲託史記籬下獨此爲近

大姚曰冠絕古今然較之史公自有崖壑

曾蘇生曰沈鬱往復去膚存液

張廉卿曰收處寄與無端如此乃謂之妙遠不測

韓退之送王秀才含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

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箪。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續。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旣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註音】(飄)音標(箪)音單(麴)音鞠(蘖)音界

【釋義】①隋王績作。②籍字嗣宗。晉字淵明。皆晉人。不得志於時。以詩酒自隱。③驕傲也。④名回。孔子弟子。⑤字子輿。孔子弟子。⑥酒母。⑦德宗年號。⑧猶言大功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含蓄深婉。頗近子長退之文。以雄奇勝人。獨董邵南及此篇深微。屈曲讀之。覺高情遠韻。可望不可及。

會稽生曰。澹宕夷猶。風神絕遠。

廉卿曰。此篇與退之他文有陽剛陰柔之別。然空中起步。其來無端。則一也。又曰。唐人始以贈序名篇。作者不免賁諛體。亦近六朝。至退之。乃得古人贈人以言之義。體簡辭足。掃盡枝葉。所以空前絕後。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

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入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攸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未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揚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季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

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註音〕(飲)同奪(咎)通泉(陶)音搖(鐸)達各切(駢)蒲眠切(攸)音擾(弛)音殿

〔釋義〕①唐武康人。貞元中舉進士。官溧陽尉。詩託興深微。而結體古奧。唐人自韓愈以下。莫不推之。愈集中貞曜先生墓誌銘。即爲東野作也。有詩集十卷。②擾亂也。③播盪也。④衝也。⑤塞也。⑥燒也。⑦皆樂器。⑧推移也。⑨唐堯時。虞舜時。咎陶。舜臣。禹夏代之首帝。⑩舜樂。⑪太康好獵。其弟五人。作歌調之。⑫禮樂射御書數。⑬金口木舌。古時施政教時。振之以警衆者也。⑭楚蒙人。著莊子。⑮戰國時楚人。官至三閭大夫。襄王時。被讒。謫于江南。自沈汨羅江死。⑯卽臧文仲。魯大夫。⑰名況。趙人。著荀子。⑱卽楊子。⑲宋人。倡兼愛之說。著墨子。⑳字仲。齊桓公相。著管子。㉑字平仲。齊人。著晏子春秋。㉒姓李。名耳。字伯陽。春秋楚人。著道德經。爲道家之祖。㉓相韓昭侯。著申子。㉔韓公子。喜刑名法律之學。著韓非子。㉕周人。務刑名之學。㉖齊人。㉗齊人。㉘魯人。著書二十篇。㉙齊人。著兵法十三篇。㉚字伯玉。唐梓州人。㉛字弱夫。京兆武功人。㉜字次山。汝州人。㉝字太白。號青蓮。隴西人。㉞字子美。號少陵。杜陵人。㉟字元賓。趙州贊皇人。㊱字文昌。和州烏江人。㊲指溧陽。時東野爲溧陽尉。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林希元云。文極變化。而爲人物之鳴。皆出於不平。則未確人多不察。

劉海峯曰。文以天字爲主。而用鳴字。箝鳴字。縱橫組織。其間奇絕。變化又曰。雄奇。創闢橫絕。古今會蘇生曰。微引大繁。頗傷冗蔓。

張廉卿曰。儀禮之細。謹考工之峭。宥性此與畫記與之相肖。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

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濟其裁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悵。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之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顏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註音〕〔曠〕音劑〔裁〕側吏切〔寤〕君上聲〔快〕同快〔鑑〕莊持切〔銖〕音殊

〔釋義〕①烏程人。善草書。宣宗朝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②養由基。楚之善射者。③宋人。善解牛。④字子野。春秋時樂師。⑤戰國時之名醫。⑥熊倜。楚之勇士。善弄丸。⑦古之善弈者也。⑧劉伶字。晉人。⑨嘗也。⑩切肉日載。⑪唐吳郡人。字伯高。善草書。世呼曰張顛。⑫猶言頭緒也。⑬喻輕微也。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韓公本意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為伎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伎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方望溪曰子厚天說似類莊子若退之為之並其精神意氣皆得之矣觀高閑序可辨

劉海峯曰奇崛之文倚天拔地

張廉卿曰退之奇處最在橫空而來鑿險縱幽之思簡雲乘風之勢殆窮極文章之變矣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三。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入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三。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四}。蟺^{*五}扶輿。磅礪^{*六}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礪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註音】(賦)音史(柳)敕音切音琛(蜿)音鸞(蟺)音蟻(磅)音礪(礪)音泊

【釋義】①東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中岳嵩山。②今河南。③謂五嶽。即大庾嶽。桂陽驛田嶽。九真都龐嶽。臨賀萌渚嶽。始安越城嶽是也。④今湖南郴縣。⑤糾結狀。⑥瑞氣貌。⑦廣被也。⑧石如玉者。⑨泉水由岩罅下滴其所含石灰質。日久凝結。狀如鐘之乳。故名。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此文如黑雲漫空疾風迅雷甚用驟至電光閃閃頃刻淨掃陰霾皎然日出文境奇絕

會條生曰磊落而迷辭收處絕詭變

韓退之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九敵其陽。是惟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霜雪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至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二為廣州刺史。盡收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三。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四。合東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註音】(八敵)音蠶(顛)音賓

【釋義】①名平。扶風平陵人。貞元五年登進士。②今浙江福建一帶地。③古者江浙閩粵之地。為越族所居。故曰百越。在浙江曰於越。福建曰閩越。此指南越。即今廣東。④星之纏舍。⑤星次之名。與斗宿及牽牛星相當。⑥星名。在天河之側。與織女星相對。⑦即黃海。南海。⑧出氣貌。⑨海中大陸地謂之島。卉服。以葛為之。⑩奉天人。官嶺南節度使。⑪今廣東南海縣。⑫今陝西扶風縣。⑬字貽周。京兆金城人。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起得雄直惟退之有也

張廉卿曰起勢如河之注於海如雲出而風颺之而造意雄堅無一字懈散讀之但覺騰躡而上行
 吳至父曰平以文士不得志於京師而遠出南海從幕職故為言此其意微妙高遠非苟為壯麗也

韓退之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日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釋義〕①字景山。蘄州人。貞元五年。第進士。長慶中爲河中少尹。以能詩名。②廣。漢蘭陵人。字仲翁。爲太傅時。兄子受爲少傅。在位五年。廣謂受曰。官成名立。不去恐有後悔。具謝病歸。送者車數百輛。觀者賢之。③錢行。④楊巨源。爲詩體律務實。工夫頗深。爲諸生所宗。⑤詩小雅燕饗之詩。後人以舉人登第而宴。爲之鹿鳴宴。⑥諸家集評。唐應德曰。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會王集內無之。

方望溪曰此篇與送石溫二序本應酬之作而荆川諸子感稱之恐退之不許爲知言

劉海峯曰馳驟跌蕩生動飛揚曲盡行文之妙

會稽生曰嗚嘆抑揚與送王秀才序略相類歐公多似此種

吳至父曰二疏以與許伯不平去位孟堅爲傳最爲含蓄少尹之去亦必有不可於意者故比附二疏爲清遠之文蹊徑非復孟堅所到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_二之陽有盤谷_三。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_{*}。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旆_四。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_{*}。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_五。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_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

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越起。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傲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令。樂且無央。虎豹遠跡令。蛟龍遁藏。鬼神守護令。呵禁不祥。飲且食令。壽而康。無不足令。奚所望。膏吾車令。秣吾馬。從子於盤令。終吾生以徜徉。九*

〔註音〕(蒙)同叢(峻)同俊(擊)於計切(越)音吝(起)音疽(囁)日涉切(嚅)音儒(飽)音常(佯)音羊
〔釋義〕①晟子。泆州臨潭人。②山名。③在今河南省境內。④旗之注旄牛于竿者故曰旆。⑤食也。⑥繫也。⑦欲行不行貌。⑧欲言不言貌。⑨戲蕩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兼用傀儡之體而非傀儡之文則哲匠之妙用也又曰兩層夾寫而隱居之高益見行文藏蓄不露又曰東坡欲微作一篇而不能其傾倒於此文至矣

會稽生曰別出奇徑跌宕自喜

韓退之送區冊序

陽山^二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宇。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

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註音】(莖)渠容切(磯)音幾(識)音志

【釋義】①南海人。喜讀書。操持雅飭。貞元中。退之以直言貶陽山令。冊往見之。及歸。退之爲文送之。②今廣東陽山縣。③言語嘲戲。④面目矜矜。⑤退之於貞元十九年。貶陽山令。⑥一作攀。牽引也。⑦古者賓上自東階。⑧足闕聲也。⑨蔭也。⑩水中大石。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風致與柳州相近。

劉海峯曰。昌黎陽山後文字。尤爲高古。

會稽生曰。送區弘南歸詩。做兀跌宕。此文當是一時作。故蹊徑與句之靡悍。並與詩相類。

張廉卿曰。逾鬱醇宕。風致與柳相近。惜抱文頗似之。又曰。退之此等文。真有鑿刻萬物之能。又曰。不獨鑿刻。精瑩。要其命意。最幽潔。故讀之有味。

吳至父曰。敘貶所往往舍荒涼。而矜佳勝。公此文乃正言窮陋。然止以反跌宕生耳。故文勢爲之益峻。

韓退之送鄭尙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與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

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撻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入。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夏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盜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餼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註音】〔帕〕莫曉切〔鞞〕許戈切〔屏〕必郢切〔颿〕同帆〔踔〕陟敎切〔撞〕宅江切〔撻〕音唐〔薙〕音替〔獮〕息淺切〔餼〕酒去切

【釋義】①名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②屬官。③越也。④大水。⑤抵禦也。衝突也。⑥殺也。⑦今濟

州島。①卽琉球羣島。今屬日本。改爲沖繩縣。②今日本蝦夷。③二洲名。在海中。④今安南境內。⑤今暹羅地。⑥今東埔塞地。爲法保護國。⑦國名。在南海洲上。⑧穆宗年號。⑨今湖北襄陽縣。⑩滄州。今河北滄縣。景州。今河北東光縣。德州。今山東德縣。棣州。今山東無棣縣。⑪治今陝西華縣。⑫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權爲右金吾衛大將軍。穆宗卽位。改左散騎常侍。長慶元年。自河南尹入爲工部侍郎。二年十月。遷本曹尙書。⑬租也。⑭模範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字句俱學儀禮

劉海峯曰措語形容一一奇崛乃韓公本色

會蘇生曰氣體似漢書匈奴傳

張廉卿曰似從史記匈奴外夷諸傳出簡古奧峭卻有餘又曰學古文者似勿從此種入恐學韓而失之重滯

又曰前面如巨流磅礴至其南州句便暴怒噴薄矣

韓退之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二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舉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

其行云。

【註音】（鶴）音骨（桐）音網（刺）七迹切

【釋義】①名侑。陳州人。元和間使回鶻。可汗驕甚。欲臣使者。侑不爲屈。②即回紇。突厥之別種也。唐時有內外蒙古之地。③不得志也。④卽中書省。尙書省。門下省。⑤言之不休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莊嚴簡重另是一種與楊少尹等序正相反
會條生日字字峭立個儻軒偉

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旣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昧首。鞞袴握刀在左。右雜佩。弓韞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註音】（昧）音末（鞞）音曷

〔釋義〕①名慧。字叔翰。②今河北境內。③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濟檢校司徒。④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以李藩爲告哀使。至幽州。⑤以紅巾裹首也。⑥弓衣也。⑦同箠。弓室。⑧威矢之器。⑨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時祿山署范陽節度使。范陽卽幽州。故言。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虞伯生云：命意高結體奇轉掣。從天降。又曰：體製字法皆仿三傳三禮而鹿門以爲描畫得史記體。誤。

劉海峯曰：諷司徒以來。觀奉職而選詞簡古。積靡。

會條生曰：骨俊上而詞瑰瑋。極用意之作。

張廉卿曰：用意高妙。造言瑰奇。可想下筆時。掉落一切。

韓退之送王秀才墳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會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

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註音】(駢)音翰(墳)音熏(橫)音黃(機)同橫

【釋義】①姓卜。名商。魏人。講學西河。②戰國魏人。文侯師之。③紅東人。商瞿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④字子木。魯人。⑤名伋。孔子之孫。⑥名參。字子與。孔子弟子。武城人。⑦今山西大原縣。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北宋諸家皆得退之一體。如此文。支施蓋與子固爲近。又曰。此子固文體所自出。又曰。淵雅古厚。

劉海峯曰。韓公序文。掃除枝葉。體簡辭足。

張廉卿曰。其淵厚子固能得之。其樸老簡峻則不及也。

韓退之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此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斑白之老半焉。皆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

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推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註音〕〔餼〕於既切

〔釋義〕①即篇章句讀。②解說經義曰傳。解釋文辭曰注。③言老人之髮已黑白相間。④同儕也。⑤歸視其母。⑥唐爲陝州。即今河南陝縣。⑦州名。故城在今靈寶縣南。⑧洛陽也。⑨今河南鄭縣。⑩謂雍、陝、虢、蒲、洛。⑪貞元八年退之及第童子亦於是年升入禮部時主試爲陸贄。⑫顏回子路皆孔子弟子。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因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諸家集評〕唐應德曰止科舉常事而敏得何等頓挫會條生曰前半志選舉疏健後半勗童子簡宕

韓退之與淳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

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送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

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釋義】①墨翟主張兼愛，有類佛之慈悲者。②亦作浮圖，佛教爲浮屠道，故稱僧曰浮屠。③宦族也。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韓柳並稱，柳送僧浩初序，其道不同如此。

梅伯言曰：公於生人立命之理了然於心，故言無枝葉如此。

曾蘇生曰：翻佛者從治心與之辨，臺芒是抱，新救火矣。韓公言若無中國聖人，則彼佛者亦入禽獸爲物所害，莫能自脫。如此立說，彼教何以置喙？又曰：立言有本，故真氣充盈，歷久常新。

韓退之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山澗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

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推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侮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遣愈爲之序云。

【註音】(邨)音忙(瀘)直連切(歸)同饋

【釋義】①河陽人。字濬川。有志行。舉明經爲黃州參軍。歸隱十餘年不出。烏重胤鎮河陽。求賢自重。乃具書幣邀辟。後詔書召爲集賢校理。②河陽節度使治孟州。孟州。治今河南孟縣。③名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祖之子。討王承宗有功。憲宗擢爲河陽軍節度使。④二山。⑤二水。皆在洛陽。⑥皆古之善御者。⑦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叛。十月。詔吐突承璀率諸道兵討之。恒州。天寶元年。改爲鎮州。成德軍所治。今河北正定縣境。⑧轉運糧餉也。⑨張筵錢行。⑩祝辭中之規勸語。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兼用左氏文法。

會藤生曰。此文前含譏諷。後寓箴規。皆不著痕迹。極狡猾之能。

吳至父曰。歐公云。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爲退之稱道耳。某謂公於洪之出有贈詩及序。其卒有祭文。有墓志。而李習之亦有薦洪狀其人。故自非世俗人。故深識其輕出所以惜之也。

韓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二一過冀北^三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

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鉞鎖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註音〕（鉞）音虜

〔釋義〕● 佐子。字簡與。性嗜書。隱王屋山。徐州節度張建封以書幣招禮。奏署參謀。累官侍御史。與元軍亂。殺李絳。授造山南西道節度使。往定其亂。召爲御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改禮部尚書卒。● 姓孫。名闕。秦之魯相。

馬者嘗過虞坂。有騏驎伏鹽車下。見之而長鳴。伯樂下車泣之。②冀州之北。今河北山西兩省地。古稱冀州。③謂東都留守也。④指洛陽河南而言。⑤繫也。

【諸家集評】姚氏曰。意含滑稽而文特嫵姚。

韓退之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繇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釋義】①唐制。每州刺史之下。設長史一人。司馬一人。②父族。母族。妻族。③古封建制。十國諸侯之長曰連帥。此借稱節度使。④在今湖北沔陽縣西。⑤于頔也。河南人。字九元。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⑥息也。⑦用也。⑧休。垂也。澤。惠也。

韓退之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贈序類一 韓退之贈崔復州序 韓退之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四一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金銀緋。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餽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

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註音】(桎)音質(梏)音鑄(堡)音保(緋)音非

【釋義】①舊爲單于都護府。在今綏遠和林格爾縣。②繫囚犯之刑具。在足曰桎。在手曰梏。③農具也。耜以起土。耒爲其柄。④平坦之地。⑤低下之地。⑥聚落。⑦百畝。⑧小城。⑨唐屬河東道。在今山西大同縣。⑩今綏遠五原縣地。⑪帛赤色也。唐制。四品服深緋。五品淺緋。⑫即東西中三受降城。又加朔方振武二處。⑬逆流而上。⑭交錯於道。

【諸家集評】曾慥生曰此條論時事之文鋪敘處絕驚聳
張廉卿曰頗似西漢人風格

韓退之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尙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觀。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

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饑。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云。

【釋義】①名礎。貞元十九登進士第。元和初爲秘書省正字。湖南觀察使推官。②董晉。字胤成。河中虞鄉人。貞元間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③宣武軍節度使治汴州。今河南開封縣。④稱人之父也。礎父名仁鈞。⑤時鹽鐵皆權稅。⑥貞元十五年。晉卒軍亂。行軍司馬陸長源。及判官孟叔度等。被殺。⑦唐愛州屬縣。⑧名君巢。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三番敘次不覺其冗。良由筆力天縱。

大姚曰：序交游聚散之感。老懶不可及。

張廉卿曰：風神蕭灑。以靜氣得之。熟玩此種。自能遠絕俗羣。

韓退之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於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富貴之家。將以充其求而止耳。

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至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得之不以吾所期。季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釋義〕●貞元六年進士。爲張建封之壻。●卽張建封。南陽人。字本立。德宗時李希烈反。建封拒戰有功。拜徐泗濠節度使。●爲帥所辟也。

韓退之送鄭十爲校理序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大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多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眞能守其家法。

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

【註音】(大)同太(嫌)音歛

【釋義】①鄭潛餘慶之子。本名涵。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不諱。憲宗嘗謂餘慶曰。涵。卿之令子。而朕之直臣也。可更相賀。遷考功員外郎。文宗立。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召。未拜而卒。②掌圖書之官也。③開元間。改集仙殿為集賢殿。掌刊緝經籍。搜求佚書。置修撰校理等官。④官秩之次第。⑤官名。⑥即留守也。⑦意不備也。⑧據涵於元和四年為校理。五年寧親在都時。餘慶為東都留守。

韓退之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為文。浮游徜徉。跡接於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為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乘間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為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註音】(寒)音愆(愔)音陰

【釋義】①封疆大臣也。②褰也。褰衣。言揭衣也。③接席也。④安和貌。⑤諸家集評。張廉卿曰。退之以闡佛自任。其為釋子作贈序。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最見精心措注。處此所以

爲能言然每篇各出意義無相襲者所謂肇端具有造化惟退之足以當之此可悟變化之法如此鸞更不另出
意識但起結處微寓作意便留住自己地步又曰一結妙遠不測

卷三十二 贈序類二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嘆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澹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蔭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註音】(堙)音因

【釋義】①寘。察弟。字審賢。少有雋才。慶曆中舉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②謂其病深固也。【莊子】堯以天下讓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

適有幽憂之疾。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⑤五音之一。居中聲。⑥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文王囚於羑里。援琴作歌。孔子有去魯龜山等操。⑦周尹吉甫子。後母譖於吉甫。怒逐之。已而感悟。復返之。⑧指文王之囚羑里。孔子之周流不遇而言。⑨〔詩譜序〕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按十月之交。民勞板蕩。皆詩篇名。⑩開導也。⑪塞也。⑫洩也。⑬以受蔭之世職。改調他官。⑭漢有縣尉。掌治盜賊。蓋所以佐縣者。唐亦置縣尉。⑮今福建南平縣。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考工記之言鐘虞莊子之言風淳于髡之言飲酒老蘇之言風水相遭皆能備極形容歐公此篇當與並美

吳至父曰老蘇言風水乃摹擬上林賦者不足與莊子淳于並稱若相如之言水乃可謂之備極形容耳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望遠。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

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溯。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註音〕(奉)同帥(濫)他官切

〔釋義〕①畫字文初。潁州汝陰人。②宋太祖年號。③江南曰吳。劍南曰蜀。湖南北曰楚。浙東西曰吳越。嶺南北曰南漢。太原北曰北漢。荆歸峽三州。爲荆南。凡七國。④龍岡人。姓柴。名榮。周太祖養子。在位六年。⑤指南唐。⑥今陝甘地。⑦指終南太華以南之地。⑧指高氏。⑨歸州。今四川秭歸縣。峽州。今湖北宜昌縣。⑩宋開國之帝。姓趙。名匡胤。涿郡人。仕周爲殿前都檢點歸德節度使。受周禪。卽帝位。凡十七年。⑪名欽祚。子承誨承說。⑫今四川成都縣。⑬今江蘇江寧縣。⑭今湖北江陵縣等地。⑮今四川萬縣。⑯今湖北宜昌縣。⑰皆在宜昌。⑱卽西陵峽。在宜昌縣西北。⑲在巴東縣西。⑳逆流而上。㉑在川楚間大江中。一爲瞿塘峽。一爲巫峽。一爲西陵峽。三峽之中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絕無斷處。紅水爲峽所束縛。灘多水急。舟行甚險。㉒今陝西鳳縣。㉓忠州。今四川忠縣。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風韻跌宕

劉海峯曰歐公序文惟此篇有蒼古雄邁之氣不易得也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

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千百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註音】(獨)音斯

【釋義】①永康人。從修學古文辭。嘗爲修注五代史。皇祐中登進士第。爲郡教授以卒。②冉有。季路。③宰我。子貢。④回字子淵。孔子弟子。天資明睿。貧而好學。列孔門德行科。於弟子中最賢。孔子稱其不遷怒。不貳過。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歲卒。孔子哭之慟。後世稱爲復聖。⑤藝文志。漢書中八志之一。爲班固。依劉向七略爲之。⑥開元時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爲一部。置知書官八人分掌。⑦植物之開花。草木曰榮。木本曰華。⑧今浙江東陽縣。【諸家集評】劉梅峯曰。歐公贈送序。當以楊寘田畫爲第一。而徐無黨次之。

方展卿曰反復感歎抑揚頓挫

歐陽永叔鄭荀政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返。然後山淵齊秦。堅白同異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五。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平^六。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上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尙少。而性淳明。輔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以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旣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釋義〕
①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爲周守藏室之史。見周衰。遂去。著道德經。凡五千餘言。
②齊鄭衍談天之說也。
③縱橫家之說也。始從則主齊。合六國以擯秦。連衡則主秦。結六國以事秦。倡者爲蘇秦。

與張儀。④公孫龍之說也。公孫龍。趙人。有守白論。堅白者。堅執其守白之說。自此論起。辨者紛紛。是非互異。龍又能合衆異而爲同。⑤趙人名。時人相尊。而號爲卿。始游學於齊。仕爲祭酒。後適楚。爲蘭陵令。著荀子。倡性惡之說。⑥楚邑。故城在今山東嶧縣東。⑦今河南滎陽縣。⑧言偃。字子游。吳人。卜商。字子夏。衛人。皆孔子弟子。以文學著。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祖^二鞞^三。隱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搢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棄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歆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四。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耶。余爲之言者。尙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

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會鞏序。

〔註音〕〔鞏〕音溝〔麗〕同臨〔欲〕音坎〔蛇〕音移

〔釋義〕①古賓禮之一。②袒袖而露裏衣。鞏，臂衣也。以韋爲之。鞞，曲也。麗，小跪也。③鄉舉也。殷曰序。周日庠。④不足貌。⑤從容自得之貌。⑥仁宗年號。⑦今江西南豐縣。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論論似屬典刑，而文章極波馳驟，不足讀。昌黎所送楊少尹致仕序，天壤矣。

曾子固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

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弁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釋義】①趙郡在今河北趙縣。軾之遠祖味道。爲唐時趙州人。故云。②同登嘉祐進士。③四川。④今湖北江陵縣。

曾子固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閒。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則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爲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湍。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簞糧裹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塗所次。升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

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勤。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四江君任。爲洪之豐城^五。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旣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飢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慧之才。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註音〕〔場〕音奔〔狀〕音伏〔簾〕音盈〔飢〕衣據切

〔釋義〕①江任。建昌人。景德中登第。有詩名。以祕閣校理知泰州卒。②水迴流也。③竹箱也。④今江西臨川縣。⑤今江西豐城縣。

曾子固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

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余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余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釋義〕●今浙江紹興縣。●今浙江瑞安縣。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

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註音】(咳)音皎(舉)音翎(冒)音默(頓)音突

【釋義】①昌言。眉州人。名揚休。少孤力學。登進士。累官刑部員外郎。知制誥。②岳池人。慶曆初。富弼使遼。在與偕行。③即漢劉敬也。④平城。今山西大同縣。漢高祖擊韓王信。兵至平城。冒頓圍帝於白登。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文有生色。直當與昌黎送殿員外等序相伯仲。

劉海峯曰。其波瀾跌宕極爲老成。句調聲響中。綴合節幾。並昌黎而與殿員外序實不相似。

蘇明允仲兄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滄泅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

繁如敷。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
 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
 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餒。跳者如驚。躍者如鯉。殊狀異
 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
 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
 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
 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
 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
 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
 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
 人道之。惟吾兄可也。

【註音】(險)音碑(委)烏摩切(馳)同蛇音移(蜿)音驚(辟)舞亦切(汨)音骨(磅)音傍(軋)音扎(垠)
 音銀(續)符分切(燧)音遂(鏤)音編

【釋義】①「易換卦」第四爻。②水流貌。③澤障也。畜水曰險。④屈曲貌。⑤如蛇之行也。⑥水波也。⑦藐遠也。
 ⑧回轉時偏向也。⑨通也。⑩廣被也。⑪水之聲勢也。⑫纏綿也。⑬無際也。⑭大水溢出別爲小水曰續。⑮邪曲也。
 ⑯束薪爲炬。偶警則燃之。燧主晝。燧主夜。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辭病於繁譎與海異態處亦複而不切

劉海峯曰極形容風水相遭之態可與莊子言風比美而其運詞卻從上林子虛得來又曰使人退之手當從
 風水相遭乎大澤之險起而結處乃入仲兄字公羣而請以文甫易之

蘇明允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二皆有職乎車。而軾^四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五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釋義】●車輪中之直木。內轉於轂。外入於牙者。●車蓋。●車後橫木。●車前橫木。●車輪之跡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凡作數行文字。不可使有平直之筆。頰下筆有欹者。之致惟昌黎能之。老蘇此作幾並昌黎。

蘇子瞻太息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會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

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註音〕(刪)劈要切(療)音老

〔釋義〕①少章名觀。少游之弟也。②名融。字文舉。後漢魯人。官北海太守。後爲曹操所忌。被誅。有孔北海集。

③嵩子。名操。字孟德。小字阿瞞。討董卓。迎獻帝都許。破袁紹袁術。自爲大將軍。進位丞相。加九錫。爵魏王。④名憲。會稽人。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爲書言於曹操。徵爲都尉。未赴。果爲權所害。⑤九州之長。以養民言之。故曰牧。⑥歐陽修諡。⑦劉竊割裂也。⑧名耒。楚州淮陰人。弱冠第進士。紹聖初知潤州。坐黨議官。徽宗召爲後太常少卿。出知潁汝二州。復坐黨籍落職。晚年著有兩漢決疑詩說宛丘集。⑨名觀。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元祐初。蘇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累遷國史館編修官。尋坐黨籍削秩。徽宗走。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卒。著有淮海集。

蘇子瞻日喻贈吳彥律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

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註音】(梁)音盤

【釋義】① 旨也。② 古樂器。形似笛。③ 盡也。④ 縣名。今山東惠民縣。

蘇子瞻稼說贈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

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註音】(稗)卑履切(鍾)音質(艾)同刈(信)同伸

【釋義】①號。滁州全椒人。後改名璩。字靈明。泊之子也。②更番休息也。③未成穀者。④治田之器。短柄曰耨。長柄曰鋤。⑤覆種也。既播種。又覆以土。⑥鎌之短者。⑦艾也。⑧憂懼貌。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

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吾觀今之世。圓冠三。我如大裙四。襜如坐而堯五。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巳。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巳。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六。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註音〕(訕)同屈(襜)處古切

〔釋義〕①正之名處。後改名侔。字少述。吳與人。早孤。爲文奇古。內行孤峻。事母盡孝。母卒。不仕。嘗與介甫子固遊。客居江淮間。屢薦皆不就。②高聳貌。③整齊貌。④州名。今江蘇江都縣。⑤首塗也。猶言啓行。⑥州名。今浙江永嘉縣。⑦見前卷韓退之贈張童子序釋義一一。

卷二十二 贈序類三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爲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見余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於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樸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余。亦以余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註音〕（墩）音敦（斷）音鋤

〔釋義〕①今江蘇崑山縣。②在江蘇崑山縣東南三十六里。松江自吳門東下至此。江南北。凡有千墩。故名。③熙甫母。太學生周行女。家縣之吳家橋。④羅列貌。⑤樸厚貌。⑥信實貌。⑦爭辯貌。⑧名大禮。行之從孫。會爲河南左參政。⑨謂去官也。組爲印綬。不執其印。故解而去之。⑩〔詩〕維桑與梓。必恭敬之。以父母之所植。而加恭敬也。後人因以爲鄉里之稱。⑪明世宗年號。

歸熙甫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余。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二紉^三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三。蓐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六。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娣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廖^七。自是撫抱諸孤^八。熒熒^九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頽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茫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余之所以

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驚子之閱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註音】(綺)去倚切(統)音桓(癢)如帷切(蓐)音辱(擾)音抽(斃)音瓊(頤)音其

【釋義】①官名。明太祖分全國爲十三布政司。每司置布政使。管理全省之民政及財政。②富貴子弟之稱。③支體麻木不仁之病。④猶席也。⑤吏部也。⑥旅舍。⑦瘧病瘡也。⑧憂也。⑨長大貌。⑩靜也。⑪詠孝思也。

歸熙甫戴素菴先生七十壽序

戴素菴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爲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偃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邁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蓋龔氏之居枕傀儡蕩。翹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沈浸。雲樹圍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旣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旣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壻也。命

予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間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奧。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註音〕〔陵〕音碑〔隩〕音奧

〔釋義〕①熙甫父。名正。別號岫雲。②在江蘇吳縣東婁門外。太湖之支流也。③今河南方城縣。④表弟兄也。⑤在婁江北。⑥水大貌。⑦漸積也。⑧晉陶潛作桃花源記。武陵。今湖南常德縣。⑨高隱也。⑩稱大學生也。宋綸。初入學者爲外舍。由外舍升內舍。由內舍升上舍。⑪隱也。

歸熙甫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天子南巡湖湘。恭視陵顯。付以留鑰之重。蓋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藉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跂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爲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冢孫尙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

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恆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况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寧壽考乎。初公爲諭德。有安人之誥。爲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官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考養。册上昭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纁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爲之記。所以勗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註音〕〔錄〕音韻

〔釋義〕①名鼎臣。字九和。崑山人。弘治進士第一。授修撰。累遷禮部右侍郎。又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尋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尋加少保。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卒年六十八。贈太保。諡文康。有未齋集。②孝宗。名祐樞。武宗。名厚照。③指世宗。名厚熹。與獻王子。④與獻王藩府。在今湖北安陸縣。⑤祭天壇。⑥掌樞要之政也。⑦洞庭湖。湘水。皆在湖南省。⑧卽興獻王墓。⑨謂居守也。世宗將南巡。立皇太子。命夏言扈行。鼎臣輔太子監國。⑩尙賓官名。有三。皆明置。⑪言女子之成年者曰及笄。⑫古者。季春之月。皇后躬親蠶事之典禮也。⑬置

蘭盆中。以手三繼之。⑤翟雉之羽也。古諸侯夫人以之車飾。以雉羽爲車前後之障蔽。⑥祭名。以芹藻之屬禮先師也。⑦言徵召之人。與縣國上計者。俱至京師也。後代舉人赴會試亦曰計偕。⑧周時春官有大宗伯。後稱禮部尚書。⑨掌東宮內外庶務。⑩猶展轉也。

〔諸家集評〕姚氏曰：大僕作婦人壽序。無非俗徑。足知君子不可以易其言。

歸熙甫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予因二君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予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在耕乎。而鈞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己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己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註音〕（較）獨角

〔釋義〕①今江蘇嘉定縣。②樊遲。名須。魯人。孔子之弟子也。〔論語〕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

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①以生絲繫矢而射也。②以獵禽之多寡。而角勝負也。

歸熙甫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尙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泮泮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鳥獸跄跄。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洽之極也。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好其間。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卽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弊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

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釋義】●古之男子二十冠而字。

歸熙甫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三。其山曰光福^四。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四。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人羊叔子^五管幼安^六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予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釋義】●今江蘇吳縣。●介江浙之間。●在吳縣西。●鎮名。在崑山縣東南。●名祐。晉泰山南城人。官尚書右僕射。都督荊州軍事。遠近感服。卒後立碑崑山。人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其碑曰墮淚。●名寧。魏朱虛人。世亂不仕。隱于遼東。民化其德。●卽伯夷柳下惠也。均古之賢人。●樂道守素。

方靈皋送王箚林南歸序

予與箚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間。前此箚林家金壇。予居江寧。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予以南山集牽連。繫刑部獄。而箚林赴公車。間一二日必入視予。每朝餐罷。負手步階除。則箚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礴。詔經誼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予曰。君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者姍笑何。然箚林至。則不能遽歸。予亦不能畏訾警。而閉所欲言也。予出獄編旗籍。寓居海淀。箚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淀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聞。每閱月踰時。檢箚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予歸有日矣。予乍聞。心忡惕。若瞑行駐乎。虛空之徑。四望而無所歸也。箚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爲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箚林之歸也。秋以爲期。而予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箚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間。酣嬉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爲北鄉惘然而不樂也。

【註音】(箚)音弱(磳)音箔(警)牛刀切(姍)音山(淀)音電(忡)音充(惘)音抽

【釋義】①今江蘇金壇縣。②今江蘇江寧縣。③書名。唐戴名世著。名世與植交好。疑植所爲。牽連繫獄。④謂舉人入京會試也。⑤箕坐也。⑥織城也。⑦譏笑也。⑧詆毀也。⑨滿洲入關。編八旗以統人衆。凡漢人之入旗籍者。

名漢軍。亦分八旗。⑤地名。在北平。卽清暢春園明頤和三園所在之處。⑥逸蕩也。

方靈皋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夫能爲衆人之所爲。雖謂之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極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譏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間。嘗語予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沈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嘆。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鬱棲坑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爲撓君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奈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爲譏。張頗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註音〕(曠)通鑿(坑)丘庚切(阱)音淨(譏)音舟(頗)音坡

〔釋義〕①故城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②怒視也。③糞壤。④廟也。⑤誑也。⑥邪僻也。

方靈臯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予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趣。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予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予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予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槽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予已北發。居常自懟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予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瀋陽。范恆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予。既至上營。入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莫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谿梁間。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予生長東南。及莫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遊好。其人之精神志趣。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予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

何必以別離爲戚戚哉。

【註音】(懸)音險(籛)音審(莫)同暮

【釋義】①未生名待。桐城人。明左忠毅公光斗之孫。②北固名渾程。其弟古塘名捷。均江寧舉人。③在今安徽盱眙縣西一百二十里。④運漕之船也。⑤今江蘇淮安縣。⑥怨也。⑦今安徽桐城縣。⑧今遼寧瀋陽縣。⑨熱河地名。⑩卽唐杜甫字。⑪謂厚自督率也。⑫不樂貌。

方靈皋送李兩蒼序

永城李兩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遍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不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予之文次焉。予故與兩蒼之弟畏蒼交。兩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予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予因是意其爲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舊。得予周官之說。時較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予言。予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兩蒼欲予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予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兩蒼好予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兩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味爽盥沐。質明而蒞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

於文則暫輟可也。

【釋義】①今河南永城縣。②成都人。字子雲。少好學。不爲章句訓詁。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好深樸之思。成帝時召對承明庭。奏甘泉河東長楊等賦。多倣司馬相如。以附於竊漢之王莽。故學者鄙之。③清世宗年號。④今福建建寧縣。⑤卽周禮。周公居攝以後所作。⑥天將明未明之時也。⑦天明時也。

【諸家集評】姚氏曰高潔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河流自昔爲中國患。禹疏九河。過家門不入。而東南鉅野。無潰冒渰沒之害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時。河徙礫溪。九河故道。浸以湮滅。自是之後。秦穿漕渠。而漢時河決酸棗。瓠子館陶。泛盜淮泗。充豫梁楚諸郡。歷魏晉唐宋元明。數千百載。迄無寧歲。皇帝御極之元年。命山東按察使齊蘇勒總督河務。吾友張君若矩。以通判河上事。效奔走淮水之南。迺奮廼築。共職維勤。險阻艱虞。罔敢或避。河督稱其能。以薦於天子。使署理充之泃河。四年冬。題補入覲。而是時河水。自河南陝州。至江南之宿遷。千有餘里。清可照燭鬚眉者。凡月餘日不變。可以見太平有道。元首股肱。聯爲一體。至治翔洽。感格幽冥。天心協而符瑞見。至於此也。張君旣入覲。卒判泃河。將歸其官廨。於是吾徒夙與張君有兄弟之好者。各爲歌詩以送之。

【註音】（渰）音奄（礫）音歷（瓠）音胡（舍）音本（脚）音嘉（廨）夏去聲

【釋義】①名大槐。一字耕南。號海峯。清安徽桐城人。兩中順天副榜。乾隆內辰召試。鳴博庚午舉經學。皆報

罷。授黟縣教諭。著有海峯詩文集。①即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聚。鉤。盤。兩津。②名瑜。頃王之子。③〔尚書〕。屬時河徙碛磧。④運河也。⑤懷縣。故城在今河南滑縣北。⑥亦曰瓠子口。在河北濮陽縣南。⑦今山東館陶縣。⑧滿洲正白旗人。姓納喇氏。字篤之。康熙間。為永定河分司。雍正初官至河道總督。⑨畚箕也。為威士之器。⑩有東西二伽。東伽出山東費縣。東南箕山。西伽出西南抱犢山。東南流至江蘇邳縣三合村。與東伽合。又南入運河。謂之伽口。又按運河自邳縣至山東滕縣。統謂之伽河。以其納東西伽之流也。⑪今河南陝縣。⑫今江蘇宿遷縣。⑬元首君也。

〔諸家集評〕姚氏曰：雄直似昌黎。

劉才甫送沈菜園序

去父母。別兄弟。妻子而游。既久而猶不欲歸。脩〔註〕隨闕。定省〔註〕違。父母有子。如未嘗有子焉者。有兄弟。如未嘗有兄弟焉者。有夫而其妻獨處。有父而其子無怙〔註〕。此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者類也。雖幸而取萬乘之公相。亦奚以云。余在京師五年矣。父母年皆踰六十。兄弟四人。在家者尙一兄一弟。幼子三人皆已死。寡妻在室。是亦可以歸矣。而不歸。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杭州人。其在京師亦數年。一日其家人遺之書曰。盍歸乎來。沈君不謀於朋友。秣馬束裝載道。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行矣。余於沈君復何言。

〔註音〕〔齋〕。息有切。〔齋〕。思累切。〔世〕。音戶。〔秣〕。音末。

〔釋義〕①仁和入。字椒園。一字晚叔。乾隆初由監生召試鴻博。授庶吉士。累官河南按察使。受詩學於查慎行。受古文法於方苞。尤究心經術。有十三經正字。續經義考。古文指授。鹽蒙雜著。隱拙齋詩文集。②齋。研米之汁。漚。滑也。謂調和食品。使滑澤也。③子視父母。晨曰省。昏曰定。④特也。⑤今浙江杭縣。

【諸家集評】姚氏曰其來如潮水驟至頃刻之間消歸無有此等神境惟昌黎有之

劉才甫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吾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儻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慚。今天既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卽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

雄豪傑之所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

雄豪傑之所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傳贈。

〔註音〕(儻)同條

〔釋義〕①從父。②桐城人。名姚範。南青其字也。乾隆進士。有援翰堂文集。③謂學業之進步也。④名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弘治進士。正德時。巡撫南贛。平大帽山諸賊。定宸蒙之亂。明世文臣用兵未有如守仁者。卒贈新建侯。諡文成。其學以良知良能爲主。嘗築室陽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有王文成全書。⑤微笑貌。⑥帥旗。⑦大谷。⑧在我國西部。東北界甘肅。東南界四川。南鄰川邊及西藏。西界新疆。東西相距約二千四百餘里。南北相距約千餘里。域內有大湖。曰青海。故名。

〔諸家集評〕姚氏曰淋瀝適宕歐公學史記之。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卷一

贾生过秦论上
贾生过秦论中
贾生过秦论下
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

卷二

韩退之原道
韩退之原性
韩退之原毁
韩退之讳辩
韩退之对禹问
韩退之获麟解
韩退之改葬服议
韩退之师说
韩退之争臣论
韩退之守戒
韩退之杂说一
韩退之杂说四
韩退之伯夷颂
柳子厚封建论
柳子厚桐叶封弟辩
柳子厚晋文公问守原议
李习之复性书下

卷三

欧阳永叔本论中
欧阳永叔朋党论

欧阳永叔为君难论上

欧阳永叔为君难论下

曾子固唐论

苏明允易论

苏明允乐论

苏明允诗论

苏明允书论

苏明允明论

苏明允谏论上

苏明允谏论下

苏明允管仲论

苏明允权书六 孙武

苏明允权书 六国八

苏明允权书 高帝九

苏明允权书 项籍十

苏明允衡论 御将二

苏明允衡论 申法七

苏明允衡论 田制十

卷四

苏子瞻志林 平王

苏子瞻志林 鲁隐公

苏子瞻志林 范蠡

苏子瞻志林 战国任侠

苏子瞻志林 始皇扶苏

苏子瞻志林 范增

苏子瞻志林 伊尹

苏子瞻荀卿论

苏子瞻韩非论

苏子瞻始皇论

苏子瞻留侯论

苏子瞻贾谊论

苏子瞻晁错论
苏子瞻大臣论上
苏子瞻大臣论下

卷五

苏子由商论
苏子由六国论
苏子由三国论
苏子由汉文帝论
苏子由唐论
王介甫原过
王介甫复讐解
刘才甫息争

卷六

司马子长十二诸侯年表序
司马子长六国表序
司马子长秦楚之际月表序
司马子长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
司马子长高祖功臣年表序
司马子长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
刘子政战国策序
班孟坚记秦始皇本纪后
班孟坚诸侯王表序

卷七

韩退之读仪礼
韩退之读荀子
韩退之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
韩退之荆潭唱和诗序
韩退之上巳日燕大学听弹琴诗序
韩退之张中丞传后叙
柳子厚论语辨二首
柳子厚辨列子

柳子厚辨文子
柳子厚辨鬼谷子
柳子厚辨晏子春秋
柳子厚辨鹖冠子
柳子厚愚溪诗序

卷八

欧阳永叔唐书艺文志序
欧阳永叔五代史职方考序
欧阳永叔五代史一行传叙
欧阳永叔宦五代史宦者传论
欧阳永叔五代史伶官传叙
欧阳永叔集古录目序
欧阳永叔苏氏文集序
欧阳永叔江邻几文集序
欧阳永叔释惟俨文集序
欧阳永叔释秘演诗集序

卷九

曾子固战国策目录序
曾子固新序目录序
曾子固列女传目录序
曾子固徐干中论目录序
曾子固范贯之奏议集序
曾子固先大夫集后序
曾子固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
曾子固书魏郑公传后

卷十

苏明允族谱引
苏明允族谱后录
苏子由元祐会计录序
苏子由民赋序
王介甫周礼义序

王介甫书义序
王介甫诗义序
王介甫读孔子世家
王介甫读孟尝君传
王介甫读刺客传
王介甫书李文公集后
王介甫灵谷诗序
归熙甫？口志序
归熙甫题张幼于哀文太史卷
方灵皋书孝妇魏氏诗后
刘才甫海舶三集序
刘才甫倪司城诗集序

卷十一

楚莫敖子华对威王
张仪司马错议伐蜀
苏子说齐闵王
虞卿议割六城与秦
中旗说秦昭王
信陵君谏与秦攻韩
李斯谏逐客书
李斯论督责书

卷十二

贾山至言
贾生陈政事疏
贾生论积贮疏
贾生请封建子弟疏
贾生谏封淮南四子疏
贾生谏放民私铸疏

卷十三

晁错言兵事书
晁错论守边备塞书

晁错论募民徙塞下书
晁错论贵粟疏
司马长卿谏猎书
淮南王谏伐闽越书
严安言世务书
主父偃谏伐匈奴书
吾邱子赣禁民挟弓弩对
东方曼倩谏除上林苑
东方曼倩化民有道对

卷十四

路长君尚德缓刑书
张子高言霍氏封事
魏弱翁谏伐匈奴书
赵翁孙陈兵利害书
赵翁孙上屯田奏一
赵翁孙上屯田奏二
赵翁孙上屯田奏三
萧长倩驳入粟赎罪议
贾君房罢珠崖对

卷十五

刘子政条灾异封事
刘子政论甘延寿等疏
刘子政论起昌陵疏
刘子政极谏外家封事
刘子政复上星孛等奏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匡稚圭论治性正家疏
匡稚圭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
侯应罢边备议
谷子云讼陈汤疏
耿育讼甘陈疏

贾让治河议
扬子云谏不受单于朝书
刘子骏王舜毁庙议
诸葛孔明出师表

卷十六

韩退之论佛骨表
韩退之禘祫议
韩退之复讐议
韩退之潮州刺史谢上表
柳子厚驳复讐议

卷十七

欧阳永叔论台谏官言事未蒙听允书
曾子固移沧州过阙上殿疏

卷十八

苏子瞻上皇帝书

卷十九

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苏子瞻徐州上皇帝书
苏子瞻圜丘合祭六议札子

卷二十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王介甫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王介甫进戒疏

右奏议类上编

卷二十一

董仲舒贤良策对一
董仲舒贤良策对二
董仲舒贤良策对三

卷二十二

苏子瞻对制科策
苏子瞻策略一 自断

苏子瞻策略四	破庸人之论
苏子瞻策略五	结天下之心
苏子瞻决壅蔽	课百官之三
苏子瞻无沮善	课百官之六
苏子瞻省费用	厚货财之一
苏子瞻蓄材用	训军旅之一
苏子瞻练军实	训军旅之二
苏子瞻倡勇敢	训军旅之三
苏子瞻教战守	安万民之五

卷二十三

苏子瞻策断中
苏子瞻策断下
苏子由君术策五
苏子由臣事策一
苏子由民政策一
苏子由民政策二

右奏议类下编

卷二十四

赵良说商君
陈轸为齐说昭阳
陈轸说楚王无绝齐交
陈轸说齐合三晋
苏季子说燕文侯

苏季子说赵肃侯
苏季子说韩昭侯
苏季子说魏襄王
苏季子说齐宣王
苏季子自齐反燕说燕易王
苏代止孟尝君入秦
苏代说齐不为帝
苏代遗燕昭王书
苏代约燕昭王书
苏厉为齐遗赵惠文王书
苏厉为周说白起

卷二十五

张仪说魏哀王
张仪说楚怀王
张仪说韩襄王
淳于髡说齐宣王见七士
淳于髡说齐王止伐魏
淳于髡解受魏璧马
黄歇说秦昭王
范雎献书秦昭王
范雎说秦昭王
范雎说昭王论四贵
乐毅报燕惠王书
周诘止魏王朝秦
孙臣止魏安厘王割地与秦

卷二十六

鲁仲连说辛垣衍
鲁仲连与田单论攻狄
鲁仲连遗燕将书
触轳说赵太后
冯忌止平原君伐燕

蔡泽说应侯
魏加与春申君论将
汗明说春申君
陈余遗章邯书

卷二十七

邹阳谏吴王书
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枚叔说吴王书
枚叔复说吴王
司马子长报任安书
王生与盖宽饶书
杨子幼报孙会宗书
刘子骏移让太常博士书

卷二十八

韩退之与孟尚书书
韩退之与鄂州柳中丞书
韩退之再与鄂州柳中丞书

韩退之与崔群书
韩退之答崔立之书
韩退之答陈商书
韩退之答李秀才书
韩退之答吕医山人书
韩退之答窦秀才书
韩退之答李翊书
韩退之答刘正夫书
韩退之答尉迟生书
韩退之与冯宿论文书
韩退之答卫中行书
韩退之答孟东野书
韩退之答刘秀才论史书

韩退之重答李翱书
韩退之上兵部李侍郎书
韩退之应科目时与人书
韩退之为人求荐书
韩退之与陈给事书
韩退之上宰相书
韩退之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韩退之与汝州卢郎中论荐侯喜

状

卷二十九

柳子厚与许京兆孟容书
柳子厚与萧翰林俯书
柳子厚与李翰林建书
柳子厚答吴秀才谢示新文书

卷三十

欧阳永叔与尹师鲁书
曾子固寄欧阳舍人书
曾子固谢杜相公书
苏明允上韩枢密书
苏明允上欧阳内翰书
苏子瞻上王兵部书
苏子瞻答李端叔书
苏子由上枢密韩太尉书
王介甫答韶州张殿丞书
王介甫上凌屯田书
王介甫答司马谏议书

卷三十一

韩退之送董邵南序
韩退之送王秀才含序
韩退之送孟东野序
韩退之送高闲上人序

韩退之送廖道士序
韩退之送窦从事序
韩退之送杨少尹序
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
韩退之送区册序
韩退之送郑尚书序
韩退之送殷员外序
韩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
韩退之送王秀才损序
韩退之赠张童子序
韩退之与浮图文畅师序
韩退之送石处士序
韩退之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韩退之赠崔复州序
韩退之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

治序

韩退之送湖南李正字序
韩退之爱直赠李君房别
韩退之送郑十为校理序
韩退之送浮屠令纵西游序

卷三十二

欧阳永叔送杨置序
欧阳永叔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

欧阳永叔送徐无党南归序
欧阳永叔郑荀改名序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曾子固赠黎安二生序
曾子固送江任序
曾子固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苏明允送石昌言为北使引

苏明允仲兄文甫说
苏明允名二子说
苏子瞻太息送秦少章
苏子瞻日喻赠吴彦律
苏子瞻稼说赠张琥
王介甫送孙正之序

卷三十三

归熙甫周弦斋寿序
归熙甫王母顾孺人六十寿序
归熙甫戴素庵先生七十寿序
归熙甫顾夫人八十寿序
归熙甫守耕说
归熙甫二石说
归熙甫张雄字说
归熙甫二子字说
方灵皋送王？林南归序
方灵皋送刘函三序
方灵皋送左未生南归序
方灵皋送李雨苍序
刘才甫送张闲中序
刘才甫送沈茶园序
刘才甫送姚姬传南归序

卷三十四

秦始皇初并天下议帝号令
汉高帝入关告谕
汉高帝二年发使告诸侯代楚
汉高帝五年赦天下令
汉高帝令吏善遇高爵诏
汉高帝六年上太公尊号诏
汉高帝十一年求贤诏

汉文帝元年议振贷诏
汉文帝元年赐南粤王赵佗书

汉文帝元年议犯法相坐诏
汉文帝二年除诽谤法诏
汉文帝二年日食诏
汉文帝前六年遗匈奴书
汉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诏
汉文帝十四年增祀无祈诏
汉文帝后元年求言诏
汉文帝后二年遗匈奴书
汉景帝后二年令二千石修职诏

卷三十五

汉武帝元朔元年议不举孝廉者

罪诏

汉武帝元狩二年报李广诏
汉武帝元狩六年封齐王策
汉武帝元狩六年封燕王策
汉武帝元狩六年封广陵王策
汉武帝元鼎六年敕责杨仆书
汉武帝赐严助书
汉武帝元封五年求贤诏
汉昭帝赐燕王玺书
汉宣帝地节四年子首匿父母等

勿坐诏

汉宣帝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属

诏

汉宣帝神爵三年益小吏禄诏
汉元帝议律令诏
汉元帝建昭四年议封甘延寿陈

汤诏

汉光武帝赐窦融玺书
汉光武帝报臧宫马武诏

卷三十六

司马长卿谕巴蜀檄
韩退之祭鳄鱼文

卷三十七

韩退之赠太傅董公行状
韩退之圻者王承福传
柳子厚种树郭橐驼传
苏子瞻方山子传
王介甫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

行状

卷三十八

归熙甫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李公行状

归熙甫归氏二孝子传
归熙甫筠溪翁传
归熙甫陶节妇传
归熙甫王烈妇传
归熙甫韦节妇传
归熙甫先妣事略
方灵皋白云先生传
方灵皋二贞妇传
刘才甫樵髯传
刘才甫胡孝子传
刘才甫章大家行略
韩退之毛颖传

卷三十九

秦泰山刻石文
秦琅邪台刻石文
秦之罘刻石文

秦东观刻石文
秦碣石刻石文
秦会稽刻石文
班孟坚封燕然山铭西 并序

卷四十

元次山大唐中兴颂 并序
韩退之平淮西碑 并序
韩退之处州孔子庙碑
韩退之南海神庙碑
韩退之衢州徐偃王庙碑
韩退之柳州罗池庙碑
韩退之袁氏先庙碑
韩退之乌氏庙碑
苏子瞻表忠观碑

右碑志类上编

卷四十一

韩退之曹成王碑
韩退之清边郡王杨燕奇碑
韩退之唐故相权公墓碑
韩退之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

韩退之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

韩退之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

韩退之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

铭

卷四十二

韩退之柳子厚墓志铭
韩退之河南令张君墓志铭

韩退之太原王公墓志铭
韩退之国子监司业窦公墓志铭
韩退之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

韩退之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韩退之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
名徙封州董府君墓志铭

韩退之唐朝散大夫赠司勋员外
郎孔君墓志铭

韩退之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
韩退之河南少尹裴君墓志铭
韩退之尚书左仆射右龙武军统

军刘公墓志铭

韩退之扶风郡夫人墓志铭

卷四十三

韩退之李元宾墓铭

韩退之施先生墓铭

韩退之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韩退之贞曜先生墓志铭

韩退之河南府法曹参军卢府君

夫人苗氏墓志铭

韩退之唐河中府法曹张墓碣铭

韩退之女挈圻铭

柳子厚故襄阳丞赵君墓志铭

卷四十四

神道碑铭
欧阳永叔资政殿学士文正范公

欧阳永叔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

欧阳永叔江邻几墓志铭

卷四十五

欧阳永叔河南府司隶张君墓表

欧阳永叔胡先生墓表

欧阳永叔连处士墓表

欧阳永叔集贤校理丁君墓表

欧阳永叔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欧阳永叔石曼卿墓表

欧阳永叔永春县令欧君墓表

欧阳永叔右班殿直赠右羽林军

将军唐君墓表

欧阳永叔泂冈阡表

卷四十六

欧阳永叔黄梦升墓志铭

欧阳永叔张子野墓志铭

欧阳永叔尹师鲁墓志铭

欧阳永叔徂徕先生墓志铭

欧阳永叔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欧阳永叔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

欧阳永叔梅圣俞墓志铭

欧阳永叔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

欧阳永叔大理寺丞狄君墓志铭

欧阳永叔蔡君山墓志铭

欧阳永叔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

铭

欧阳永叔翰林侍读学士给事中

梅公墓志铭

欧阳永叔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

公墓志铭

欧阳永叔尚书职方郎中分司南

京欧阳公墓志铭

欧阳永叔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

欧阳永叔北海郡君王氏墓志铭

卷四十七

王介甫虞部郎中赠卫尉卿李公

神道碑

王介甫广西转运使孙君墓碑

王介甫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

王介甫处士征君墓表

卷四十八

王介甫给事中孔公墓志铭

王介甫太子太傅田公墓志铭

王介甫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

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 并序

王介甫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

铭

王介甫王深甫墓志铭

王介甫建安章君墓志铭

王介甫孔处士墓志铭

王介甫临川王君墓志铭

王介甫兵部员外郎马君墓表志

王介甫赠光禄少卿赵君墓志铭

王介甫秘阁校理丁君墓志铭

王介甫大理丞杨君墓志铭

王介甫尚书屯田员外郎仲君墓志

铭

卷四十九

王介甫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

王介甫临川吴子善墓志铭

王介甫葛兴祖墓志铭

王介甫金溪吴君墓志铭

王介甫亡兄王常甫墓志铭

王介甫王平甫墓志铭

王介甫仟源县太君夏侯氏墓碣

王介甫曾公夫人万年县太君黄氏

墓志铭

王介甫仟居县太君魏氏墓志铭

王介甫郑公夫人李氏墓志铭

卷五十

归熙甫亡友方思曾墓表

归熙甫赵汝渊墓志铭

归熙甫沈贞甫墓志铭

归熙甫归府君墓志铭

归熙甫女二二圻志

归熙甫女如兰圻志

归熙甫寒花葬志

方灵皋杜苍略先生墓志铭

方灵皋李抑亭墓志铭

刘才甫舅氏杨君权厝志

右碑志类下编

卷五十一

韩退之郢州溪堂诗并序

韩退之蓝田县丞厅壁记

韩退之画记

韩退之新修滕王阁记

韩退之燕喜亭记
韩退之河南府同官记
韩退之汴州东西水门记
韩退之题李生壁

卷五十二

柳子厚游黄溪记
柳子厚永州万石亭记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游记
柳子厚钴鉷潭记
柳子厚钴鉷潭西小邱记
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记
柳子厚袁家渴记
柳子厚石渠记
柳子厚石涧记
柳子厚小石城山记
柳子厚柳州东亭记
柳子厚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

卷五十三

柳子厚零陵郡复乳穴记
柳子厚零陵三亭记
柳子厚馆驿使壁记
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游谿南池

序

柳子厚序饮
柳子厚序棋
李习之来南录

卷五十四

欧阳永叔仁宗御飞白记
欧阳永叔襄州穀城县夫子庙记

欧阳永叔有美堂记
欧阳永叔丰乐亭记
欧阳永叔菱溪石记
欧阳永叔岷山亭记
欧阳永叔游儵亭记
欧阳永叔真州东园记
欧阳永叔浮槎山水记
欧阳永叔李秀才东园亭记
欧阳永叔樊侯庙灾记
欧阳永叔丛翠亭记

卷五十五

曾子固宜黄县学记
曾子固筠州学记
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记
曾子固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曾子固越州赵公救灾记
曾子固拟岷台记
曾子固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
曾子固学舍记
曾子固齐州二堂记
曾子固墨池记
曾子固序越州鉴湖图

卷五十六

苏明允木假山记
苏明允张益州画像记
苏子瞻石钟山记
苏子瞻超然台记
苏子瞻游桓山记
苏子瞻韩魏公醉白堂记
苏子瞻灵璧张氏园亭记
苏子由武昌九曲亭记

苏子由东轩记

卷五十七

王介甫慈溪县学记

王介甫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王介甫游褒禅山记

王介甫芝阁记

王介甫伤仲永

晁无咎新城游北山记

卷五十八

归熙甫项脊轩记

归熙甫思子亭记

归熙甫见村楼记

归熙甫野鹤轩壁记

归熙甫畏垒亭记

归熙甫吴山图记

归熙甫长兴县令题名记

归熙甫遂初堂记

刘才甫浮山记

刘才甫窦祠记

刘才甫游凌云图记

卷五十九

扬子云州箴十二首

扬子云酒箴

崔子玉座右铭

张孟阳剑阁铭

韩退之五箴

李习之行己箴

张子西铭

苏子瞻徐州莲华漏铭

苏子瞻九成台铭

卷六十

扬子云赵充国颂
袁彦伯三国名臣序赞
韩退之子产不毁乡校颂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赞
苏子瞻韩干画马赞
苏子瞻文与可飞白赞

卷六十一

淳于髡讽齐威王
屈原离骚
屈原九章惜诵
屈原九章涉江
屈原九章哀郢
屈原九章抽思
屈原九章怀沙
屈原九章思美人
屈原九章惜往日
屈原九章橘颂
屈原九章悲回风

卷六十二

屈原远游
屈原卜居
屈原渔父

卷六十三

宋玉九辩
宋玉招魂
宋玉风赋
宋玉高唐赋
宋玉神女赋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宋玉对楚王问

景差大招
楚人以弋说楚王
庄辛说襄王

卷六十四

贾生惜誓
贾生鵬鸟赋
枚叔七发 八首
汉武帝秋风辞
汉武帝匏子歌
淮南小山招隐士
东方曼倩客难
东方曼倩非有先生论

卷六十五

司马长卿子虚赋
司马长卿上林赋

卷六十六

司马长卿哀二世赋
司马长卿大人赋
司马长卿长门赋
司马长卿难蜀父老
司马长卿封禅文

卷六十七

扬子云甘泉赋
扬子云河东赋
扬子云羽猎赋
扬子云长杨赋
扬子云解嘲
扬子云解难
扬子云反离骚

卷六十八

班孟坚两都赋 并序

傅武仲舞赋

卷六十九

张平子二京赋

张平子思玄赋

卷七十

王子山鲁灵光殿赋

王仲宣登楼赋

张茂先鹤鹑赋

潘安仁秋兴赋

潘安仁笙赋

潘安仁射雉赋

刘伯伦酒德颂

陶渊明归去来辞

鲍明远芜城赋

卷七十一

韩退之讼风伯

韩退之进学解

韩退之送穷文

韩退之释言

苏子瞻前赤壁赋

苏子瞻后赤壁赋

卷七十二

屈原九歌东皇太一

屈原九歌云中君

屈原九歌湘君

屈原九歌湘夫人

屈原九歌大司命

屈原九歌少司命

屈原九歌东君

屈原九歌河伯

屈原九歌山鬼

屈原国殇
屈原礼魂
贾生吊屈原赋
汉武帝悼李夫人赋

卷七十三

韩退之祭田横墓文
韩退之潮州祭神文
韩退之祭河南张员外文
韩退之祭柳子厚文
韩退之祭侯主簿文
韩退之祭薛助教文
韩退之祭虞部张员外文
韩退之祭穆员外文
韩退之祭房君文
韩退之独孤申叔哀辞
韩退之欧阳生哀辞
李习之祭吏部韩侍郎文

卷七十四

欧阳永叔祭资政范公文
欧阳永叔祭尹师鲁文
欧阳永叔祭石曼卿文
欧阳永叔祭苏子美文
欧阳永叔祭梅圣俞文
苏子瞻祭欧阳文忠公文
苏子瞻祭柳子玉文
苏子由代三省祭司马丞相文
王介甫祭范颍州文
王介甫祭欧阳文忠公文
王介甫祭丁元珍学士文
王介甫祭王回深甫文
王介甫祭高师雄主簿文

王介甫祭曾博士易占文
王介甫祭李省副文
王介甫祭周几道文
王介甫祭束向原道文
王介甫祭张安国检正文
方灵皋宣左人哀辞
方灵皋武季子哀辞
刘才甫祭史秉中文
刘才甫祭吴文肃公文
刘才甫祭舅氏文

附录页